名著名译

冰岛渔夫 菊子夫人

〔法〕皮埃尔·洛蒂 著

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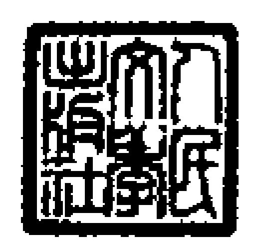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7-02-005303-3　定价 17.00元

名著名译  插图本

冰岛渔夫　菊子夫人

〔法〕皮埃尔·洛蒂　著

艾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岛渔夫;菊子夫人/(法)洛蒂(Loti,P.)著;
艾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53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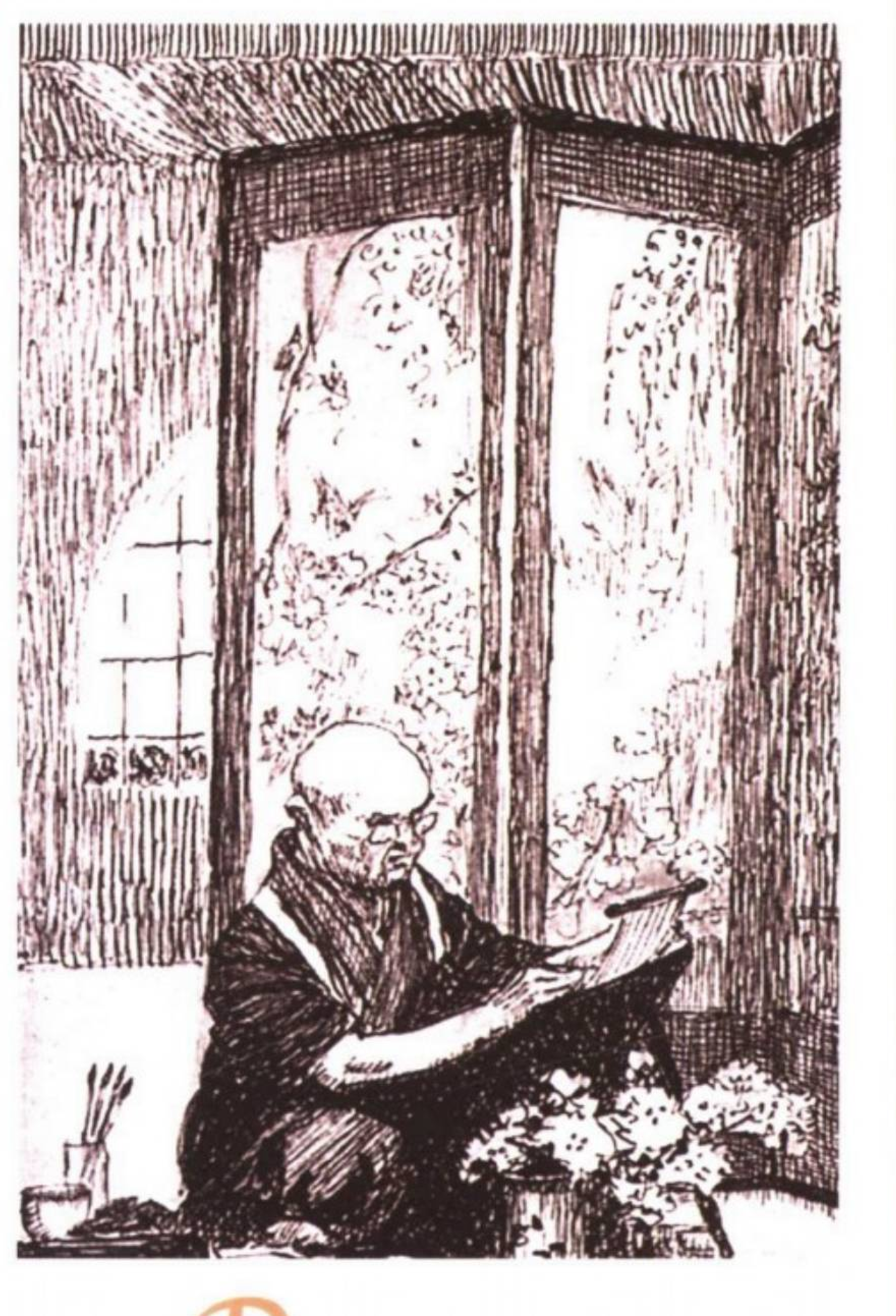
Ⅰ.①冰…②菊… Ⅱ.①洛…②艾… Ⅲ.长篇
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093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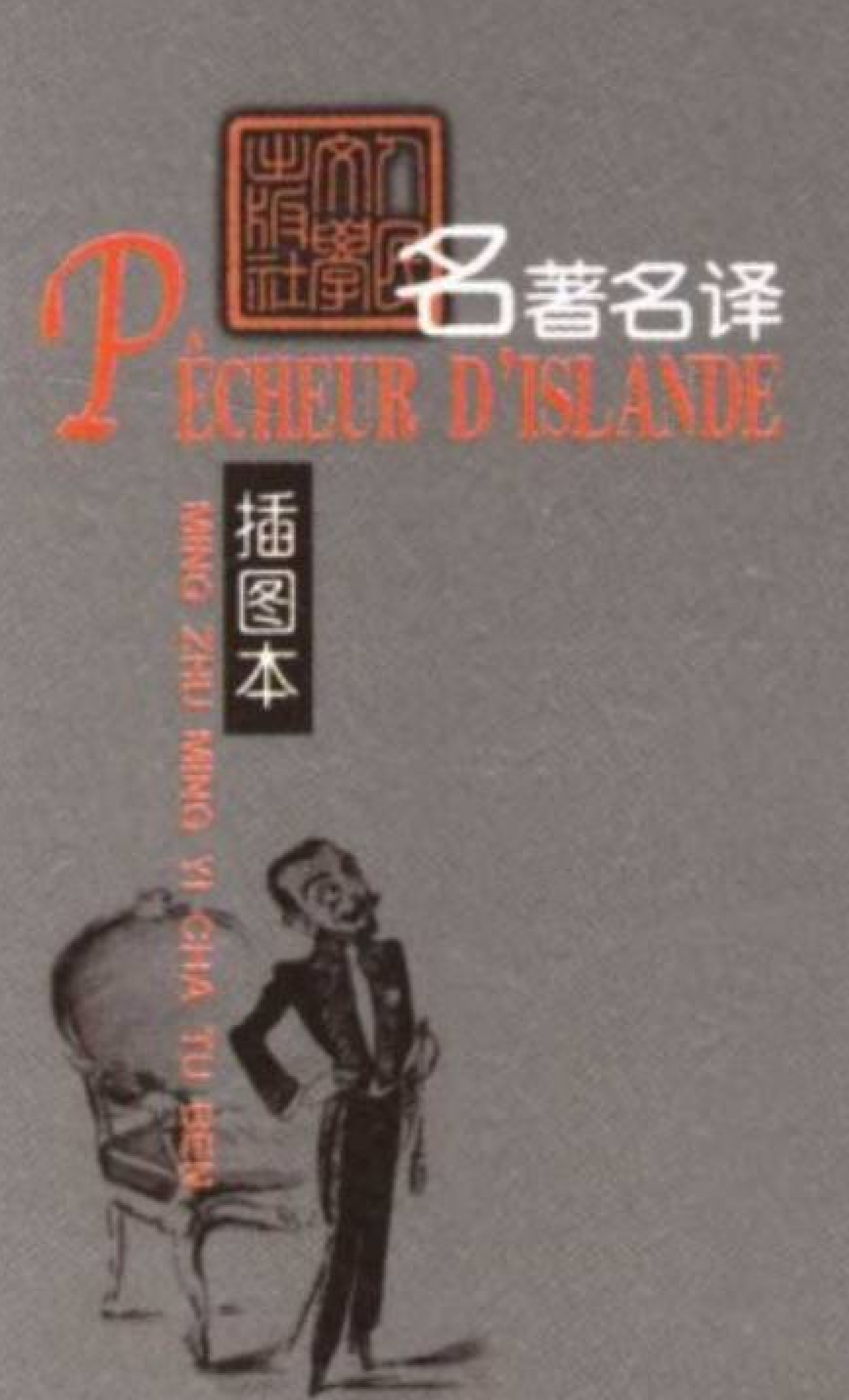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仝保民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王景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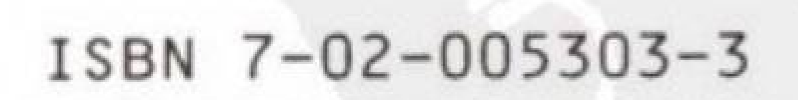
冰岛渔夫　菊子夫人
Bing Dao Yu Fu　Ju Zi Fu Ren
〔法〕皮埃尔·洛蒂　著
艾　珉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1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303-3
定价　17.00 元



PÊCHEUR D'ISLANDE




ISBN 7-02-00530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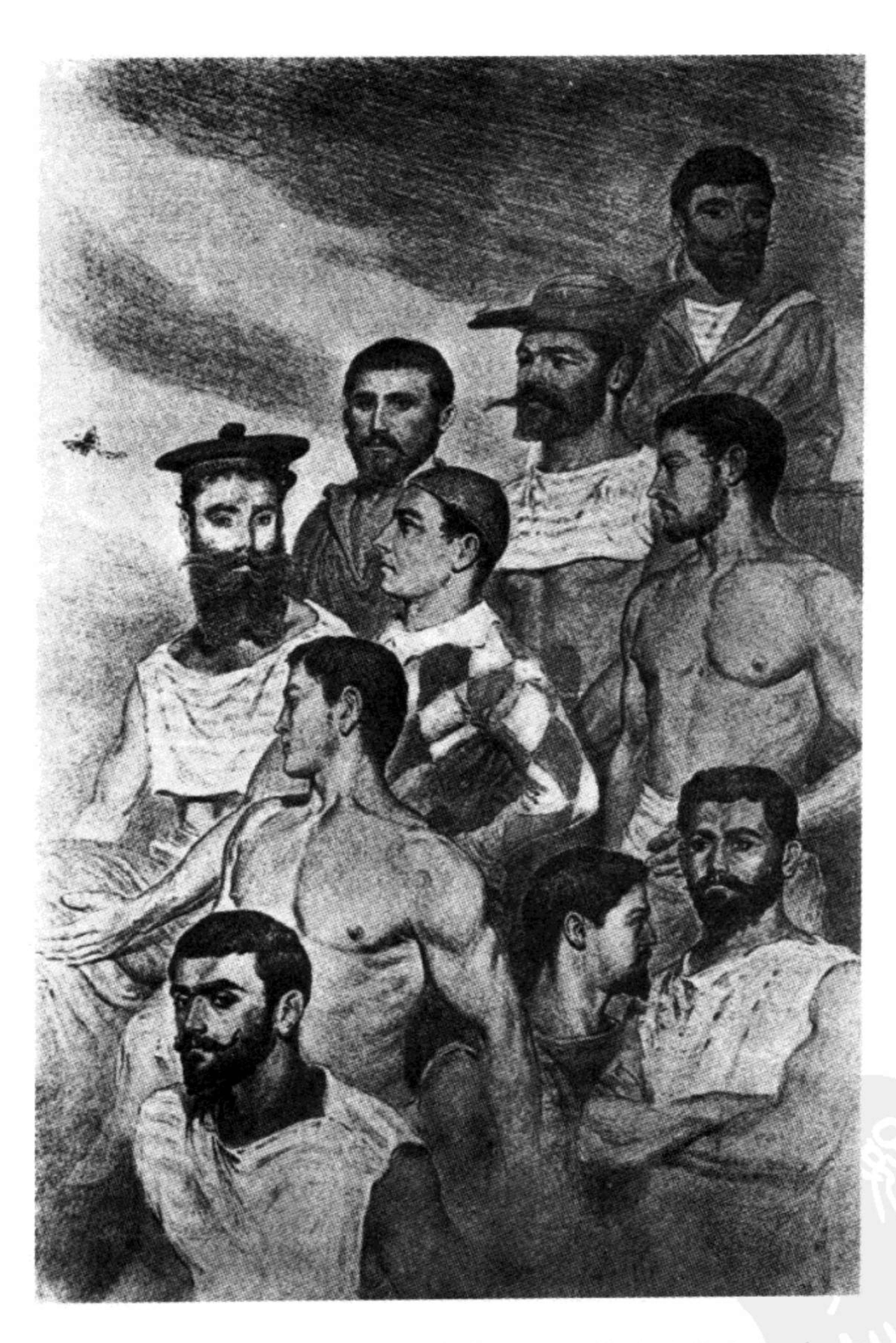




海军上校于利安·维欧:对制服有一种偏爱。



他就是穿着这身布列塔尼渔夫的服装去见他未婚妻的父母。



他的绘画技术高超，数笔勾勒出《胜利》号上的海员。



在昂达伊，沉浸在别处的回忆中。



在亚当夫人的舞会上，他化装成埃及国王奥西里斯。



坚决的退休激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

出 版 说 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后40种，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译 本 序

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法国文坛，皮埃尔·洛蒂可说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他的每部作品的销量都高达数十万册，且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左拉、莫泊桑尽管在文学史家们眼中具有更重的分量，然而就受公众欢迎的程度而言，与洛蒂相比则望尘莫及。这倒不是因为洛蒂有意识地迎合公众的趣味，而是他作为海军军官的丰富阅历，使他能轻而易举地为读者展示一个绚丽多彩的外部世界，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强烈刺激了公众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尤其是他对海和海上生活的富有魅力的描绘，吸引了整个欧洲，至今仍以这一艺术特色享誉全世界。

皮埃尔·洛蒂原名于利安·维欧(Julien Viaud，1850—1923)，出生于法国西部夏朗德河口罗什福尔市一个职员的家庭。他是家中的幼子，上面有一个比他大十九岁的姐姐和一个比他大十四岁的哥哥。不言而喻，他是全家人呵护宠爱的对象：姐姐玛丽待他有如第二个母亲，于利安在绘画方面的才能就是由姐姐培养出来的；哥哥居斯塔夫是他最亲密的伙伴，于利安曾经痴迷于钢琴，加入了海军的哥哥却使他转而迷恋大海，他十三岁时就已立下宏愿，一定要作为一名水手周游世界。

维欧家的幸福生活并没维持很长时间。一八六五年于利安十五岁的时候，哥哥居斯塔夫染病死在海上；翌年父亲又因丢失巨额公款被免职，且被责令赔偿，家庭经济陷于绝境。十六岁的于利安开始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他一面备考海军军官学校，一面打工养活自己，直到一八六七年七月被录取为海军军官学校学员。一八七〇年，父亲病故，于利安不得不承担起偿还家庭债务的重担。这笔债务，他直到一八八〇年才还清。

尽管于利安·维欧身材矮小，外表文弱，却极能适应海员的艰苦

生活，他是一名相当出色的海军军官，颇受部下的爱戴。他赞赏水手们的勇敢、矫健、灵巧和敏捷，对他们的一些怪僻或缺点也比较宽容。他兴味盎然地从事海上职业达四十二年之久，走遍了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沿海地带，到过美国、加拿大、巴西、大洋洲、土耳其、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波斯、印度、巴基斯坦、印度支那、日本、中国……；他经历过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在英法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作过战；他曾参加一八八三年东京湾（即今越南的北部湾）的战役，还见证过一九〇〇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于利安·维欧永远随身带着两枝笔：一枝画笔随时勾勒沿途所见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另一枝笔用以记录各地的风土人情及所见所闻。他从十六岁起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不间断地坚持了五十二年。这个好习惯帮助他积累了大量生活素材，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有时甚至将日记稍加提炼、整理，便可成书，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作品都保留着日记的痕迹。

于利安首次发表作品是在一八七二年，但不是小说，而是他的素描。那时他二十二岁，刚刚结束南美洲的远航归来。他探访了几乎不为人知的复活节岛，用铅笔描绘了当地土著的生活和他们那些倒塌的雕像。这些精彩的速写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于一八七二年八月出版，给他带来了第一笔版税收入。这对薪金微薄却债务缠身的于利安来说真是一个意外惊喜，从此便不时利用自己的绘画才能缓解债务压力。正是这一年，他驻扎在塔希提岛期间，当地人给他起了一个新名字——洛蒂。他喜欢这个新名字，但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个即将戴上文学桂冠的名字。

最初激发洛蒂的创作欲望的，应当说是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间的土耳其之旅。他出乎意料地深深爱上了伊斯坦布尔，还爱上了一个深藏在后宫的名叫哈蒂杰的女人。冒着生命危险和哈蒂杰幽会的短暂经历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甜蜜感受，后来哈蒂杰就成为他的第一部小说《阿姬亚黛》的女主人公。

一八七九年，《阿姬亚黛》由卡门－莱维书屋出版，作者没有署名；翌年，《洛蒂的婚姻》以皮埃尔·洛蒂署名在报刊连载，默默无闻的海军军官一跃而成为文坛名人。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几乎以每年

一书的速度相继出版了十二部小说、九部纪实随笔① (其中包括记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北京的陷落》)以及若干自传性的作品。

由于职业提供的便利,洛蒂较之其他作家具有更宽的视野,能够见识到和描述出同时代其他作家所不可能描绘的绚丽多彩的景色,反映出不同民族千差万别的文化观念,给予读者一种新鲜和强烈的印象;然而同样由于职业的局限,他不大有条件深入法国或其他地域的社会生活,很少有机会切实地观察、研究社会各阶层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从这个角度讲,他的视野又相当狭窄,因此我们不能指望洛蒂的作品反映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微妙的矛盾冲突。但他对异域风光和异域民族文化的感觉是如此敏锐,描述又是如此生动、逼真,足以大大吸引对海外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法国公众,且恰好适应了法国当局推行海外扩张政策的需要,因而他几乎是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官方和民众的一致赞赏,并于一八九一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四十位不朽者② 中的一员。

不过洛蒂在艺术上确有其独到之处,主要是景物描写方面,他具有一种真正的艺术家的才能,特别是他对海的描绘,可以说至今没有第二个法国作家可与之匹敌。正如二十世纪的圣埃克絮佩里由于本身是飞行员,因而对太空的观察与感受达到了其他作家所不可能达到的境界一样,皮埃尔·洛蒂以他四十余年的海上生涯,获得了描绘大海的绝对的、无可争辩的优势。正是由于这方面的突出成就,使他有别于那些昙花一现的时髦作家,而在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不容忽视的地位。

---

① 这十二部小说包括:《阿姬亚黛》(1879)、《洛蒂的婚姻》(1880)、《一个非洲骑兵的故事》(1881)、《厌倦之花》(1882)、《我的兄弟伊弗》(1883)、《北非三贵妇》(1884)、《冰岛渔夫》(1886)、《菊子夫人》(1887)、《水手》(1892)、《拉慕珂》(1897)、《梅子太太的第三度青春》(1905)、《醒悟》(1906)。九部随笔包括:《秋天的日本》(1889)、《在摩洛哥》(1890)、《东方的怪影》(1892)、《浪迹天涯》(1893)、《耶路撒冷的荒漠》(1895)、《北京的陷落》(1903)、《英国人治下的印度》(1903)、《走向伊斯巴罕》(1904)、《吴哥的进香者》(1912)。

② 法兰西学院的院士被称为"不朽者"。

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把皮埃尔·洛蒂归结为夏多布里昂式的浪漫派作家，称赞他是“文学领域的伟大画师之一”，认为他“描绘动的景物和自然界奇异现象的精细和准确”，完全可以“与夏多布里昂媲美”。

实际上，洛蒂的风格比夏多布里昂质朴得多。夏多布里昂即使写景也常有夸张和虚构，以致他书中描写的自然，和真正的自然相去甚远；洛蒂却忠实地记录他所目睹的一切，而且从不堆砌词藻，很少用华丽而夸张的形容词。他的文字平易，几乎全是普通的用语，他的艺术表现手法基本上属于白描，但令人惊异的是，他竟能用一些极普通的词汇，描绘出大自然的千变万化，而且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他的描述是那样精确、细致，给人以那么亲切的实感，所以有的批评家认为，洛蒂的艺术主要来自直接的观察和逼真的描摹，本质上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然而洛蒂的景物描写较之一般意义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带有更多的印象派色彩，他更强调旅行者对外界景物的主观感受，并赋予自然界以人的灵魂。他总能在不同的瞬间攫住新的意境，从这个角度看来，洛蒂的艺术又是非常浪漫的。和夏多布里昂一样，他作品的基调常常是难以排遣的痛苦和忧郁。他所从事的职业对他这种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由于与那些变化莫测的大海朝夕相伴，由于经常置身于战争的氛围之中，他的思想经常被生死无常的念头所缠绕：人的生命是那样脆弱，命运又是那样的无情，每一个人在今天都难以预测明天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他到过无数的国家，见识过各种类型的生活方式，接触到不同肤色、不同面貌、不同信仰的人种，在这一切变化多端的形态之下，他感到一切都是相对的、短暂的，只有死亡才是绝对的，一切都将被永恒的死亡所吞没。几乎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重复着这同样的感受：时间的流逝、人世的短暂和感情的无常。是否正因为如此，他才经常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及时行乐？是否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勤于笔耕，以尽可能留住这不断流逝的人生，尽可能地保存一部分自我？

皮埃尔·洛蒂一生都在造访未知的国度，一生都在猎奇寻宝，然而他的情感却永远在追忆往昔，永远眷念着最古老、最原始的事物。

这种怪僻使他总是试图留住逝去的一切，而厌恶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据说他直到去世，家中都不曾安装电灯和现代化的浴室。他所喜爱的，是未开化民族那种粗犷的乡野生活，那种纯真、平静的幸福。他赞赏布列塔尼的渔民、巴斯克的走私贩、塔希提岛上天真无邪的少女。最后他果然爱上一个巴斯克姑娘，并死在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镇上。

一八八六年出版的《冰岛渔夫》，被公认为洛蒂的巅峰之作，正是这部作品，为他赢得了持久不衰的世界声誉。

这部小说的题材，取自法国布列塔尼北部地区的渔民生活。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间，洛蒂和一个高大强壮、身手矫健的水兵皮埃尔·勒柯尔结下了亲密的友谊，这个来自布列塔尼的渔民出身的水手，后来成为小说《我的兄弟伊弗》中的主人公和《冰岛渔夫》中扬恩的原型。正是在他身上，洛蒂认识了世世代代靠渔业为生的"冰岛人"。这个勤劳勇敢的航海民族，每年要在冰岛海面度过漫长的春季和夏季，直到秋季才返回家园。这项艰苦而危险的职业，不知葬送了多少生命。八十年间，一百多条渔船和两千多名壮汉就这样在海面上消失了。对这场人与海的无止无休的较量，洛蒂作为一个海员，自然有深刻的体验和感受，于是由此产生了一部前无古人的海的诗篇。

海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是一个丰满完整的艺术形象。作者集中了自己全部海上生活的感受，施展了自己全部的艺术才华来刻画它的形象。

他写海，那可不是一般人在海滨休假时看见的在阳光下蓝得可爱的海，而是性格复杂、喜怒无常、蕴藏着无限的力量和神秘莫测的意愿的海。这海像人一样有生命，有感情，会嫉妒，会发怒，它有时温柔娴静，有时凶恶狂暴，有时严峻阴郁，有时清澄明朗……那雾气弥漫的北方的灰色的海，在一片白色的宁静中仿佛已经僵死，顷刻间又会狂涛大作、巨浪翻滚的海……还有那碧蓝的南方的海，泛着红色波纹的红海……

他写海上的太阳，种种不同状貌的太阳：冰岛夜半时分苍白而阴冷的太阳，赤道线上光华灿烂的血红的太阳，多雨的布列塔尼地区所

罕见的光线柔和的太阳……

他写海上的云雾，那以各种不同形态运动着的、蕴含着不同意义的云和雾……

还有那海上的风，或似低声呻吟，或如野兽般嗥叫的风……还有奇异壮观的海市蜃楼，种种变幻无穷的海上奇景……海上一切光怪陆离的自然现象，一切可能遭遇的意外事故，都在他笔下以一种单纯、朴素的方式，娓娓动听地描述出来。

在这部小说里，海作为自然力的代表，始终凌驾在人类之上，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对于贫瘠荒凉的布列塔尼沿海地带的渔民，海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惟一条件，又是吞噬他们生命的无情深渊。在这个地区，从来没有谈情说爱的春天和欢乐活跃的夏天，整个春季和夏季都在焦虑中度过，直到秋季来临，渔船从冰岛返航。然而在冬日的欢聚中，连快乐也是沉重不安的，始终笼罩着一片死亡的阴影。

被海吞噬了所有子孙的莫昂一家，最后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祖母，在七十余岁高龄还不得不靠自己的双手谋生。命运是这样无情，以致没有必要再怨天尤人，人们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命运，默默地承受一切痛苦；当老奶奶接到最后一个孙儿的死讯时，作者不是首先写她的悲哀、她的眼泪，而是写她的麻木：一时间她似乎什么也没明白过来，她已失去了那么多亲人，她甚至把这次死讯和以前的许多次混淆了……

全书着墨最多的人物歌特，作者似乎有意要通过她的遭遇，把受命运播弄的人类的不幸在更深的意义上揭示出来。这个纯洁而忠诚的少女，经过那么长时间曲折而痛苦的期待，绝望得几乎要死去，终于云开雾散，扬恩承认爱她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那么诚挚。布列塔尼的春天似乎为了他俩提前到来，路旁的荆棘竟然异乎寻常地在渔船起航前开出了白色的小花。然而在她的一生中，也就只享受了这惟一的一个爱情的春日，她和她的扬恩也总共只做了六天幸福的夫妻，然后扬恩出发了。她在焦虑而甜蜜的期待中度过了春天和夏天，好不容易才盼来了那喧闹、快活的秋天，去冰岛的渔船一只一只地返航了，只是不见扬恩和他的莱奥波丁娜号。日子一天天过去，深秋将尽，冬季就要来临，无论她怎样用一切最微弱的希望鼓舞自己，无论

她怎样在绝望中挣扎，无论她以怎样的耐心和毅力等待……扬恩毕竟没有回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在一声猛烈的巨响中，他和海举行了婚礼……

歌特的凄惨遭遇，把全书的悲剧气氛推向了顶点，使读者不能不为海的威力所震慑，为冰岛渔民的不幸命运深深叹息。塑造人物也许并非洛蒂之所长，而歌特应该说是他笔下最动人的形象之一。虽然整个说来还欠丰满，但感情刻画细腻，不能不唤起读者的关注与同情。除歌特外，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是些受教育不多的渔民，作者以同情和善意的态度描写他们，但只能算是些粗线条的草图：粗野、强壮、勇敢、淳朴，偶尔喝醉酒，在酒店里唱些俚俗的小调……包括主要人物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在内，形象都有点单薄。尽管有这样的弱点，洛蒂却成功地抓住了命运——人和自然的斗争中的命运——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主题，而且运用他的艺术才能将这一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

洛蒂极擅长烘托气氛，一切动景和静景似乎都有助于突出自然的威力和人类的悲惨处境：荒凉的旷野，静止不动的太阳、浓雾弥漫的大海，单调、沉郁的氛围……但除了对命运的感叹以外，洛蒂也就没有更多的思想要向读者表达了。如果说有，那就是下意识地流露出对异域民族的轻侮、蔑视，甚至把殖民军的横行霸道和侵略行为当做英雄业绩吹嘘，把为殖民政策充当炮灰视为光荣……可是对于一个长期在海外军旅中生活、沾染了种种恶劣习气的军人来说，又能指望他有什么别的思维方式呢？洛蒂十六岁就进了海军学校，他所受的有限的教育和他有限的生活经验，使他不可能具备思想家那种观察、概括和判断生活的能力，但他以自己的艺术，成功地描摹了一个他有独特体验的世界，并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和赞赏。

洛蒂是一位以描写异域风光著称的作家，为了让读者对他的这一特色获得感性的印象，本书收有他的一部关于日本之行的小说——《菊子夫人》(1887)。说这是一部小说，也许不如说是“纪实”更为确切，作家几乎如写日记一般，逐日记下自己在日本的经历。

《菊子夫人》几乎没有情节，没有激动人心的戏剧冲突，也谈不上

有什么人物塑造。但却出色地描摹了这个岛国的山川之美，勾画了大和民族的风貌、气质、情趣，以及种种奇特的习惯……这部小说本身——包括它平淡的结构和琐碎的细节，似乎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个民族的特点。

当然，洛蒂所描绘的，是欧洲人眼中的日本，处处体现着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碰撞。在奔放、洒脱、崇尚自然、追求个性解放的欧洲人看来，日本的一切显得格外拘谨、小气和矫揉造作：他们那种过多的礼节，过分的客套，过小的器皿，过于冗长的表达方式，还有那并非完全出自内心的习惯性的笑容……都令作者惊讶不已。见惯了欧洲那些宏伟壮丽的石头建筑，用木板和纸板搭成的和式房屋自然形同玩具；来自赞颂庞大固埃主义① 的法国，那用小碟、小盅盛上来的和式饭菜自然无异于儿童们玩的"过家家"。在作者看来，这个国家几乎没有称得上宏伟的东西，一切都在这儿被缩小了尺寸，包括人在内。

不过作者准确地捕捉到了大和民族某些特殊的品质：例如他们那种异乎寻常的细致、耐心、勤俭和普遍的一尘不染。甚至日本人那种追求空无的审美情趣，也受到作者某种程度的赞叹，尽管欧洲人一般是喜欢陈设奇珍异宝，追求富丽堂皇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短短两三个月的小住，作者居然能揭示出日本民族性格中某些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这是一个满脸堆笑、极其殷勤和蔼的民族，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不容易找到十分粗野的词汇；而另一方面，他们却崇尚某些阴森可怕的东西，从孩童时期起，他们就玩一些会叫其他国家儿童做噩梦的玩具，在节日的欢乐中，几乎每个人都戴上令人生畏的假面具，他们的寺庙供奉着面目狰狞、表情残忍的神灵。一方面，他们以朴实无华、一无装饰为美，另方面又在一切事物上极尽雕砌之能事，甚至大自然也被他们改造得极不自然；他们在肉眼不易察觉的细部施展精巧的工艺，却在整体上追求空无所有的效果；他们以最简朴的表象，去掩盖过分精细、讲究的内容；他们每所房子都门窗敞开，似

① 典出拉伯雷的《巨人传》，庞大固埃主义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视为精神健康、性格豪爽的表现。

乎将一切陈设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却又将一切遮蔽得密不透风……

不能说作者已经了解日本，事实上，日本对他仍是个谜，他怀着欧洲人的优越感，很不尊重这个当时还很落后的民族，但他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存在着他完全不了解的隐藏在历史、文化深层的某些东西……从打开欧洲人眼界的角度，做到这一步，也算是不错的开端了。

至于菊子，那不过是被一个外国军官包养了几个月的可怜女性。令人感慨的是，这种以婚姻形式包装的短期租用，当时竟得到日本社会的认可，落选的女子及其家族甚至因未能受到青睐而失望。而作者对菊子的态度，则充分暴露了一个寻欢作乐的殖民军军官的丑恶嘴脸，他不了解也没有试图了解这个受奴役的女子的内心世界。但始料未及的是，在这个并不动人的故事启发下，竟产生了普契尼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经过歌剧作者的改编，日本少女巧巧桑天真而纯情的形象至今仍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观众。

总之，作为"文学领域的伟大画师之一"，皮埃尔·洛蒂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拥有自己的读者，会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喜爱。他最优秀的作品《冰岛渔夫》，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曾由我国老一辈翻译家黎烈文先生介绍到中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我读黎先生的译本时，还只有十二岁。该书大约是抗战时期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印刷的，纸张很糟，既黄且糙，许多地方甚至字迹不清。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这本书在我心中引起的狂喜。从那以后，我对大海一直怀有一种既温柔又敬畏的近乎神圣的感情。一九六五年夏，我有幸到法国西部探望了洛蒂描述过的布列塔尼的海，造访了海滨渔人的房舍，虽然人们的生活已大大改观，但海仍是那个海。我站在礁石上，眺望远方的船只，凭吊往昔葬身海底的英灵，浪花拍击礁石，溅湿了我的衣裳。我的思绪完全沉入洛蒂所描绘的意境……

也许是一种缘分，八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忽然约我重译《冰岛渔夫》，我立即欣然从命。一九八三年，此译本首次出版，当时署名弋沙。十年以后，译文出版社又约我译《菊子夫人》，拟与《冰岛

渔夫》合为一册出版。有了这两篇译文，我国读者对皮埃尔·洛蒂的艺术便可大致有个概念了。《菊子夫人》一书，涉及日本的风土人情，其中人名、地名的翻译，大都求助于文洁若先生和我女儿夏冰。个别疑难之处，还曾请教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岩崎力先生。对于他们的热情相助，我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　者

一九九四年四月

二〇〇五年六月修订

目　次



冰 岛 渔 夫

Pierre Loti

PÊCHEUR D' ISLANDE

Calmann Lévy, Editeur, Paris.

第　一　部

一

他们五个人，全都有一副吓人的宽肩膀；在一间阴暗的、散发着盐和海水味的卧舱里，他们支着肘在桌边喝酒。与他们的身材相比，舱房实在太矮了，一端细小下去，像一只掏空了的大海鸥的肚膛。船舱微微晃动，发出单调的叹息，徐缓得催人入睡。

外面，该是海与夜，可是从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惟一的出口开在舱顶，用木盖关上了，用来照明的，是一盏摇来摆去的旧吊灯。

炉子里生着火，烘烤着他们潮湿的衣衫，蒸腾着混有土制烟斗味的水汽。

一张粗笨的桌子占据了整个居室，不大不小正好剩下一圈空隙，可以让人溜进去坐在紧贴橡木板壁的窄木箱上；顶上几根巨大的梁木，几乎碰着他们的脑袋；在他们背后，几张像是用厚厚的方木挖成的小床，仿佛安放死者的墓穴般敞着口。所有的板壁都破旧而粗糙，受着潮气和盐水的侵蚀，天长日久，被他们的手摩得溜光。

他们各自用碗喝着葡萄酒和苹果酒，生的欢乐照亮了他们诚实坦率的面庞。此刻他们围桌坐着，用布列塔尼方言谈论女人和婚姻问题。

尽里的板壁上，在一个备受尊敬的位置，有一尊陶制的圣母像钉在一块小木板上，这是水手们的守护神，有点儿旧了，着色的艺术还很原始。陶制的人物比活人的岁数大得多，然而，在这破木屋的灰暗色调中，她那红蓝两色的衣服还是给人一种新鲜的印象。她想必不止一次在危难时刻倾听过热烈的祈祷，在她脚下还钉有两束假花和一串念珠。

五个人的装束一模一样，上身紧紧裹着厚厚的蓝毛线衫，下摆扎在裤腰里，头戴一顶名叫苏尔瓦(这是给我们北半球带来时雨的西南风的名字)的油布雨帽。

他们的年龄大小不一。船长四十岁上下；另外三个介乎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还有一个，大伙叫他西尔维斯特或吕尔吕的，只有十七岁。从身材和气力上看，他已经顶得上一个大人；脸颊也已蒙上一层黑黑的、又细又拳曲的胡须；只是他还保留着一双蓝灰色的孩童的眼睛，异常温柔，充满稚气。

由于地方小，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们就这样蜷缩在阴暗的斗室中，却好似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

外面，该是海与夜，该是黑且深的海水的无尽的叹息。挂在壁上的一只铜钟指着十一点，无疑是晚上十一点。贴近天花板，可以听见外面的雨声。

他们快活地相互倾诉婚姻大事，但绝无下流的内容。他们谈的是未婚者的结婚计划，或是家乡婚宴上发生的趣事。有时他们一面大笑，一面冒出几句有点过分坦率的关于爱情享受的暗示。不过在受着这种艰苦磨炼的人们看来，爱情总是神圣的，即使赤裸裸地说出来，也仍然算得上是纯洁的。

这时候西尔维斯特不耐烦了，因为另一个名叫若望(布列塔尼人念成扬恩)的没有下来。

真的，扬恩在哪儿？一直在上面干活吗？为什么不下来参加他们的盛会？

“可是，就要到午夜了。”船长说。

说着，他站起身，用脑袋顶开木盖，从洞口叫唤扬恩。于是一道奇特的亮光从上面泻落下来。

“扬恩！扬恩！……咦，人呢？”

“人”在外面粗鲁地应了一声。

从那暂时半开的洞口透入的亮光是那样苍白，简直像是白天的光。“就要到午夜了”，可这确实像是太阳的光，仿佛是从极远处，被一些神秘的镜子反射过来的薄暮时分的光。

洞口又闭上了，仍旧是黑夜，小吊灯重又闪动着黄色的光辉。大

家听见“人”穿着笨重的木鞋，从木梯上走下来。

他进来了，由于身材奇伟，不得不像大熊似的弓着腰。他一进来就捏着鼻子扮了个鬼脸，因为盐味太刺激了。

他的身材稍稍超过了普通人的尺寸，特别是那宽阔的肩膀，平直得像一条木杠；正面看去，双肩的肌肉在蓝毛衣下隆起，在手臂上端形成两个球形。他那双褐色的大眼十分灵活，露出鲁莽而高傲的神情。

西尔维斯特伸手搂住扬恩，充满柔情而又孩子气地把他拉到自己跟前。西尔维斯特是他未来的妹夫，一直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也就以一种娇憨的狮子的神情任人爱抚，一面露出洁白的牙齿，报以亲切的微笑。

他嘴里安置牙齿的地方似乎比旁人要宽敞，所以牙齿有点稀疏，显得非常细小。他金黄色的胡须从来不剪，可也不怎么长，在他那轮廓细致优美的嘴唇上面，紧紧地卷成两个对称的小鬈，然后在两端，在深深凹进的嘴角两边松散开来。其余地方的胡子都刮得干干净净。他红润的脸颊上只有一层新生的绒毛，如同还没让人碰过的水果的绒毛一样。

扬恩坐下以后，大家重新斟酒，还把小见习水手叫来帮他们装烟斗、点烟。

这种装烟斗的活计，等于让小水手也来抽上两口。这是个强壮的圆脸小家伙，和这些彼此沾亲带故的水手也沾点亲；虽说工作也相当繁重，他仍是船上受娇惯的孩子。扬恩让他用自己的杯子喝了点酒，就打发他睡觉去了。

然后，大伙又拾起了关于婚姻的重大话题。

“你呢？扬恩，”西尔维斯特问，“你什么时候办喜事？”

“你也不害臊，”船长说，“像你这么大的小伙子，都二十七了，还不结婚，姑娘们看见你会怎样想呢？”

扬恩晃了晃他那吓人的宽肩，摆出一副蔑视女人的架势，回答说：

“我的喜事嘛，晚间办；别的时候也行，这得看情况。”

这位扬恩刚刚服完五年兵役，他在舰队当炮手的时候学会了法

语，还学来一套怀疑派的论调。这时他讲起他最近的“亲事”，这一次好像持续了半月之久。

那是在南特，和一个歌女的事情。一天晚上，他出海归来，带着几分醉意闯进一家剧院。剧院门口有个女人在卖一个路易(即二十法郎)一扎的大花束。他买了一束，并没想清楚要派什么用场，可是一进剧场，他就对准正在台上演唱的女人，使劲把花束掷去，——半是突如其来的爱情的表示，半是对他认为涂得太红的那个大玩偶的嘲讽。那女人竟当场被花束击倒；随后她热爱了他将近三个星期。

“在我开拔的时候，”他说，“她甚至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为了让大家看看这块表，他像对待一件微不足道的小玩艺儿似的，把它随便扔到桌上。

事情是用粗鲁的词句和他独特的形象语言描述出来的，可是对于这些处于太古状态的人们，这种文明生活中的平凡故事却显得十分不协调，他们能感觉到的，是他们周围大海深沉的寂静；他们所瞥见的，是从舱顶泻下的给人以北极暮夏之感的午夜之光。

扬恩的这些举止谈吐，使西尔维斯特又惊异又难过。他是个纯洁的孩子，在一种尊重圣礼的环境中由他的老祖母抚育成人。老祖母是普鲁巴拉内乡一个渔民的寡妇。西尔维斯特很小的时候，天天和祖母一起去母亲的坟前，跪着做一遍祷告。坟场在一处悬崖上，从那里可以远远瞥见当年使他父亲葬身海底的英吉利海峡的灰色波涛。祖母和他非常穷，他不得不很早就出海捕鱼，他的童年是在海上度过的。至今他还每晚做祷告，他的眼睛还保留着一种宗教的纯真。他也挺漂亮，除了扬恩，船上就数他长相最好。他的嗓音柔和，孩童的语调与他高大的身材和黑色的胡须显得有点不相称。因为长得太快，他对自己一下子变得这么高大壮实几乎有点惶惑不安。他打算不久就和扬恩的妹妹结婚，但从来没有理睬过其他女孩子的挑逗。

在船上，他们总共只有三个铺位，两个人才有一张床，所以夜里只能轮班睡觉。

到他们饮宴——为纪念他们的守护神圣母升天节举行的宴会——完毕，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了。他们当中的三个溜进那墓穴般的小黑窝里睡觉，其他三人回到甲板上继续那中断了的捕鱼工作，

这三个人是扬恩、西尔维斯特和一个名叫纪尧姆的同乡。

外面天是亮的，永远是亮的。

但这是一种苍白又苍白的、什么也不像的光，它无精打采地投射在物体上，好似落日的反照。在他们四周，立时展现出一片没有任何色彩的无垠的空间，除了他们的船板，一切都像是半透明的、触摸不着和虚无缥缈的。

肉眼几乎连海的模样也分辨不出来，近看仿佛是一面无法映照任何形象的颤动着的镜子；朝远一点看又像变成了雾气弥漫的平原；再往远看，什么也没有了，没有轮廓也没有边际。

空气的潮湿阴凉比真正的寒冷还要凛冽，还要侵人肌肤，呼吸的时候，可以闻到浓烈的盐味。万籁俱寂，雨也停了。天空上，无形无色的浮云似乎蕴藏着这种无法解释的潜在的光；人们可以瞧见东西，却仍然意识到是在黑夜，而且所有这些东西的苍白色，都说不上有任何细微的差异。

站在上面的三个人，从小就在这寒冷的海上，在这影影绰绰的幻象般的奇境中生活，他们已经看惯了在他们窄小的木屋周围发生的千变万化。他们的眼睛像海鸟的眼睛一样习惯了这一切。

船在原地缓缓地摇摆，总是发出同样的叹息，单调得像一个人在睡梦中反复吟唱的布列塔尼歌谣。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很快地准备好鱼钩和钓丝，另一个则打开一桶盐，磨快了大刀，坐在他们身后等待着。

这用不着等多久。他们刚把钓丝抛进平静冰冷的水中，就立刻提起了像钢刀般闪亮的、灰色的、沉甸甸的鱼。

一条又一条活蹦乱跳的鳕鱼接连地被钓了上来，他们默默地捕鱼，动作麻利而不间断。另一个用他的大刀将鱼剖膛、拍平、撒上盐、计数，于是那供他们回去兴家立业的咸鱼便湿淋淋、红鲜鲜地在他们背后堆积起来。

时间单调地流逝着，在外界广大空旷的天地间，亮光慢慢在起变化；它现在似乎逼真一些了，本来是灰白的暮色，像极北地带夏季的黄昏，现在却越过居中的黑夜，变成类似曙光的景象，被大海所有的棱镜映照出一条条玫瑰色的波纹。

“你的确应该结婚了，扬恩，”西尔维斯特凝视着海水，突然说，这次用的是十分严肃的口吻。(看来他清楚地知道在布列塔尼有人被他那老大哥的棕色眼睛吸引住了，只是他不好意思接触这个重大的主题。)

“我吗！……不久，有那么一天，对，我会结婚的。”这扬恩，总是那么倨傲，他转动着灵活的眼睛，微笑着说，“但不是和家乡的任何姑娘；不，我呀，我要和海结婚，我会邀请船上所有的人去参加我的舞会……”

他们继续钓鱼，因为不应该浪费时间闲聊天，他们正夹在一个庞大的鱼群中，这个鱼群正在迁移，整整两天还没有过完。

前一晚他们全都没睡，三十个小时之内钓得了上千尾肥大的鳕鱼；因此，强壮的胳膊都疲劳了，人也都昏昏欲睡。他们惟有躯体还醒着，机械地继续钓鱼，而思想却不时在睡眠状态中飘浮。他们所呼吸的大海的空气，洁净得像世界初创时一样，使人充满活力，所以尽管疲劳，仍然感到心胸开阔、容光焕发。

早晨的光，真正的光，终于到来了；像混沌初开时一样，这光与黑暗分离，在天际聚集起来，形成极其厚重的团块；他们现在看东西那么真切，这才发现已经脱离了黑夜，发现原先的亮光竟是像梦一般模糊而奇异。

那被厚厚的云层覆盖着的天空，这儿那儿到处绽开裂缝，仿佛在穹顶上开了一些天窗，从裂缝里透出一道道泛着玫瑰红的银光。

底下的云层组成一条深色的带子，环绕着全部海水，使远方笼罩着一片昏黑、晦暗。这云使人感到空间已被封锁，划定了界限；这云如同在天边拉上了帘幕，像是张开帷幔，以掩盖那些扰乱人心的重大秘密。

这天早晨，在这条载着扬恩和西尔维斯特的小木船周围，变幻无穷的外部世界呈现出一派无限肃穆的气象，部署成圣殿的情景，从大殿拱顶透入的光束，长长地映在静止不动的水面，犹如照射在教堂前面带栏杆的庭院里。随后，远方又逐渐出现了另一种奇景：一片玫瑰红的齿形崖高高耸立，这就是阴郁的冰岛海岬。

扬恩和海结婚！……西尔维斯特一面继续钓鱼，一面反复思索，

却没敢再说什么。听到他的老大哥拿神圣的婚姻开玩笑,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因为他还很迷信,竟由此产生一种恐惧之感。

他为扬恩的婚事已经考虑了那么长的时间,他盼着扬恩和歌特·梅维尔——班保尔的一个金发女郎——结婚,要是能赶在服兵役之前,在这为期五年,没准不能生还的流放之前,参加他们的婚礼,那该多高兴啊! 想到这无法回避的流放一天近似一天,他的心都揪紧了。

早上四点钟,在下面睡觉的另外三个人一齐来换班。他们还带着几分睡意,一面深深吸着凉飕飕的新鲜空气,一面上来穿好长靴,因为刚上来嫌白光的反射耀眼,他们都把眼睛闭上了。

扬恩和西尔维斯特急急忙忙啃点面包当早饭;他们先用木槌把面包砸碎,然后咯嘣咯嘣地大声咀嚼着,面包竟硬到这种程度,他们不觉笑了起来。想到就要下去睡觉,可以在小床上暖和暖和,他们又变得非常快活了。他们互相搂着腰,哼着一支古老的曲子,摇摇晃晃一直走到舱口。

跨进洞口之前,他们停下来和船上那只名叫土耳其的狗玩了一阵。这是一只幼小的纽芬兰狗,有着四只粗大的、然而还很稚拙的脚爪。他们用手逗弄它,狗像狼似的咬他们,终于把他们咬痛了。于是扬恩那双变化无常的眼睛里含着怒意,使劲一推,小狗趴下去,哀叫起来。

扬恩的心地是善良的,但天性有点粗鲁,他那副身架只要闹着玩玩,温柔的抚爱便常常近乎野蛮的暴行。

二

他们的船叫玛丽号,船长是盖尔默。这船每年都要到这夏季无黑夜的寒带来,从事危险的大规模捕鱼。

船已经很旧了,就像它的守护神——那陶制的圣母像一样。船骨是橡木做的,厚厚的船帮已经有了裂缝,凹凸不平,浸透了湿气和盐分,散发着沥青的强烈气味,但还很结实耐用。停泊着的时候,因

为船肋粗大,模样显得笨重,但每当强劲的西风一起,它便重又获得轻快的活力,好似被风唤醒的海鸥。它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海浪上颠簸跳跃,比一些现代工艺精心制造的新船还要灵巧、轻捷。

他们,六个大人和那小见习水手,全都是“冰岛人”① (这是个勇敢的航海民族,主要散居在班保尔和特雷吉耶地区,世世代代以捕鱼为业)。

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在法国度过夏天。

每年冬季一结束,他们就和其他的渔民一道,在班保尔海港接受起航的祝福。为了这个盛典,码头上搭起了临时祭坛,规格永远一成不变,祭坛搭成岩洞的模样,里面陈列着锚、桨、渔网之类,中间供奉着水手们的守护神,那温柔娴静而毫无表情的圣母,这是特地为水手们从教堂里搬出来的。她永远用同一双无神的眼睛,注视着一代又一代的渔民,其中运气好的满载而归,另一些却一去不回。

一长串由妻子、母亲、未婚妻和姐妹组成的行列,缓缓地跟在圣体后面,在港口绕行一周,港内所有的冰岛渔船都悬旗挂彩,用旗帜向经过的行列致敬。教士在每艘渔船前面停下来,口中念着祷词,做着祝福的手势。

然后,他们像一支舰队似的出发了。只留下几乎没有丈夫,也没有情人和儿子的家乡。远去的时候,船员们放开嗓子,用颤抖的声音齐声唱着海上的福星——圣母马利亚的赞歌。

每年,总是同样的起航仪式,同样的告别。

随着,又开始了海上的生活,三四个粗犷的伙伴,在北极海域冰冷的水里,在摇摇晃晃的甲板上,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八月末是返航的日子,但玛丽号按照许多冰岛人的习惯,只在班保尔靠一靠岸,接着就直下加斯科涅海湾,在那儿卖掉他们的鱼,再到那些布满盐田的沙洲上,购买下次出海需用的盐。

在这些太阳依然暖热的南部港口,几天之中到处都是这些渴望着消遣,陶醉于夏季的残辉、温和的空气、大地和女人的健壮的水手。

然后,伴着最初的秋雾,大伙返回了家园。在班保尔,或者分散

① “冰岛人”,指以去冰岛捕鱼为业的渔民。



每年冬季一结束,他们就接受起航的祝福。

在哥洛地区的茅屋里，暂时忙着家庭、恋爱、结婚和生育等事情。几乎每年都会发现一些去年冬天怀孕，而今正等着教父回来好接受洗礼的婴儿。这个被冰岛吞噬的渔民的民族，是需要许许多多孩子的。

三

这年六月，一个晴朗的星期天傍晚，班保尔有两个女人正聚精会神地写信。

事情发生在一扇大窗子前面，窗子敞开着，古老而厚实的花岗岩窗台上，放着一列花盆。

她们俯身在桌子上，看上去两人都很年轻，一个戴着老式的大头巾，另一个戴着班保尔女人用的新式小头巾。"这是两个恋人，"人们会说，"正在合伙给某个漂亮的冰岛汉子写一封温柔的信呢！"

正在口授的——也就是戴着大头巾的那一位抬起头来，寻思着，嗬！原来是个老太太，非常非常老，尽管那裹在小小的褐色披肩里的身材从背后看去还很年轻，其实已经很老了，是一位至少有七十岁的老奶奶。可是她双颊泛红，还显得颇为漂亮、滋润，如同某些童颜鹤发的老者那样。她的薄纱头巾低低地罩住头顶和前额，叠成两三个宽大的尖角，仿佛一个套着一个似的，一直垂到后颈窝。她那可敬的脸庞嵌在这带有宗教气息的白色皱褶中间，显得很协调。她的眼睛，十分温柔，饱含着诚实善良。她已经没有牙齿，一颗也不剩了，笑的时候，便像婴儿似的露出圆圆的牙龈。虽然她的下巴已经变成了"木鞋尖"(如她经常说的)，她侧面的线条却没有受到岁月太多的侵蚀，至今还可以依稀看出她当年一定和教堂里的圣女一样端正完美。

她瞧着窗外，寻思还能说些什么事好让她的孙儿高兴。

说真的，整个班保尔地方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她这样的好老太婆，能够在这样那样的事情上，甚至凭空找出那么多有趣的话来说。在这封信里，她已经讲了三四个滑稽可笑的故事，但是丝毫不带恶意，

因为她头脑里根本没有邪恶的念头。

另一个女人见没什么可说的了，便细心地写上地址：

> 冰岛海面，雷克亚未克附近，玛丽号船长盖尔默转西尔维斯特·莫昂先生收。

然后，她抬起头来问道：

“完了吗？莫昂奶奶？”

这一位很年轻，年轻得可爱，一张约摸二十岁的脸蛋，金黄色的头发，在这以深色头发居多的布列塔尼的一角，这种颜色是很罕见的。她满头金发，配着亚麻色的眼睛和近乎黑色的睫毛。她的眉毛和头发一样是金黄的，中间有一道颜色较深，呈橙黄色，像是描上去的一条线，使她的脸带上一种坚毅果敢的表情。她侧面的轮廓较短，显得十分高贵，笔直的鼻梁从额头一直连下来，像希腊人一样，长得十分端正。下唇底下一个深深的小窝，更增添了唇边的妩媚。每当她专心思考什么，便不时用雪白的上齿咬着下唇，在柔嫩的皮肤上留下一道细长的红印。她整个苗条的身躯都透着某种傲气，还有一点儿严肃，这是从她的祖先——勇敢的冰岛水手那儿继承来的。她的眼睛有一种既固执又温柔的表情。

她的头巾扎成贝壳形，低低地罩在额头上，像布带一样紧贴着脑门，然后从两边高高提起，露出耳后卷成螺状的粗大发辫。古代传下来的这种头饰，使班保尔的女人颇有一种古色古香的神态。

她显然是在和这可怜的老妇人截然不同的环境中长大的。她虽称她为奶奶，其实老人只是她的一个境遇极其不幸的远亲。

她是梅维尔先生的女儿。梅维尔先生早先也是冰岛渔夫，后来靠海上某些大胆的营生发了财，这是个多少有点海盗意味的人物。

她们刚才写信的漂亮房间就是她的房间，一张全新的、城里时兴式样的床，挂着绲花边的细纱床帷；厚实的墙壁上，糊着浅色的花纸，可以减轻花岗岩壁的粗糙不平。天花板上，一层白石灰掩盖了那些能说明宅子年岁的巨大梁木；——这是一座地道的富裕的中产者的房屋，窗子开向班保尔古老的灰色广场，当地的商业集市和宗教祭典就在这广场上举行。

“完了吗？伊芙娜奶奶？您没别的话要说了么？”

“没有啦，姑娘，只要再添上一句，说我向加沃家的孩子问好。”

加沃家的孩子！……也就是扬恩，……这美丽而骄傲的少女，写着这个名字的时候不觉脸红了。

她用熟练的书法在信尾添上这句话后，便站起身来，扭过头看着窗外，似乎广场上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她立起来显得比较高；像上层社会的妇女那样，她穿着一件十分合体的、没有一点皱褶的上衣，尽管戴着头巾，仍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因为从来没干过粗活，她的双手十分细嫩白净，但并没有被公认为美的那种病态的纤瘦。

其实，早先她还是小歌特的时候，也曾赤着脚在水里跑来跑去，那时她妈妈已经去世，爸爸在打鱼的季节一出海，她就成了流浪儿；她美丽，红润，蓬头散发，任性固执，在英法海峡尖厉的海风中茁壮地成长起来。这段时期，她被贫穷的莫昂奶奶收留了。莫昂奶奶到班保尔一些人家去干活时，就把西尔维斯特交给她照应。

她比这个交给她照料的小不点儿只大十八个月，却像个小妈妈似的疼爱他。她的头发多么金黄，他的头发就多么乌黑；她有多么活泼和任性，他就有多么听话和惹人爱怜。

她长大以后，财富和城市并没使她头晕目眩，她回想童年的生活，心中有如浮现出原始自由状态的遥远梦境，有如重新忆起一个模糊而神秘的时代，那时沙滩比现在更辽阔，海岸上的悬崖峭壁无疑也比现在更雄伟……

大约在她五六岁，年纪还相当小的时候，她那开始买卖船货的爸爸有钱起来了。他把她带到圣布里厄，后来又到巴黎。——于是她从小歌特变成了玛格丽特小姐。她高大、端庄，目光严肃，虽说和在沙滩上流浪的布列塔尼女孩已经大不相同，内心却总有些自由放任，仍然保留着儿时固执的天性。她对生活中一些事情的了解都是偶然之中得来的，没有经过任何选择，然而一种天生的、出众的自尊，对她起了保护作用。她不时有些大胆的举止，会当着人说出一些过分坦率的话，使人大吃一惊，她那清澈美丽的目光不大会由于年轻男子的注视而低垂下来；但这目光是如此坦然和淡漠，不可能引起丝毫误

解，他们立刻就看出对方是一个心地和面貌一样纯洁、规矩的女孩子。

在这些大城市里，她的服饰比她本人的变化大得多。虽说她保留了头巾，那是布列塔尼女人很难摘掉的，但她很快就学会了另一种穿衣的方式。从前当渔家女时自由惯了的、在海风中萌发出美丽轮廓而又发育和丰满起来的身躯，现在用城市小姐们的长袜和长紧身紧束了起来。

每年她都和父亲一道回布列塔尼——像那些洗海水浴的人一样，只在夏天回来，几天之中，她又重新拾起往日的回忆和歌特的旧名（布列塔尼语中歌特即玛格丽特）；她有点好奇地看待那些人们经常谈到、却从来不在那儿露面，而且每年总有几个一去不回的冰岛渔夫；她到处听人谈到的这个冰岛，对她仿佛是个遥远的深渊。——现在她所爱的人就在那儿。

随后，由于父亲一时心血来潮，有一天她又被永久地带回这渔民的国度。她的父亲想要在故土上终其天年，而且作为一个阔人住在班保尔广场。

等她把信重读了一遍，把信封封好以后，那贫穷而整洁的善良老奶奶就道着谢告辞了。老人住得相当远，在普鲁巴拉内乡的入口，海岸边的一个小村落里，她一直还住着那所茅屋，她在那儿出生，在那里生养儿子，又在那儿抱孙子。

她穿过市区时，许多人向她打招呼，她也频频地回礼。她是地方上最老的女人之一，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勇敢家族的幸存者。

她虽穿着补得不能再补的破衣，但因异常的干净整齐，居然显得穿戴还不错。她总是披着班保尔地方那种褐色的小披肩，这算是她做客的盛装了，六十年来，她的大头巾上纱制的尖角就垂在这披肩上，这是她结婚时的披肩，从前是天蓝色的，儿子皮埃尔结婚时，她把它重新染过了，从那时起，她只在星期天才用一下，所以直到现在还看得过去。

她走起路来依然腰杆挺直，没有一点老态；尽管下巴确实有点向上翘，可是她的眼睛那么和善，侧面的线条那么清秀，人们不能不承

认她还是很漂亮的。

她非常受人尊敬，单从人们对她的问候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回家的路上，她打她的“恋人”门前经过。他是个细木匠，从前热烈地追求过她，现在已是八十岁的老人了，他总是坐在门口，而由那帮年轻人——他的儿子们——在工作台上刨木头。人们说她当姑娘时不肯嫁他，后来当了寡妇仍不肯嫁给他，他始终感到难过；年纪一大，这种感情竟转化成一种半含恶意的、可笑的怨恨，他总是这么和她打招呼：

“喂！美人，什么时候该给您量尺寸哪？……”

她谢谢他，回答说不，她还不想请人做这身衣服呢。这老头儿稍显笨拙的玩笑里，说的是松木板做的衣裳，一切尘世的衣裳就以此告结束。

“好吧，您乐意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吧！可别客气啊，美人，您知道……”

他和她开这种玩笑已经有好几次了，今天她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因为她感到格外疲劳，格外被那无休止的劳作累坏了。她想到她亲爱的孙儿，她最后的一个亲人，从冰岛回来就要去服兵役了。五年哪！可能要去中国，还得打仗！到他回来的时候，谁知她还在不在人世呢？一想到这里她就异常难过……不，这可怜的老太太确实不像她表面上那么快活，瞧她的脸可怕地痉挛着，好像要哭的样子。

很有可能，真的，很可能人家不久就会从她那儿把最后一个孙儿夺走……唉！她可能会孤苦伶仃地死去，连再见他一面都办不到……已经有人（她所认识的一些城里的绅士）多方设法把他留下，理由是有一个快要丧失劳动能力的穷苦的老祖母需要他奉养，可是没有成功。因为西尔维斯特的一个哥哥若望·莫昂是个逃兵，家里虽说从此不再提起他，但他毕竟在美洲的某个地方活着，就是他剥夺了小弟弟免服兵役的特殊照顾。而且还有人提起她享有水手寡妇的微薄年金，他们觉得她还不够穷呢。

她回到家里，为失去的所有亲人、儿子和孙子们，做了很长时间的祷告；然后又怀着热烈的信仰为她的小西尔维斯特祈祷，她力图快些入睡，却又想起了松木板的衣裳，想到她已经这么老了，孙儿还要

离开，她不禁心如刀绞。

另一个女子，那年轻的姑娘，依然坐在窗前，凝视那反射在花岗岩墙壁上的金色的落日余辉，瞧着那黑色的燕子在天空中盘旋。班保尔总是那么死气沉沉，即使是星期天，即使在这漫长的五月之夜，也没有一个人来向年轻的姑娘们献殷勤，她们三三两两地散着步，怀念着远在冰岛的恋人。

“替我向加沃家的孩子问好……”写这句话的时候，她的心情很激动，现在，这个名字再也不愿离开她了。

她像一位闺阁千金，常常整晚坐在窗前。她的父亲不喜欢她和其他年龄相仿的、过去和她身分差不多的姑娘一起散步。再说，当他走出咖啡馆，和别的像他一样的老水手一道抽着烟斗散步时，他很乐意抬眼看见女儿在那所阔人的住宅里，在那嵌在花岗岩中的窗前，在一盆盆花的中间。

加沃家的孩子！……她情不自禁地瞧着海的那一边，她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可以感觉到海就在近旁，就在这些小巷的尽头，水手们就沿着这些小巷走上坡来。她的思想奔向那永远吸引着、迷惑着而且吞没着人的辽阔世界；奔向那遥远的北冰洋，盖尔默船长的玛丽号就在那儿航行着。

这加沃家的孩子是个多么古怪的小伙子呀！用一种既大胆又温柔的方式向她进攻以后，现在却逃走了，再也逮不着了。

…………

随后，在她漫长的沉思中，她又重温了去年返回布列塔尼时的情景。

十二月的一个早晨，经过一夜的旅行，从巴黎开来的列车，在雾气蒙蒙的、泛白的微明中，把她和父亲送到了甘岗。天气非常冷，黑夜正在隐退，这时她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印象：这古老的小城，过去她只在夏天经过，此刻简直认不出来了。她在那儿有一种突然掉进乡下人所说的“往昔”——逝去的遥远年代——的感觉。离开巴黎，竟是这样的寂静！这另一世界的人们静静的生活列车，就这样为

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雾中行驶！这些幽暗的、阴湿发黑的花岗岩老式房屋，这残存的夜，这布列塔尼的所有事物——现在由于她爱着扬恩而让她觉得可爱的这一切，那天早上都显得忧伤凄凉。一些黎明即起的主妇已经打开大门，她经过的时候，瞥见室内古旧的陈设和巨大的壁炉，刚起床的老奶奶裹着头巾，神态安详地坐在炉边。天稍亮的时候，她去教堂做祷告，那雄伟的大殿在她看来是多么阴暗和庞大啊，它那粗大的柱子，柱基已因年代久远而损坏，它那墓穴般的、陈腐的硝石气味，和巴黎的教堂是多么不同！圆柱后面一个幽深的角落燃有一枝蜡烛，一个女人跪在烛前，无疑在许什么心愿；微弱的火焰在穹隆里轮廓不明的空间内几乎完全没有亮光，……她突然重新体验到一种自己已经忘怀的感觉：在她很小的时候，当人们带她到班保尔教堂做冬天第一次早祷时感受到的那种恐惧和凄凉。

那个巴黎，她当然不留恋，虽说那儿有许许多多漂亮而有趣的东西。首先，她在那儿感到受约束，因为她血管里有着航海者的血液；其次，她在那儿觉得自己是个外来的陌生人。巴黎的女子，一个个都体态纤瘦，腰肢束成不自然的曲线，她们走起路来有一种特殊的姿势，很善于在撑着鲸骨的紧身褡里扭来摆去；而她却太有头脑了，绝不会试图模仿这类举动。她戴着每年从班保尔定做的头巾在巴黎街上行走，颇有些不自在；可是她没有意识到，人们之所以频频回头看她，是因为她长得实在可爱极了。

这些巴黎女子中，有一些固然具有某种高雅风度，使她颇受吸引，但她知道这类人难于接近。其他的一些，阶层较低，可能愿意与她交往，她又不屑与她们为伍，倨傲地避开了她们。因此她在那儿没有什么朋友，除了她那忙忙碌碌、经常不在家的父亲，她几乎和任何人都不来往。所以她毫不留恋那离乡背井的孤独生活。

尽管如此，她回来的那一天，看见冬天的布列塔尼竟如此荒凉，仍然大吃了一惊。想到还要坐四五个小时的马车，更深地钻进这个平淡乏味的地带才能到达班保尔，她不禁心情抑郁，烦躁不安起来。

那是个阴天，整个下午，她和父亲乘着一辆又小又破、四面透风的驿车旅行，大擦黑的时候，他们在沐着雾气凝成的小水珠的树木的憧憧怪影下，经过了一些凄凉的村庄。不一会儿他们就得点灯了，什

么也看不见了。两道孟加拉焰火似的发绿的光，好像在马匹前方的两侧奔跑，这是两盏前灯投射在路旁无尽的绿篱上的光，为什么十二月里突然有这么绿的树木？她起初很惊讶，俯身想看个明白，随后她似乎认出且忆起这是荆豆，是生长在悬崖和小径上的海滨的常绿荆豆，它在班保尔地区是从来不会黄萎的。就在这时刮起了一阵较温暖的风，她于是相信自己认出了，感觉到了海……

这条路快到尽头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使她兴奋且愉快起来：

"瞧，既然是冬天，这次我要看见那些漂亮的冰岛渔夫了。"

十二月份，他们应当都在的，兄弟、未婚夫、情人、亲友，每次她回来度夏时，她那些大大小小的朋友晚上散步时谈得那么多的人们，全都该回来了。她一心想着这些，双脚一动不动，竟在马车里冻僵了……

确实，她看见了他们，现在她的心已被他们当中的一个占有了。

四

她第一次看见他，那位扬恩，是她到达的第二天，冰岛人的朝圣节庆典上，这天是十二月八日，是渔夫们的保护神圣母传喜讯的日子。行列刚刚通过，阴沉沉的街道上还悬着白布，上面钉有常春藤、冬青和一些冬季的花草树叶。

在这惨淡的天空下举行的朝圣节，快乐也是沉重和略显粗野的。这种没有喜悦的快乐，主要来自对危险的藐视和挑战态度，也来自体力的健壮和酒精的刺激；而在这快乐之上，却比别处更不加掩饰地笼罩着普遍的死的威胁。

教堂的钟声，教士们的唱诗声，小酒店里传出的单调俚俗的小调，水手们古老的催眠曲，来自大海、来自渺茫之乡、来自太古时代沉沉黑夜里的古老悲歌，在班保尔形成一片喧哗。成群的水手互挽着胳膊，在街上踉踉跄跄地走着，一则因为在船上摇晃惯了，二则因为

开始有些醉意，在海上度过了长期的禁欲生活，他们边走边向女人们投去分外热烈的目光。一群群姑娘，头戴修女式的白色头巾，束得紧紧的美丽胸脯微微颤动着，漂亮的眼睛里满含着整个夏天的欲望。古老的花岗岩房屋包藏着人世的攒动纷扰，陈旧的屋顶讲述着多少个世纪以来它们和风、雨、迷雾及大海掷给它们的一切之间的搏斗，讲述着在它们荫庇之下发生的种种激情故事以及往日的勇敢冒险和爱情奇遇。

宗教的感情，往昔的印象，挟带着对古老祭礼的尊崇，对象征着白璧无瑕的保护神圣处女的尊崇，笼罩在这一切之上。在小酒店旁边，台阶上落满树叶的教堂敞开了阴森的大门，门内香烟缭绕，黑暗中烛光闪烁，在穹壁上，到处挂着水手们的供品。在多情的少女们身旁，那些失踪的水手们的未婚妻，那些遇难者的寡妇，披着长长的黑纱，戴着光滑的小头巾，从死者的祭堂走出来，眼睛低垂，默默地在人世的嘈杂声中穿过，似乎在预告着死亡。而那近在咫尺的海，永远是这强壮有力的一代代人的伟大养育者和吞噬者的海，也在骚动着，发出巨大的声响，参加着这节日盛会。

从所有这些事情上，歌特获得的印象是杂乱不堪的。她很兴奋，且欢笑着，但内心十分别扭，一想到这个地方又成为她永久的住处，她便闷闷不乐。在广场上，有一些游艺项目和杂耍，她和女友们一道溜达着，她们把左右那些班保尔或普鲁巴拉内的年轻男子的名字告诉她。一群冰岛人背朝她们，站在民歌歌手们面前，其中一个身材像巨人般高大，肩膀也出奇地宽，一开始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不假思索地，甚至略带取笑意味地说：

"这人好大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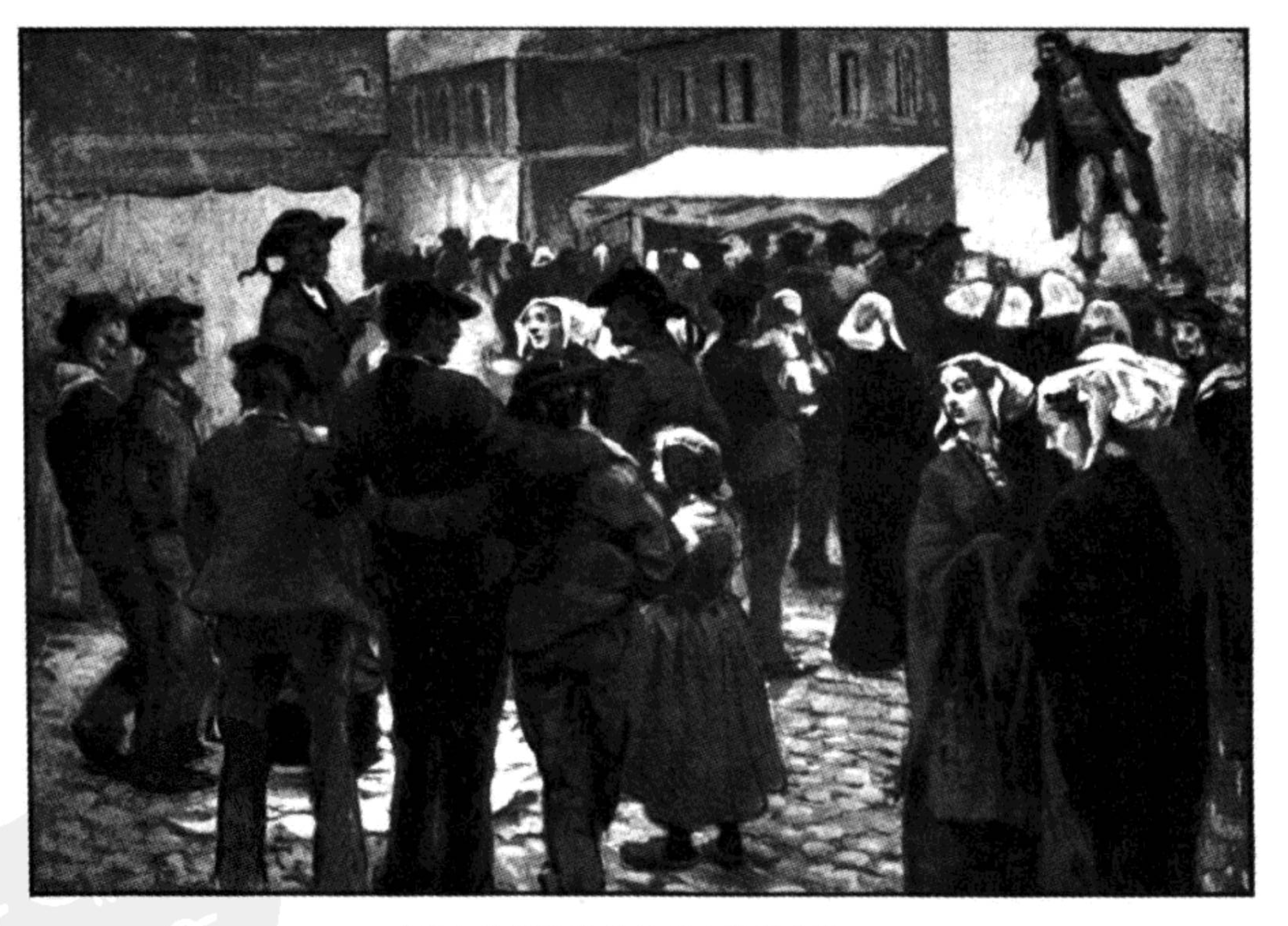
言下之意似乎是：

"谁要是嫁给这么一个阔肩的丈夫，生活里该多不便啊！"

他似乎听见了这句话，回过头来，把她从头到脚迅速地打量了一遍，那目光似乎在说：

"这戴着班保尔头巾的姑娘是谁？风度这么高雅，我从来没见过她呀！"

随后，由于礼貌的关系，他赶紧垂下眼睛，重又显出专心听唱歌



班保尔的朝圣节,连快乐也是沉重的。

的样子，只让人看见他脑袋上相当长的，在后颈根十分拳曲的黑发。

她曾经无拘无束地打听过其他许多人的姓名，却没敢探问这个人的。这刚好瞥见的漂亮侧面，这高傲而略显剽悍的目光，这稍显黄褐的栗色眸子，在眼白发蓝的眼睛里灵活地转动着，所有这一切都给了她深刻的印象，使她胆怯起来。

这恰是“加沃家的孩子”，西尔维斯特的大朋友，她在莫昂家早就听说过了。朝圣节这天晚上，西尔维斯特和他手挽手在街上走着，正好遇上她和她父亲，于是他们停下来彼此问候。

……小西尔维斯特在她面前很快就恢复了手足间的态度。由于他们是表姐弟关系，彼此便仍用“你”相称①。不错，在这已经长了黑胡须的十七岁的大男孩面前，她最初有些迟疑，但他那和善的孩童般的眼睛是如此温柔，完全和过去一样，她很快就觉得仿佛从来没有和他分开过。他到班保尔来的时候，她便留他吃晚饭；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他因为自己家里饮食不很好，在她这儿便津津有味地吃着……

……说实在的，在这撒满绿色树枝的灰色小街的拐角，扬恩第一次被介绍给她时，对她的态度是不怎么殷勤的，他只是以一种近乎腼腆然而十分高贵的姿态向她脱了脱帽，又用他那同样迅速的目光把她打量了一遍，然后把眼睛转向另一边，显出不高兴遇见她，而且急于要走开的样子。祭祀行列通过时，刮起了一阵强劲的西风，把黄杨树枝撒了满地，又朝空中抛去一幅幅灰黑的帐幔，……歌特，在回忆的梦幻中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朝圣节结束时阴沉的黄昏；被风卷得沿街飞舞的钉着花草的白布；成群的喧闹着的冰岛汉子，这些与风、与暴风雨周旋惯了的人，看见天快下雨了，便唱着歌钻进了酒店；那个大小伙子，站在她面前，扭过头，因为遇见她而满脸不高兴和心烦意乱的样子，……从那时起到现在，在她身上起了多么深刻的变化啊！

那节日结束时的喧闹和现在的宁静是多么不同！同样是这个班保尔，今夜是多么寂静和空灵！在这五月的温暖而漫长的黄昏，她独

① 法语中，关系亲密的人之间彼此用“你”相称，关系较远或表示敬意则用“您”。

自守在窗前,情思脉脉,沉入遐想。……

五

他们第二次相见,是在别人的婚礼上。这加沃家的孩子被指定和她配对当傧相。起初她想象这事会不大愉快:和这小伙子一道列队在街上走,所有的人都会因他的高身材而注意他们,何况他还很可能一路上找不出一句话来对她讲!……再说,这人一派孤傲的神情,真让她望而生畏。

到了约定的时间,所有的人都集合在一起,准备整队出发,只有扬恩没有露面。时间过了,他还是没有来,人们已经在说不要等了。这时她才发现,她只是为了他一人才梳妆打扮的;和其他任何青年人在一起,这庆祝,这舞会,对她都会平淡乏味、毫无乐趣……

最后,他终于来了,也穿得漂漂亮亮,他毫不局促地向新娘的亲属道歉。他说,一些意想不到的巨大鱼群,当晚将从欧里尼洋面通过,英国方面已经发出通告;于是普鲁巴拉内所有的船只立即整装待发。各个村子都闹腾起来,女人们到酒店去找她们的丈夫,催他们快跑;她们自己也东跑西颠,帮着扯篷,开船;总之,这在当地真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战斗准备。

他在围绕着他的人们中间神态自如地讲述着,夹带着一些自己独有的手势,灵活地转动着眼珠,他面带动人的微笑,露出闪亮的白牙。为了更好地表达起航的匆忙,他在语句中不时带出一声小小的、拉长的嗬!——这是水手们模仿风的吼声来表现迅速的一种呼叫,十分滑稽。他说他不得不赶快找一个替手,而且设法取得冬季雇用他的船老板的同意,这样一来就迟到了;因为不愿意错过这次婚礼,他失去了他在这次捕鱼中的全份利益。

听他说话的渔夫们,对这些原因是完全理解的,谁也没想到要责怪他;人们都知道,生活中的一切,多多少少要和海上意料不到的事情相关联,多多少少要服从天时的变化和鱼群的神秘迁移。在场的

其他冰岛人只是遗憾没早些听到消息，好和普鲁巴拉内的渔民一样，去打捞这从洋面经过的财富。

现在已经不赶趟了，算了吧，只好把手臂交给姑娘们了。提琴手已经开始在门外奏起音乐，他们于是高高兴兴地上了路。

起初，他只是对她讲些没有意义的殷勤话，就像人们在婚宴上对不太熟悉的姑娘们讲的那种。在这一对对傧相中，只有他们这一对是彼此陌生的，其他全是表兄妹或尚未结婚的情人。其中有几对只是没有举行婚礼罢了，因为，在班保尔地方，人们从冰岛回来的期间，爱情总是进展得很快的。（不过他们都是诚实人，随后总归要结婚的。）

但是，在晚上跳舞的时候，他俩的谈话又回到这次鱼汛上，他忽然注视着她的双眼，说出这样一句出人意料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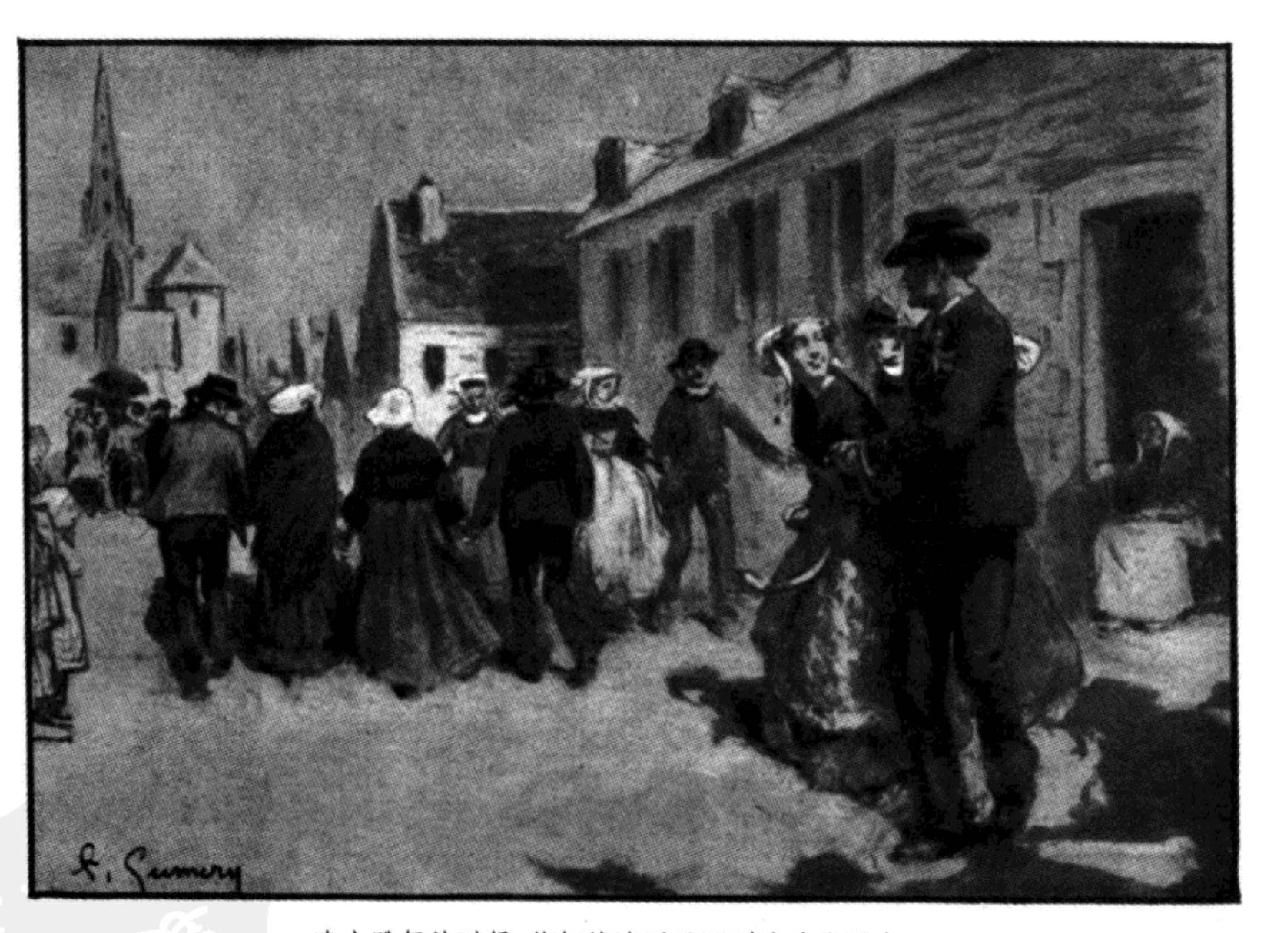
"在班保尔只有您一个人，甚至在世界上也只有您一个人，才能使我放弃这次出航；若是别的任何一个姑娘，我是决不会错过这次捕鱼的机会的，歌特小姐……"

这渔夫敢于对她，对多少像位王后一般来到这舞会上的她，说出这样的话，起初使她颇为吃惊，随后却美滋滋地十分高兴，她终于回答道：

"谢谢您，扬恩先生，我也是宁愿和您而不愿和别人在一起。"

全部情况就是如此。但是从这时起一直到舞会结束，他们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交谈，声音更低，也更温柔……

大家随着提琴跳着老式的舞蹈，几乎总是和同一个舞伴在一起。当他出于礼貌和其他姑娘跳过以后再来邀请她时，他们便交换一种老友重逢时的微笑，而且继续进行他们刚才十分亲密的谈话。扬恩以一种天真朴实的态度讲述他的捕鱼生涯，他的辛劳，他的收入，他的父母过去为养育十四个小加沃所遇到的困难，——他是他们的长子——现在，他们总算宽裕一些了，特别因为他父亲在英法海峡找到了一只漂流的难船，政府把这只船售出后，分给他父亲一万法郎，这笔钱使他们得以在原有的住房上加盖一层楼房。他们家在普鲁巴拉内的最高处，陆地的尽头，在波尔－爱旺村，俯临英法海峡，风景十分优美。



晚上跳舞的时候,他俩的谈话又回到这次鱼汛上。

“这冰岛的职业，”他说，“是十分艰苦的呢。二月初就出发，驶向一个那么寒冷、那么阴沉的地带，海面又是那样的凶险、不平静……”

……所有他们在舞会上的谈话，对于歌特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记忆犹新，她瞧着五月的夜幕在班保尔降落，一面在头脑中慢慢地重温那次谈话的情景。如果他根本不想结婚，为什么要告诉她这些生活细节，而她也多少像个未婚妻似的听着；要知道他并不像个喜欢把自己的私事告诉一切人的平庸男子啊……

“……不过这仍是一个相当好的职业呢，”他说，“我呀，我是不会改行的。干这行每年能挣八百法郎，有时候还挣到一千二百法郎，我回来领到这笔款就交给我母亲。”

“您都交给母亲吗，扬恩先生？”

“是呀，总是全都交给她。在我们这儿，冰岛人都习惯这样，歌特小姐(他说这话时，仿佛这是天经地义而且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我呀，你也许不信，我几乎从来身无分文。每逢星期天，临我来班保尔的时候，母亲才给我一点零花钱。别的事也都一样。我穿的这件新衣是我父亲今年给我添置的，没有这件衣服我绝不会来参加婚礼；唔，肯定的，穿着去年的旧衣服，我绝不会来把手臂献给您……”

她因为看惯了巴黎人的装束，扬恩的新衣在她看来可能并不太优雅，上衣太短，露出背心的敞胸式样也有点过时了；但是套在这衣服里的身躯却漂亮得无懈可击，而且跳起舞来十分气派。

每次他对她讲述什么，他就微笑着注视她的双眼，看看她有什么反应，当他对她谈出这一切，让她知道他并不富有时，他的眼光是何等善良和诚实啊！

她也一直正面瞧着他，对他微笑。她很少回答，可是全神贯注地听着，而且越来越感到惊异，受他吸引。他是怎样的一种混合体啊！既有粗野生硬的举止，又有惹人爱怜的孩子气。他的嗓音低沉，和别人说话时，显得生硬而果断，和她谈话时，却变得越来越清新、柔和；只是对她一人，他才会让自己的声音极为温柔地颤动，像弦乐奏出的朦胧的低音。

这个风度潇洒、表情强悍的大小伙子，在家里居然被人当小孩看待，自己还觉得理所当然，这是件多么奇怪而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跑

过那么多地方，有过那么多的奇遇，经历过那么多的危险，可是在父母面前还保持着这种恭顺的绝对的服从。

她把他和别人做比较，和三四个巴黎的浮华少年，几个为了她的钱而追求过她、向她表示过爱慕的小职员和摇笔杆的家伙做比较，觉得他是她所认识的男人中最优秀的，同时也是最漂亮的。

为了拉近和他的距离，她告诉他，她们家也不是一直都像现在这么宽裕；她父亲以前也是冰岛渔民，因此至今在冰岛人中还很受尊敬；她说自己还记得小时候赤着脚在沙滩上奔跑，就在她可怜的妈妈死去以后……

……啊！这舞会之夜，她一生中惟一甜蜜的也是决定性的一夜。那一夜可以说已经十分遥远，既然那是在十二月，而今却已是五月了。所有那些漂亮的男舞伴，现在都在那边捕鱼，分散在冰岛海面上——正当布列塔尼的土地静静地罩上夜幕的时候，他们在那无边的孤寂中，在苍白的阳光下，却看得清清楚楚。

歌特依旧呆在窗口。随着夜的降临，几乎被古老的房屋从四面八方封闭起来的班保尔广场显得愈来愈凄凉，到处听不到一点声响。房屋的上空，仍然透着微明，似乎愈来愈深邃，升高，渐渐远离地面的景物。此刻，在这黄昏时分，这些景物全都连成了一片，成为一幅山墙和古老屋顶的黑色剪影。不时地，一扇门或一扇窗关上了；某个老水手跌跌撞撞地从小酒店出来，朝阴暗的小巷走去；或者几个溜达晚了的女孩子，捧着五月的鲜花回来，其中一个认识歌特，便向她道着晚安，把一束山楂花朝她高高举起，仿佛要让她嗅嗅花的香气；在这半透明的夜色中，她还可以依稀看见这白色小花的细巧花束。此外，有一种温馨的香味从花园和院落升上来，这是爬在花岗岩墙壁上的忍冬花的香气，还有从港口飘来的淡淡的海藻气味。一些晚归的蝙蝠在空中掠过，无声地飞翔着，像是梦中的动物。

歌特在这窗口不知度过了多少个夜晚，她凝视着这忧伤的广场，思念着已经出发的冰岛人，而且总是在回忆那次舞会……

婚礼接近尾声时，天气非常热，许多跳华尔兹的人开始头晕了。她想起他曾和别的一些女人——一些多多少少和他有过爱情关系的姑娘或女人跳舞，她想起他回答她们的呼唤时那种轻蔑的高傲态

度……他对待她们是怎样的不同呀！……

他是一个可爱的舞伴，身体挺直得像一棵成材的大橡树，旋转时脑袋微微后仰，风度既轻松又高贵。他那拳曲的棕色头发，稍有一些披在前额，随着跳舞时带起的风飘动着；当他俯身将她挽得更稳，好跳快速华尔兹时，个子也相当高的歌特感觉到他的头发擦着了她的头巾。

他不时将他的小妹妹玛丽和西尔维斯特指给她看，那未婚的一对正在一起跳舞。看见他们俩那么年轻，两人在一起时那么克制，彼此恭恭敬敬，满脸羞怯地低声说着一些无疑十分美妙的事情，他不禁和善地笑了。当然，他也不会容许他们有别种姿态；尽管他已经变得很老练很大胆，但是，看见他们那么天真，仍然觉得十分高兴；他和歌特交换着亲密的会心的微笑，好像在说："看看我们这两个小弟弟小妹妹，他们是多么可爱又可笑啊！"

夜将尽时，人们频频地抱吻，表兄妹、未婚的情人之间的吻，尽管是当众嘴对嘴地吻着，却仍然保持着一种坦率、诚实的仪态。他当然没有吻她，对梅维尔先生的女儿是不能这么做的；他可能只是在最后的华尔兹舞中将她搂得稍微紧一点罢了，她呢，对他完全信赖，一点也不抵抗，相反却心甘情愿地靠在他身上，在这使她整个身心都被他吸引过去的急骤的、深沉的、美妙的晕眩中，她那二十岁少女的感官绝不是无动于衷的，但首先是她的心在开始骚动。

"您看见那个不知害臊的姑娘了吗？她是怎样地盯着他瞧啊！"两三个漂亮姑娘在议论，她们的眼睛在金黄色或黑色的睫毛下贞洁地低垂着，然而她们在那些男舞伴中，每人至少有一两个情人。她的确老在瞧他，但她有她的理由，因为在她的生活中，他是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引起她注意的青年男子。

早上分手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在寒冷的曙光中四散走开的时候，他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互相道别，仿佛是两个第二天又要会面的未婚情人。她和父亲一道穿过这个广场回家时，丝毫没有倦意，只觉得又轻盈又快活，她高高兴兴地呼吸着，甚至爱上了这户外的寒雾，这惨淡的黎明。一切都使她感到美妙和甜蜜。

……五月的夜早已降临，所有的窗户都随着窗框的声响关上了。

歌特还呆在那儿，让她的窗子敞开着。稀稀落落的最后几个行人，还能在黑夜中辨认出她的白头巾的形状，他们想必会说："那个姑娘，一定是在思念她的恋人啦。"这是真的，她确实在想他，带着一种想哭的心情在想他；她小小的白牙咬着嘴唇，不断地绷开那鲜艳的嘴唇下面的皱褶。她的眼睛凝视着黑夜，却没有瞧任何具体的东西……

……但是，这次舞会以后，为什么他再也不来了呢？他起了什么变化呢？偶然遇见的时候，他总是一副想逃开的样子，把他那总是转动得很迅速的目光转向一边。

她常常和西尔维斯特谈起这事，他也觉得不可理解。

"不过，歌特，只要你爸爸同意，你该嫁的还是他呢，"他说，"因为这一带你再也找不出比得上他的人了。首先，我告诉你，他是很规矩老实的，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他喝醉酒的时候很少。他有时有点执拗，其实十分温柔。不，你不知道他心眼有多好。而且他是怎样的一个水手啊，每个渔季，船长们都争着雇他……"

她爸爸会同意么，她是有把握的，因为她想干的事，还从来没有遇到过障碍。他不富有，这个她根本不在意，首先，像他那样的水手，只要花点钱让他去学习六个月的航海课，就可以成为一名船长，而所有的船主都会乐于把船交给他的。

他的个子太大，这也没什么关系；过分强壮，在女子身上可能是缺点，而对男人说来却丝毫不会有损于他的美。

此外，她还不露痕迹地在当地那些知道所有爱情故事的姑娘们中间打听过，谁也没听说他对谁有过什么诺言；不管是在雷查德里欧还是在班保尔，他和那些爱慕他的美人们周旋，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并没显出和谁更加亲近的样子。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已经很晚了，她看见他从她窗下经过，还紧紧地挽着一个名叫贞妮·加洛芙的女人，这女人当然很漂亮，只是名声极坏。这件事，使她十分痛苦。

人家还告诉她，他性格非常暴躁；一天晚上，他喝醉了，在班保尔的一家咖啡馆，渔夫们正在那儿饮酒作乐，因为人家不给他开门，他便将一张巨大的大理石桌向那扇门掷去。

所有这些，她都原谅了他：谁都知道，水手们发起怒来有时会做

出何等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他的心地是好的,为什么当她什么想法也没有的时候,他来接近她,尔后又撇开她;他有什么必要含着看上去那么坦率动人的微笑整晚地注视她,像对待未婚妻似的用温柔的声音向她讲知心话?现在她已经不能再爱别人,不能改变主意了。从前,就在这个地方,当她完全是个孩子的时候,人家呵责她是个小坏孩时,总说没见过脾气有她那么犟的;至今她还是这样。虽然她现在成了一位美丽的小姐,而且未经训练就具有了一种略显严肃、高傲的风度,其实她的本性还是没变。

这次舞会以后,去年冬天就在期待与他相见的心情中度过,而他却直到动身去冰岛也没有来向她告别一声。现在他不在这儿了,对她来说也就等于一切都不存在。缓慢的时间似乎步履艰难地爬行着,——爬向渔夫们返航的秋天,她已经盘算好,到那时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明白,也好有个了结……

市政厅的时钟正敲十一点,——在这春季宁静的夜晚,钟声显得格外嘹亮。

在班保尔,十一点就算很晚了;歌特于是关上窗子,点燃了灯,准备睡觉……

这事在扬恩,很可能只是由于有点怪僻;或者,也由于他有点骄傲,他是因为觉得她太有钱,而害怕遭到拒绝吗?……她曾经想直截了当去问他;但是西尔维斯特觉得这样做不合适,一个女孩子显得这么大胆总是不太好的。在班保尔,已经有人在批评她的神态和装束了……

……她像一个正在做梦的女孩子一样,心不在焉地慢慢脱去衣服:首先摘掉她的细纱头巾,接着是她按城里式样做的紧贴腰身的雅致的长裙,她把它们随便扔在一张椅子上。

然后再解她那阔小姐用的长紧身,因这紧身使她具有巴黎人的身段,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她的身体一旦自由,就显得更加完美了;因为不再受束缚,不再被裤袜捆得过分细瘦,她又恢复了那种丰满柔和的自然线条,像那些大理石雕像一样;她的动作改变着这些线条的状貌,而她的每一个姿势都是十分优雅动人的。

在这深夜里,小小的油灯孤零零地燃烧着,有点神秘地照亮了她

的肩膀和胸脯、她的还没有被任何人看到的可爱的形体，既然扬恩不愿意要她，这美丽的身体将不会为任何人所有，而会不经观赏就逐渐枯萎。

她知道自己脸蛋漂亮，但对自己的形体美却没怎么意识到。再说，在布列塔尼地区，冰岛渔民家的女孩子一般都具有这种类型的美，人们也就不太注意，甚至她们当中最不规矩的女孩，也不会向人炫耀这一点，而且羞于让人看见她们的身体。正是城里那些高雅之士才对这个给予极大的关注，要模塑或描绘下来。

她着手解开盘在耳后的螺状发髻，两条辫子便像两条沉甸甸的蛇一般落下来垂在背上。她又将它们像冠冕一样挽在头顶，——这样对睡觉比较适宜——于是，从侧面看去，她很像一个罗马处女。

这时她的手臂仍然举着，一面咬着嘴唇，一面继续用手指玩弄金色的发辫，好像一个孩子一面摆弄什么玩具，一面想着别的；后来，她又让它们垂落下来，为着消遣很快地把它们拆开、抖散，不一会儿她就让头发一直盖到腰部，像个林中女仙。

随后，睡意终于来了，尽管为爱情所苦恼，想要哭泣，她还是一下子跳上床，把脸埋藏在像帐幔般铺开的、丝一样的头发里。

莫昂奶奶在自己普鲁巴拉内的茅屋里，在人生另一个更黑暗的斜坡上，也终于入睡了，她带着老年人冷瑟瑟的困倦，想着她的小孙儿和死亡。

在这同一时刻，在玛丽号上，在这晚很不平静的北极海面上，扬恩和西尔维斯特，这两个被思念的人，一面唱着歌，一面在无穷尽的白昼的光亮下快活地钓着鱼。

六

…………

约莫一个月以后，——六月。

在冰岛一带，出现了被水手们称做白色宁静的那种稀有的天气；也就是说，空气纹丝不动，好像所有的风都吹尽了，终止了。

天空蒙着一幅巨大的白幕，接近水平线的部位，渐渐发暗，变成了铅灰色，像锡一样毫无光彩。水平线之下，死气沉沉的海水射出刺眼的、苍白的寒光。

这一次，是波纹，是变幻不定的波纹在海面嬉戏；一些轻飘飘的圆环，像对着镜子呵气呵出来的。整个闪光的水面仿佛笼罩了一张构图模糊的大网，上面的图案自行组合，又自行毁坏：转瞬即逝，霎时无影无踪。

是无尽的黄昏还是无尽的清晨，谁也说不清。太阳已经不再表示时刻，它总是呆在那儿，主宰着这些停滞不动的事物的亮光，它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圆环，几乎没有边沿，随着模糊不清的光晕，一直扩大到无限。

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并排坐着，一面钓鱼，一面唱着"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那支永远也唱不完的歌，他们因这歌的单调觉得有趣，便以孩子气的滑稽模样互相睨视而笑，同时没完没了地唱着这歌的叠句，每次还要增添一点新的劲头。在含着盐分的新鲜空气中，他们的脸蛋红扑扑的；他们所呼吸的空气，纯净且赋予人活力，他们竭尽全部气力和生命，深深地把这空气吸进胸膛。

然而，在他们周围，却是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是一个死去的或压根不曾创造出来的世界的景象；光，没有丝毫热力，一切事物都凝然不动，好似在这幽灵的巨眼般的太阳注视下永远僵冷了一样。

玛丽号在辽阔的海面投下了一条暮色般长长的阴影，在这反射着天空的平滑的白色水面上，显得像是绿色；阴影覆盖住的这部分海面没有反光，清澈得可以看见水下的生物：无数的鱼群，数也数不清，全都一样，静静地朝同一方向滑去，仿佛它们无止无休的旅行有它们的既定目标。这是鲟鱼的集体行动，它们列队顺着同一方向行进，像是一道道灰色的影线，不断地、迅速地颤动着，给这一片沉寂的生命带来了流动的感觉。有时候，尾巴突然一摆，全体都同时翻身，露出银光闪闪的肚腹；尾巴再一摆，同样的翻身，借助缓缓的波浪遍及整

个鱼群，恰如成千上万的刀刃在水的两边各投出一道小小的闪光。

太阳已经很低，还在继续下沉，这显然是傍晚了。太阳愈是向与海衔接的铅灰色层降落，就愈是发黄，它的圆环就愈清楚、愈实在。人们可以用眼睛盯着它，就像盯着月亮一样。

但它依旧照耀着，仿佛就在相去不远的空间，仿佛只要乘船到水平线的尽头，就能与这浮游在离水面不过数米的空气中的哀伤的巨球相遇。

捕鱼的速度相当快，瞧着那静止的海水，可以清楚地看见事情的进展：鲟鱼以贪馋的动作来咬钓钩，感到被扎，便摇摆一下，好像要让嘴更牢靠地挂在钩上。渔夫们连续不断地用两手迅速提起钓丝，把鱼扔给那个将鱼开膛拍平的人。

班保尔的渔船散布在这平静如镜的海面，给这一片荒寂带来了生气。这里，那里，可以远远看见一张张小小的船帆，徒具形式地悬挂着，因为根本没有风；在水平线灰暗的背景上，雪白的船帆映衬得十分清晰。

这一天，冰岛的渔业像是一种安宁且轻而易举的职业，一种小姐的职业……

…………

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他们唱着，这两个大孩子。

对于自己漂亮的相貌和高贵的神态，扬恩向来不大留意，而且，他只是和西尔维斯特在一起时才像个孩子，只是和他在一起时才唱歌和玩乐；反之，和别人在一起时，他却沉默寡言，甚至显得骄傲和阴沉；可是当旁人有求于他时，他又很好说话，只要不惹恼他，他总是和善且乐于助人的。

他们唱着这支歌，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另两个人在唱另一支歌，另一支同样以朦胧的睡意、健康和淡淡的哀愁谱成的简单曲调。

时间悄然流逝，他们并不感到厌倦。

下面，在船舱里，铁炉中总是生着火，舱口一直关闭着，好让那些要睡觉的人感觉是在夜里。他们睡觉时只需要极少的空气，而那些城里长大的、不那么强壮的人所需要的空气则多得多。他们深厚的肺脏既然整天吸满了无穷尽的空气，睡觉时也一并睡着了，几乎不再动弹。他们可以像野兽一样，蜷缩在无论什么样的小洞里。

换班以后，他们愿意什么时候睡觉就可以什么时候睡觉，在这持久的光亮中，时辰已无关紧要。他们总是睡得很好，宁静无梦，整个身心都得到休息。

他们偶尔也想到女人，睡觉时便不大安稳，他们睁大了眼睛琢磨着六星期以后捕鱼即将结束，他们不久将有新的情人，或重新占有已经相爱的旧情人。

但这种情况是很少的；他们更多的是以忠诚的态度想念她们：他们忆起妻子、未婚妻、姐妹、双亲……因为已经习惯于禁欲，在很长的阶段内，感官也都沉睡了……

…………

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此刻他们凝视着灰色天际深处某种依稀难辨的东西。一缕细烟从水中袅袅上升，带着另一种比天空颜色稍稍深一点的灰色，像一条极细极细的尾巴。以他们训练有素的善于探测的眼睛，很快就看出那是什么东西：

“一艘汽艇，那边！”

“我想，”船长瞧着它说，“我想这是政府的船，是巡洋舰来这儿巡逻……”

这缕轻烟给渔夫们带来了法国的信息，其中有一封由漂亮少女代笔的老祖母的来信。

船慢慢靠近了，不一会就看见了它黑色的外壳，这确实是一艘巡洋舰，是到西部峡湾来巡逻的。

与此同时，一阵寒气逼人的微风，开始在静止的水面某些地方吹起波纹，在它光亮的镜面上绘出蓝绿色的图案，或拖长成条状，或张开如扇形，或枝枝桠桠化做珊瑚的模样；这些变化都带着轻微的响声极快地进行，似乎是一种觉醒的信号，预示这无边的麻木状态即将结束。天空揭开了它的帷幕，变得明朗起来；云雾重新降落在水平线上，聚集成一堆堆灰色的絮状物，像是环绕着海的柔软的围墙。将渔夫们夹在当中的两面无边无际的镜子——一个在上，一个在下——重又显得深邃清澈，好像拭去了那使它黯淡的水汽。天色变了，但是以一种不妙的迅速方式在变着。

所有在这片海域转悠的法国渔船，布列塔尼的，诺曼底的，布洛涅的，敦刻尔克的，都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它们像鸟雀一般闻声而至，集合在巡洋舰的后面；其中甚至还有从水平线的某些空隙中钻出来的，到处都出现了它们发灰的小小翅翼，遍布在这苍白荒凉的海面上。

它们不再慢慢漂流，而是趁着新起的清风，张满船帆，箭一般地行驶过来。

冰岛还相当远，却已看得见了，它仿佛也和那些渔船一样，想向巡洋舰靠拢。它愈来愈清晰地暴露出它那光秃秃的石头高山，——这些山岩从来只有一侧的下部在明处，似乎躲藏着不愿露面。它甚至延伸出去和另一个颜色相仿却又逐渐加深的冰岛相连接。但这是一种幻象，这山岭更加巍峨的另一个冰岛，其实只是水汽的凝聚。总是低低的、懒洋洋的太阳，无力升到景物的上空，便透过这幻岛显现出来，它显现得那么清晰，竟像是处在幻岛前面似的。这对肉眼说来简直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现象。太阳已经没有光晕，它那圆盘又有了鲜明的轮廓，它仿佛更像一个可怜的、垂死的黄色星球，犹疑不定地停在那儿，在一片混沌之中……

巡洋舰抛锚了，此刻被冰岛渔船团团包围着，从每条船上都放下一些核桃壳似的小艇，把一些胡须老长、穿着粗劣的鲁莽汉子送到巡洋舰上。

他们像孩子似的，人人都有点要求，为一些小小的伤痛要药啦，

修补点什么啦，食品啦，信件啦。

还有一些由于犯了过失被船长送来钉上镣铐的；因为都是为政府服役，他们觉得这些事都很自然。当巡洋舰上狭窄的下层甲板被四五个躺倒的钉了脚镣的大孩子占满时，给他们钉镣铐的老船员便对他们说："侧着躺吧，孩子们，好让人走得过去呀。"他们微笑着，温顺地照办了。

这一次，有许多捎给冰岛人的信件，其中两封由玛丽号船长盖尔默转交，一封给扬恩·加沃，另一封给西尔维斯特·莫昂(这封信是由丹麦转雷克亚未克，在那儿交给巡洋舰的)。

邮务员掏空了帆布口袋，把信件分发给他们，他宣读信封上的地址常常颇为吃力，因为并不都是由书法熟练的手写出来的。

于是船长说道：

"快些，快些，气压在下降了。"

他看见海上划来这么些核桃壳似的小艇，在这不太安全的地带聚集了这么多渔夫，感到有点不耐烦。

扬恩和西尔维斯特总是一块儿读信的。

这一次，是在午夜的阳光之下，那太阳总是带着死去的星球的神情，从水平线的高处照射着他们。

他们俩躲在甲板的一角，互相用胳膊勾着肩坐着，慢慢地读信，仿佛是为了更深切地体会信中所谈家乡的事情。

在扬恩的信里，西尔维斯特知道了他的小未婚妻玛丽·加沃的消息；在西尔维斯特的信里，扬恩读到了老祖母讲的滑稽故事——没有什么比这些故事更能娱乐离家的亲人了，还有与他有关的最后一行："替我向加沃家的孩子问好。"

读完了信，西尔维斯特胆怯地把自己那封信指给他的大朋友看，想要他赞赏那一笔好字：

"瞧啊，好漂亮的字体，是不是，扬恩？"

可是扬恩十分清楚这是哪一位少女的手笔，便晃晃肩膀转过头去，似乎要表明这位歌特终于使他厌烦了。

于是西尔维斯特小心翼翼地折起了那封可怜的受蔑视的信，重

新把它放进信封,贴胸藏在毛衣里,十分忧伤地想道:

“肯定的,他们不会结婚……但是他究竟为什么对她这样反感呢? ……”

巡洋舰上的钟敲半夜十二点了。他们还坐在那儿,像做梦一样,思念着故乡、远离的亲人和千百种事情……

这时候,稍稍把自己的边缘浸在水里的、永恒的太阳,又开始慢慢上升了。

这就是早晨……

第二部

一

冰岛的太阳从颜色到状貌都变了，它以一个不祥的早晨开始了这新的一天。它完全卸去面幕，射出了穿透天空的光柱般的强烈光线，预示坏天气即将来临。

近来天气实在太好，是该结束了。微风吹动密集的船只，仿佛感到需要将它们吹散，将它们逐出海面；这些船于是像溃败的军队一样开始四散奔逃，——单凭这天空表明的威胁（这是绝不会弄错的），就足以使它们逃散了。

风越来越大，人和船都颤动起来。

浪还不大，但已开始一浪逐一浪，推涌堆叠，起初白色的泡沫像大理石花纹般在水面铺展，随后，伴着轻微的噼啪声，冒出一阵阵水汽，犹如在火上煎炒一样，所有这些刺耳的声音都与时俱增着。

大家再也顾不上钓鱼，只是忙着驾驶。钓丝早就收起来了。他们全都急于把船驶开，——有的想到海湾找避风港，便力图及时赶去；另一些却宁愿绕过冰岛南端，到达广阔的洋面，认为面对自由的空间，顺风行船更为安全。他们彼此还能依稀看见，在浪涛凹处，这儿那儿，到处冒出一些船帆，一些湿漉漉的、疲惫的、正在逃窜的可怜的小东西，——然而它们依然挺立着，活像孩子们玩的吹倒了又立起来的木髓不倒翁。

巨大的带状云层聚集在西方地平线上，看上去颇像岛屿，现在云层从上面崩裂，散乱的云块便在空中奔腾。这云仿佛无穷无尽，风将它展开、拉长、延伸，从中抽出无数阴暗的幕布，将它们铺展在本来是黄色的、晴朗的、而今已变成寒冷而深沉的铅色天空。

风势越来越猛，大风摇撼着一切。

巡洋舰已经开往冰岛的避风港；只有渔夫们留在这状貌凶恶、色泽可怕的动荡的海面。他们急急忙忙准备着应付暴风雨的袭击，他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很快就要彼此看不见了。

卷成涡螺形的浪继续追逐着，聚集、叠合，一浪更比一浪高，浪与浪间的波谷也更深了。

几小时之内，这前一天还如此宁静的海域，全都翻腾搗动起来，震耳欲聋的响声代替了先前的沉寂。转眼之间一切都已面目全非，眼前这全部无意识的、无益的骚动，进展得多么迅速，这一切的目的何在？……这盲目的破坏又是何等的神秘！……

从西方源源而至的云块，已经在空中铺开，又匆忙地、迅速地堆叠、增厚，遮黑了一切。只剩下几道黄色的裂缝，太阳便从那儿投下最后几个光束。现在变得发绿的海水，愈来愈多地涌出一道道白色泡沫。

中午，玛丽号已完全是一副对付坏天气的状态；舱口已经关闭，风帆已经落下，它灵巧轻捷地跳跃着；在业已开始的动乱中，它具有一种乐于与风暴嬉戏的大海豚的神情。这只卸去风帆、剩下前桅的船，此刻的航行速度，按水手们的说法，叫做“逃在时间前面”。

天上，已是一片昏黑，变成一个密封的、令人窒息的穹隆，还有一些更加浓黑的东西，以变幻不定的形态在它上面弥漫开来；天空几乎像一个静止不动的圆屋顶，必须仔细观察才能看出它实际上正在飞速地运动：巨大的灰色幕布匆匆滑过，又不断被另一些来自水平线尽头的幕布替代；黑暗的帷幔仿佛从一个滚筒上源源不绝地散脱出来。

玛丽号在时间前面奔逃，越跑越快；时间也在奔逃，在某种神秘而可怕的东西前面奔逃。风、海、玛丽号、云，所有的一切都发疯似的朝同一方向飞奔，奔得最快的是风；其次是随风滚动的较重较缓的大浪；再其次是玛丽号，被风和浪卷带着朝前奔去。波涛追逐着渔船，灰白的浪峰在无穷尽的瀑布中滚动。船呢，老是被赶上，被超越，然而凭着它尾部造成的奇妙航迹，凭着那粉碎狂涛巨浪的涡流，它总能从巨浪中逃脱。

在这奔逃的状态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是一种轻快的幻觉；无需

任何辛苦和努力，只觉得自己在跳跃。玛丽号随波涛上升时，它像被风举起一样，毫不摇晃，随之而来的下降则好似滑行，使人感到腹部微颤，就像在“俄国车”模拟降落或梦中假想的坠落中感受到的那样。它像倒退般下滑着，逃遁而去的浪山钻到船下好继续朝前奔。于是它又落入一个同样在奔跑的巨大波谷里；它一直沉到那水花四溅的谷底，却没有受到丝毫损害，甚至没有被浇湿，它和其他一切同样奔逃，像烟一样，在前面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波谷底，比上面更加黑暗，每个浪头过去，可以看见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另一个更高的、由于透明而显得碧绿的高耸的浪头，它匆匆而来，画着凶险的弧圈，带着随时准备闭合的漩涡，似乎在说：“且慢，待我来抓住你，吞没你……”

……可是不然，浪只是将你举起，好像耸耸肩膀举起一根羽毛；而且，它挟带着喧闹的泡沫和瀑布般的轰鸣，你却感到它几乎是悄然从你身下通过。

就这样，连续不断，愈来愈汹涌，一浪接一浪，一浪比一浪高，连接成长长的山脉，山间的深谷已开始令人恐惧了。在愈来愈阴沉的天空下，所有这一切运动都愈益猛烈，响声也愈来愈大。

这确是极坏的天气，绝不可掉以轻心。但只要前面有广阔自由的空间，有地方可逃就行了。何况，今年玛丽号恰好在冰岛渔区的最西部度过了渔季，因此向东奔逃正是回家的路程。

扬恩和西尔维斯特在掌舵，他们用腰带把自己缚在舵杆上，仍旧在唱“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那支歌；他们为这样的运动和速度所陶醉，便尽情地唱着，也为在这一片喧腾中彼此一点听不见而感到好笑，他们为着好玩把头转过去迎着风唱，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喂！孩子们，上面有闷味吗？”盖尔默从半开的舱口探出他满是胡须的面孔，问道，活像一个魔鬼正要从魔盒里钻出来。

啊！不，当然，上面是没有闷味的。

他们毫不恐惧，因为他们有扎实的航海知识，对船的坚固程度和自己的臂力有足够的信心，而且他们还相信那陶制的圣母会保护他们，四十年来她在冰岛的旅途中，已经跳过无数次这种危险的舞蹈，而始终是微笑着呆在她的两束假花之间……

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一般地说，他们对自己周围看不多远，几米之外，全都是惊涛骇浪，全都是高高耸起的灰白色的浪峰，封锁着他们的视线。他们总觉得自己处在一个狭窄的舞台上，虽然场景在不断变换；而且，这些景物都浸没在一种以非凡的速度，像云一般在整个海面流逝的水烟之中。

但是西北方向有时却露出一角青天，从那儿可能会突然改变风向：这时一线微光从天际斜投下来，一道长长的反光洒落在翻腾着的白色浪尖上，使天空的圆顶显得更加阴暗。这一角青天看去十分惨淡；隐约可见的远方，偶尔露出的远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到处都是同样的混乱，同样的狂暴，从而使人心中益发难受起来。这混乱和狂暴一直扩展到空旷无垠的广漠的水平线那一边，四周是一片无止境的恐怖景象，人们却孤单单地悬于其间。

一切都发出巨大的喧嚣，好似世界末日的前兆，散播出世界将毁灭的恐怖。人们可以从中分辨出千万种声响：从上面，传来种种尖锐或深沉的声音，由于广阔而几乎显得十分遥远：这是风，是这场混乱的伟大灵魂，是支配一切的无形的力量。风声令人恐惧，但还有别的声音，那更靠近、更物质、更具有破坏性威胁的，则是仿佛在火上烧煮而呼呼作响的、巨浪翻滚的水声……

风浪愈来愈大。

但是，尽管他们顺风而逃，海浪仍然开始盖过渔船，就像他们所说的，要"吞没"他们：起初，浪花冲击着船尾，随后，大股的海水以粉碎一切的力量猛扑过来。浪愈来愈高，愈来愈发狂似的升高，然而它们又渐渐碎裂，人们看见大团大团发绿的海水，从掀起的浪涛中落下，被风刮得遍处皆是。它们带着砰砰的响声，沉甸甸地一摊摊落在甲板上，这时玛丽号便像感到疼痛般全身颤抖起来。因有这些散乱的白沫，现在什么都分辨不出来了；当狂风哀号得更响时，滚滚的白沫便飞奔着，像夏天路上的尘土般越滚越厚。大雨已经来了，却斜着横扫过去，它们一齐呼啸着、抽打着，如同皮鞭一样打得人很痛。

他们两个仍然掌着舵，身子缚在舵杆上，稳稳地站着；他们身上的油布衣，像鲨鱼皮一样又硬又亮；他们用涂了柏油的小线把油布衣的领口、袖口和裤口紧紧捆住，不让水灌进去。水便在他们身上哗哗地淌着。风急浪高时，他们便弓起背伏在舵杆上，免得被风浪掀倒。他们感到脸颊的皮肤灼痛，呼吸也不时中断。每次大浪过后，因为胡须上挂满盐粒，他们便相视微笑着。

然而时间一长，这毕竟令人十分疲乏，这不肯平息的狂涛巨浪，一直保持着它极度的狂热。而人和兽类的暴怒却很快就会衰竭和平伏下去；——必须长时间长时间地忍受，忍受这没有理由，也没有目的，如同生和死一样神秘的无生命物的暴怒。

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若望－弗朗索瓦！

这支古老歌曲的叠句，仍从他们变得发白的唇间传出，但已变成一种无声的、不时无意识地反复念叨的东西。过度的动荡和喧嚣使他们昏昏沉沉，尽管年轻，他们的微笑由于冷得牙齿发颤也变得难看了；他们的眼睛，在发疼的眨巴着的眼皮下半闭着，呆呆地凝然不动。他们紧伏在舵杆上，像两根大理石的拱形支柱，他们几乎不再思索，单单凭着肌肉的习惯，以抽搐的、发青的双手做着必要的努力。他们的头发淌着水，嘴巴痉挛着，样子变得很古怪，浑身都显出原始的野性。

他们彼此看不见了！仅仅意识到自己还在原地，两人紧挨着。在更危险的时刻，每当一个新的、陡直的、呼啸着的、山一般的可怕巨浪在他们身后高高耸起，带着沉闷的巨响撞击他们的船只，他们便下意识地用一只手画着十字。他们什么也不再想，既不想歌特，也不想任何女人、任何婚姻。风浪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已不再能思考，噪音、疲乏和寒冷把他们弄得迷迷糊糊，使他们头脑中的一切都变成模糊一片。他们只是两根固定住舵杆的僵硬的肉柱，只是两只凭着本能攀在那儿以免死去的强壮的野兽。

二

…………

……在布列塔尼，九月半以后一个已有些凉意的日子，歌特独自一人在普鲁巴拉内的荒野里朝波尔－爱旺村走去。

冰岛渔船返回已将近一个月了，有两只船在这六月的飓风里失去了踪影，但玛丽号安然无恙，扬恩和全船水手都平安地回来了。

想到自己正往扬恩家走去，歌特不禁心慌意乱起来。

扬恩从冰岛回来以后，她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大伙一道送可怜的小西尔维斯特动身去服兵役（大家一直把他送上驿车，他稍稍有点掉泪，老祖母则哭得很厉害，然后他动身到布雷斯特入伍去了）。扬恩也来和他的小朋友吻别，当她瞧着他的时候，他装作把眼睛转过一边，由于车子周围的人很多——另一些要动身的入伍者，还有聚在那儿给他们送行的亲友，她没法和他说话。

虽说稍稍有些畏葸，她终于拿定主意，到加沃家去。

她父亲和扬恩的父亲从前有过一些共同权益（在渔民中和在农民中一样，这类复杂事情总是没完没了的），最近卖掉一条船，他得分给扬恩的父亲一百法郎。

"你可以把钱交给我捎去，爸爸，"她说，"首先我很高兴去看看玛丽·加沃，而且我还从来没有去过普鲁巴拉内那么远的地方，跑这一趟我会觉得有趣的。"

其实，她是对扬恩的家庭怀有一种惶惶不安的好奇心，因为很可能有朝一日她会进入这个家庭、这个村落的。

西尔维斯特在动身前和她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曾经为他朋友不通人情的态度做解释：

"你瞧，他就是这么个人；照他的想法，他不愿和任何人结婚；他只爱海，有一天，他甚至和我们开玩笑，说他答应过要和海结婚。"

她于是谅解了他这种态度，却总是在回忆中重温舞会之夜他那

漂亮而坦率的微笑，她又重新满怀希望了。

当然，如果她在他家里遇到他，她是什么也不会对他说的，她绝不想让自己表现得那么大胆。但是他呢，这么近地看见她，也许会和她说话吧……

三

她轻快而激动地走了一个小时，一面呼吸着海上新鲜纯净的空气。

一些巨大的十字架竖在各十字路口。

她每隔一段距离就经过一个水手们住的、终年被风吹打、颜色和岩石一样的小村落。其中一个村子，小径突然在阴暗的墙壁之间、在像克尔特人[1] 的茅屋一般又高又尖的茅草屋顶之间变得狭窄起来，一家酒店的招牌引她发笑了："中国苹果酒"，上面还画着两个穿红袍绿袍的、梳辫子的中国人，正喝着苹果酒。这无疑是某个到过那儿的老水手的鬼主意。她一面走，一面饱览一切；那些对自己旅行的目的特别挂心的人，往往比旁人更易为沿途的琐事耽误时间。

现在，小村已远远落在她的背后，她愈是朝布列塔尼最偏远的岬角走去，周围的树木便愈见稀少，乡村也愈见荒凉。

地面起伏不平，到处是岩石，从任何一个高处，都可以望见广阔的大海。现在一点树木都没有了；只剩下长着绿色荆豆的荒凉的旷野，这儿那儿，神圣的十字架在空中到处伸开自己巨大的胳膊，使这一带地方像一片无边无际的刑场。

在一个被这种巨大的基督像守护的十字路口，她在两条隐没在荆棘丛中的小路之间犹豫不决。

一个小女孩正好及时解除了她的疑难。

---

① 克尔特人(Celtes)，古代欧洲部族，被视为今欧洲许多民族的祖先。法国人的祖先高卢人即克尔特人中的一支。

"您好，歌特小姐。"

这是加沃家的一个小女孩，扬恩的小妹妹。歌特吻过她以后，便问她的父母是否在家。

"爸爸和妈妈都在，只有哥哥扬恩到洛吉维去了，"小女孩毫无恶意地说，"我想他不会回来得太晚的。"

他不在家，他，到处而且始终跟着她的，仍是那把他和她远远分开的厄运。她真想把这次拜访改期，但这小女孩已经在路上看见她了，她会讲出去的，……波尔－爱旺村的人对这件事会怎么想呢？于是她决定继续朝前走，不过尽可能慢慢游逛，好等他回家以后再到达那里。

她愈是走近扬恩的村子，走近那偏僻的岬角，景物愈显得粗犷和荒凉，强劲的海风使人们愈加强壮，却使植物愈加低矮、短小、扁肥，匍匐在坚硬的土地上。小径上有一些海藻散蔓在地面，这是另一种叶丛，表明另一个世界就在近旁。这些叶丛在空中散发着含盐的气息。

歌特有时遇到一些行人，也都是渔民，在这不毛之地，远远瞧见他们出现在高而远的地平线上，仿佛愈来愈大。那些领航员或渔夫，总有一种瞭望远方、守护大海的神色；他们遇见她时，都向她问好。他们的脸都晒得很黑，在水手帽底下，显得十分威武和果敢。

时间过得真慢，她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拉长她的路程；过路人看见她走得这么慢都感到奇怪。

这扬恩，他到洛吉维去干吗呢？也许是去向那儿的姑娘们献殷勤去了……

唉！她哪儿知道，他对这种事，对美人们，是很少放在心上的。有时候，如果他看上了某个姑娘，通常只要径直去找她就行。班保尔的年轻姑娘们，就像冰岛的古老民歌里唱的那样，都有点被她们的身体弄得癫狂了，决抵抗不了这么漂亮的小伙子。不，他只是到那个村里去找一个篾匠定购一样东西，那篾匠编制捕虾篓的好手艺在当地是独一无二的，此刻扬恩的脑子还根本没有受到情丝的束缚呢！

她到达了那个远远便可看见的建在高地的小礼拜堂。这是一个灰色的、很小很旧的礼拜堂；在周围一片枯槁中，有一丛同样是灰色

的、已经没有叶子的树杈做它的头发，好像被一只手抚压过一样，这些头发全都倒向一边。

这只手，也就是那使渔夫们的船只沉没的手，那使海岸边扭曲的树枝顺着波浪的方向倒伏的永恒的西风之手。在这只手多年的努力之下，那些老树都曲着背，歪歪斜斜地、乱蓬蓬地生长着。

既然这是波尔－爱旺村的礼拜堂，歌特就差不多到达旅程的终点了；于是她停住脚，好再争取一点时间。

一道矮小的颓墙圈起了一片有许多十字架的坟地。礼拜堂、树木、坟墓，一切都是同一颜色，整个地方似乎同样被海风所吹焦和侵蚀了；一种带有硫磺般黄白色斑点的、颜色同样发灰的苔藓，覆盖在石头、多节的树枝和立在壁龛里的花岗石圣徒雕像上。

在这些木制十字架中，有一个上面用大字写着：

加沃——若安·加沃，八十岁。

哦！不错，她知道，这是他的祖父。大海不曾把这个老水手要去，此外，想必还有好些个扬恩的亲人也躺在这块墓地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本应在意料之中，然而，从坟墓上读到这个名姓，却使她非常难受。

为了再磨蹭一会，她走进那又小又旧、刷着白石灰的古老门廊，想去做一次祷告。但她在那儿停住了，内心格外酸楚起来。

加沃！仍是这个名姓，刻在一块死者牌位上，那些牌位都是为纪念海上的遇难者而设的。

她开始读那上面的碑文：

为着纪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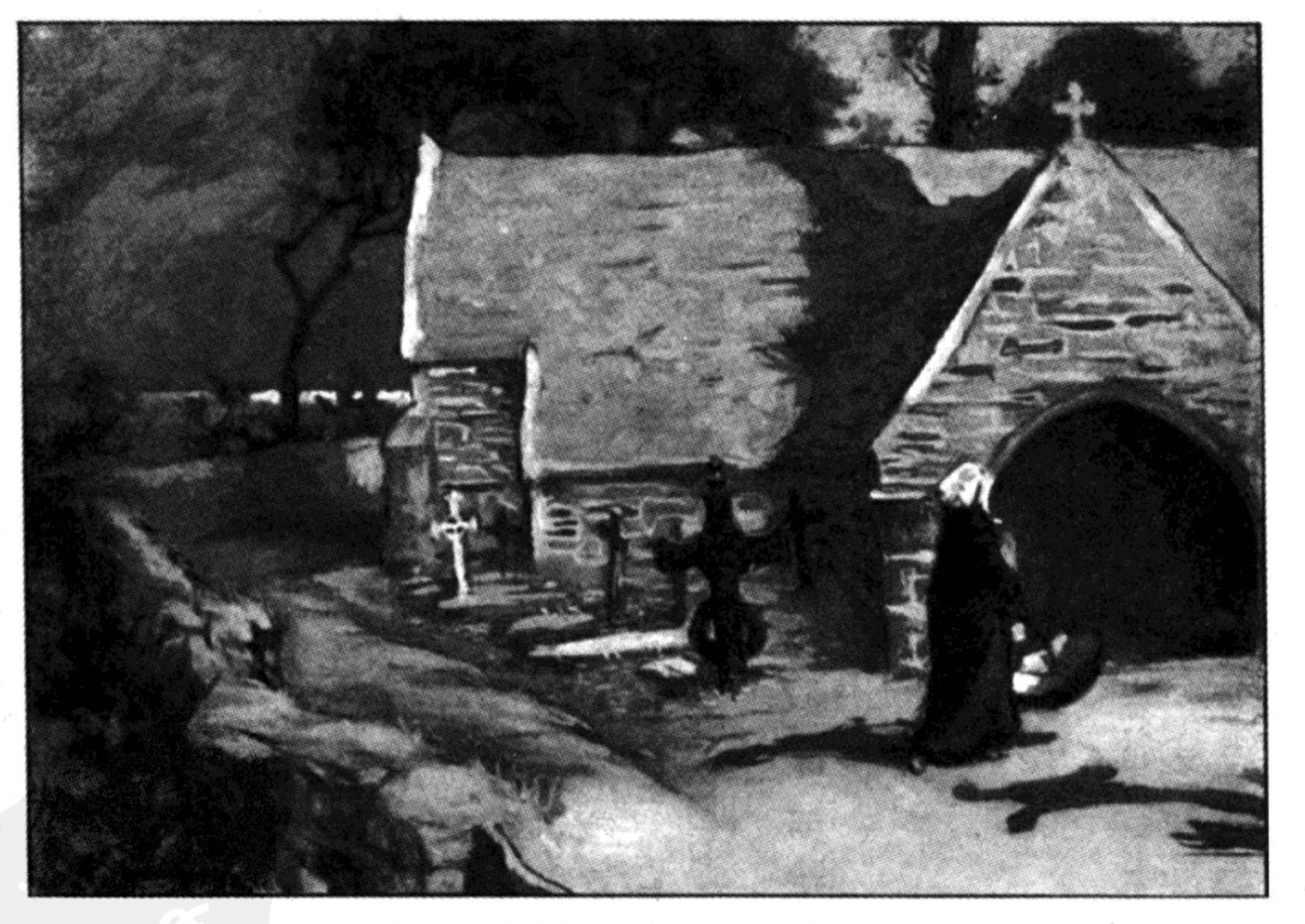
若望－路易·加沃

玛格丽特号的水手，年二十四岁，

一八七七年八月三日殁于冰岛海面，

愿他安息！

冰岛，总是那个冰岛！——在这小礼拜堂的入口，还到处钉着其他一些写着遇难水手姓名的木牌。这是波尔－爱旺村的遇难者纪念角，她忽然产生一种不幸的预感，于是很后悔走到这儿来。在班保尔，



她到达一个灰色的，很小很旧的礼拜堂。

在教堂里，她也见过类似的一些碑文；但在这儿，在这个村庄，冰岛渔夫的虚坟却更小，更粗糙，更简陋。这儿四面都为寡妇和母亲们备有花岗石长凳：这个如洞穴般低矮的、不规则的处所，由一尊很旧的圣母像守护着，这圣母涂成玫瑰红色，有一双凶恶的大眼，活像最早的地母库柏勒女神。

加沃！仍是加沃！

为着纪念
弗朗索瓦·加沃
安娜－玛丽·勒戈斯泰的丈夫，
班保奈号的船长，
一八七七年八月三日和他的二十三名船员
一同在冰岛遇难，
愿他们安息！

碑文下面，画着一个有两只绿眼的黑色头骨，下面还交叉着两根死人骨头。这画率真而且令人毛骨悚然，可以从中感觉到另一时代未开化的风习。

加沃！到处是这个名姓！

另一个叫伊弗的加沃家的人，在冰岛海面，诺登－菲奥附近，从船上被风浪卷走，年仅二十二岁。这牌位立在那儿似乎有许多年了；这人，想必已被遗忘了……

读着碑文，她心中更加对扬恩满怀柔情，同时又感到有些绝望。永远，不，他永远也不会属于她！她怎能斗得过海呢？既然那么多加沃家的男人都沉到了海里，他的祖先，他的兄弟，他们必定也都和他很相像的。

她走进小礼拜堂，那仅靠开在厚壁上的几扇低矮窗子勉强照亮的室内，已经十分昏暗了。她在那儿，心里直想哭，她在那些被粗劣的花环绕着，脑袋触到穹顶的高大的圣徒、圣女雕像前跪了下来，祈祷着。外面，刚起的风开始悲啸，似乎给布列塔尼传来了年轻死者们的哀鸣。

天快黑了，必须下决心去加沃家，完成她的使命。

她重新上路，在村里打听了一下，就找着了背靠一座峭壁、需要登上十多级花岗石台阶才能到达的加沃家的房子。想到扬恩可能已经回家，她穿过那长着菊花和婆婆纳的小园子时，身子不禁微微颤抖起来。

进门的时候，她说她是为卖掉的那只船送钱来的，人们很客气地请她坐下，等候老爹回来签收。她的眼睛从在场的人中间寻找扬恩，但是不见他的踪影。

在家的人都很忙碌，他们在一张洁白的大桌子上裁好了一块新棉布；这是用来制作下一次冰岛渔季要用的名叫防水衣的衣服的。

"你瞧，歌特小姐，他们在那儿每人得有两套替换呢！"

人们向她解释这种粗劣的衣服做好以后如何上色、上油，她一面听人讲解诸如此类的细节，一面用眼睛仔细打量加沃的住宅。

这房子是按布列塔尼茅屋的传统方式布置的：尽里是一个巨大的壁炉，两边排列着一些柜床①。但这儿不像农民家里那样昏暗和阴郁，那种房子往往有一半埋在路边的地里；而这儿正如一般水手们的家一样，干净而且明亮。

家里有好几个小加沃，有男孩也有女孩，全是扬恩的弟弟妹妹，——还不算已经出海的两个大的。另外，有一个很小的金发女孩，干干净净，模样儿多愁善感，长相和别的孩子完全不同。

"这是去年收养的一个孩子，"妈妈解释说，"我们的孩子已经很多了，可有什么办法呢？歌特小姐，她爸爸是玛丽亚－迪约－泰门号上的，那只船去年渔季在冰岛失踪了，这您是知道的，他留下的五个孩子只好由邻居们收养，我们就把这一个领来了。"

听见人们谈论她，那小女孩便低下头，微笑着藏在她最喜欢的小洛麦克·加沃身边。

屋子里到处显出一种宽裕的气象，孩子们红扑扑的脸蛋表明他们非常健康。

大家非常殷勤地接待歌特——似乎一位漂亮小姐的来访给全家增了光。他们请她沿着全新的白木楼梯登上那整个住宅引以为荣的

---

① 法国布列塔尼农村的旧式床铺，像一个大衣柜，白天可以把柜门关上。

楼房。建筑这层楼房的历史，她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加沃老爹和他那当领航员的堂兄在英法海峡发现那条难船以后的事；跳舞会的那个晚上，扬恩和她谈起过的。

这个靠难船盖起的房间，粉刷得雪白、崭新，显得又体面又舒适；两张城里式样的床，挂着粉红色印花布帐幔；一张大桌子，放在屋子中央。凭窗望去，可以看见整个班保尔，整个泊船港和停泊在那儿的冰岛渔船，还有那条起航时的通道。

她很想知道扬恩睡在哪儿，但是不敢问；显然，他小时候是住在楼下，睡在某个老式的柜床里。但是现在，很可能是在这儿，睡在漂亮的粉红帐幔之中。她很喜欢知道他生活的细节，尤其想知道那漫长的冬季的夜晚他是怎样度过的……

……楼梯上响起了稍显沉重的脚步声，使她打了一个哆嗦。

不，这不是扬恩，而是一位已经满头白发、却和扬恩十分相像的人，他有着几乎和扬恩一样高大的身躯，而且和扬恩一样身材笔挺：这是加沃老爹捕鱼回来了。

他和她打过招呼、问明来意以后，便在收条上签了字。这事还颇费了一点时间，因为他说，他的手已经不大有把握了。然而他不同意把这一百法郎作为卖掉那只船最后付清的款项来接受，而认为这仅仅是他应分得的部分款项；这事他还要去和梅维尔先生商谈。对金钱不大看重的歌特，露出一个不易觉察的微笑：那好哇！这事还没有完，她早料到了；何况，这可以使她和加沃家继续打点交道。

因为扬恩不在家，他们几乎要向她道歉，似乎觉得全家集合在一起接待她才显得比较礼貌。加沃老爹以他老水手的精细，甚至可能猜出他的儿子对这个漂亮的女继承人说来，并非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有点固执地、老是一再谈起扬恩。

“这真奇怪，”他说，“他从来不在外面耽搁这么晚。他到洛吉维去了，歌特小姐，去买捕虾的篓子；您知道的，这是我们冬季的重要渔业。”

她呢，心不在焉地延长着她的访问，虽然明知自己呆的时间太长了，想到这次可能见不着扬恩，她心里便异常难受。

"一个像他那么规矩的人，会干什么去呢？上酒馆了吗？不会的，肯定不会，对这个儿子，我们从来不担这份心——我并不是说，偶尔有那么一次，比方星期天，和他的伙伴们一块……您知道，歌特小姐，水手们……唉！上帝呀，当他们正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何必把什么都给剥夺了呢？不过对他说来，这种事是很少的，他是个规矩人，我们可以这么说。"

正说着，天黑下来了；人们叠起了开始缝制的防水衣，停止了工作。小加沃们和那领来的小姑娘，一个紧挨一个地坐在长凳上，因晚间的昏暗时刻到来而闷闷不乐，他们瞧着歌特，似乎在寻思：

"这么晚了，她怎么还不走呢？"

在渐渐降临的暮色中，壁炉里的火开始映出红光。

"您留下和我们一道吃晚饭吧，歌特小姐。"

哦！不，她不能这样，想到自己竟待到这么晚，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站起身来，向主人告辞。

扬恩的父亲也站起来，好送她一程，一直送到被老树遮黑了的那个偏僻的低洼地的那一边。

他们并排走着的时候，她感到对他产生了一种敬意和温情；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冲动中，她真想如同对一个父亲似的向他吐露心事；但她想说的话都哽在喉头，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们在含着海水气味的、晚间的寒风中走着，在荒凉的旷野里，稀稀落落可以看见一些已经关上门窗的茅屋，这些里面蜷缩着渔夫们的可怜小窝，在它们拱起的屋顶下显得十分阴暗；还有就是十字架、荆豆和石头。

这波尔－爱旺村，多么远哪！而且她在那儿耽搁得多晚了呀！

有时候，迎面遇见一些从班保尔或洛吉维回来的人；瞧着这些人的身影渐渐走近，她每次都想到他，想到扬恩；可他是远距离也很容易认出来的，所以她很快就失望了。她的脚被一些头发般纷乱的、长长的褐色植物绊住，原来是散蔓在地上的海藻。

在普鲁艾佐克的十字架前，她向老人施礼告别，请他转回去。班保尔的灯光已在眼前，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得啦，这次算完了……现在谁知道什么时候她才能见到扬

恩呢……

要想再去波尔－爱旺村，借口还是有的，但再去做这样一次访问，会使她显得太不成体统。应该更坚强、更自重一些才好。如果她亲密的小朋友西尔维斯特还在这儿，她可能会派他以自己的名义把扬恩找来，让他说个明白。但是西尔维斯特已经走了，他得去多少年呢？……

四

“我结婚？”当天晚上，扬恩对他的父母说，“我结婚？嗨，我的天，为什么要结婚呢？——难道我有朝一日会比在这儿和你们在一起更幸福吗？什么也不用操心，和任何人都没有争执，从海上回来，每晚都有热腾腾的好饭菜。……哦！我知道，这跟今天来的那个姑娘有关。首先，一个那么有钱的姑娘，会看中像我们这样的穷人，依我看不太好解释。而且，不管是这一个或别一个姑娘，我都不结婚，不结。这事我考虑过了，我没有要结婚的意思。”

加沃老两口默不作声，面面相觑，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他们一起商量以后，确信这少女不会拒绝他们那漂亮的扬恩。但他们并不打算坚持己见，明知坚持也没有用。特别是妈妈，低下头不再做声；她尊重这个儿子的意志，他现在几乎已成了当家人之一了；虽说他待她总是温和而体贴，在生活琐事上，简直比小孩子还柔顺，但在大事上，他早就成为绝对的主人，他以一种平静、强悍的独立不羁精神，摆脱了一切约束。

他们和别的渔民一样，习惯于黎明即起，所以从来不晚睡。晚饭后，一到八点钟，朝他从洛吉维买回的捕虾篓，朝他的新渔网最后投去满意的一瞥后，他就开始宽衣，看上去心情十分宁静；然后上楼睡觉，和他的小弟弟洛麦克一起，睡在那有粉红印花布帐幔的床上。

五

歌特的小知己西尔维斯特到布雷斯特入伍已经半个月了；他很不习惯，但很守规矩；他威武地穿着蓝色翻领制服，戴上饰着红绒球的无檐帽；凭着他高大的身躯和灵活的举止，俨然是一名出色的水兵；但实际上，他始终惦记着他善良的老祖母，始终是从前那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只有一个晚上，他和一些同乡一起喝醉了酒，像往常一样，他们一大帮人互挽着胳膊，使劲唱着歌，回到营房去。

还有一个星期天，他到戏院的花楼[①] 去看戏。演的是一出大型悲剧，水兵们对剧中的叛徒十分恼火，每当此人出场，他们便一起喊着："嗬！"活像是西风深沉的怒吼。他尤其嫌里面太闷热，地方小，空气太少；他想要脱去外衣，却受到值勤官的训斥。后来他在快散场时睡着了。

回兵营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他遇见一些没戴帽子的年岁相当大的女人在路边溜达。

"来呀，漂亮小伙子，"她们用沙哑的声音对他说。

他还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天真，立刻懂得了她们的意思。但是他突然想起他的老祖母和玛丽·加沃，便傲然从她们面前走了过去，仗着自己的漂亮和年轻，他竟含着孩子气的讥讽的微笑鄙夷地打量她们。对这水兵的谨慎持重，这帮女人不禁十分惊讶。

"你看见这一个啦！……小心点，快逃呀，我的娃娃；快些逃，人家会把你吃掉呢！"

她们朝他嚷出一些下流话，声音随即淹没在星期日夜间充填着街道的含混不清的嘈杂里。

---

① 三楼以上的"花楼"座位较差，票价较低。

他在布雷斯特的行为和在冰岛一样，和在海上一样，一直保持着孩子的纯洁。别人并不为此讥笑他，因为他十分强壮，这一点是使水手们肃然起敬的。

六

有一天他被叫到连部，人们告诉他，他已被派往支那[①]，到台湾舰队！……

他早就料到会来这么一着，因为他听看报的人说过，那边的战争没完没了。由于开拔的日子紧迫，人们同时通知他，不能按惯例给他假期回去向家人告别：五天以后，他就得整装出发。

他极其心慌意乱：既受远途旅行、陌生世界和战争的魅力吸引，又满怀离别一切的痛苦和担心不能生还的模糊不安。

千头万绪在他头脑中乱成一团。在他周围，各营房一片嘈杂，因为还有许多别的士兵刚才也接到通知被派往中国舰队。

他赶快写信给他可怜的老祖母。他坐在地上，很快地用铅笔写着，在那些来来去去、和他一样即将出发的年轻人的喧哗声中，他独自一人沉入了不安的遐想。

七

“她太老了一点呀，他的恋人！”两天以后，别人在他背后笑着说，“没关系，看样子他俩还挺贴心呢！”

他们头一次看见他和别人一样，胳膊上挽着一个女人在勒古弗

① 法国人当时习惯于将包括中国和南亚印度支那半岛在内的地区笼统地称做支那。

朗大街上散步，都觉得十分有趣，他以温柔的神情向她俯着身子，对她说一些看来十分甜蜜的话。

一个从背后看去身段相当灵巧的娇小女人；身穿一条比流行的款式稍短的裙子，肩披一块褐色小披肩，头戴班保尔的大头巾。

她攀着他的胳膊，同样转身向着他，温存地朝他瞧着。

"她太老了一点呀，他的恋人！"

别人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们明明看出这是一位从乡下来的和善的老奶奶。

她得到小孙儿要开拔的消息，简直吓坏了，连忙赶到这儿来：因为，中国的这场战争，已经夺去了班保尔许多水手的生命。

她集中全部可怜的积蓄，在一个纸板盒里放进星期天穿的漂亮衣衫和一条换洗的头巾，就动身来了，为的是至少最后抱吻一次她的孙儿。

她直接跑到营房去找他，一开始连里的军士不让他出来。

"如果您一定要他出来，老太太，您就自己去和团长说吧，他从那边过来了。"

她直截了当去找团长，团长被她感动了。

"叫莫昂去换衣服吧！"他说。

莫昂三步并作两步地奔上楼，去换进城的服装，——这时那善良的老祖母，像往常一样，为了让他开心，在那军士背后恭恭敬敬地扮了一个滑稽可笑的鬼脸。

随后，当她的孙儿重新露面时，已经整整齐齐穿上了水兵们出门的服装，她发现他竟这么漂亮，真是又惊又喜：他的黑胡须，由理发师按今年水兵们的时髦样式修剪成尖尖的，他的敞领衬衫边缘打着细褶，他的无檐帽上飘着两条末端饰有金锚的长飘带。

刹那间，她以为看见了自己的儿子皮埃尔，二十年前，他也是舰队上的桅樯兵，本已淡忘的漫长往事和对所有死者的回忆，竟悄悄给此时此刻罩上了一层悲哀的阴影。

但这悲哀很快就给撇开了。他们手挽着手，在相聚的快乐中走出门去；于是，人家把她当成他的恋人，说她"太老了一点"。

她带他到一家班保尔人开的饭店去吃晚饭，点了几个好菜，人家

告诉过她，那儿价钱不算太贵。然后，他们一直挽着手，在布雷斯特的大街上瞧商店的橱窗。她觉得无论什么也不如讲些逗孙儿发笑的事更有乐趣，于是用行人无法听懂的班保尔地区的布列塔尼方言对他讲着。

八

她和他在一起度过了三天，这是欢乐的，然而有个极阴暗的“以后”沉重地压在上面的三天，也可以说是天赐的三天。

临了，她还是得走，还是得回普鲁巴拉内去。首先是她那点可怜的积蓄快花完了。再说，西尔维斯特后天就得上船，水兵们在远行前夕，是绝对禁止外出的。（这种做法初看似乎有点残忍，实际上是防止某些想临阵脱逃的水兵溜号的必要措施。）

啊！这最后的一天！……她白费气力地在脑子里搜索，还想找点可笑的事讲给孙儿听，可是什么也找不出来了，倒是眼泪一个劲儿想往外涌，哽咽时时刻刻朝喉头上升。她攀着他的胳膊，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弄得他也直想哭。最后他们走进一个教堂，一块做了祈祷。

她是乘晚班火车走的。为了节约，他们步行去车站；他提着她旅行用的纸板盒，一面用他强壮的胳膊搀扶她，她则把全身的重量都倚在他的手臂上。她累了，太累了，这可怜的老太婆；这三四天来她已过于劳累，现在再也支持不住了。她的背在褐色披肩下已经弯曲，再也没有气力挺直起来，她不再有那种年轻的体态，而只感到无力承受七十六岁高龄的重负。

想到一切都已结束，几分钟以后就得离开他，她的心仿佛给残酷地撕碎了。他去的是中国呀，在那边，在那个屠宰场！此刻她还和他在一起，还在用自己一双可怜的手抓着他……可他是要开拔的呀；无论是她的全部意志、所有的眼泪，还是祖母的全部绝望，都无法把他留住！……

她心神不定，颤颤巍巍，被车票、食品篮和手套之类弄得十分狼

狈，她对他作了最后一翻叮嘱，他则十分温顺地低声回答着“是”。他朝她温存地俯下头，以小孩子的神情，用他温柔和善的眼睛注视着她。

“行了，老奶奶，要是您想走的话就赶紧拿主意吧！”

火车头鸣笛了，她怕误了车，赶紧从他手里拿过纸盒，接着又让东西都掉到地上，搂住他的脖颈，做了最后一次拥抱。

车站上的人都在注意瞧他们，可他们再也引不起任何人的微笑。她被车站职员催促着，筋疲力尽，失魂落魄，奔进了最先来到跟前的车厢，人们立刻在她后面猛地关上车门，这时候，西尔维斯特则以水兵的轻捷步伐跑着，像鸟儿飞翔般画出一道弧线，为的是绕一个圈跑到栏杆外，好赶上看她从那儿经过。

汽笛一声巨吼，车轮轰隆隆地开始转动，——祖母过去了。他靠着栏杆，以一种充满青春活力的姿态挥动着缀有飘带的无檐帽。她则俯在她的三等车厢窗口，用手绢向他招呼，好让他更容易认出自己。她尽可能长久地，只要她还能略略看见孙儿蓝黑色的身影，就一直用眼睛盯着他，倾注全部感情对他喊着“再见”，那是水手们出发时人们总要对他们说的靠不住的“再见”。

好好瞧着他吧！可怜的老奶奶，瞧着这个小西尔维斯特，仔细追随他那逝去的、到了那边便永远消失的身影，直到最后一分钟吧！……

当她再也看不见他时，便嗒然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毫不注意是否弄坏了她的漂亮头巾，在一种垂死般的痛苦中，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他呢，耷拉着脑袋慢慢地往回走，大滴的泪珠滚落在脸颊上。秋天的夜降临了，到处燃起了瓦斯灯，水兵们的联欢开始了。他什么也不注意，穿过布雷斯特，然后走上勒古弗朗桥，一直回到营房。

“来呀，漂亮小伙子！”那些开始在街上徘徊的女人们已经在用沙哑的嗓音说这种话了。

他回去躺进自己的吊床，独自一人哭着，直到天亮才勉强合了合眼。

九

…………

……他已经出海，很快地被载往那陌生的、比冰岛的海碧蓝得多的大洋。

将他运往亚洲尽头的船奉命兼程前往。

他意识到已经走了很远很远，因为这船几乎完全无视风浪的影响，一直不间断地以这样的速度均衡地前进着。作为桅樯水手，他如同栖在桅上的一只鸟儿，整天和他的桅樯生活在一起，远远避开了挤在甲板上的士兵和舱下嘈杂的人群。

他们在突尼斯海岸停了两次，为的是再上一些轻步兵和骡子。他老远就看见一些白色的城市建在山地和沙漠上。他甚至从他的桅楼上爬下来，好奇地瞧着那些皮肤棕黑、裹着白布、划着小艇来兜售水果的人，别人告诉他，这是些贝都印人①。

尽管是秋天，这里仍然日照强烈，酷热逼人，他感到极不自在。

一天，他们到达一个名叫塞得港的城市。所有欧洲各国的旗帜都在长旗杆的顶端高高飘扬，让他觉得像是巴别塔② 的盛会。在他四周，是闪光的大海一般的沙漠。他们靠码头停泊着，几乎像是停在建有许多木屋的长街之间。自开拔以来，他还没有如此清晰、如此靠近地观察过外部世界，这样的纷扰，这么多船只的聚会，让他觉得怪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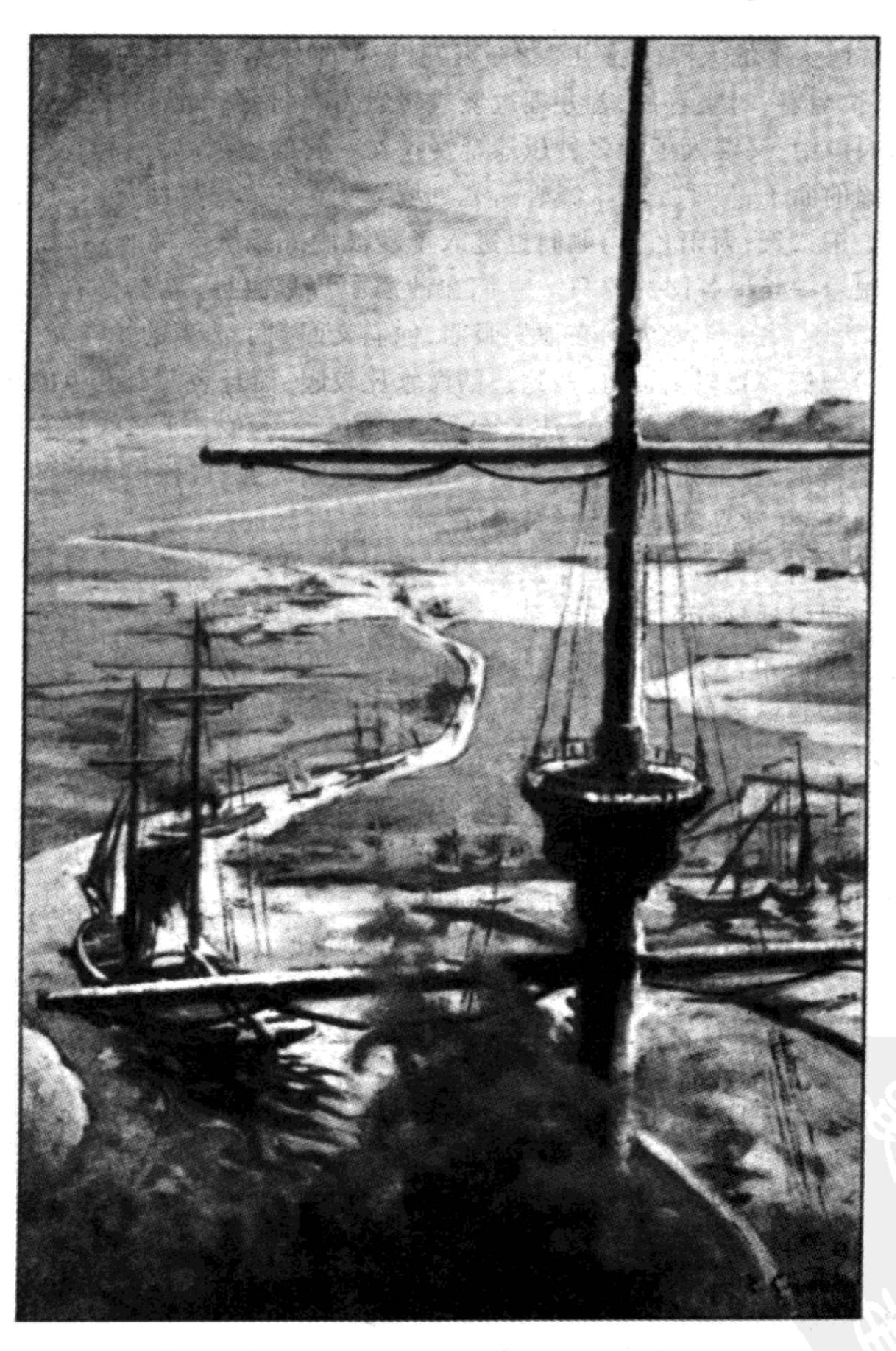
随着连续不断的汽笛声，所有的船只都涌人那条像壕沟般狭窄、像银线般隐没在无垠沙漠中的长长的运河③。从他的桅楼上望去，

---

① 散布在北非和西亚地区的阿拉伯游牧民族。

② 《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记载：挪亚的子孙拟建造一通天的高塔，叫巴别塔，上帝使他们语言混乱，塔未建成。这里用来形容港内聚集了各国船只，操不同语言的水手们会合到了一起。

③ 指苏伊士运河。



从桅楼上，他看着各国船只列着队进入苏伊士运河。

这些船像是列着队没入平原里。

码头上的人熙来攘往，身穿五花八门的服装；着各色衣袍的人们，忙碌着，叫嚷着，忙着办理过境或转运。晚间，在汽笛的魔鬼般的啸叫声中，又混入了好多种乐器合奏搅在一起的嘈杂声，他们演奏着热闹的曲子，似乎是为了减轻所有过境异乡客的离愁别绪。

第二天，太阳一出，他们也进入了沙漠中那条窄窄的水道，后面还跟着一长串各国的船只。它们在沙漠中鱼贯而行，整整有两天之久；然后，另一个海展示在他们眼前，他们又回到了浩淼的大洋。

他们一直以全速行驶；这边的海水比较暖，而且表面有红色的斑纹，有时候，行船带起的浪沫竟有血一般的颜色。他几乎整天呆在他的桅楼上，自个儿低声唱着南特的若望－弗朗索瓦，以便忆起他的老大哥扬恩、冰岛和逝去的美好日子。

有时候，在那布满海市蜃楼的远景上，会出现一种色调奇异的山峦。尽管遥远而且模糊，但所有驾船者无疑都认识这是些突出在陆地上的岬角，是世界大通道上永恒的路标。但他是个桅樯兵，像物件似的被运载着航行，什么也不知道，根本不懂那无垠海面的距离和广度。

他只知道那可怕的距离一直在增加；他从高处瞧着那隆隆作响的、迅速在船后逝去的航迹，计算着这日夜不曾减缓的速度已持续了多久，便对这一点获得了明确的认识。

下面，在甲板上，大群的人挤在天篷下的阴凉处，困难地喘着气。水、空气、光线，都具有一种沉闷的、难以忍受的辉煌；这些东西的永恒欢乐，似乎是对人类，对这些生命短促的有机体的嘲讽。

……有一次，在他的桅楼上，一群从未见过的小鸟引起了他的兴趣，它们像一大团被风卷起的黑色尘土，落到了船上。它们任凭人们抓住，抚弄，再也飞不动了。所有的桅樯兵肩上都有这样的小鸟。

不多一会儿，最疲乏的鸟儿开始死去。

……这些小小的鸟儿，在红海可怕的阳光照射下，在桅桁上、舷窗上，成千地死亡。

它们是从沙漠的那一边，被暴风驱赶着飞到这儿来的。因为害怕落入这一望无际的碧蓝的大海，它们在最后这段筋疲力尽的飞行

中，便扑向这只经过的航船。在利比亚某个遥远的地方，它们这个种族由于情感丰富而大量繁殖。它们繁殖无度，以致多得在当地容纳不下；于是那盲目的无灵魂的大自然母亲，便一阵风将这些过剩的小鸟赶走，犹如过去对待一代人类那样无情。

它们全部死在船上灼热的铁板上，甲板上撒满它们小小的尸体，而昨天这些肉体里还跳动着生命、歌唱和爱情。……西尔维斯特和其他桅樯兵把它们拾起来，拾起这些羽毛被溅湿的、黑色的小东西；他们带着怜悯的神情把它们发蓝的小翅膀摊在手掌上，然后用扫帚将它们扫进浩瀚无边的大海……

接着又飞过一些蝗群，摩西的蝗虫的子孙，船都被它们盖满了。

随后，他们又在看不见任何生物的——除了偶尔有些鱼儿掠过水面——恒久不变的碧蓝大海中航行了几天……

十

……大雨滂沱，上面是黑沉沉的天空；——这是印度。西尔维斯特偶然被挑选到一只去补充装备的小艇上，所以刚才踏上了这块土地。

温暖的雨水，透过厚厚的叶丛浇到他身上，他环顾四周，见到种种奇怪的事物。到处是艳丽的绿色；树叶长得像巨大的羽毛，行人都生着毛茸茸的大眼，而且仿佛在睫毛的重压下快要闭上一样。把这阵雨吹来的风，散发着麝香和花的芬芳。

一些女人向他招手：这和他在布雷斯特听到多次的“来呀，漂亮小伙子！”差不多是一回事。可是，在这迷人的国度，她们的召唤却格外扰乱人心而且引起肉体的战栗。她们美丽的胸脯在身披的透明薄纱下隆起；她们的皮肤像青铜一样光滑且呈褐色。

他还在犹豫，然而已受到蛊惑，他已经在朝前走，慢慢地，想要跟随她们……

这时，水兵的轻轻一声哨响，像小鸟鸣啭的一个颤音，突然把他

召回就要离去的小艇。

他赶紧跑回去，——永别了，印度美女。晚上回到海上，他仍然像孩子一样纯洁无瑕。

在蓝色的海上航行一周后，他们又到达了一个绿色的和下雨的国度。一大群黄种人，拿着一筐筐煤球，喊叫着，立刻拥上了船。

"那么，我们已经到中国啦?"西尔维斯特看见他们形容古怪，留着辫子便开口问道。

人家告诉他不是；还得耐心等一等：这儿只是新加坡。他于是回到桅楼，躲开被风扬起的黑灰，这时，成千筐的煤便急匆匆地运进了舱里。

终于有一天，他们到达了一个名叫岘港[1] 的地方，那儿停泊着一艘名叫西尔塞号的军舰，封锁着港口。这就是他早已听说自己被派去服役的军舰，于是他连人带行囊一起卸到那船上。

他在那儿找到了几个同乡，甚至还有两个冰岛人，他们现在是船上的炮手。

晚上，天气总是闷热无风，他们无事可干，便聚在甲板上，远离众人，好在一起回忆他们的布列塔尼。

在他所期待的参加战斗的时刻到来之前，他得在这郁闷的港湾度过无所事事的、流放的五个月。

十一

…………

班保尔，——二月份的最后一天，渔夫们动身去冰岛的前夕。

歌特紧挨着她的房门站着，一动不动，面色变得苍白。

因为扬恩就在楼下，在和她父亲谈话。她看见他来了，还模模糊糊听见他的声音。

---

① 今越南一港口。



那些女人的皮肤像青铜一样光滑且呈褐色。

整个冬天他们都没有碰面，似乎有种宿命的力量使他们彼此总是远远分开。

自从去波尔－爱旺村走过一遭以后，她就把希望寄托在“冰岛人的朝圣节”上。这一天，在广场上，在晚间，在人群里，总会有许多机会见面和说话的。但是，节日这一天，街上虽已张挂着饰有绿色花环的白幔，可恶的雨却从一大早就被呜咽的风从西边吹来，哗哗地倾盆而下；在班保尔，从来没见过这样阴暗的天空。“得啦，普鲁巴拉内的人来不了啦，”恋人住在那边的姑娘们伤心地说。他们果然没有来，或者一来就赶紧关进酒店喝酒。没有行列，没有人散步，比平时心中更难受的歌特，整天呆在她的玻璃窗后面，听着屋顶上的雨水像小河般流淌，听着小酒店里响起渔夫们喧闹的歌声。

好几天以来，她就预料到扬恩的来访，为了那桩未了的卖船事务，她猜准了加沃老爹不乐意亲自来班保尔，而会派他的儿子来。她打定主意自己去找他，而姑娘们一般是不会这么干的。她要和他谈谈，好把事情弄清楚。她要责备他不该一开始扰乱了她，随后又撇开她，像那些不名誉的男人的行径一样。执拗，粗鲁，对海上职业的热爱，或者害怕受到拒绝……如果仅仅是由于西尔维斯特所指出的这些障碍，谁知道呢？那么，经过他们之间一番坦诚的谈话，这是完全可能消除的。于是，他可能重新露出那漂亮的、足以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的微笑，——这微笑在前一年冬天，在那倚在他手臂上跳华尔兹的整个舞会之夜，曾经让她那样惊异和陶醉。这点希望鼓起了她的勇气，使她心中充满了一种几乎是甜蜜的迫不及待的情绪。

离得远的时候，不论说什么做什么，总是显得那么容易，那么简单。

而且，扬恩来访的时间也再凑巧不过了：她拿得准父亲这时正坐着吸烟，决不会站起来送他；这样，过道上就不会有别人，她到底可以和他一起谈个明白了。

可是现在，这个时机已经到来，她却感到这样做实在太鲁莽。只要想到遇见他，在楼梯底下面对面地看着他，她就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她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想想吧，楼下的门随时都会被打开，——带着她所熟悉的轻轻的吱嘎声——让他走过！

不，绝对不，她永远不敢这么做；宁可在期待中憔悴，在忧伤中死亡，也不能去干这种事。她已经回头走了几步，想回到房间里坐下，做她的活计。

但是她又停住了，犹疑不定，惶恐不安，她想起明天就是起航去冰岛的日子，这是看见他的惟一机会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她就得重新忍受几个月的孤寂和期待，等他回来她已枯萎憔悴，而且又得虚度她生命中的整整一个夏天……

楼下，门开了：扬恩走了出来！她突然拿定主意，跑下楼梯，颤抖着奔去站在他面前。

"扬恩先生，我想跟您说几句话，可以吗？"

"和我吗，歌特小姐……"他拿着帽子，低声说。

他满脸无礼的神情，目光锐利地瞧着她，他头向后仰，表情冷酷，简直像是在考虑要不要停下来。他一只脚朝前，像是准备要逃走，他的宽肩紧贴墙壁，像是为了在这被她逮住的狭窄过道上，尽可能不要和她离得太近。

歌特的心都凉了，原来准备好对他说的话，此刻一句也想不起来，她没想到他会这样羞辱她，竟不听她说话就要跑出去……

"我们家让您害怕吗，扬恩先生？"她以一种本不愿有的生硬、古怪的声调问。

他呢，转过眼睛瞧着外面，双颊变得通红，血涌上来烧灼着面部，他的鼻孔翕动着，像公牛的鼻孔一样，随着胸部的起伏，每呼吸一次便扩张一下。

她试着继续说下去：

"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个晚会上，您曾经用并非是对一个无所谓的人的态度，对我说再见……扬恩先生，看来您很健忘喽……我究竟有什么事对不住您呢？……"

……可恶的西风从街上灌了进来，掀动了扬恩的头发和歌特的头巾的翼翅，使一扇门在他们背后猛烈地拍打着。在走道里谈严肃的事原是极不适宜的。歌特说完这哽在喉头的头几句话，便不再做声，只觉得头脑发晕，什么主意都没有了。他们朝通街的大门走去，他一直是在逃。

外面，风在呼呼地吼叫，天空一片漆黑。一道青灰色的、凄惨惨的亮光从那扇开着的门射进来，照在他们的脸上。邻家的女人正从对面瞧着他们：这两个人，神色这样慌乱，在这过道里有什么话要说呢？梅维尔家里出了什么事呢？

"不，歌特小姐，"他回答，终于以一种粗鲁的洒脱态度来使自己脱身，"我已经听见地方上的人在议论我们了，……不行，歌特小姐……您有钱，我们不是同一等级的人。你们家我高攀不上，我……"

他走了……

这一来，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她想说的话甚至一句也没有说，这次会见的结果只是让她在他眼里成为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这扬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蔑视女人，蔑视金钱，蔑视一切！……

她起初像被钉住似的呆在原地，头晕目眩，只觉得周围的东西都在摇晃……

接着，一个念头，比一切都难于忍受的念头，闪电般在她脑中闪过：扬恩的伙伴们——一些冰岛渔人，正在广场上溜达，等候着他！要是他去把这事告诉他们，拿她取笑，这将是怎样一种更加可耻的羞辱！她赶快回到房间，好从窗帘后面观察他。

在房子前面，她果然看见这么一群人。但他们仅仅在观察变得越来越阴沉的天气，对即将降临的大雨作着种种猜测：

"这不过是一场暴雨；进去喝酒吧，喝酒的当儿雨就过去了。"

然后他们大声地拿贞妮·加洛芙开玩笑，拿别的一些女人开玩笑；但谁也没有朝她的窗子扭过头来。

他们全都快快活活，只有他不答话，也不笑，显得严肃而郁闷。他不和别人一道进去喝酒，既不注意这些人，也没注意已经开始落下的雨，却像那种沉入梦幻的人一般，在瓢泼大雨中慢慢走着，穿过广场，朝普鲁巴拉内的方向走去……

于是她原谅了他的一切，一种无望的柔情代替了原已涌上心头的刺心的气恼。

她坐下来，双手捧着脑袋，现在怎么办呢？

啊！要是他能听她说哪怕一小会儿，或者，要是他能来这儿，单独和她在这房间里，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可能一切都会谈清楚的。

她爱他已经爱到敢于当面表白的程度。她会对他说："当我对您无所企求的时候，您来亲近我；现在，只要您愿意，我整个灵魂都属于您；瞧着吧，我不怕变成一个渔夫的妻子，虽说在班保尔的小伙子中间，我若想找一个丈夫，只要随我挑选就行；但是我爱您，因为不管怎样，我相信您比其他那些年轻人都好；我的确有点钱，我也知道我生得漂亮；虽然我在城市里住过，我向您发誓我是个规矩的女孩子，从来没有干过坏事；那么，既然我这么爱您，为什么您就不要我呢？"

……但是所有这些都永远没机会表白，永远只能在梦中诉说了；太迟了，扬恩不会听她的。试试再和他谈一次呢……啊！不！这一来他会把她当成怎样一种女人呢！……那她还不如死了的好。

明天，他们全都要动身去冰岛了！

她独自呆在她的漂亮房间，二月发白的光线照进了屋内，她觉得有点冷，便随意坐在一张靠墙放的椅子上。她似乎看见世界在崩溃，带着现在和未来的事物，一起堕入刚才在她周围到处陷下去的阴暗吓人的空虚。

她真想摆脱生命的重负，静静地躺在墓石之下，从此不再受苦……但是，说真的，她谅解他，在她对他的绝望的爱情中，没有掺杂丝毫怨恨的成分……

十二

…………

海，灰色的海。

在那每年夏天把渔夫们送往冰岛的没有痕迹的大道上，扬恩不知不觉已经航行了一天。

前一天，当大家唱着古老的赞美歌出发时，起了一阵南风，所有的船便张开风帆，像海鸥一样四散而去。

随后风势渐弱，船行速度也慢了下来；一团团雾气在水面漂游。

扬恩可能比平时更加沉默。他抱怨天气太平静，似乎需要颠簸动荡，好驱除萦绕在心头的某种烦恼，何况他无事可干，只需在平静的氛围中静静地滑行，只需呼吸和活着。放眼望去，只看见深灰色的一片；侧耳细听，只听见一片沉寂……

……突然一声闷响，虽只是依稀可辨，但异乎寻常，而且是来自船下的一种摩擦感，就像乘车时，有人捏紧了刹车一般。于是玛丽号停止前进，一动不动了……

搁浅啦！！！在哪儿，搁在什么上面了呢？很可能是英国海岸的某块暗礁。因为，从昨天晚上起，就笼上了雾的帷幕，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所有的人都骚动起来，奔跑着，他们的紧张忙碌和船的突然静止不动形成了鲜明对照。现在，玛丽号停在这儿，再也动不了啦。在这又热又潮的天气，在这广阔的，似乎随时会起变化的流体世界当中，它似乎被隐藏在水下的某种结实、牢固的东西抓住了；它被抓得牢牢的，很可能再也浮不起来。

谁不曾见过双足被粘牢的可怜的小鸟或苍蝇呢？

一开始，它们一点也没觉察，表面上什么变化也没有；要知道它们是从底下被抓住的，而且面临着永远无法自拔的危险。

待到它们挣扎起来，胶质的东西玷污了它们的翅翼和脑袋的时候，它们才渐渐显出一种垂死的遭难动物的可怜神态。

玛丽号的情形也是如此；刚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太明显；不错，船是有点倾斜，但这是大清早，天气晴朗无风；得很内行才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才会感到不安。

船长的样子有点可怜，他在这条航路上没有十分当心，结果出了差错；他朝空中摆着手，绝望地说：

“天哪！天哪！”

在云雾偶开的一道缝隙中，他们看见近处有一座不太熟悉的海岬，但几乎立刻又被雾笼罩，再也看不见了。

而且，眼前没有一张风帆，没有一缕烟。可现在他们几乎宁愿如此：他们最怕那些英国救难者，这些救难者会以他们的方式用武力把

他们拔出困境，所以得像对付海盗一样抵御这种人。

他们都在奔忙着，搬动、倒腾舱内的东西。土耳其，他们那只不怕风浪的狗，也因这次事故而情绪不安：这船底的响声，波浪打来时那种僵硬的震动，还有这种静止状态，它明白这一切都是反常的，于是耷拉着尾巴，藏在角落里。

后来，他们放下救生小艇，用以抛锚，他们把力量集中在缆索上，试着自已将船拖出险境，——这种艰苦的劳作持续了十个小时之久。傍晚的时候，这可怜的船，早上到这儿时是那么干净、那么体面，此刻已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又湿又脏，一片混乱。它用种种办法挣扎着，摇晃着，却始终停在原处，像一条沉船似的钉死在那儿。

…………

黑夜即将来临，起风了，浪也愈来愈高；情况更加不妙了，可是，将近六点钟的时候，船忽然活动了，浮了起来，一面挣断那些用来系船的缆索，……人们发疯般地从船头跑到船尾，嚷着：

“我们浮起来了！”

他们果然浮起来了；这种浮起来了的快乐，这种刚才还以为已经开始成为难船，现在却感觉到在走动，重新变得轻快、活跃的快乐，哪里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呢！……

与此同时，扬恩的忧郁也飞走了。手臂的有益的疲劳治愈了他，他变得和船儿一样轻盈，他甩掉了回忆，重新恢复了无忧无虑的神态。

第二天早上，起锚以后，扬恩又继续向寒冷的冰岛行进，他的心看来仍和他童年时代一样自由。

十三

…………

在地球的另一端，在下龙湾的西尔塞号巡洋舰上，正在分发从法国来的邮件。在挤得紧紧的一群水兵中间，邮务官正高声唤着收信

的幸运儿的名字。这是夜间，在排炮位上，人们围着一盏舷灯拥挤着。

“西尔维斯特·莫昂！”——有一封信是他的，清清楚楚盖着班保尔的邮戳，但这不是歌特的笔迹，这是怎么回事？谁写给他的呢？

他把那封信翻来倒去看了好一会，才提心吊胆地拆开来。

普鲁巴拉内，一八八四年三月五日。

我亲爱的孙儿，

…………

这确是他那善良的老祖母的来信；他总算松了一口气。她甚至还在信尾署上了她那牢记在心的、抖抖颤颤、如小学生般拙笨的签名：寡妇莫昂。

寡妇莫昂。他不觉把信纸送到唇边，亲吻着这可怜的名字，仿佛这是一个神圣的护身符。这封信正好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到达；明天早上天一亮，他就要出发上战场了。

这时是四月中旬；北宁和洪哈[①]刚刚拿下，在东京湾[②]附近一时不会有重大的战斗了。然而到达的援兵不够，船上只要能够抽调开的人力，都被调去补充登陆的水兵连。早就在巡洋舰和封锁线上呆腻了的西尔维斯特，刚才便和别的几个水兵一起，被派往补充那些陆战队的空缺。

这时候，已经在和谈了，这是真的；然而有些迹象表明，他们还赶得上参加一点战斗。他们打点好背包，结束了准备工作，向大家告别以后，一整晚都在留下的伙伴中走来走去，在这些人面前觉得自己高大起来，而且充满了自豪感；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发的感受，有的面目严肃，略显沉思；有的则喋喋不休地说话。

西尔维斯特相当安静，内心却迫不及待地等着出发；只是在别人瞧他的时候，他那克制住的笑意才像是在表示：“不错，我也是其中之一，明天早上就出发了。”战争，火线，对他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

---

① 北宁和洪哈都是越南的地名。

② 越南北部港口，东京湾即今北部湾。

的概念，但却使他十分着迷，因为他原属勇敢的种族呀。

……由于这封信的笔迹陌生，他不禁为歌特担起心来，他想要挨近一盏舷灯，好看清楚信的内容。可要从这群光膀子的男人中间挤过去，却不是件容易事，他们挤在那闷热难当的排炮位上，也是为了读信……

正如他所预料的，伊芙娜祖母在这封信的开头，就解释她为什么不得不求助于一位邻居老太太的不太熟练的手来代笔写信：

> 我亲爱的孙儿，这一次我没让你的表姐替我写信，因为她正遭到极大的痛苦。两天以前她的父亲突然去世。而且去年冬天他在巴黎的银钱投机似乎把他的全部财产都亏光了。人家不久就要拍卖他的房子和家具，这可是我们这一带谁也没想到的事。我亲爱的孩子，我想你也会和我一样，为这事十分难过。
>
> 加沃家的孩子向你问好；他和盖尔默船长又续订了合同，还是在玛丽号。今年出发去冰岛的日子相当早，这个月一号就开航了，正好是可怜的歌特遭到不幸的前两天，他们还一点不知道这件事呢。
>
> 但是，亲爱的孩子，你可以想见，现在全完了，我们没法使他俩结婚了；因为她将不得不靠做工养活自己。……

他惊呆了；这个坏消息完全破坏了他出征的快乐。……

第　三　部

一

…………

空中。一粒子弹在呼啸！……西尔维斯特蓦地站住，竖起了耳朵……

这是一片无际的平原，遍布嫩绿的天鹅绒般的春草。灰蒙蒙的天空，沉沉地压在人们肩头。

他们一共六个带枪水兵，正在青青的稻田里，在泥泞的小径上，执行侦察任务……

……又是一声!!……沉寂的空中又响起了同样的声音。这尖厉响亮的啸音，类似拉长的嘘声，使人感觉到那凶恶残忍的小东西，正迅速地从那儿直穿而过，谁碰上它谁就得送命。

西尔维斯特生平头一次听到这种音乐。向你射过来的子弹和你射出去的子弹，音响是大不一样的：来自远处的枪声，渐渐变弱，已经听不见了；倒是这从耳边擦过，倏忽即逝的金属小东西的嗡嗡声，却听得格外清楚……

又是嘘的一声，嘘！现在弹如雨下了。它们就在离水兵们很近的地方骤然停住，钻进灌满水的稻田泥地，每粒子弹都伴着轻轻的落雹子般清脆、迅速的泼剌一响，溅起一个小小的水花。

他们相视而笑，好像看到一出演得很滑稽的闹剧。

“支那人①！”他们说（安南人、东京人、黑旗人，对于水兵们说来，统统属于支那人）。

---

① 从地点看，这次战役发生在安南（即越南），这里的所谓“支那人”，实际上是越南人。

他们宣称这些人是“支那人”时，那语气中包含的轻蔑和带嘲弄意味的仇恨，还有他们作战的兴头，真不知怎样才能表达。

又有两三颗子弹呼啸着，更加贴近地面掠过；他们看见这些子弹连蹦带跳，活像草丛中的蚱蜢。这场小小的铅雨历时不到一分钟就停止了。广大的绿原上又恢复了绝对的沉寂，四面八方再看不到任何动静。

他们六个人依旧站着，保持警觉，窥测方向，探究这子弹从何而来。

肯定，子弹是从那边竹林里射出的，那竹林在平原上颇像一座生满羽毛的小岛，后面还半遮半掩地露出一些尖尖的屋角。于是他们朝那儿跑去，他们的脚在稻田的泥泞里要么陷进去，要么直打滑；西尔维斯特的腿比较长，也比较灵巧，一直跑在最前面。

再没有任何啸声；似乎他们刚才是在做梦……

而且，似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某些东西总是而且永远是共同的：被云层覆盖的灰色天空，颜色鲜嫩的春天的草原，人们会以为是看见了法兰西的田野，一些年轻人在那儿快活地奔跑，在做绝非是死亡的某种游戏。

但是，他们愈是靠近，这竹丛愈能显出它异国情调的俏丽，那村庄的屋顶也愈增强了它们那种弧度的奇特，一些埋伏在竹丛后的黄种人，为了看清他们，便探出他们那既诡诈又恐惧的扁脸……接着，突然一声呐喊，他们一齐跳了出来，列成一道长长的、抖抖颤颤的，但却是确切无疑且危险的阵线。

“支那人！”水兵们仍然含着勇敢的微笑说着。

但不管怎样，他们这下可发现了对方人数很多，太多了。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个转过头时，还瞧见从后面草地里也跑来了一些人。

…………

……年轻的西尔维斯特，在这一天，在这个时刻，显得非常漂亮；他的老祖母如果看见他这样勇武善战，一定会感到骄傲！

这些日子以来，他的模样已有很大改变，晒黑了，嗓音变了，他在那儿，简直像到了最能施展其所长的环境。在极难决策的一刹那，那些被子弹擦伤的水兵，几乎已经开始在退却（这却是会使他们全体送

命的)；而西尔维斯特却继续前进，他握着步枪的枪管，走在他那一伙前面，以锐不可当之势，摆动着枪托向左右猛扫，多亏他的勇猛，扭转了整个局面：在这场无人指挥的小型战斗里，这盲目支配一切的，无法明言的惊惶、恐惧，竟转到“支那人”一边，他们开始退却了。

……现在大功告成，他们逃掉了。而这六个水兵，重新装上子弹，痛痛快快地歼击敌人；草丛里出现了一洼洼血水，一个个被子弹洞穿的身体，一些脑浆流入稻田的头颅。

他们弓着身子，贴近地面，像豹子一样俯身逃跑。西尔维斯特在后面紧追，他已经两处负伤，腿上挨了一枪刺，手臂上也有一道深深的刀痕；但他除了战斗的狂热外已对一切失去知觉，这是一种未经思考的来自强健血统的狂热，它赋予头脑简单者以伟大的勇气，并造就了那些古代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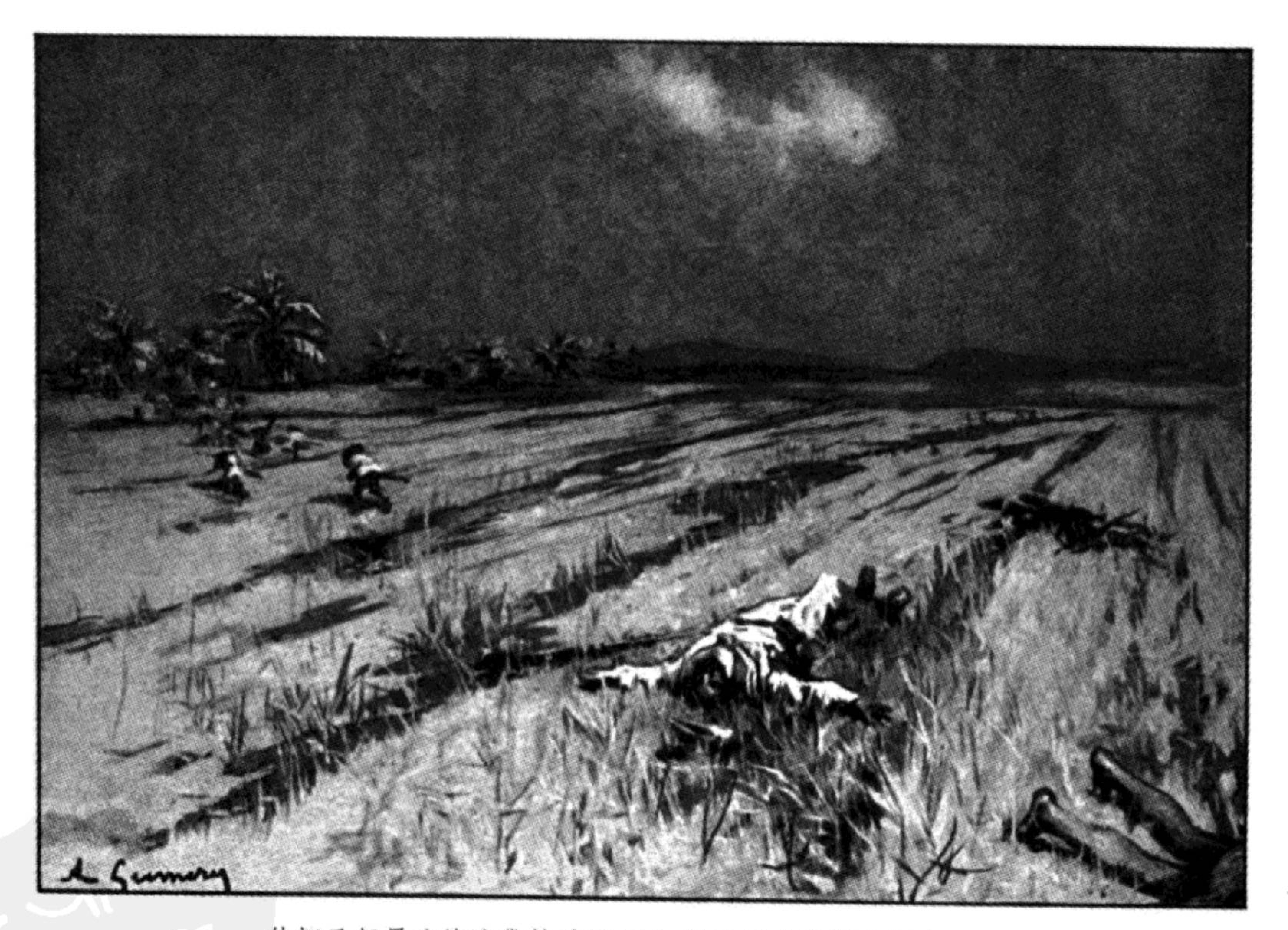
他所追赶的人中，有一个为绝望的恐怖所激励，突然转身朝他瞄准。西尔维斯特微笑着站住，以一种轻蔑而崇高的姿态让他射击，然后看清即将发射的枪弹的方向，把身子微微向左一闪。但是，就在对方扣动扳机的当儿，枪管也偶然朝这个方向偏了一下。西尔维斯特感到胸口一震，闪念之间，甚至在感觉疼痛之前，他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掉头朝向跟在后面的其他水兵，想像一个老兵似的对他们说出那句行话：“我交账了！”但他正跑着，用嘴大口地吸气到肺里，他感到右胸有一个窟窿也吸进了气，像一只破风箱似的发出一种可怕的微响。同时，他嘴里充满了血，胸侧也剧烈地疼痛起来，很快地越痛越厉害，简直到了无法忍受和无法形容的程度。

他把已经晕眩的脑袋转动了两三下，想要在涌上来使他窒息的红色液体中重新恢复呼吸，随后，他沉重地倒下，倒在泥泞里。

二

…………

大约半个月以后，由于大雨将至，天空格外阴沉，黄色的东京也



他把已经晕眩的脑袋转动了几下,随后沉重地倒在泥泞里。

因此更加闷热了，已经被送到河内的西尔维斯特，又被送往下龙湾，安置在一艘开回法国的医护船上。

他已经在各种各样的担架上被抬了许久，间或在战地医院歇一歇脚。人们尽可能地照顾他；但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他那被洞穿的一侧胸部积满了水，空气也不断从这不曾愈合的伤口灌进去，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人们已经授予他军功勋章，他为此快活了片刻。

他已不再是从前那个举止果断、嗓音洪亮而干脆的勇士。不，所有这一切都在那漫长的痛楚和耗人的高烧中被消磨殆尽了。他又变成了孩子，怀念着家乡；他几乎不再说话，只是用一种温和的、微弱的、几乎听不出的声音勉强回答别人。他感到自己伤势那么重，离家又那么远，想到还得那么多那么多的日子才能到家，以他这样日渐衰弱的体力，谁知道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呢？……这种离乡万里的可怕概念，不断地纠缠着他，在他清醒时，在他昏睡了一阵以后，重新感觉到伤口的剧痛、发烧的燥热和受伤的胸膛里呼呼的响声时，心情便格外沉重。于是他不顾一切，要求人家把他送上医护船。

他的担架抬起来十分沉重，因此人家搬运他时，无意中把他摇晃得很痛。

在这即将起航的运输船上，人家把他安置在一张排列在病室内的小铁床里，他又开始了一次反方向的漂洋过海的远航。只是，这一次他不能像鸟儿一样栖在露天的桅楼上，而是在舱内重浊的空气里，在药品、创伤和痛苦的气息中生活。

头几天，走上归途的快乐使他的情况略有好转。他在床上可以垫着枕头坐起来，而且不时要他的盒子。他那水兵用的白木盒子，是在班保尔买的，用来装他的贵重物品；里面有伊芙娜祖母的来信，扬恩和歌特的来信，一个抄着水手歌曲的练习本，还有一本偶然抢来的汉文孔夫子著作，这本书每一页的空白处，他都用来写他天真稚拙的战斗日记。

然而他的伤势并没有减轻，从第一个星期起，医生们就认为他难免一死。

……现在靠近赤道了，在酷暑中遇上了一场暴风雨。运输船前

进着，一面摇晃它的床铺、伤员和病人，在这类似季风转向时动荡的波浪滔天的海面上，一直飞快地前进着。

从下龙湾出发以来，已经不止一个人死去，不得不在这返回法国的大道上，将他们扔进深海；有不少小床已经卸掉了它们可怜的装载物。

这一天，晃动的病室里光线十分晦暗：因为浪大，不得不关闭了舷窗的铁盖，这一来，闷热的病房更加难以忍受了。

他的伤势在恶化，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他一直朝受伤的一边侧躺着，以他残存的全部气力，用双手压紧伤口，想使右肺里的脓水不要晃动，但是另一叶肺也受到感染，临终的痛苦开始了。

故乡的各种幻觉都出现在他垂死的头脑里，在闷热的黑暗中，许多他所爱的或他所厌恶的面孔都来俯向他，他一直陷于一种恍恍惚惚的梦境，布列塔尼和冰岛就在这梦境中展现。

早上，他要人把神甫请来，这个见惯了水兵死亡的老者很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水兵如此雄健的外表下，却包藏着孩童的纯真。

他要空气，空气；但是哪儿都没有，通风筒已经送不出空气了。护士老是用一把画着中国花儿的扇子给他扇着，但也只能给他搅动搅动那已经呼吸过上百次，肺部已经不愿接受的极不卫生的浊气。

有时候，他在一种绝望的狂怒中，想要离开那使他意识到死之将至的床铺，去到露天的舱面上，设法重新活下去。……啊！其他那些人，他们还在桅楼上生活，还在帆索间跑来跑去！……但是他用尽气力也只能把头从衰弱的脖颈上抬一抬，正如人们在睡梦中所做的那种不完整动作一样。——唉！不，他不行了，他重新跌入那乱糟糟的床铺上原有的坑凹里，他已经被死亡粘牢在那儿了；每当他做一次这样的挣扎而疲惫不堪时，便暂时失去一切知觉。

为了让他高兴，终于打开了一扇舷窗，虽然海面还不十分平静，这样做仍有危险。此刻是傍晚六点钟光景，当那铁制的防水盖揭开时，仅仅射进了亮光，耀眼的红色亮光。落日透过阴暗天空的缝隙，极其艳丽地显露在水平线上，它那炫目的光，随船身的摆动而摇曳，像一支挥动着的火炬，摇摇晃晃地照亮了这间病房。

至于空气，没有，一点空气也没有进来；外面那点空气无力进入舱里，无力驱除热病的气息。在这一望无际的赤道线的海面上，只有

热烘烘的潮气，只有无法呼吸的闷热。哪儿都没有空气，甚至没有一点空气可以供给那些喘息着的垂死者。

……最后一个幻象使他非常不安：他的老祖母，匆匆从一条路上走过，神情的焦虑简直令人心碎，雨透过低低的、阴惨惨的云层，直浇到她身上；她接到海军办事处的通知，正要到班保尔去听取他的讣告。

这时他挣扎着，喘息着。人们从他嘴边拭去弥留状态的扭动中从胸部汩汩涌上的血和水。艳丽的太阳一直照亮着他；太阳西沉时，所有的云都一片血红，仿佛整个世界都着了火一样；从打开的那个舷窗洞口，射进来宽宽的一条红色火带，正好落到西尔维斯特的床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光环。

在这个时辰，在布列塔尼那边，也看得见这个太阳，那儿就要敲中午十二点了。就是这同一个太阳，就在它永恒的生命的这同一瞬间，然而它在那边的颜色完全不一样，它更高地悬在发蓝的天空，以一种柔和的白光照着坐在门口做针线活的伊芙娜老奶奶。

在冰岛，现在正是早晨，在这死亡的同一时刻，太阳也出来了。它在那儿显得更加苍白，像是通过一种间接折射的办法，才得以在那儿露面。它哀伤地照进漂流着玛丽号的峡湾，这时的天空是一片极北地带的纯净，令人想起没有大气的、冷却了的星体。这种冰冷的明澈，使冰岛这堆乱石更加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从玛丽号望去，这整个地区似乎贴在同一平面上，矗立在那儿。船上的扬恩，在这阳光照射下也显得有点异样，他在这笼罩着月色般的景象中，和平时一样钓着鱼。

……当这条从船的舷窗投进的火带熄灭，赤道线上的太阳完全没入闪着金光的海水时，那垂死的孙儿的眼睛正朝上翻，朝额头上转，似乎想藏进脑袋。于是有人把他那睫毛长长的眼皮抚下——西尔维斯特重又变得漂亮而宁静，像一尊躺倒的大理石像。……

三

……我不能不讲一讲西尔维斯特的葬礼，那是在新加坡岛，由我

亲自主持的。航行的头几天，已经在中国海抛进够多的死人了，由于这片马来土地就在附近，大家决定把西尔维斯特再保留几个小时，好把他葬在那儿。

由于阳光歹毒，这事是在凌晨时分进行的。在载运他的小艇上，他的尸体覆盖着法兰西的国旗。我们靠岸的时候，那巨大的异国城市还在沉睡。领事派来的一辆小运输车，已经在码头上等着，我们把西尔维斯特和在船上为他做好的木十字架放在车上；由于时间仓促，十字架上的油漆还没干，白漆写的名字，还在黑色的底板上流动。

我们在旭日东升时穿过这语言混杂的巴别塔[①]。就在离肮脏嘈杂的华人区两步远的地方，我们感触至深地重新找到了法兰西教堂的宁静。在这只有我和我的水兵的雪白高大的中殿内，布道神甫咏唱"愤怒的日子"[②] 的声音，像一种具有魔力的悦耳的咒语般震响。从那些敞开的大门，可以看见类似极乐园的景象，一片可爱的碧绿，巨大的棕榈；风儿吹动大树上的花朵，一阵胭脂红的花雨便飘落下来，一直飘进教堂。

随后，我们走向墓地。路很远。我们小小的水兵行列非常简朴，棺木上一直覆盖着法兰西国旗。我们必须穿过华人区，一个麇集着黄种人的世界；然后是马来人、印度人的居住区，各种各样的亚洲面孔，都惊异地睁大眼睛瞧着我们走过。

接下来，是已经很炎热的田野，林荫路上飞着许多翅膀像蓝色丝绒般的可爱的蝴蝶。到处都鲜花似锦，棕榈成荫；展示着赤道线上旺盛生命力的全部壮丽辉煌。终于，来到了墓地：其中一些中国官吏的坟墓上，刻有各种各样的碑文、龙和怪物；还有种种不知名的奇花异草。我们埋葬他的地方活像是因陀罗[③] 的花园的一角。

在他的坟头上，我们埋下了这个小小的、夜间赶制出来的木十字架：

西尔维斯特·莫昂

年十九岁

---

① 巴别塔，见第 58 页注②。此处指新加坡有各国移民，语言十分混杂。

② 天主教为死者唱的经文中的第一句。原文为拉丁文。

③ 因陀罗，印度教中最高的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由于太阳愈升愈高，我们只好离开他，匆匆赶回船去，一路上还频频回头，为了再看看躺在那奇妙的树和大朵的花下的他。

四

运输船继续着它横渡印度洋的航程。在舱下，起伏晃动的病室里，还关着一些可怜人；在甲板上，却只看得见无忧无虑、健康和青春。周围的海面，充满了灿烂的阳光和纯净的空气。

在这晴朗的顺风天，水手们都躺在帆荫下，逗他们的鹦鹉玩，赶着它们跑来跑去。在他们刚才去过的新加坡，有人向过路的水手兜售各种驯养的动物。

他们选中了一些出生不久的小鹦鹉，因为它们那鸟类的嘴脸上有几分孩童的稚气；它们还没长出尾巴，却已经有了绿色的羽毛，啊！绿得可爱极了。爸爸妈妈都是绿的，所以它们很小就不知不觉地继承了这种颜色，它们被放在船上如此干净的甲板上，真像一些从热带的树上刚落下的新叶。

有时候，大家把它们赶到一起，它们便样子很滑稽地相互打量，四面八方地转动着脖子，好像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互相研究观察。它们走起来像瘸腿，还带点可笑的扭动，它们会突然很快地、急急忙忙跑起来，也不知究竟要到哪儿去；其中也有跑跌倒的。

再就是长尾猴学绕圈，这又是另一种消遣。有几只受钟爱的猴，被热情地搂抱着，它们便蜷成一团，贴在主人结实的胸脯上，用一种半滑稽半动人的女性的目光注视着主人。

三点钟敲响的时候，后勤兵将两只火漆封口，写有西尔维斯特的名字的帆布口袋，拿到甲板上拍卖，他所有的衣服，他在世时所有属于他的东西——按规矩，死人的东西都是这么处理的。水兵们都兴致勃勃地跑来围成一圈。在医护船上，拍卖这种口袋是常有的事，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不再感到难过了。再说，在这只船上，大家也不怎么熟悉西尔维斯特。

他的工作服、衬衫、蓝条的海魂衫，被人翻来覆去地摸弄着，然后以某个价目被买走，买东西的人为了好玩便哄抬着价格。

现在轮到那只神圣的小盒子了，价格拍定为五十个苏。里面的信件和军功勋章早已取出，准备留给他的家属；但还剩下那个歌本、孔夫子著作以及伊芙娜祖母为他置办的种种缝补用的针线、纽扣等零星小东西。

然后，负责出示拍卖品的后勤兵拿出了两尊小小的佛像，那是西尔维斯特从一座宝塔里劫来，准备送给歌特的，这两尊佛像的样子那么古怪，以致人们看到它们作为最后一份财物出现时，都哈哈大笑起来。水手们这样大笑，并非是由于缺乏同情心，而仅仅是由于没有多用脑子罢了。

最后，帆布口袋也卖掉了，买者马上擦掉写在上面的姓名，换上了自己的名字。

接着，有人用扫帚将拍卖后落在清洁的甲板上的灰尘和线头仔细地打扫干净。

于是水兵们又快快活活地回头去玩他们的鹦鹉和猴子了。

五

…………

六月上半月的一天，伊芙娜老奶奶回到家的时候，邻居们告诉她，海军军籍局的专员派人来找过她。

肯定，这是关系到她孙儿的事；但这一点也不让她害怕。海员家庭是经常有事和军籍局打交道的，因此，她作为水手的女儿、妻子、母亲、祖母，认识这个办事处已经将近六十年了。

这无疑是他接受了什么任命；要不就可能是他在西尔塞号军舰上省下了一小笔津贴等着她去领取。她知道应该怎样拜见专员先生，于是收拾打扮了一番，穿上她的漂亮裙子，戴上一条白头巾，然后，在两点钟光景上路了。

她在悬崖的小径上迈着小碎步匆匆走着，直奔班保尔而去，因为这两个月没收到孙儿的来信，她想想总有点惶惶不安。

她遇见她的老恋人坐在门口，因为去冬的严寒，老头儿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怎么样？……您什么时候想要，您知道，可别客气啊，美人！……”(他念念不忘的，仍是那木板制的衣服。)

六月晴朗舒适的天气，在她周围展现出一片欢欣，布满石子的小丘上，始终只生长矮小的开金黄色花的荆豆；但是一到避开了海风的低洼地，马上就见到一片新绿，夹道的山楂树正开着花，遍地高高的野草芳香扑鼻。然而这一切她全没看见，她，这么老了，在她身上已累积了那么多逝去的季节，现在看来却短暂得好像只有几天……

那些墙壁发黑、几乎像要倒塌的村庄周围，盛开着蔷薇、石竹、紫罗兰，还有无数小花，一直开到铺着茅草和苔藓的屋顶上，吸引着最先出世的那些白色蝴蝶。

在冰岛人的家乡，春天几乎是没有爱情的。只见这勇敢民族的漂亮姑娘们倚在门口梦想着，似乎她们棕色或蓝色的眼睛看到很远很远，看到那目力所不能及的地方。那些勾起她们的伤感和企望的男人，这时正在那边，在极北的海上，从事大规模的捕鱼……

然而这毕竟是春天，温暖、甜蜜、扰乱人心，小蝇子营营作响，新发的花草树叶吐着芳香。

所有这无灵魂的一切，都在继续向这位老祖母微笑，她尽量抖擞精神走着，为的是去听取最后一个孙儿的死讯。她已经临近那个可怕的时刻，那时人家就要把远在中国海上发生的事情讲给她听；她的这次不祥的奔波，正是西尔维斯特临死时已料想到的，而且曾经使他流下了最后的痛苦的眼泪：他那善良的老祖母，被班保尔的海军军籍局办事处召见，为了把他的死讯告诉她！——他清清楚楚看见她从这条路上经过，披着她小小的褐色披肩，拿着雨伞，戴着大头巾，挺直身子匆忙地走着。这种幻觉曾经使他抬起身子，使他悲痛欲绝地扭动挣扎，那时，正在赤道线上辉煌灿烂地沉落下去的巨大的红日，恰从病室的舷窗照射进来，瞧着他死去。

只是，在那边，在他最后的幻象中，可怜的老奶奶的这次跋涉被

想象为雨天的事，实际上正相反，这是在嘲弄人的快活的春天进行的……

快到班保尔的时候，她的心情变得更加不安，于是她又加快了步子。

她走进那灰色的城市，走进被太阳照射着的花岗石的小街，一面向其他一些老妇人，那些坐在窗口的她的同代人打着招呼。她们看见她都惊讶地说道：

"她这么急匆匆地到哪儿去呢？她在平常日子怎么穿上星期天的衣服啦？"

军籍局办事处的专员先生不在，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奇丑无比的小家伙坐在办公桌前，他是专员的文书。因为当渔夫太差劲，便受了一点教育，戴上黑袖套，成天坐在这同一张椅子上抄抄写写。

她报了姓名以后，文书便像煞有介事地站起身来，从一个档案夹内取出一些贴了印花的公文纸。

很多很多公文纸……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些证件，一些盖戳的公文，一本在海上弄得发黄的水兵手册，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有一种死的气息……

他把这些纸摊在老妇人面前，她已经开始颤抖，眼光也开始模糊了。因为她认出了歌特代她给孙儿写的两封信，没有拆开就退回来了……二十年前，她的儿子皮埃尔死的时候，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那些信从中国退给专员先生，他又把信交还给她……

现在他一本正经地朗读起来：

"若望－玛丽－西尔维斯特·莫昂，于班保尔登记入伍，军籍册第213页，编号2091，……十四日在边奥远洋轮上去世……"

"什么？他出了什么事，好心的先生？"

"去世！……他去世啦，"他又说。

我的天，这文书无疑心眼并不坏，他之所以用这样突兀的方式谈这件事，只能说是不通人情，是未成年孩子的无知。看见老奶奶不太懂这个词儿的意思，他便用布列塔尼方言解释道：

"他死了！"

"他死了！"

她用老年人抖抖颤颤的声音跟着重复了一遍，像是可怜的嘶哑的回声，重复着一句毫不相干的话。

这正是她已经猜着一半的事情，但仅仅使她发抖而已；现在事已证实，她倒没有动感情的表示。首先，因为年龄的关系，尤其是去冬以来，她感受痛苦的机能，已经有点迟钝了，不至于立即感到悲哀。再说，此刻她脑子里好些事都乱套了，她把这次噩耗和其他人的混在一起：她曾经失去那么多的孩子，得好一会儿她才能明白这一次是她如此珍爱的最后一个，是她寄托了全部祈祷、全部生命、全部期待，以及由于第二童年期的到来而变得糊涂起来的全部思想的那一个……

何况她还羞于在这令她讨厌的小人儿面前流露自己的绝望情绪；难道向一位祖母宣布她孙儿的死讯该像他这么干么！……她站着，僵直地站在办公桌前，用她那双可怜的因洗濯而皲裂的老手，扭绞着褐色披肩的穗子。

她感到这会儿离家是多么远啊！……天哪，必须走完这一整段路，体体面面走完这段路，才能到达她那所小茅屋，她急于把自己关在里面，就像躲进洞穴里去死的受伤的野兽一样。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她对这么长一段路感到特别畏惧，她一路上尽可能不多想，也不去弄明白这件事。

人家交给她一张汇单，让她作为继承人去领取变卖西尔维斯特的背包的三十法郎；还有那些信、证件，以及装有军功勋章的小盒子。她笨拙地把这些东西捧在手上，从一只手换到另一只手，竟找不到衣袋来安置它们。

她呆愣愣地穿过班保尔，目不旁视，身体微微前倾，好像要跌倒似的，耳朵里只听见血正嗡嗡作响地涌上来。她加快步子，拼命走着，像一台已经十分旧了还要开足马力最后拼一拼的可怜机器，毫不顾虑是否会把发条弄断。

走了三公里左右，她已经整个地朝前弯下身子，筋疲力尽了。她的木鞋不时撞上石头，震得她的脑袋作痛。她急于躲回家里，惟恐跌倒在路上，被人送回去。

六

伊芙娜老奶奶醉啦！

她跌了一跤，顽童们便追过去。这恰是在普鲁巴拉内乡的入口，沿街房子很多。然而她还有气力重新站起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

“伊芙娜老奶奶喝醉啦！”

一些放肆的小家伙竟嬉笑着跑到跟前来瞧她，她的头巾全乱了。

这些小孩子，有的其实并不坏，当他们挨近了瞧她时，看到这张衰老绝望的痛苦的脸，便蔫蔫地、吃惊地转过身去，不敢再说什么了。

到家以后，关上门，她发出一声哀号，吐出了使她窒息的悲痛，她听凭自己倒在屋角，头靠着墙壁。头巾滑下来盖住了眼睛，她便摘下来扔到地上，——可怜的漂亮头巾，她从前是多么爱惜它啊。她惟一的假日穿的衣裙全弄脏了，薄薄一绺又黄又白的头发，从发带下掉出来，使她完全变成一副穷女人的邋遢模样。

七

歌特晚上跑来打听消息，发现她就这样披头散发地呆着，胳臂下垂，头靠石壁，愁眉苦脸地发出小孩子似的咿咿咿的呜咽声；她几乎哭不出来：年纪太老的祖母们，干枯的眼睛里已经不再有泪水了。

“我的孙儿死了！”

说着便把信件、公文、勋章等一起扔到歌特的膝头上。

歌特把这些东西浏览了一下，看明白这是真的了，便跪下来祈祷。

两个女人呆在一起，几乎默不作声地度过了这六月的黄昏——六月的黄昏在布列塔尼是漫长的，而在那边，在冰岛，则是无止境的。带来幸福的蟋蟀，仍在壁炉里演奏它细弱的音乐。傍晚，黄色的微光从天窗照进这被海夺去了一切，现在已经绝灭后代的莫昂家的茅屋。

最后，歌特说道：

“我的好奶奶，我，我会来和您一起住的，我会把人家给我留下的那张床搬来，守着您，照料您，您不会孤单单一个人的……”

她为她的小朋友西尔维斯特痛哭，但在她悲哀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另一个人——那个已经出海捕鱼的人。

扬恩不久就会知道西尔维斯特的死讯的，因为捕鲸船恰巧很快就要起航了。他会为他掉泪吗？……可能会，因为他很爱他……她一面流着眼泪，一面老在想扬恩的事，一会儿对他的冷酷感到气愤，一会儿又怀着柔情思念他，由于他也即将感受到失去西尔维斯特的痛苦，这痛苦竟使他们俩亲近起来——总之，她心里充满了他……

八

……八月里一个暗淡的黄昏，把西尔维斯特的死讯带给扬恩的信件终于到达冰岛海面的玛丽号上；此刻他正好结束了一天艰苦的劳动，感到极为疲乏，准备下舱吃饭和睡觉。他在昏暗的舱房里的一盏小灯的黄色微光下，用一双困得发沉的眼睛读了这段消息；开始的时候，他也是一副木木然、失魂落魄的样子，好像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出于自尊心，凡属感情上的东西，他都绝不外露，他像一般水手那样，把信贴胸藏在蓝毛衣里，一句话也没讲。

只是，他再也没有勇气和其他人一起坐下来吃晚饭；他甚至不屑于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就倒在自己的小床上，一下子睡着了。

不久他梦见了死去的西尔维斯特，梦见了送葬行列在行进……

快到午夜的时候，在睡眠中还有时间观念的那种水手们特有的



他在一盏小灯的黄色微光下，读了这段消息。

精神状态，使他感觉人家喊他起来换班的时候到了，这时他还看见这个送葬行列。他想：

“我做梦了；幸好他们就要来叫醒我，这梦便可以消失了。”

但是，当一只粗糙的手放在他身上，一个声音说着“加沃！起来，换班了！”的时候，他听见胸前纸张的轻轻摩擦声，这细微的、不祥的音乐肯定了死的真实性。——啊！不错，是那封信！……这事是真的了！这已是一种更加刺心、更加残酷的感受，他在睡梦中惊醒，起身太快，竟把宽阔的前额碰到梁木上。

随后他穿上衣服，推开舱盖，到上面接班捕鱼去了。

九

扬恩来到舱面，睡眼惺忪地环顾四周他所熟悉的海面。

这天夜里，无垠的大海呈现出令人惊讶的最单纯的状态，它并无色彩，只是给人一种深邃之感。

那看不出丝毫陆地的明确分界，也看不出地质年代的水平线，自远古以来想必已多次呈现这种状态，你瞧着它时，真像是一无所见，——除了那现存的、而且永远不会消遁的永恒之外。

天空甚至并没有全黑，被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余光微微照亮着。这里像是习惯性地微微作响，发出无目的的悲叹。到处是灰色，一种肉眼难以捕捉的模糊的灰色，大海处于睡眠和神秘的静止状态，隐藏在无以名之的保护色之下。

上空浮云散乱，由于所有的东西都不会无状貌可言，这云也都显得有模有样，在黑暗中，几乎全混成一片，形成一幅巨大的帷幕。

但是，在天空的某一点，低低的、靠近水面的地方，虽则非常遥远，却较清晰地露出一种大理石花纹，好似由一只漫不经心的手勾出的一幅缺乏表现力的画，一种不是为了给人看的瞬息即逝、偶然组合的图形。在这一整体中，惟有这一点似乎还表示了某种含义，似乎整个虚无的、难以把握的忧思都在其间体现出来。——人们的眼睛终

于不由自主地盯住那儿。

他，扬恩，随着他灵活的眼珠逐渐习惯外面的黑暗，便愈加注意观察天空中这惟一的花纹，这花纹颇像一个伸着双臂往下沉的人形。现在他已开始看见那形象，仿佛觉得那真是一个人影，由于来自远处，便愈来愈长大，变得庞大无比。

随后，在他同时飘浮着模糊梦境和原始信仰的想象中，这哀伤的人影从黑暗的天边坍下，渐渐和对他那死去的兄弟的回忆混在一起，像是死者最后的显形。

他常常有这类奇怪的联想，特别是童年时代，在孩童的头脑里……但是无论多么含糊的语句，用来表现这种意境总嫌过分明确，只有梦中有时出现、醒时却只剩下毫无意义的谜一般的只言片语的那种朦胧语言，才能加以表达。

他凝视着浮云，不觉悲从中来，这深沉、痛苦、充满莫名的神秘之感的悲哀，使他的灵魂冰凉。现在他比刚才进了一步，总算明白他可怜的小兄弟再也不会露面，永远不会再露面了；悲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穿透他那颗心的强韧坚硬的外膜，现在却已注满心房以至外溢了。他重又看见西尔维斯特温柔的面容，他那孩童的和善的眼睛，他正想抱吻他，一种纱幕似的东西突然不由自主地在眼睑内落下，起初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自他成年以来还不曾哭过。但是眼泪开始沉甸甸地簌簌落到面颊上，抽泣也使他深厚的胸膛起伏起来。

他继续麻利地钓鱼，一刻不停，也不说一句话，其他两个人默默地听他哭，他们知道他是那么内向和骄傲，惟恐惹恼了他，便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在他看来，死亡便是一切的终结……

出于尊敬，他也常参加家里为死者举行的祈祷，但他根本不信灵魂不灭的说法。

水手们在一起闲谈时，往往用一种简略和肯定的语气把这当成众所周知的事情谈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幽灵怀有模糊的惧怕，对墓地隐约地感到恐怖，对圣徒和守护神极端信任，尤其是对环绕教堂的圣地怀有一种天生的敬仰。

因此扬恩害怕自己也被海攫去，好似这样会更加虚空，——想到西尔维斯特在那一边，在地球另一面遥远的土地上，他愈加悲痛欲绝，愈加心情沉重了。

他向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于是旁若无人地、无拘无束地哭着，毫不感到难为情。

……外面，太空已慢慢发白，虽则此刻不过两点钟；同时，空间似乎在扩展，扩展，变得更加辽阔，以一种更可怕的方式凹陷下去。随着这黎明的出现，眼睛愈益睁大，头脑也更加清醒，可以更好地想象到远方的广阔无垠；于是肉眼可见的空间界限便愈退愈远，愈益消逝。

一种苍白的亮光，逐渐增大，犹如一些极小的光束，轻轻摇曳着投射过来；永恒的外界事物渐渐变得发亮、透明，好似一些燃着白焰的灯，在不定形的灰色云层后面逐渐升起，它们怀着神秘的戒心审慎地上升，惟恐打扰了大海的郁闷的休息。

在天际之下，那巨大的白光灯便是太阳，它有气无力地爬行着，从一大早就开始了它缓慢而沉着的爬出水面的行程……

这一天，哪儿都看不见朝霞的色彩，一切都是灰白的、阴暗的。在玛丽号上，有一个人在哭泣，是那大个子扬恩……

这鲁莽汉子的眼泪，这外部世界分外深重的忧伤，便是为那默默无闻的可怜的年轻英雄志哀的表示，他曾在这冰岛海面度过了他的半生……

天大亮的时候，扬恩突然用蓝毛衣的袖子拭干眼睛，不再哭泣。这事便告结束了。他似乎又完全为捕鱼的工作所占据，一心关注眼前现实事物单调的进程，不再想什么了。

再说，钓鱼的工作十分紧张，两只手臂都忙不过来。

在渔夫们周围，那辽阔无边的背景上，眼看又出现一种新的变化。那无穷无尽的扩展，那早晨的开阔景象终止了，相反，现在远景似乎在收缩，在自我封闭，人们怎能相信刚才还看见海是那么辽阔呢？水平线现在显得很近，甚至令人感到缺乏空间，空中充满薄薄的飘动着的帷幕，有的比雾气还朦胧，有的却可以看出似乎带穗的轮廓。它们在一片寂静中缓缓落下，犹如一些毫无分量的白纱；然而这

纱在到处同时降落，很快就把下面罩得严严实实，看到供呼吸的空气都被堵塞，不禁使人感到气也透不过来。

这是八月的初雾上来了。几分钟之内，这裹尸布般的雾气便到处一样浓厚，简直无法穿透；在玛丽号周围，人们除了一片发亮的湿润的苍白，已什么也看不出了，连船桅似乎也隐没在这一片苍白之中。

“得，瞧这可恶的雾又来了。”渔夫们说。

他们早就熟悉了这渔季第二阶段无法回避的伙伴，但这同时说明冰岛的渔季即将结束，启程返回布列塔尼的时候快到了。

那雾气化做晶莹的小水珠，挂在他们的胡须上，还使他们晒黑的皮肤湿润发亮。那些在船的两端相望的人们，都觉得对方如幽灵般模糊；相反，那些离得很近的东西，则在这发白的、暗淡的光线下显得分外清晰。人们得当心不要张嘴呼吸，否则一种冰凉、潮湿的感觉会一直透入肺腑。

与此同时，捕鱼的速度愈来愈快，大家不再说话，只顾忙着钓鱼；时时刻刻可以听见伴随着皮鞭似的响声，一条大鱼被扔到了甲板上；然后，它们拼命扭动着，用尾巴拍打着舱面，到处都溅上了海水和它们挣扎时抖落的银色细鳞。用大刀剖开鱼肚的水手，匆忙中割破了手指，鲜红的血便和盐水混到了一起。

十

这一次，他们一连在浓雾中呆了十天，什么也看不见，但捕鱼的情况依然良好，因为忙于钓鱼，大家倒也不感厌倦。不时地，每隔一定的时间，他们中的一个便吹响一支号角，那声音活像一只野兽的嗥叫。

有时候，在外面，在白色浓雾深处，另一声远方的嗥叫回答着他们的呼唤。于是大家便更加警觉起来。如果这叫声渐渐靠近，所有的人便竖起耳朵注意这不相识的邻船，当然他们看是绝对看不见的，

不过那邻船的存在构成了一种危险。大家对它作着种种猜测，它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共同的话题，因为极想看见它，他们的眼睛都竭力想穿透那在空气中到处张挂的、触摸不着的白纱。

然后，它渐渐远去了，号角的嗥叫声消失在听觉所不能及的远方；于是他们重又独自处在一片沉寂之中，处在这无边无际的凝然不动的水汽之内。一切都浸透了水，一切都渗着盐分和盐汁。寒气变得愈加透人肌肤；太阳在水平线下越来越停滞不前；已经是真正夜里一两点钟了，灰色的夜的降临带来了阴森和寒冷。

每天早上他们都要用一只铅球探测水的深度，惟恐玛丽号太靠近冰岛。但是船上所有的绳索连接起来都探不到海底；可见他们确是在广阔的海面，在深水区域。

他们的生活既艰苦又有益于健康；格外刺骨的寒冷增加了晚上的舒适之感，他们下去进餐和睡觉时，便对那粗笨的橡木船舱内的温暖住室获得了更深的印象。

在白天，这些比僧侣还要与世隔绝的人们彼此很少交谈。每个人都执着钓竿，几小时几小时地呆在他固定不变的岗位上，只有手臂忙于不间断的捕鱼作业。他们彼此相隔不过两三米远，后来却谁也看不见谁。

这浓雾的沉静，这白色的朦胧不明，使他们的头脑进入麻木状态。他们一面钓鱼，一面低声哼着家乡小调，因为怕大声唱会把鱼吓跑。他们的思想变得更加迟缓和稀少，好像它们在膨胀、伸长，以便填满时间，不给非存在① 的间隔留下空隙。他们不再想女人，因为天气已经很冷；但是他们梦想着一些支离破碎的或者美妙的事物，好像在睡眠中一样，而且这些梦的线索也如同雾一般松散……

这八月的迷雾，每年照例以这种忧郁而沉静的方式结束冰岛的渔季。否则，就老是那同样完满的、使水手们胸部膨胀、肌肉强健的体力生涯。

扬恩一下子就恢复了他平常的姿态，似乎他巨大的悲痛并不持久：他警觉而且灵活，驾船和钓鱼都极为利索，他举止从容自然，仿佛

---

① 法语原文为 non-être，即哲学概念的“非存在”，指时间、空间。

心中毫无牵挂；何况，他只在他愿意的时候才流露感情——而这种时候是极少的，平时他总是高昂着脑袋，一副满不在乎和凌驾一切的样子。

晚上进餐的时候，在那陶制圣母所庇护的简陋住室里，当他们在桌前坐下，手拿大餐刀，面对热腾腾的菜盘时，他仍和从前一样，听见别人讲起什么可笑的事便笑了起来。

在他内心，可能也稍稍想到过歌特，西尔维斯特临终时的最后愿望无疑是想要他娶她为妻，——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子了……尤其是，对他兄弟的悼念可能还在他心灵深处萦绕……

但这扬恩的心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难于驾驭，很少为人所了解，他的心理活动是不外露的。

十一

一天早上，三点钟光景，正当他们在浓雾的包裹下静静地梦想时，忽然听见一种他们所不熟悉的、音色陌生的说话声，甲板上的人彼此瞧着，用眼睛互相询问：

“谁在说话？”

不，没有，谁也没有说话。

的确，这声音像是从外面的空间传来的。

这时，那从前一天就疏于职守的吹号人，赶快跑上来，使出全部气力吹响了悠长的警报。

在静寂中，单是这声音就已经使人战栗了。接着，似乎这号角的颤音召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庞然大物，以具有浮雕感的灰色画的面貌出现，就在离他们很近的地方，带威胁意味地高高矗立：船桅、横桁、缆绳，一条船的图形在空中勾画出来，像那些吓人的魔影，随着一道光束，一下子全部显现在张开的幕布上。那船上还出现了另一些人，和他们已挨得很近，那些人欠身俯在船栏上，在一种因受惊和恐怖而清醒过来的状态中，睁大了眼睛瞧着他们……

他们冲向那些桨、备用桅杆、钩篙——所有船上那些长而结实的备用品，把它们伸出船外，好使那向他们靠近的庞然大物与来客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方也一样惊骇，向他们伸出一些巨大的长棍，好将他们推开。

但仅仅是他们头顶上的横桁发出轻轻的摩擦声，一时钩绊住的桅帆，马上毫无损坏地分开了：由于海面十分平静，碰撞也极其微弱，甚至微弱到令人真感到另一条船并无体积，而是一件柔软的东西，几乎毫无分量……

这时，惊恐的情绪过去了，人们开始笑起来；原来彼此都是熟人：

"啊哎，是玛丽号呀！"

"喂！加沃，洛麦克，盖尔默！"

来船是柏特皇后号，船长拉沃埃也是班保尔人；水手们都是附近村子里的；那长着黑胡须的高个子，笑时露出牙齿的，是凯杰古，普鲁达尼埃人；其他的是普鲁莱斯人或普鲁内兰人。

"怎么，你们为什么不吹号角，你们这帮蛮子？"柏特皇后号的拉沃埃问。

"那么，你们呢，你们这群海盗，海贼，海里的毒种？……"

"噢，我们嘛……那是另一回事啦；我们是禁止出声的。"（他说这话时带有某种不祥的、神秘的暗示，还有一丝奇怪的微笑，后来玛丽号上的人还常常回忆起这笑容，而且引起许多猜想。）

接着，他似乎觉得说得太多，便以一句玩笑话来结束：

"我们的号角嘛，让这个家伙给吹破了。"

他指着一个形象如海神般的水手，那人脖子极粗，胸部宽得出奇，腿却十分短小，在他那畸形的魁梧中，包含着某种令人不安的古怪成分。

在他们互相凝视，等待着一阵清风或下面的一股水流把一只船比另一只更快地带走，从而使他们分开的当儿，他们随意闲谈着。所有的人都倚在船舷，小心翼翼地用长棒互相抵制，好像被围攻的人用长矛抵御敌人一样。他们谈起家乡的事，谈起刚由巡洋舰带来的信件，谈到年老的双亲和他们的妻子。

"我呀，"凯杰古说，"我那口子告诉我，她刚生下我们正等着的娃



似乎这另一条船并无体积……

娃，这样我们的孩子马上就要凑足一打了。”

另一个说他得了一对双胞胎，第三个宣布那漂亮的贞妮·加洛芙——一个在冰岛人中十分闻名的姑娘——嫁给了普鲁里沃一个残废的老富翁。

他们好像透过一层白纱互相观望，同时这白纱似乎也改变了他们说话的声调，使声音变得发闷而且像是来自远处。

这时扬恩的眼睛一直不能从其中一个渔夫身上移开，那是一个已经有点见老的小个儿，扬恩确信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没见过他，而他却立刻以一种老相识的态度和他打招呼：“你好哇，大个子扬恩！”他锐利的眼睛闪着狡黠的神情，这人的长相如猴子般丑得令人讨厌。

“我呀，”柏特皇后号的拉沃埃又说，“我还听说普鲁巴拉内的伊芙娜·莫昂老奶奶的孙儿死了，他正在服役，你们知道的，在去中国的舰队上；真可惜呀！”

听见这话，玛丽号上其他人都朝扬恩转过头来，看他是否已经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

“是的，”他以一种冷淡高傲的态度低声说，“我父亲最近一封来信告诉我了。”

大家都瞧着他，好奇地想知道他的哀痛，使他感到十分不快。

他们隔着浓雾匆匆地交谈，这奇特的会见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

“我的女人还告诉我，”拉沃埃接着说，“梅维尔先生的女儿搬出城住到普鲁巴拉内乡，去照料她的祖姨母莫昂老奶奶；她现在靠在别人家做零工过活。虽说她有种小姐气派，而且喜欢打扮，可是我一直觉得她是个勇敢的好姑娘。”

于是，大家又一次瞧着扬恩，这下可真的惹恼他了，一片红晕升上了他金褐色的面颊。

和柏特皇后号上这些人的交谈就以对歌特的这番评价告结束，从此任何活着的人都再也不曾看见他们了。适才不多一会儿，由于船已不那么靠近，他们的脸仿佛已更加模糊，突然，玛丽号上的人觉得没什么可推挡的了，他们的长木棒的顶端已碰不着东西；所有他们那些杠杆：桨、桅或横桁都在虚空中探寻，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沉重地

垂落在海里，像一些巨大的死去的胳膊。大家于是收起这些已经没有用处的防御物：柏特皇后号重新被浓雾吞没，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恰如一个透明屏幕后的灯一经吹灭，屏上的图像也立即消失一样。他们还试图朝它呼唤，但是得不到任何回音——一种由许多声音混合、带嘲弄意味的喧嚣，最后化为悲戚的呻吟，使他们惊异得面面相觑……

这柏特皇后号没有和其他的冰岛人一道回来，由于萨缪尔－阿泽尼德号上的人曾在一个峡湾看见确实属于它的漂流物（它尾部的装饰和它的一块龙骨），大家便不再等他们，一到十月，所有那些水手的名字都写到了教堂的黑牌上。

然而，从它最后一次出现的日子——这个日子玛丽号上的人是记得清清楚楚的——到返航的时期为止，冰岛海面并没有任何危险的天气，相反，在这一天的三个星期以前，一阵猛烈的西风曾经卷去了两只船上的好几个水手。大家于是回想起拉沃埃的微笑，而且，把所有的事情联在一起，又作了许多设想；晚上，扬恩不止一次又看见那像猴子般眨巴着眼的水手，玛丽号上的有些人惊骇地寻思，那天早上他们是不是曾经和一些死去的人交谈过。

十二

夏季一天天过去，到八月末，朝雾开始出现时，冰岛人便回来了。

那两个孤苦无依的女人，已经在普鲁巴拉内莫昂家的茅屋里一起生活了三个月：歌特在这已故水手的寒舍里承担了女儿的职责。她把人家拍卖父亲的房产后剩下的一切都搬来了：她那漂亮的城里式样的床，还有五颜六色的漂亮衣裙。她为自己缝制了一件式样比较简朴的黑色丧服，像伊芙娜老奶奶一样，戴上了一幅厚纱做的、除了有些皱褶外别无装饰的服丧的头巾。

每天，她到城里有钱人家里去缝衣服，晚上才回来。一路上倒也不曾受到任何追求者的打扰；她始终有点高傲，仍然被周围的人当小

姐一样敬重；那班年轻人向她问好时，仍和过去一样把手放到帽子上。

在夏季美丽的黄昏，她沿着悬崖上那条路从班保尔回来，呼吸着使人消除疲劳的海上空气。针线活还没来得及改变她的模样——她还没有变成别的那些整天弯腰干活的女人的样子，她一面眺望大海，眺望着那远方有着扬恩的浩瀚的大洋，一面伸直了她得自种族的美丽、轻盈的身躯……

这条路同样也通往他的家。再走过去一点，朝那个石头更多、被风刮得草木更少的地方走去，就到了波尔－爱旺村，那儿的树木长满了灰色的苔藓，矮小地生长在石头缝里，而且顺着强劲的西风倒向一边。她无疑永远不会再去那儿，那个波尔－爱旺村，虽然它离这儿还不到一里[①] 地；但是，她这辈子既然去过一次，就足以使这一整条路留下一种魅力；再说，扬恩必定经常从这儿走过，她在门口就可以望见他来往在荒凉的旷野上，出没在矮小的荆豆丛中。因此她喜爱这整个普鲁巴拉内地区；她几乎庆幸命运将她抛在这儿，在当地任何别的地方她都无法生活下去。

在八月末的季节，有一种热带地方的疲惫感从南方流向北方；有些个晚上非常明亮，别处强烈日光的反射，一直延伸到布列塔尼海面。天空经常是万里无云，澄澈而宁静。

歌特回家的时刻，因为天色已晚，什么东西都已融为一体，开始集聚和形成一些剪影。这儿，那儿，一簇荆豆矗立在高处两块石头之间，像一顶乱蓬蓬的羽冠；一丛枝干扭曲的树在低洼地形成黑糊糊的一片，或者，在另一处，某个用麦秸盖屋顶的村庄，在荒原上勾画出一个齿形边缘的小丘。十字路口，在十字架上张开黑色手臂守护田野的古老的基督像，好像真是被处死的人；在远方，英法海峡像一面黄色的大镜子，和下半部已经发暗，靠近水平线的部分已经变黑的天空明显地区分开来。在这个地区，即使是这样平静，这样晴朗的好天气，也还是显得忧郁的；在任何情况下，总有一种不安笼罩在一切之上：这是一种起因于大海的忧虑，有多少生命都托付给大海，而它的

---

① 此处指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

永恒威胁却不过是暂时入睡而已。

歌特边走边沉思，在这野外从来不觉得归途多么漫长。她闻着沙滩上的盐味和生长在崖石上，夹杂在干瘦的荆棘丛中的花儿的香味。要不是伊芙娜老奶奶等着她回家，她会乐于在这长着荆豆的小径上久久徘徊，如同那些喜欢幻想的小姐，夏日的晚上在公园里徘徊一样。

经过这个地带时，她有时也忆起若干儿时的往事；但由于她的爱情，这些事现在都变得多么模糊、遥远和细小了啊！不管怎样，她还是要把扬恩当做未婚夫看待——一个她永远不能得到的、高傲、粗鲁、总是回避着她的未婚夫；但是她却固执地对他怀着永远不会再吐露的、忠贞不贰的爱情。目前，她很高兴知道他在冰岛：在那儿，至少海会将他看管在深深的修道院里，使他不能投入其他女人的怀抱……

的确，这几天他快回来了，但她对待他这次归来比往常要平静得多。她本能地意识到，她的贫穷不致成为更受蔑视的理由，因为他和别的小伙子不一样，而且，西尔维斯特的死肯定可以使他俩接近起来。他回来以后，少不了要来到她们的住处，探望他朋友的祖母：她决心在他来访时呆在家里，这样做看来丝毫不会有失尊严；她要装作把以前的事全忘了，而像一个老熟人似的和他谈话，甚至把他当做西尔维斯特的兄弟一般亲切对待，同时尽量显得自然从容。谁知道呢？如今她在世上这样孤苦伶仃，大概不至于不能在他身边占据一个姐妹的位置吧。在向他作了充分解释，让他明白自己并不指望和他结婚以后，也许不至于不能向他求得友谊的支持，获得友情的满足吧。她觉得他只是有些粗鲁，固执于独立不羁的念头，然而他温和、坦率，必定能够理解发自内心的善良意愿。

当他发现她在这里，在这几乎要倒塌的小茅屋里穷苦地生活，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很穷，啊！是的，因为莫昂奶奶已经没有气力再去干洗衣服的活儿，除了寡妇年金，什么收入也没有了；确实，她现在吃得很少，所以她俩还能在不求助于任何人的情况下勉强度日……

她到家的时候，往往天已黑了；进门以前，还得踏着磨秃了的岩

石往下走几步，因为茅屋坐落在普鲁巴拉内道旁坡下朝沙滩倾斜的地方。它几乎隐藏在厚厚的棕黑色的茅草屋顶下，那屋顶圆鼓鼓的，活像僵硬的皮毛覆盖下一只巨大死兽的背部。它的墙壁颜色晦暗，像岩石般粗糙，上面长着苔藓和一小簇一小簇的绿色辣根菜。在门口登上三级圆凸凸的台阶，拉动一根从一个小孔伸出的绳索，就可以抽开门内的插闩。进门以后，首先看见对面那个天窗，仿佛开在城墙般厚的壁上，朝向大海，从那儿射进最后一抹淡黄色的光。在巨大的壁炉里，燃着芳香的松枝和山毛榉枝，这都是伊芙娜老奶奶散步时沿路拾来的；她坐在炉边，照应着她俩的晚餐；她因为爱惜头巾，在家里只戴一顶压发帽。在炉火的红光映照下，她侧面的剪影依然很美。她向歌特抬起那双过去是褐色，现在已失去光泽而变得发青的眼睛，由于年老，这双眼睛已经混浊，昏花，迷糊了。她每次都要说这么一句话：

"啊！老天爷，我的好女儿，今晚你回来得这么晚呀……"

"一点不晚呀，奶奶，"歌特已听惯了这句话，便温柔地回答，"还是和平常一样呢！"

"啊！……孩子，我可是觉得比平时晚了。"

她们坐在一张因为用得太旧而几乎变形、然而还和橡树干一般厚的桌前喝汤。同时蟋蟀从来不曾忘了为她们奏起轻轻的银铃般清脆的音乐。

茅屋的一面装着刻工粗糙的板壁，现在已全被虫蛀了；拉开这板壁，便是一些多层床铺，好几代渔民就在这里生育，睡眠，那些年老的母亲便在这里死去。

在屋顶黑色的梁木上，挂着一些破旧的家用什物，一些草束、木勺、熏肉；还有一些旧渔网，从莫昂家最后几个儿子遇难以后，这些渔网就一直挂在那儿，晚上老鼠便来咬啮网眼。

歌特那张挂着白纱幔帐的床，安置在屋子的一个角落，给这凯尔特人的小屋带来一点新鲜高雅的气派。

一张西尔维斯特穿着水兵服的照片，用镜框装了，挂在花岗岩墙上。他祖母还在上面悬挂了他的军功勋章和他留下的一对缝在水兵右袖上的红布做的锚；歌特也为他在班保尔买来一个黑白两色珠子

穿成的花环，这是布列塔尼地方用来装饰死者遗像的。这儿便是他小小的灵堂，便是他的故乡布列塔尼用以纪念他的一切……

夏季的夜晚，她们为了节省灯火，早早就睡了；天气好的时候，她们就在屋前石凳上坐一会儿，瞧着稍稍比她们头顶高出一点的路上的行人。

然后，伊芙娜老奶奶睡进她的分层柜床，歌特则睡上她的小姐床铺。因为干了许多活，走了许多路，她入睡很快，而且像一个明智的、果断的姑娘那样，并不太心慌意乱地梦着冰岛人的归来……

十三

可是有一天，她在班保尔听说玛丽号已经到岸时，却感到自己突然像发起烧来一样。等待时的宁静全都无影无踪了；她匆匆赶完活计，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比平时更早地上路回家。正当她急急忙忙在路上走时，远远看见他正朝自己迎面走来。

她的两腿颤抖，甚至感到发软，他已经离得很近，在二十步远的地方显现出他漂亮的身材和渔夫便帽下的鬈发。她感到自己手足无措，这次相遇是如此出乎意料，她真害怕自己会站不稳，害怕让他看出自己的慌张；此刻她真是羞得要死……而且她以为头巾一定没有戴好，加上干活干得太快，样子一定十分疲劳，要是能藏进荆豆丛或躲进什么兽穴里，她是会不惜任何代价的。再说，他也同样有一个向后闪的动作，好像要设法换一条道。但是来不及了：他们正是狭路相逢。

他呢，为了不碰着她，像一匹多疑的马儿退缩着跳到一边，他紧靠土坡站着，用一种疑惧而粗野的眼光瞧着她。

刹那间，她也抬起眼睛，不由自主地向他投去乞求和痛苦的一瞥。在这比枪弹更迅速的目光的无意相遇中，她的亚麻色灰瞳仁仿佛扩大了，似乎被某种思想的伟大火焰所照亮，投射出一种真正发蓝的光，同时她的脸却变得通红，一直红到鬓脚，红到金色的发辫底下。

他用手碰碰帽子说：

"您好,歌特小姐!"

"您好,扬恩先生,"她回答。

这就算完了;他走过去了。她继续走她的路,虽说依然颤抖着,但随着他愈去愈远,她觉得血液循环渐渐恢复正常,力气也慢慢复原了……

回到家里,她发现莫昂奶奶坐在屋角,双手抱住头哭着,发出小孩子般咿咿咿的声音,她头发散乱,发尾从压发帽下掉落出来,像一小束灰麻纤维。

"啊! 我的好歌特,我今天捡柴回来的时候,在普鲁爱泽遇见加沃家的孩子啦,我们谈起了我可怜的孙儿,这你也会想到的。他们今天早上才从冰岛回来,中午我还没回家,他就已经来过一次了。可怜的孩子,他也是满眶的眼泪呢……我的好歌特,他为了替我拿那一小捆柴,一直把我送到门口……"

她站着听了这番话,心也随着紧缩起来:这么说,扬恩已经来过了,她曾经做了那么多打算,想对他说那么多话的那次访问已经过去,显然不会再有了;这事完结了……

于是茅屋显得更加凄凉,贫穷更加严酷,人世也更加空虚,——她怀着死的愿望垂下了头。

十四

冬天渐渐降临,像摊开的裹尸布一样听其自然地慢慢落下。灰色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而扬恩一直没有再露面——两个女人冷清清地生活着。

因为天气冷,生活费更加昂贵,日子也更难熬了。

而且伊芙娜奶奶也变得很难照料。她的头脑不管用了,现在动不动要生气,说些伤人和骂人的话;每星期总有一次到两次,她会像小孩子一样无缘无故发起火来。

可怜的老奶奶! ……在她头脑清楚的时候还是那么温柔,所以

歌特依旧尊重她，爱她。她一直十分和善，最后却变得脾气很坏；一个人在生命将尽的时候，忽然表现出沉睡了一生的全部恶意，一直隐藏着的说粗话的全部本领，这对人类灵魂是何等样的嘲弄，又是何等嘲弄人的奥秘啊！

她还开始唱歌，这比她发脾气更加不堪入耳；这都是她偶然想起的一些东西，有时是一段弥撒经文，有时是过去在码头上常听水手们唱的十分粗俗的小调。她有时唱起《班保尔的小姑娘们》，或者摇晃着脑袋，用脚踏着拍子，唱道：

我的丈夫刚刚出发，
到冰岛捕鱼去了，我的丈夫刚刚出发，
他没有给我留下一个子儿，
但是……嘿嘿，啦啦……
我挣到了钱！
我挣到了钱！……

每次，唱着唱着便突然停住，同时茫然地睁着大眼，完全失去了有生命的表情，——好像燃尽的火焰忽然旺一旺，随即熄灭一样。然后，她垂下头，下巴像死人一般松垂着，久久地处于一种衰竭状态。

她现在也不怎么爱清洁了，这又是歌特所没有预料到的另一种考验。

有一天，她甚至连她的孙儿也记不起来了。

"西尔维斯特？西尔维斯特？……"她对歌特说，样子像是在探究这人到底是谁；"唉！我的好孩子，我年轻的时候有过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的男孩和女孩，所以现在，我的天哪！……"

她一面说着，用一种几乎有点放纵的、无忧无虑的姿势，朝空中挥了挥她满是皱纹的可怜的手……

第二天，也许她又清楚地忆起了他；又提起无数他曾做过的或说过的种种琐事，一整天都为他哭泣。

啊！这冬季的夜晚，在没有树枝生火的时候！挨着冻工作，为了活命而工作，一针针缝着，干完每晚从班保尔带回的活计以后才上床

睡觉。

伊芙娜老奶奶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双脚挨着最后的余烬，两手缩在围裙底下。但晚上开始的时候，总得和她闲聊一会儿。

"你怎么不跟我说话呢，我的好女儿？我年轻的时候，认识好些你这个岁数的姑娘，都很会聊天的。如果你能说点什么，我想，咱俩就不会显得这么凄惨了。"

于是歌特讲起她在城里听到的一些新闻，或者她在路上遇见的人的姓名，谈着那些和现在世上的一切同样与她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然后，当她看见那可怜的老奶奶睡着了，便中途停住，不再讲下去。

正当青春妙龄需要青春做伴的时候，在她周围却没有丝毫年轻的有活力的东西。她的美貌会在孤独和贫瘠中枯萎……

从四面八方灌进来的海风，把灯吹得摇摇晃晃；浪涛声不绝于耳，让人听了感到像是置身在船上。这声音又使她想起了那永远撇不开的、令人苦恼的扬恩，因为风浪正是与他那个行业密切相关的。每当可怕的暴风雨之夜，外面漆黑一片、狂风大作时，她就愈加焦虑地想到了他。

然后她孤零零地，总是孤零零地和这熟睡的老祖母在一起，有时她瞧着那些黑暗的角落，想到曾在那些分层柜床里生活过，在类似的一些夜晚在海上丧生的先辈渔民们的灵魂可能会回到这儿，便感到毛骨悚然；她并不觉得有这位几乎成为死者中一分子的老奶奶在场，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受那些归魂的伤害……

突然她听见从壁炉的一角发出一丝细小的、如笛声般颤抖的、好像闷在地底下的声音，不觉从头到脚战栗起来。那声音以一种令人心里发冷的轻松调门唱道：

到冰岛捕鱼去了，我的丈夫刚刚出发，
他没有给我留下一个子儿，
但是……嘿嘿，啦啦……

于是她感受到与疯人做伴时那种特殊的恐惧。

落雨了，伴着泉水般连续不断的细小声音往下落着，她听见雨水在外面墙上不断地流淌。在那长满苔藓的老旧屋顶上，一些漏处总

是在老地方发出不倦的、单调的、同样哀怨的淅沥声；它们使屋里用石块、沙砾、贝壳混着土铺压成的地面到处都是泥泞。

她感到自己周围全是水，寒冷的、无边无际的一大片水包围着她：这翻腾着、抽打着，又在空中散开的水，使黑夜显得更黑，使分散在普鲁巴拉内的茅屋彼此更显孤立。

星期天的夜晚，由于给其他人带来某种快乐，对歌特便显得格外凄凉：即使在这些沿海的偏僻村落，这种夜晚也是快活的；这儿那儿，总有那么一个关门闭户的茅屋，被黑夜的雨水浇打着，从里面传出阵阵重浊的歌声。里面，排列着为酒客准备的桌子；水手们傍着冒烟的炉火烘烤身上的衣服；老年人啜着烧酒便心满意足了，年轻人则还要和姑娘们调笑；所有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唱着歌自得其乐。在他们旁边，将成为他们明日坟墓的大海，也在唱着，使这黑夜充满了它巨大的声音……

有些星期天，一群群从酒店出来或从班保尔回村的青年，打莫昂家门前的路上经过；这都是住在陆地尽头、靠近波尔－爱旺村的人。他们刚从姑娘们的怀抱中挣脱，很晚才从这儿路过，因为已经习惯于风浪，所以毫不在乎被雨淋湿。歌特支着耳朵倾听他们那很快就被狂风巨浪的喧嚣所吞没的歌声和喊声，想从中分辨出扬恩的嗓音，当她自以为能识别时，便感到浑身战栗起来。

扬恩没再来看她们，这从他那一方面说是不好的；西尔维斯特死了还没多久，就只顾去过快活日子——所有这些可不像是他的行为！她确实不再理解他了。尽管如此，她还是忘不了他，不相信他是个没良心的人。

事实上，自他回来以后，生活的确十分放荡。

首先是十月份照例的加斯科涅湾之行——这对冰岛人而言，一直是个消遣的时期，一个钱袋里有点钱（这是船长们从冬季才能分配的报酬中预支给他们玩乐用的一小笔款项）可以随便花一花的时刻。

他们和往年一样，到加斯科涅湾的岛屿上去购盐，于是扬恩在圣马丁－德－雷重又爱上他去秋的情妇，一个棕色头发的姑娘。他们在最后的悦人的阳光下，一道在叶子已经发黄的葡萄园里散步，园里充满云雀的歌声，充满成熟的葡萄、沙滩上石竹花的香气和海滩上海

水的气息：他们一道在收获葡萄的夜晚唱歌和跳轮舞，在这种日子，人们都喝着葡萄甜酒，陶然于轻松而温情的醉意。

随后，玛丽号一直开到波尔多，他在一家金碧辉煌的大咖啡馆里再度遇见那送表给他的漂亮歌女，于是漫不经心地又让她爱了一个星期。

十一月他们回到布列塔尼，他作为傧相参加了好儿次朋友的婚礼，他老是穿着他那节日的漂亮衣衫，经常在半夜以后舞会结束时喝得酩酊大醉。每个星期他总会有点什么新的艳遇，姑娘们便连忙夸大了讲给歌特听。

有三四次，她远远看见他在普鲁巴拉内的路上向她迎面走来，但总是及时避开了他；他也一样，遇到这种情况，便横穿着旷野走去。他俩现在互相逃避着，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

十五

班保尔有个名叫特雷索勒太太的胖女人，在通往码头的一条路上开着一家酒店，这酒店在冰岛人中名气很大，船长和船主们都到那儿去招募水手，一边和他们喝酒，一边从中挑选最强壮的。

从前相当漂亮，至今在渔夫们面前还颇为风骚的老板娘，现在已经长了胡须，有男人一般的宽肩和大胆的谈吐。她虽在修女式的白色大纱巾下露出一副厨娘的嘴脸，但她毕竟是布列塔尼人，仍具有一种说不出的宗教气质。她的头脑好比一本登记簿，清清楚楚地记得当地所有水手的姓名；她知道谁好谁坏，准确地知道他们本身的价值和他们挣了多少。

一月里的一天，歌特被请往她家去为她缝一件衣服，在酒厅后面一个房间里工作着……

特雷索勒太太家的大门，在那旧式房屋二楼下面笨重的花岗岩石柱后面凹了进去；开门的时候，儿乎总要灌进一股街上的风，推顶着门，来客便像被一个浪头打进来一般，猛地冲进门来。酒厅又深又

矮，粉刷成白色，还挂着一些镀金画框，上面画着船舶靠岸或遇难之类的景象。在一个角落，供着一尊带托座的陶制圣母像，周围还有几束假花。

这几面古老的墙壁听惯了水手们强有力的歌声，见惯了粗鲁的快乐的发泄，——从班保尔的遥远年代，经过海盗骚扰的时期，直至今日这些与他们的祖先无甚差别的冰岛人。在这些橡木桌子上，在两次醺醉之间，不知有多少人的生命被拿来冒险，被典当抵押。

歌特一面缝着那件长裙，一面侧耳倾听板壁另一面特雷索勒太太和两位坐着饮酒的退休渔民谈论冰岛的事情。

他们对某只漂亮的新船有些争论，这条船正在码头上配备帆缆索具，两个老头认为这莱奥波丁娜号不可能在最近的渔季以前装备妥当。

"哎！才不呢，"老板娘反驳，"它肯定可以装备好！我呀，我告诉你，昨天它就雇好船员了：盖尔默的老玛丽号的全班人马，玛丽号要拿去卖掉拆毁了；五个年轻人，就在这张桌子上，当着我的面，用我的笔签了名，就这么回事！都是些棒小伙子，错不了：洛麦克、蒂格迪亚·加洛夫、伊翁·迪夫、特雷吉耶的儿子克哈兹，还有那一个顶仨的，波尔－爱旺村的大个子扬恩！"

莱奥波丁娜号！这将要载走扬恩的船的名字，歌特刚刚听见就一下子深深印入记忆，像是有人用锤子钉进去，使它更难忘却一样。

晚上，她回到普鲁巴拉内，坐在那小小的灯前，就着灯光赶她的活计。她发现这名字一直萦回在脑际，单是它的音韵便透着凄切，让她产生了强烈印象。人名或船名都具有自己的面貌，甚至一种涵义。莱奥波丁娜号，这个新词，以一种反常的固执紧追着她，变成一种不祥的困扰。不，她本来以为会看到扬恩再次随她从前参观过的、已经熟悉的玛丽号出发，多少年来，在危险的旅途中，它一直受着圣母的保护；而这次变化，这莱奥波丁娜号，却增加了她的忧虑。

但是她立刻想到，这些于她其实毫不相干，凡涉及他的一切都永远不应再与她有什么联系。的确，他在这儿或在别处，在这条船或另一条船上，动身或是回来，能关她什么事呢？……他在冰岛的时候，当温暖的夏季又来到这些偏僻的茅屋，来到这些寂寞不安的女人们

身边；或者又一个秋季重新开始，又一次把渔夫们送回来，这能使她的不幸增多或减少一些吗？……所有这些于她都无关紧要，都没什么两样，她横竖是没有快乐也没有希望。在他俩之间已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任何接近的理由，既然他连可怜的小西尔维斯特都忘掉了；——要知道，他们的接近是西尔维斯特毕生惟一的梦想和愿望啊。她理当忘掉扬恩，忘掉与他有关的一切，甚至忘掉那由于他至今听来还带有如此痛苦的魅力的冰岛这名字；应该彻底驱除这些思想，清扫干净，应当意识到这事已经完了，永远完了……

她温柔地瞧着那睡着的可怜老妇人，现在她还需要她，但她不久会死去。那么，以后呢？她还何必活着，何必工作，还有什么可做呢？……

外面又刮起了西风，随着远方强烈的悲鸣，屋顶的漏处又开始发出静静的、如玩具铃铛般轻微的滴水声。她的眼泪也在开始往下淌，这孤女和被遗弃者的眼泪，稍稍带着苦味流经她的嘴唇，默默落到她的活计上，犹如并非由风带来的夏季的雨，急促地、沉重地从那过分饱满的云层突然落下来；于是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觉精疲力竭，面对生命的一片空虚，感到一阵晕眩，她叠起特雷索勒太太肥大的短上衣，试着去睡觉。

她躺进她那可怜的小姐用的漂亮床铺时，不禁哆嗦起来：这床逐日变得愈潮愈冷，如同这茅屋里所有的东西一样。但她毕竟很年轻，一面继续哭着，却也终于暖和过来，睡着了。

十六

几周阴暗的日子又过去了，已经到了二月初，天气相当温和晴朗。

扬恩刚领到去年夏天打鱼分得的一千五百法郎从船主家出来，准备按家里的习惯，把钱带回去交给母亲。这年收入不错，他满心高兴地回家去。

快到普鲁巴拉内的时候，他看见一群人聚在路旁：一个老妇人胡

乱挥着拐杖，一群嘻嘻哈哈的顽童围着她……莫昂奶奶！……西尔维斯特所疼爱的和善的老祖母，邋邋遢遢，破衣烂衫，现在简直变成蹲在路边的那种呆傻的穷老婆子了！……这情形使他十分痛心。

普鲁巴拉内的这伙顽童弄死了她的猫，她异常生气和绝望，便用拐杖吓唬他们：

"啊！如果他，我那可怜的孙儿还在，你们肯定不敢，你们这些下流坯！……"

看来她是追过去要打他们时跌了一跤；她的头巾歪到一边，衣裙上满是泥土，而他们还说她喝醉了(因为布列塔尼一些遭到不幸的老人常有这种情况)。

扬恩知道这不是真的，她是个从来不喝酒的可敬的老太太。

"你们不害臊吗?"他非常生气，便以威严的声音和语气对顽童们说。

在高大的扬恩面前，羞惭而尴尬的小家伙们一溜烟逃掉了。

歌特这时正好带着晚间要干的活计从班保尔回来。远远看见这个情况，认出她的老奶奶在人群里，她吃了一惊，赶紧跑过来看个究竟，看她干了些什么，人家又把她怎样了，——看见被弄死的那只猫，她便全明白了。

她向扬恩抬起她坦率的眼睛，他没有把自己的眼睛移开；这次他们不想互相逃避了，只是两个人都变得满脸通红，他的血也和她一样快地涌上了双颊，他们彼此瞧着，因为挨得这样近而有点慌乱，但是没有憎恨，倒几乎是带点温情，他们在怜悯和保护弱者的共同思想中联合起来了。

学校里的孩子们早就讨厌这只可怜的猫，因为它有一张黑色的面孔，一副魔鬼的神情；其实这是一只很好的猫，你从近处瞧它时，相反会发现它的表情宁静而温柔。他们用石头砸死了它，砸得眼珠都吊在外面了。那可怜的老妇人，一直喃喃地说着威胁的话，她像提一只兔子似的提着死猫的尾巴，情绪激动地摇摇晃晃走回家去。

"啊！我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要是他还在世，他们决不敢这么对待我！……"

一种眼泪似的东西涌出来，在她的皱纹中流淌，她青筋暴露的手

颤抖着。

歌特为她戴正头巾，用孙女儿的温存话努力安慰她。扬恩很气愤：这些孩子怎么会这么恶毒！对一个可怜的老太太竟做出这样的事！他也几乎要流出眼泪了。——不用说，这并不是为了那只猫，像他这样粗鲁的年轻汉子，即使喜欢逗动物玩耍，也决不至于为它们伤心；但是他跟在这提着猫尾巴的，又像回到了童年的老祖母后面走时，他的心都撕裂了。他想起西尔维斯特，他过去是那么爱她，如果他事先听说她会落到这种下场，这样贫穷和受捉弄，真不知会怎样悲痛。

歌特似乎觉得自己应当对老祖母的仪表负责，便解释道：

“这是因为她跌跤了，才弄得这么脏，”她低声说，“她的衣服已经不新了，这不假，因为我们不是有钱人，扬恩先生；但是昨天我还给她缝补过，今天早上我出去的时候，她确实还是干净整齐的。”

他久久地凝视着她，可能任何巧妙的言词、责备和眼泪都不及这番简短质朴的解释更使他受感动。他们继续并排走着，向莫昂家的茅屋走去。——要说漂亮，她一直是个惹眼的人物，这他知道得很清楚，但他觉得，自她贫穷和服丧以后，变得更加美了。她的神情变得更为严肃，她那麻灰色的眸子有一种更加持重的表情，尽管如此，却似乎把你看得更加深透，一直深入到你的灵魂。她的身材已完全发育成熟。不久她就满二十三岁了，她正处在美貌的极盛时期。

而且，她现在是渔家女的装束，她的黑衣裙没有任何装饰，头巾也极为普通；她那小姐风度，现在再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了；这已是一种隐藏在她身上的下意识的东西，人们再不能对此有所责难；可能这仅仅是由于往日的习惯，她的上衣比别人的稍稍合身一点，更好地勾勒出了她丰满的胸脯和双肩的轮廓……但是不，还不如说这东西就藏在她平静的声音和眼神里。

十七

他决定伴送她们，——当然，一直把她们送到家。



这伙顽童弄死了她的猫，她很生气，便用拐杖吓唬他们。

他们三个人一道走着，像是给这只猫送葬。看见他们这样列队而过，似乎有些滑稽，不少人已经在门口微笑了。伊芙娜老奶奶提着猫走在中间；满脸通红，局促不安的歌特在她右边；大个子扬恩在左边，他昂着头，若有所思的样子。

这时候，那可怜的老奶奶在路上差不多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她自己又把头巾理好，不再说什么，却开始用她重又变得明亮的眼睛左右瞟着，来回观察这两个人。

歌特也不再说话，惟恐扬恩得到告辞的机会，她真愿意留在他温和的视线之下，闭着眼睛，不再看任何东西地走着，就这样在她的梦境中挨着他久久地走着，而不要这么快地到达那阴暗且空荡荡的茅屋，在那儿，所有这一切就全消逝了。

到了门口，在那踌躇不定的一刹那，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老奶奶头也不回地进去了；接着是犹犹豫豫的歌特，最后，扬恩也进去了……

他生平第一次走进她们的家；很可能，没有目的；他能有什么愿望呢？……跨过门槛的时候，他碰着了帽子，接着，他一眼看见了西尔维斯特那幅嵌在黑珠子串成的花圈里的肖像，他仿佛走近一个坟墓似的朝它慢慢走去。

歌特一直站着，手支在桌子上。此刻他在环视周围的一切，她也随着他对她们的贫穷进行这种默默的检阅。这两个举目无亲的女人合住的住所，尽管表面上还算整齐、体面，实际上是非常穷的。看见她落到这样贫困的境地，住在这粗糙的花岗石壁间和茅草屋顶下，至少，他可能对她产生一点善意的同情吧。除了那张小姐用的漂亮白色床铺，已经不再有往日富贵的痕迹了，扬恩的眼睛不知不觉转到了那张床铺上……

他什么话也没说……为什么他还不走呢？……那老祖母在清醒的时刻依然那么精细，便装出对他毫不注意的样子。于是他俩面对面站着，沉默且惶惑不安，终于像是要提出什么重大问题似的互相凝视着。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每过一秒钟，他们之间的静寂似乎更加凝固。而他们似乎在庄重地等待某件姗姗来迟的非同小可的事，彼此

愈来愈深地注视着。

…………

“歌特，”他声音低沉地问，“如果您还愿意……”

他要说什么？……别人已猜到他突然做出了某个几乎还不敢明确表达的重大决定，和他平日的决定一样突如其来……

“如果您还愿意的话！……今年渔业收入不错，我手上有一点钱……”

如果她还愿意的话！……他问她什么？她听清楚了吗？她在这件她自信听懂了的无法估量的大事面前惊呆了。

那伊芙娜老奶奶也在自己的角落里竖起了耳朵，意识到幸福来临了……

“我们可以结婚，歌特小姐，如果您还愿意的话……”

然后，他等着她回答……而回答迟迟不来，……谁会阻止她说出这个“愿意”呢？……他惊讶和害怕起来，这一点她也看得很清楚。她两手支在桌上，一张脸变得煞白，眼前模糊一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仿佛一个快要死去的绝色美人……

“哎，歌特，回答呀！”老祖母站起身朝他们走去，“您瞧，这对她太突然了，扬恩先生，您别见怪；她想一想，马上就会回答的……请坐，扬恩先生，和我们一起喝一杯苹果酒吧……”

但是不，歌特，她没法回答，在这种精神恍惚的状态中，她一个字也说不出……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真的有良心。她又重新找到了他，她真正的扬恩，不管他怎样冷酷，不管他如何无礼地拒绝过她，不管这一切，她心里仍一直那么看待的扬恩。他鄙视了她那么长的时间，而今天，她已经贫穷了的今天，却又接受了她；肯定他有自己的想法，有着她往后会知道的某些原因，此刻她一点也不想要求他解释，也不想责备他使自己痛苦了两年……再说，所有这一切，她全忘得那么干净，刹那间，这一切都被吹过她生命的那股快乐的旋风卷到那么遥远！……她始终沉默着，只是用她水汪汪的眼睛深深地注视着他，向他倾诉着自己对他的爱慕，同时一阵急骤的泪雨顺着她的两腮流了下来……

“好啦，上帝降福于你们！孩子们，”莫昂奶奶说，“我呢，我也应

当好好感谢上帝，因为我很高兴能活到这么老，好在入土以前看见这桩喜事。”

他们一直面对面站在那儿，手握着手，说不出一句话，他们找不到任何足够温柔的言词，任何具有必要含义的语句，任何他们觉得值得用来打破这美妙的静默的东西。

“至少，你们接个吻吧，孩子们……他们居然什么话也不说！……啊，上帝，我这两个孩子多么古怪呀！……得啦，歌特，跟他说几句话吧，我的女儿……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许婚的时候都要接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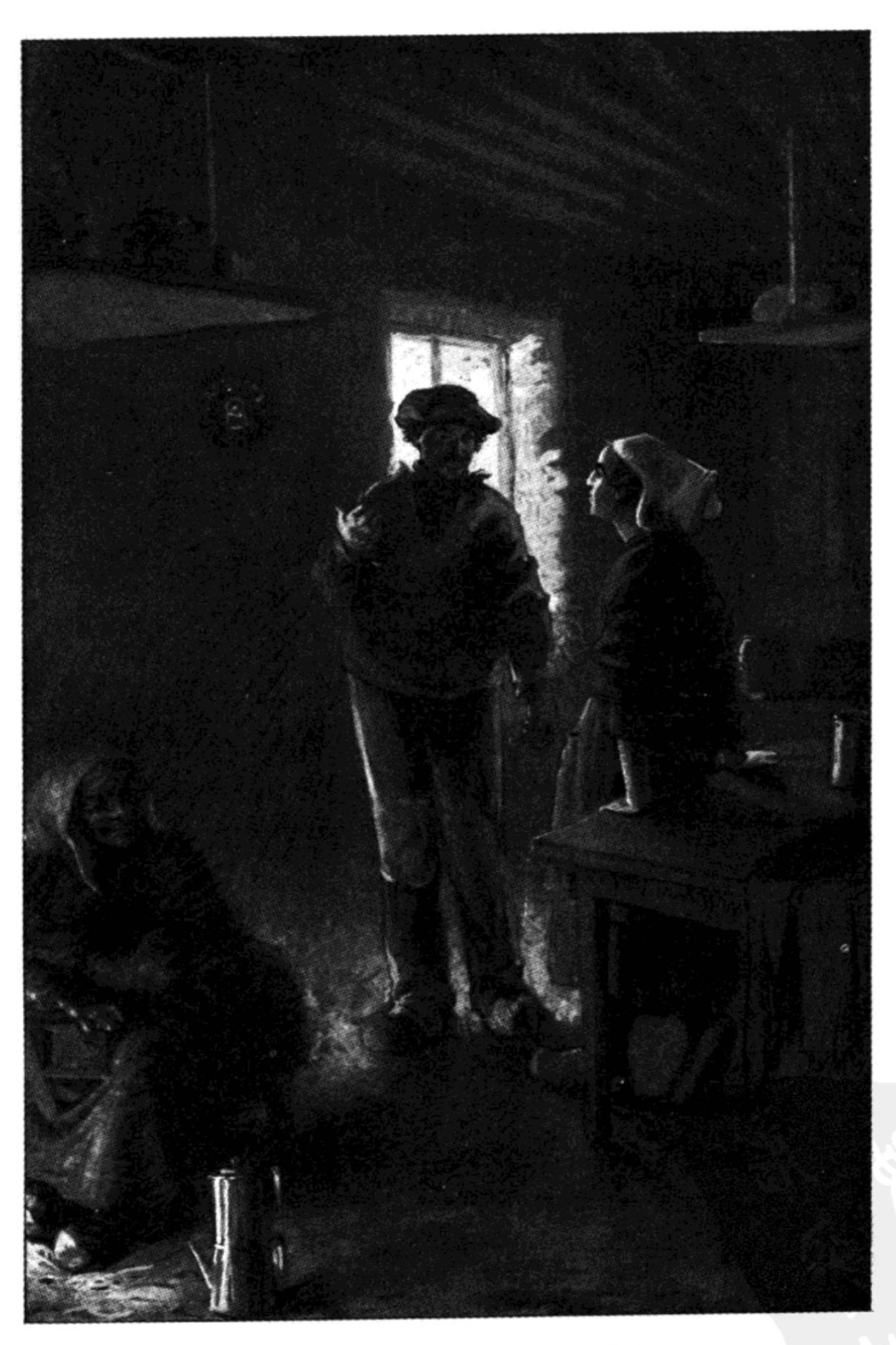
扬恩似乎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崇敬，在俯身抱吻歌特之前，先摘下了帽子，——他感到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真正的一吻。

她也吻了他，倾心相与地将自己鲜嫩的、还不善于做这样细腻的爱抚的嘴唇，贴在她未婚夫的被大海镀上金黄色的面颊上。在墙壁的石缝里，蟋蟀为他们唱起了幸福的歌，这一次，凑巧这歌声来得正是时候。那可怜的西尔维斯特的小小的肖像，也像在黑色珠圈中向他们微笑着。在这死气沉沉的茅屋里，突然一切都显得活跃起来，恢复了青春。静寂中充满了奇异的乐声；甚至从天窗透入的冬季苍白的暮色，也变成一种迷人的美丽亮光……

“怎么，还要等扬恩从冰岛回来才结婚吗，我的好孩子？”

歌特低下了头。冰岛，莱奥波丁娜号，——真的，她已忘了矗立在生活道路上的这些惊恐。从冰岛回来的时候！……在惶惶不安的等待中度过的整个夏季是何等漫长啊！而扬恩，同样也变得急不可待，他用脚尖很快地轻轻敲着地面，心里很快地计算着，看看能不能赶在出海前办好婚事：多少天办齐证件，多少天在教堂公布结婚告示；是的，这就得拖到本月二十号或二十五号才能举行婚礼了，如果没有任何障碍，婚后还可以在一起整整呆上一星期。

“我首先得回去通知我的父亲，”他急匆匆地说，好像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分钟现在都变得需要精打细算、格外珍惜……



今年渔业收入不错，我手上有一点钱……

第四部

一

恋人们都喜欢在夜幕降临时肩并肩地坐在门前的长凳上。

扬恩和歌特也是如此。每天傍晚，他俩便在莫昂家茅屋的门口，坐在那古老的花岗岩凳上谈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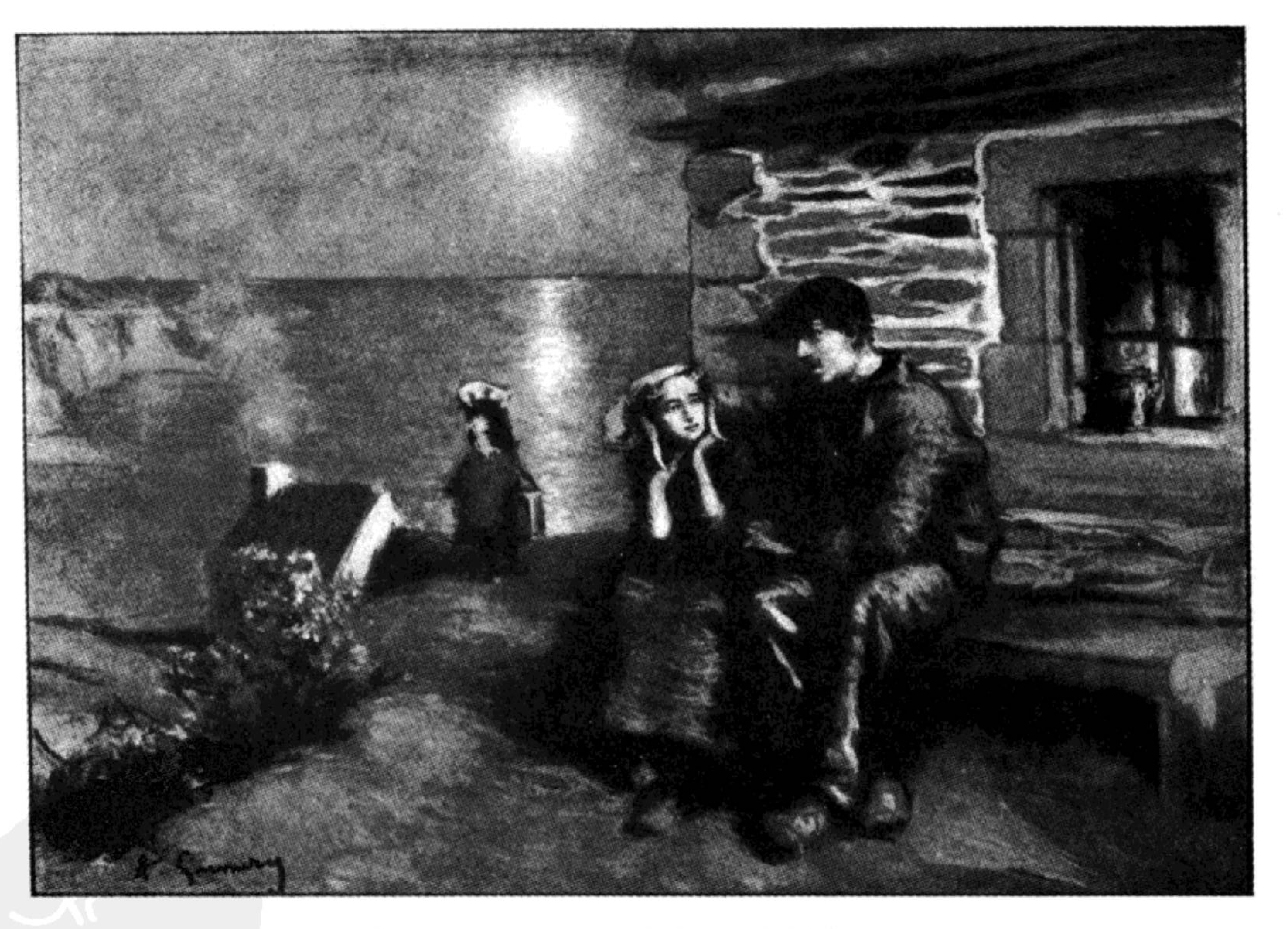
别人谈恋爱有春天，有树下的浓荫、温暖的黄昏、盛开的蔷薇。他们却只有遍地是石块和荆豆的滨海地带二月的暮色。他们的头顶和四周没有一点青葱苍翠的枝叶，而只有辽阔无边的天空，上面缓缓地滑过几团飘忽的浮云。他们的花儿，则是渔夫们从沙滩走上来时，用渔网带到小径上的一些棕色的海藻。

在这受海洋水流影响，因而气候温和的地区，冬季是不十分严酷的；尽管如此，黄昏时分仍常有冰凉的水汽和看不见的细雨落在他们肩头。

然而他们还是在那儿呆着，觉得这地方很惬意。这条石凳已经不止一百年了，谈恋爱的事它已见过很多，对他俩的爱情也就不觉得惊奇；它听过不知多少温柔的言词，千篇一律、一代又一代地从年轻人口中吐出；它也见惯了这些恋人后来变成跌跌撞撞的老头和颤颤巍巍的老太婆，又回来坐在原处——不过这时是在白天，为了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为了在他们所能享受的最后的阳光下暖暖身体……

伊芙娜祖母不时把头探出门外瞧瞧。她并不是对他们在一起有什么不放心，而仅仅是出于关切，是因为喜欢看见他们，也为了劝他们回屋里去。她说：

“你们会着凉的，孩子们，这样要得病的哩。天哪，天哪，这么晚还呆在外面，我问问你们，这能算是懂事吗？”



这条石凳已经听过不知多少温柔的言词……

冷！……他们会觉得冷吗，他们？除了互相依偎的幸福之外，他们难道还能意识到别的什么吗？

傍晚从路上经过的人们，可以听见两个人的喁喁私语声和悬崖下海水拍击的声响混在一起。这是一种和谐的音乐，歌特清新的声音和扬恩那音色柔和悦耳的低音交替出现。人们还能看出他俩的剪影映在他们背靠的花岗岩墙壁上：先是歌特的头巾的白色，接着是她穿着黑衣裙的苗条身躯，在她旁边，是她男友的宽肩。在他们上面，是隆起的茅草屋顶，在这一切背后，是无限的暮色，是水天的一片无色的虚空……

他们终于回到屋里坐在壁炉旁，不一会儿就睡着的伊芙娜老奶奶，头垂在胸前，并不怎么妨碍这一对相爱的年轻人。他们又开始低声说话，好像要弥补过去两年的沉默，何况谈恋爱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他们更需要抓紧一些。

他们决定住在伊芙娜祖母家里，她已立下遗嘱，把这所茅屋遗赠他们；目前因为没有时间，暂不做任何修缮，而将稍稍美化这个过分破败的可怜小窝的计划，延至扬恩从冰岛回来以后实行。

二

……一天晚上，他开心地讲出自他们初次见面以来她做过的或遇到的无数琐事，甚至她穿过什么衣服，参加过什么节庆。

她非常惊奇地听他讲述。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呢？谁能想象他会留心这些事情而且把它们记住呢？……

他微笑着，做出神秘的样子，又讲出其他一些细节，有些事连她自己都几乎忘了。

现在，她不再打断他，只是以一种攫住全身心的意外惊喜听他讲着；她开始猜到，开始明白：过去这一段时间，他也一样在爱着她！……她始终是他关注的对象，现在他正对她做着天真的自白！……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上帝！他为什么那样拒绝她，使她那么痛

苦呢?

他一直答应把秘密告诉她,却又带着一种困窘的神情和难以理解的微笑,不断推迟他的解释。

三

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和伊芙娜祖母一起,到班保尔去采购新娘婚礼时穿的衣裙。

在她以前的小姐漂亮衣衫中,有些完全可以用来应付这个场面,而无需添置什么的。但是扬恩一定要送给她这件礼物,她也就没有十分拒绝:有一件他给的衣服,用他劳动和捕鱼所得的钱买来的衣服,使她感到自己多少已经有点成为他的妻子了。

因为歌特的父丧未满,他们选了一块黑色的衣料。不过扬恩总嫌人家摆出来的料子不够讲究。他在商人面前稍稍有点倨傲,而且,以前从未进班保尔的任何店铺买过东西的他,这天居然什么都要过问,甚至衣服的式样也要管,他要人家给缝上宽宽的丝绒镶边,好让衣服更加漂亮。

四

一天傍晚,夜正降临,他俩在悬崖上的一片寂静中,并排坐在他们的石凳上,他们的眼睛偶然注意到路旁岩缝中的一丛荆棘——周围惟一的一丛荆棘。在半明半暗中,他们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有些小小的白缨子。

"它像是开花了呢,"扬恩说。

于是他们走到跟前想看个究竟。

它果然是开花了。因为看上去还不太真切,他们便用手去摸,用

指头去证实这些被雾润湿了的小花的存在。于是他们开始感到春天提前到来了;同时,他们发现白天在延长,空气有了点暖意,夜也比较明亮了。

但是这丛荆棘花开得多早啊!这一带任何一条路旁都找不到这样一丛开花的荆棘。大概这是专为他俩开放的,为庆贺他们的爱情而开放的……

"啊!那么我们就把它采下来吧!"扬恩说。

于是,他几乎是摸索着,在他粗糙的手中扎成了一个花束。他用渔夫们带在腰间的阔刀,细心地去掉了上面的尖刺,然后把它插在歌特的衣襟上。

"喏,这就像新娘子了,"他说着,往后退了退,似乎要看看是否插戴得合适,虽说天已是全黑了。

在他们下面,平静的海缓缓地拍击沙滩上的卵石,挟带着有间歇的响声,均匀得像睡眠时的呼吸;它仿佛并不在乎他们在它跟前谈恋爱,或者甚而是颇表赞同。

他们因为等待晚上到来而感到白天格外的长,随后,当他们在十点钟分手时,又因一天这么快就结束而稍稍有点泄气。

必须赶快,赶快准备证件,准备一切,如果来不及准备好,就会让幸福在自己面前溜掉,就会一直等待到秋天,等待到那不可靠的秋天……

他们每晚在这凄凉的地方,在海水连续不断的响声中,抱着一种由于时间的流逝而稍显狂热的专注态度互诉着爱情,但由于所有这一切,竟使他们的恋情带上某种特别的甚至几乎是阴郁的成分。这一对恋人有点与众不同,他们在恋爱中更为严肃,也更忧心忡忡。

他一直不说出这两年为了什么不理她,每当晚上他回家以后,歌特便为这个秘密而苦恼。然而他很爱她,这是她确信不疑的。

这是真的,他一直爱她,但是和现在爱得不一样:这爱情在他的心灵和头脑里像上涨的潮水一样愈涨愈高,直到胀满一切。他还从未体验过爱一个人有这么个爱法的。

不时地,他在石凳上躺下,几乎完全舒开身子,把头枕在歌特膝上,孩子般娇憨地想受到爱抚,接着为了体统又很快地坐起来。他真

乐意躺在她脚边的地上，额头倚着她的长裙下摆，就这样呆着。除了他来时去时给她的兄弟般的亲吻，他不敢拖吻她。他崇敬她身上某种看不见的构成她灵魂的东西，这种无法明言的东西，流露在她说话时安宁纯净的声音内，表现在她微笑时的神态中和她清澈美丽的目光里……

而她同时又是一个比其他任何女人更加美丽、更加使人爱慕的有血有肉的女性；她不久就将和他过去的情妇那样完全为他所有，但又并不因此就失去她的独特性！……想到这一点，他连骨髓都战栗起来；他无法预先设想那将是怎样一种陶醉，但又情不自禁要去想，由于尊敬，他甚至寻思自己是否胆敢做出那宗美妙的冒犯行为……

五

一个雨天的傍晚，他俩紧挨着坐在壁炉旁，伊芙娜祖母在他们对面睡着了。火焰在炉膛里的树枝上跳跃，映得他们扩大了的身影在黑黢黢的天花板上晃来晃去。

他们像所有的情侣一样，声音很低地交谈着。但这天晚上，他们的谈话中却出现了长时间的窘人的沉默。特别是他，几乎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半带笑意地低着头，设法躲避歌特的目光。

这是因为她整晚都在盘问那个一直无法使他讲出来的秘密，这次他眼看自己是溜不掉了；她已下定了决心，施展出她的聪明，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任何借口都不能使他逃脱这一关。

"是因为有人说了我的坏话吗？"她问。

他试着说对，一些坏话，啊！……在班保尔和普鲁巴拉内，人家说了她不少坏话……

她问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便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于是她看出来并不是这么回事。

"是因为我的装束吗，扬恩？"

装束嘛，肯定是会引起闲话的；有一个时期，她是过于讲究穿戴

了，不适于做一个普通渔民的妻子。但他最后不得不承认这并不是惟一的原因。

“是因为那个时候，您认为我们是富人，害怕受到拒绝吗？”

“啊！不是的。”

他回答时带有那么天真的自信，把歌特都逗乐了。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只听见外面海风的呻吟。

这时歌特仔细地观察他，脑子里开始出现一个想法，脸上的表情也随之而改变了。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是吗，扬恩？”她突然带着已经猜透一切的人那种不可抗拒的、寻根究底的微笑，注视着扬恩的眼睛说道。

他转过脑袋，嘿嘿笑了起来。

正是这样，她猜对了：原因吗，他讲不出来，因为压根就没有什么原因，从来没什么原因。不错，这只不过是由于他的执拗罢了（正如西尔维斯特以前说的）。谁让大家老拿这个歌特和他纠缠呢！所有的人都这样，他的双亲，西尔维斯特，他在冰岛的伙伴，甚至歌特自已。于是他开始反对，顽固地反对，同时心灵深处却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当谁也不再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一定会愿意的。

就因为扬恩这种孩子气，歌特被撇弃了两年，受尽折磨，甚至想要死去……

由于被人揭穿而不好意思，无奈只得笑笑以后，扬恩以一双和善而严肃的眼睛注视着歌特，此刻轮到他深入地探询：她能宽恕他吗，至少他给她造成那么多痛苦，现在已十分后悔了，她能宽恕他么？……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歌特，”他说，“在家里，我对我父母也是这样。有时候，我发起倔来，可以一连几个星期像在生他们的气，几乎和谁也不讲话。其实您知道，我是很爱他们的，而且最后我总是服从了他们的一切愿望，好像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要是您以为我不想结婚，那才荒唐呢！这种事无论如何不会拖太久的，歌特，您相信我好了。”

啊！她能不能宽恕他！她感到眼泪不知不觉涌了出来，这是往日遗留下来的悲哀，终于随着扬恩的自白逝去。再说，没有过去那番

痛苦，此时此刻也不会如此甜蜜；现在这些都结束了，她甚至很高兴经历过这么一段痛苦的考验。

现在他俩之间什么都说明白了，不错，解说的方式出乎意料，然而十分完满：他俩的灵魂之间再没有任何隔阂。他把她拉到自己怀里，两人的脑袋靠在一起，他们就这样脸挨着脸，久久地呆着，不需要再做任何解释或说明。此刻他们的拥抱是那样纯洁，直到伊芙娜祖母醒过来，他们仍在她面前偎在一起，并不感到局促不安。

…………

六

动身去冰岛的六天之前，他们的婚礼行列从普鲁巴拉内的教堂回转来，在乌云密布的阴沉沉的天空下，被狂风追逐着。

他们俩都非常漂亮，手挽着手，像帝王一般在一长串随从前面走着，像做梦一般走着。他们平静，深沉，庄重，仿佛对周围一无所见，似乎超脱于现实生活，凌驾于一切之上。他们甚至仿佛不曾受到风的干扰，而在他们后面，那一对对欢笑的男女，都被猛烈的西风吹得快乐地乱成一团。行列里有许多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也有一些头发花白的老者，但他们也都微笑着忆起自己的婚礼和新婚的日子。伊芙娜祖母也在行列里，虽然被风吹得狼狈不堪，仍怀着几乎是幸福的心情，倚在扬恩的一位老叔父的手臂上，他正对她说着一些老式的殷勤话；她戴着一块他们为这次婚礼给她买的漂亮新头巾，披着她那染过第三回的小披肩，——为了西尔维斯特的缘故，这次染成了黑色。

风一视同仁地摇撼着所有的客人，一些裙子吹起来了，衣袍翻卷了，有些帽子和头巾给刮跑了。

在教堂门口，新婚夫妇按惯例买了几束假花来补充他们喜庆的装饰。扬恩把花随随便便缀在他宽阔的胸脯上，他是个怎么都相宜的人。至于歌特，举止中仍有一种小姐风度，她把这些可怜的粗糙假花别在上衣高处，像过去一样，这衣服非常合身地衬出了她优美的

体态。

在前面开路的提琴手，被风吹得晕头转向，乱七八糟地奏着乐；他的乐声一阵一阵地吹入耳中，在狂风的喧嚣里，像是一种比海鸥的叫声更细弱的古怪音乐。

普鲁巴拉内乡所有的人都跑出来瞧他们，这段姻缘似乎有某种激动人心的因素。人们大老远地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群群地聚在小径的各个十字路口等候他们。几乎班保尔所有的冰岛人，扬恩的那些朋友，都在那儿守候着。新郎新娘经过时，他们便施礼致敬；歌特以端庄的风度微微欠身答礼，恰如一位名门闺秀，一路上她都受着人们的称赞。

周围所有的村落，包括最偏僻、最闭塞的，甚至林中村落里的乞丐、残废人、疯子、拄着拐杖的白痴……全都倾巢出动。这些人带着乐器，带着手风琴、弦琴，一排排坐在他俩经过的路上；他们伸出手，伸出他们的木钵、帽子，来接受扬恩以高贵慷慨的气派，歌特带着王后般美丽的微笑扔给他们的布施。这些乞丐中有些已经很老了，在他们从来不曾有过思想的空虚的脑袋上，头发已经灰白；他们坐在路旁的低洼处，颜色和土地一个样，仿佛从土里钻出来半截身子，不一会儿又要莫名其妙地钻回去；他们那茫然的眼睛，正如他们那发育不全且毫无用处的生命之谜一样令人不安。他们迷惑不解地瞧着这华丽的充满生命力的行列通过。

大家越过波尔－爱旺村和加沃家，继续朝前走。为了按普鲁巴拉内地区的传统习惯，到那像是处在布列塔尼陆地尽头的特里尼泰礼拜堂去。

这礼拜堂建在悬崖终端一块低矮的岩石上，离水极近，看上去已经属于海的范围。为了到达那儿，大家沿着花岗岩块间的一条崎岖小路曲折而下，于是婚礼的行列散乱在这孤寂的海岬的斜坡上和乱石之间，快乐、殷勤的笑语声完全消失在风和浪的喧嚣里。

但要到达这个礼拜堂是不可能的，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通道很不可靠，拍岸的巨浪来得太近。人们看见白色的水柱高高跃起，接着落下，铺开，淹没一切。

挽着歌特走在最前面的扬恩，第一个在浪沫前退却了。在他后



在他们后面，那一对对欢笑的男女，被猛烈的西风吹得快乐地乱成一团。

面，婚礼行列像圆形剧场似的，一层层站在岩石上，他像是来到这儿向大海介绍他的妻子，但大海却对新娘露出一副凶恶的面孔。

他回过头，看见提琴手在一块灰色的岩石上，想要在两阵狂风之间，抓紧机会奏一段四组舞曲。

“收起你的乐器吧，朋友，”他对他说，“大海给我们奏起了更好的音乐呢……”

与此同时，从早上就沉沉欲坠的一场大雨开始哗哗地落下来，于是大家乱哄哄地笑嚷着，攀上高耸的悬崖，逃进了加沃家……

七

因为歌特的住所实在太贫寒，婚礼的晚宴是在扬恩的父母家举行的。

在楼上那个崭新的房间里，二十五个人围着新婚夫妇坐了一桌；有兄弟姐妹和当领航员的加沃堂兄，有盖尔默、克哈兹、伊翁·迪夫、老玛丽号的、而今是莱奥波丁娜号的全体人员；四位美丽的女傧相，她们的发辫像古代拜占庭[①]的后妃们那样，在耳朵上盘成圆髻，她们的白头巾按年轻人的时髦样式扎成海螺形；四位男傧相，全是冰岛人，身强力壮，漂亮的眼睛傲气十足。

楼下呢，不言而喻，也都在吃喝着，烧煮着，整个婚礼行列的队尾都乱哄哄地挤在那里，一些从班保尔雇来的女工，在塞满了锅、罐的大壁炉前忙得晕头转向。

扬恩的父母本来盼望儿子娶个比较有钱的妻子，这不假；但歌特现在是个出名贤惠而坚强的女子，而且，她虽失去了财产，却是当地最美的姑娘，看着这一对天生的佳偶，他们也就满心欢喜了。

老父亲喝完汤后十分快活，便谈起这桩婚事：

“这下又可以添一些加沃了，虽说普鲁巴拉内已经有不少加沃的

① 君士坦丁堡的旧称。



二十五个人围着新婚夫妇坐了一桌。

子孙！”

他扳着指头，向新娘的一位舅父解释加沃这一姓为何这样兴旺：他的父亲是九兄弟中最小的一个，生了十二个孩子，全都和堂姊妹结了婚，于是又生下许多加沃，尽管有一些已经死在冰岛了！……

“我呢，”他说，“我娶的也是加沃一姓的，我们俩又生了十四个孩子。”

想到这个家族，他高兴起来，摇晃着他白发苍苍的脑袋。

天哪！他为了养大那十四个小加沃可是费了不少劲；不过现在总算熬出头了，而且变卖难船所得的一万法郎也确实使他们宽裕起来。

他的邻座盖尔默也挺高兴，讲起他服役时的种种花招，一些有关中国人、安的列斯群岛和巴西的故事，逗得那些即将去那儿的年轻人瞪大了眼睛。

他最有趣的往事之一，是某天傍晚他们在伊菲革涅亚号舰上往酒舱里装酒，输酒的皮管破了，酒流了出来。他们不去报告，却就地喝了个够。就这么痛痛快快喝了两个小时；最后炮位上满地是酒，所有的人都醉了。

同桌的那些老水手，全都带点狡黠的心情孩子般开心地笑了起来。

“大家都嚷嚷反对服役，”他们说，“其实呀，只有服役的时候才能干出这种有趣的事！”

外面，天气并不见好，相反，急风骤雨正在漆黑的夜里大施淫威。尽管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仍有几个人不放心他们的船或泊在码头上的小艇，说要起身去看一看。

这时候，另一种更加快乐的喧哗，从楼下那伙挤在一起用餐的小字辈中传了出来：这是那些小兄弟、小姐妹们欢乐的叫声和笑声，他们因为喝了苹果酒而变得格外兴奋。

人们端上了炖肉、烤肉、鸡、好几种鱼、煎蛋和鸡蛋薄饼等。

大家谈起渔业和走私，议论到各种作弄税务人员的办法，谁都知道，这些人是从事海上营生的人们的死对头。

楼上，在那体面的席位上，人们甚至讲起了种种滑稽的奇遇。

这些用布列塔尼方言交谈的人们，年轻的时候都曾见过一些世面。

"在香港，那些房子，你知道，那些从小巷里进去的房子……"

"啊，对，"坐在桌子末端的另一个常去光顾的人说，"是那些进去就向右拐的房子吧？"

"不错，总之，是那些中国妓女的家，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去的，在那儿花天酒地了一番……那是些丑女人，天哪，丑极了！……"

"哦！要说丑，我是相信的，"大个子扬恩漫不经心地说，他在一次远航以后，在一段行为不检的时期，也曾见识过这类中国女人。

"之后，该付钱了，谁带着钱呢？……找呀，在口袋里找吧，我没有，你没有，他也没有，——谁都没有一个子儿！——我们道着歉，答应以后再来（说到这儿，他那晒成古铜色的粗犷的面孔歪扭起来，扮出一副中国女人的惊诧模样）。但那老鸨不信，开始嗷嗷地怪叫，凶神恶煞一般，还扑过来用她的黄爪子抓我们（现在，他又摹仿中国人刺耳的尖嗓，扮出那发怒的老婆子的丑脸，一面骨碌碌转动着眼睛，还用手吊起了眼角）。这时两个中国人，两个……总之，妓院里的那两个龟奴，懂吗？他们锁上栅门，把我们关在里面了！当然，我们便抓住他们的辫子，把他们的头往墙上撞。可是，啊呀！从一个个门洞里跑出来另一些龟奴，至少有一打，全都挽起袖子准备往我们身上扑来——不过仍带有几分胆怯的样子。我呢，我正好有捆买来在路上吃的甘蔗，青甘蔗很结实，不会断的；这下你们可以想见，为了揍那帮丑八怪，这甘蔗对我们是何等有用了……"

显然，他吹牛吹得太厉害；这时候一阵可怕的狂风刮得玻璃窗直发颤，这故事家便就此打住话头，起身看他的小艇去了。

另一个说道：

"我在泽诺比号上作为水兵伍长当下士炮手的时候，有一天，在亚丁湾，我瞧见一些卖鸵鸟毛的小贩跑上船来（摹仿当地人的口音）：'您好，伍长先生，我们不是小偷，我们是规矩买卖人。'我用一根长棍吓得他们三步并作两步地逃下船去，'你呀，规矩买卖人，'我说，'先孝敬老子一捆鸵鸟毛，然后再商量让不让你们带着这些蹩脚货上船。'要是我后来不那么傻，"他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我回来后可以靠

鸵鸟毛赚不少钱呢！可是，要知道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在土伦，我认识了一个在时装帽店工作的女人……”

这时候，扬恩的一个小弟弟，一个眼珠灵活、脸蛋红扑扑的未来冰岛人，突然因为喝多了苹果酒而不舒服了。大家赶快把小洛麦克搀了出去，这一来就打断了有关那个骗走鸵鸟毛的女制帽商的故事……

壁炉里的风像地狱里的受难者一般嚎叫，动辄以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蛮力，摇撼着整座建在石头上的房子。

“看样子因为我们正在开心，风便生气了。”当领航员的堂兄说。

“不，这是海在不高兴，”扬恩回答，同时对歌特微笑着，“因为我答应过和它结婚呢。”

这时候，他俩忽然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颓丧；他们手握着手，低声说着话，竟和众人的快乐隔绝开来。扬恩知道酒对官能的影响，今晚便滴酒不沾。当某个冰岛伙伴对他将要度过的良宵说上一句水手的玩笑话时，这大小伙子竟臊得满脸通红。

有时他突然想起西尔维斯特，不禁有些黯然……而且，由于歌特的父亲和西尔维斯特的丧事，大家说妥了不要跳舞。

已经在用餐后果点了，一会儿就开始唱歌。但唱歌以前还要为家里的死者做一番祈祷；在结婚庆典上，大家从来不曾忽略这种宗教义务；当众人看见加沃老爹从满头白发的脑袋上摘去帽子，站起身来，便全都静默了。

“这是为我的父亲纪尧姆·加沃祈祷。”他说。

他画了十字，开始为死者读拉丁文祷词：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神圣的名字永远受到赞颂……”

教堂般的寂静现在一直蔓延到楼下，蔓延到那少男少女们欢乐的席面上。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在心里重复着这些永恒的祷词。

“这是为我的兄弟，在冰岛海面失事的伊夫·加沃和若望·加沃……这是为我的儿子，在泽利号遇难的皮埃尔·加沃……”等到为所有加沃家的死者祈祷完毕，他便转身朝向伊芙娜祖母：

“这是为西尔维斯特·莫昂祈祷。”

他又读了另一段祷词。于是扬恩哭了。

“……望将我们从一切罪孽中拯救出来，阿门。”

然后开始唱歌。有些歌是服役时在那朝气蓬勃的船头上学来的，大家知道，军舰上往往有不少好歌手：

一个高贵的团队，一点不比朱阿夫团① 差，
我们团的勇士们
不把命运放在眼里，
乌拉！乌拉！真正的水兵万岁！

歌词由一位男傧相以一种动人心弦的低缓音调唱出，接着，又有许多深厚美妙的歌喉齐声重复。

但新婚夫妇却只听见某种远方传来的声音，当他们互相注视，他们的眼睛便闪耀着一种迷蒙的光芒，好像罩着纱幕的灯；他们一直手握着手，说话的声音愈来愈低，歌特不时低下头，在她的主人面前，渐渐感受到一种分外强烈而愉悦的恐惧。

这时那位当领航员的堂兄用他私人的藏酒为大家敬了一巡。他小心翼翼地将酒拿来，轻轻抚摩那躺倒的瓶子，说这酒是不能摇动的。

他讲起这酒的来历：某天出海捕鱼时，只见海面上孤零零漂着一只大酒桶；桶太大，实在无法将它弄回；于是他们在海上将它打开，装满了船上所有的坛坛罐罐。但不可能把里面的酒全部装完。他们向其他领航员、其他渔民打手势，所有看得见的帆船便都聚集到这木桶周围来。

“这天回到波尔－爱旺村，醉倒的可不止一个呢。”

风一直发出可怕的呼啸。

楼下，孩子们跳着轮舞，有几个已经睡了——那是最小的几个加沃；——但是其他的却由小方代克（在法语中是弗朗索瓦）和小洛麦克（在法语中是纪尧姆）领着头瞎胡闹，他们执意要到外面去蹦跶，老是把门打开，让狂风灌进来吹灭蜡烛。

---

① 法国著名的轻步兵团，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一八四一年起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那当领航员的堂兄，接着讲完了关于酒的故事；他那次分得了四十瓶，但他请求大家切勿向外泄露，因为海事登记处的官员可能要为这不曾上报的漂流物找他的麻烦。

“瞧呀，”他说，“这些酒是值得小心照料的呢，要是澄清了，那就完全变成优质葡萄酒；因为，可以肯定地说，这里面含的葡萄汁比班保尔所有酒店老板酒窖里的葡萄汁要多得多。”

这遇难的酒，谁知它是从哪儿来的呢？这酒很浓，颜色很深，渗进了不少海水，含有盐的涩味。然而大家觉得滋味很好，喝空了好几瓶。

人们的头脑有点晕眩了，语声也变得更加含混，男孩子搂着姑娘们吻起来。

歌声仍快乐地继续着；然而这晚餐席上的人们却心神不定，男人们交换着不安的眼色，因为天气是越来越坏了。

外面，那恐怖的声音正在变本加厉，变成一种持续的、膨胀的、威胁性的声音，如同几千只凶猛的野兽，张大喉咙，伸长脖颈，齐声发出的吼叫。

人们又像是听见远方军舰的大炮发射时的可怕轰鸣：这，这是海在冲击着普鲁巴拉内地方；——真的，海像是很不高兴，歌特听了这不请自来参与婚宴的可怕音乐，心里很不是滋味。

夜半时分，风浪暂息时，扬恩悄悄站起来，示意要妻子过去和他说话。

这是要她一块回他们自己的家，……她脸红了，害臊起来，因为站起身而局促不安，……然后她说，撇下大家，马上走掉，似乎不太礼貌。

“不，”扬恩说，“爸爸答应过的，我们可以走了。”

于是他拖着她。

他俩悄悄溜走了。

一出门他们就置身在寒冷凄厉的风、漆黑而动荡的夜里。他们手牵手地跑将起来。从这悬崖的小径上，虽然看不见，却可以猜测到那在远处发出一切喧嚣的暴怒的大海。刺人的寒风劈面刮着，他俩弯下腰，顶着狂风向前奔跑，有时被风吹得透不过气，便不得不转过

身子，用手捂着嘴缓一缓呼吸。

起先，他几乎将她拦腰提起，免得她的长裙拖到地上，免得她美丽的鞋子踏进满地流淌的水里；随后他竟完全把她抱起来，更快地继续跑着……哦！他没想到自己竟这么爱她！殊不知她已经二十三岁，他自己眼看就到二十八了；至少在两年以前他们就可以结婚，就可以像今晚这样幸福的。

终于到家了，在那上面用草和苔藓铺顶、下面是湿漉漉的泥地的可怜的小住所里，他们点燃了一枝两次被风吹灭的蜡烛。

莫昂老祖母在开始唱歌以前就被人送回家了，她已躺进柜床睡了两个小时，还把柜床的门关了。他俩恭恭敬敬走近前去，从柜门缝隙瞧她，如果她没睡着，好向她道声晚安，但他们看见她可敬的面容凝然不动，双目紧闭，她已经睡熟或者是假装已经睡熟，以免打搅他们。

于是他们觉得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了。

他们手牵着手，颤抖起来。他先是俯身向她，想吻她的嘴唇，但歌特不曾做过这样的亲吻，便把嘴唇转过一边，仍像订婚那天晚上一样，纯洁地把嘴唇贴在扬恩那被风吹得冰凉的脸颊上。

他们的茅屋又破旧又低矮，而且非常冷。啊！如果歌特还像从前那么有钱，能够布置一个漂亮房间，而不是这样一个建在光秃秃的泥地上的屋子，那该多么快活……她至今还很不习惯这粗糙的花岗石墙壁，不习惯这些样子蠢笨的东西；但她的扬恩和她在一起，有他在场，一切都变了，一切都换了模样，除了他，别的她什么也看不见……

现在他们的嘴唇相遇了，她不再把自己的嘴唇移开，他们一直站着，紧紧搂在一起，默默无言地陶醉在一个无尽的长吻中。他们微喘的呼吸相互交融，两个人都像发高烧一样颤抖得厉害。他们似乎没有力量中断这拥抱，除了这长长的一吻，他们似乎别无所知也别无所求了。

她终于挣脱身子，突然慌乱起来。

"不，扬恩……伊芙娜祖母会看见我们的！"

但是他，又微笑着寻找他妻子的嘴唇，很快又把那嘴唇衔在自己

口中，像一个口渴的人被人夺去他的凉水杯时那样。

刚才的动作，打破了这充满魅力的甜蜜的迟疑。起初本会如在圣处女面前一样跪下的扬恩，觉得自己又变得野蛮了；他偷眼瞧了瞧身旁那老式柜床，因为和老祖母挨得那么近而颇为别扭，他正在设法不让旁人看见他们；他一直没有离开那甜蜜的嘴唇，同时却把手臂伸到背后，用手背弄灭了灯，像是风把它吹灭了似的。

于是，他突然将她抱起，以他独特的方式捧着她，嘴唇仍然贴在她的嘴唇上，那样子活像一只野兽用牙叼着它的捕获物。她呢，则整个身心都听凭他夺去，这劫夺蛮横、急切，根本没有抵抗的可能，然而又温存、甜蜜，如同一种裹住全身的久久的爱抚。他在黑暗中将她抱往那白色的城里式样的漂亮床铺，这床便成了他们新婚的卧席。

在他们周围，那看不见的乐队一直在为他们的新婚第一夜奏乐。

呜呜！……呜呜！……风忽而在狂怒的颤抖中吐出低沉的轰鸣；忽而以猫头鹰的尖音，发出细小的长声，仿佛出于一种恶意的精明，压低声音在你耳畔一再重复它的恐吓。

那动荡的、凶残的水手们的巨大坟墓就在近旁，正闷声地拍击着崖壁。早晚有一天夜里，人们会被它卷了进去，在那漆黑冰冷的海水的癫狂状态中，苦苦地挣扎……这一点，他们是心中有数的……

管它呢！反正眼前他们还在陆地上，可以不受这无效的，只能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狂涛巨浪的侵扰。于是，在这贫寒、阴暗、到处透风的小屋子里，他们彼此委身于对方，既不挂虑死，也不挂虑一切，只是被那永恒的爱的魔力所迷惑和陶醉……

八

他们做了六天夫妻。

在这临出发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在为冰岛的事情忙碌。做苦工的女人把腌鱼用的盐堆进船舱；男人们在整理帆缆索具，在扬恩家，妈妈和姐妹们从早到晚都在赶制雨帽、防水衣和出海用的一切行装。

天色阴沉，似乎感到春分将至的海正动荡不宁。

歌特痛苦地忍受着这无情的准备工作，计算着飞快逝去的时日，等待着工作完毕以后的晚间到来，那时便可以和她的扬恩单独在一起。

难道每年他都得走吗？她真希望能把他留住，但是她不敢马上和他谈这件事……虽说他也很爱她，和他从前那些情妇，他还不曾有过这样的感受；不，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种那样充满信赖，那样纯真的温情，以致同样是亲吻，同样是拥抱，和她一起却是另一码事；每天夜里，他俩之间爱情的狂热越来越高涨，直到天亮还不满足。

使她感到特别喜悦的，是她意外地发现扬恩竟是这样温柔，这样孩子气。过去她在班保尔有时见他对一班倾慕他的姑娘非常倨傲，反之，和她在一起时，却始终带有一种在他身上显得十分自然的殷勤，她尤其喜爱每当他们目光相遇时，他对她露出的和善的微笑。因为在这类淳朴的人们身上，对妻室的尊严天生有一种柔情和敬意；妻子和作为消遣品的情妇是有着天渊之别的，对于后者，在轻蔑的微笑中，有一种随即把夜里的亲吻抛掉的神气。而歌特是妻子，到了白天，他就不再记起夜间的爱抚，既然他俩已永远结为一体，那点爱抚似乎就不算什么了。

……不安，她在幸福之中真的非常不安，这幸福似乎来得太出乎意料，简直像梦一样不可靠……

首先，这爱情在扬恩身上能够持久吗？……有时候，她想起他那些情妇，他的那些冲动和艳遇，于是她害怕起来：他会对她一直保持这种无限的柔情和如此甜蜜的敬重吗？……

真的，对于他们这样的爱情，六天的夫妻生活简直算不了什么；这只不过是从他们面前漫长的一生中分期支付出的一小点令人癫狂的日子而已！他们还没能充分地交谈、相见和充分领会彼此属于对方；他们平静快乐的布置家庭的共同生活计划，都不得不推迟到扬恩回来以后……

啊！今后，今后无论如何要阻止他去冰岛！……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们两个都不富有，那么以后怎样生活呢？……何况他又那么喜欢他海上的职业……

不管怎样，以后她还是要设法将他留下；她要将她的全部意志、全部智慧和全部感情都用在这件事情上。当一个冰岛人的妻子，每年哀伤地看着春天的来临，在痛苦的焦虑中度过整个夏季；不行，现在她爱他已爱到超过她已往的想象，她一想到未来那种岁月，就感到极其恐怖……

他们有过一个春日，惟一的春日。这是起航的前一天，船上的用具都已安排妥当，扬恩便整天陪伴着她。他们像恋人们那样，挽着胳膊在路上散步，彼此紧挨着，一面谈着各种各样的琐事。人们瞧见他们走过都微笑着说：

"这是歌特和波尔－爱旺村的大个子扬恩，刚刚结婚的小两口儿！"

这最后一天，是个真正的春日；突然看见这一贯动荡不宁的天空竟然清澈无云，异常宁静，实在是一件特殊的奇异的事情。风已完全住了，海面十分平稳；到处是一模一样的淡蓝色，静止不动。太阳发出强烈的白光，布列塔尼这一带荒凉地方为这样的阳光所普照，真像一件奇妙而稀罕的事，连最偏僻的区域也仿佛快乐和活跃起来。空气中有一种宜人的温暖，散发出夏季的气息；而且看上去天气似乎从此不会再变，不会再有阴暗的日子和暴风雨。海岬和海湾之上，不再掠过变化多端的云块的暗影，于是在阳光下显现出它们巨大的静止的轮廓；它们，它们也像是在这无穷尽的静谧中休息了……所有这一切，都仿佛是要使他俩的爱情佳节更加甜蜜、更加恒久；——人们已经看见一些早开的花，一些沿着沟渠生长的报春花，或是一些柔弱且没有香味的蝴蝶花。

这时歌特问道：

"你会爱我多久呢，扬恩？"

他吃了一惊，用他那双漂亮而坦率的眼睛正视着她，回答道：

"当然是永远喽，歌特……"

这句话，从他那稍有点蛮气的嘴唇中吐出，好像真的具有永恒的意味。

她倚在他的胳膊上，在梦想实现的快乐中，紧紧地依偎着他，但仍然忐忑不安，因为她感到他将像一只大海鸟似的逸去……明天，他

就要飞向大洋！……这一次已经来不及了，她没有丝毫可能阻止他动身……

在他们散步的这条悬崖小路上，可以俯瞰整个沿海地带，这看上去根本没有树木，而只布着低矮的荆豆和石块的地带。零零散散建在岩石上的渔民的房舍，都有着古老的花岗岩墙壁，又高又凸的茅草屋顶，上面因新长出一层苔藓而发绿了；在最远处，海像是一个半透明的幻影，勾画出那仿佛包围了一切的巨大而永恒的圆周。

她喜欢把她曾居住过的巴黎的种种奇异、美妙的事物讲给他听，他却满脸鄙夷的神情，丝毫不感兴趣。

"离海岸那么远，"他说，"全都是陆地，陆地……这必定是有碍卫生的。那么多房子，那么多人……在这种城市里必定有一些险恶的疾病；不，我呀，我是不愿在那种地方生活的，肯定的。"

她微笑了，很惊异地看到这大小伙子竟是这么天真的一个孩子。

有时候他俩走进大地的沟壑，里面长着一些仿佛蜷伏着抵抗海风袭击的真正的树木。从那儿，再看不到远景，地上堆满落叶，还有一种阴冷的潮气。凹进去的道路两旁，长着绿色的荆豆，在树下变得发暗了。接着，小路在某个昏暗孤寂的小村落的墙壁间变得狭窄起来，这小村沉睡在低洼处，因年代久远而快要倒塌了。在他们面前，老是有个十字架在枯枝间高高矗立，上面那巨大的如尸体般被蛀蚀的木制基督像，显出无限痛苦的表情。

随后，小径又往上升，他们又重新俯瞰那广阔的水平线，重新呼吸到高地和海上的使人充满活力的空气。

现在是他在讲冰岛，讲到那没有夜的苍白的夏季，那永不沉落的斜射的太阳。歌特不很理解，便要他做些解释。

"太阳在兜圈子，兜圈子，"他说，一面伸出胳膊向远方碧蓝的海水画了一圈，"它总是停在低处，因为，你瞧，它没有气力升上去；半夜，它只是把边缘在海水里浸一浸，随即又升起来，继续绕它的圈子。有时候，月亮也出现在天空的另一端；于是两个各在一边同时运转，简直分不清谁个是太阳，谁个是月亮，因为在那地方，这两个东西是很相似的。"

半夜还看见太阳！……这冰岛该有多远哪。峡湾呢？歌特好几

次从写在礼拜堂内的遇难者姓名中读到这个词，因而这词于她仿佛意味着某种不祥的东西。

"峡湾么，"扬恩回答，"那是些很大的海湾，就像这儿班保尔的海湾一样；不过那儿环绕着很高的山，那么高，上面总是有云遮住，所以从来看不见它究竟高到什么程度。那是个凄惨的地方，真的，歌特，我肯定。石头，石头，全是石头，岛上的人从来不知道树木是什么东西。八月半的时候，我们的渔季一结束，就得赶快动身回来，因为这时黑夜开始了，延长得极快；太阳沉落到地下，再也升不起来，在他们那边，整个冬季都是黑夜。"

"而且，"他说，"在那儿的一个峡湾里，海岸上也有一个小小的坟场，和我们这里的一样，那是为了埋葬班保尔地区在渔季中死亡或沉没在海里的人们用的。这儿也是如波尔－爱旺村一样圣洁的土地，死者也有和这儿完全一样的木十字架，上面写有他们的姓名。普鲁巴拉内的两个戈阿迪乌都埋在那里，还有西尔维斯特的祖父，纪尧姆·莫昂。"

她于是仿佛看见在那荒凉的海岬下，被那没有终结的白昼的淡红色光线照射着的小小坟场。接着，她又想到在和冬季一样漫长的黑夜里，躺在冰下和黑暗的裹尸布下的同一些死者。

"任何时候，任何时候你们都在钓鱼吗？"她问，"从来不休息吗？"

"是呀，任何时候都在钓鱼。而且还有驾船的事呢，因为那边的海并不总是风平浪静的。天哪！到了晚上总是疲乏极了，可这倒让我们晚餐时胃口极好，有时候，简直是狼吞虎咽呢。"

"你们从来不觉得厌倦吗？"

"从来没有！"他带着一种使她十分难过的自信语气说，"在船上，在大海上，我从来没觉得时间过得慢，从来没有！"

她垂下了头，感到更加忧伤，更加被海制服了。

第五部

一

……在他们共享的这个春日的末尾，夜的降临又给他们带回了冬的感觉，于是他们回家坐在燃着树枝的炉前晚餐。

他们最后一次共进晚餐！……但他们还有一整夜可以相拥而眠，这点期待使他们没有立即悲哀起来。

晚饭以后，他们出外踏上去波尔－爱旺村的小路时，重又获得了一点春天的温和感：空气宁静无风，几乎有点暖意，残余的暮色还久久滞留在田野上。

由于扬恩要去向亲属告别，他们便一道去他父母家，但早早就回来睡了，准备明天拂晓就起身。

二

第二天早上，班保尔的码头上挤满了人。冰岛人的起航在两天以前就开始了，每次涨潮都有新的一批驶往海面。这天早晨，有十五只船将和莱奥波丁娜号一同出发，水手们的妻子或母亲都来给他们送行。——歌特十分惊异自己竟也混在她们当中，变成了冰岛人的妻子，也出于同样命定的原因来到这儿。她的命运在几天之内竟如此急转直下，使她几乎来不及很好地面对现实；她沿着一面无法停留的陡坡下滑，一直滑到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现在她必须忍受这个结局，如同别的那些女人，那些忍受惯了的女人一样……

她还从来不曾这样靠近地参与这种场面，这诀别的场面。所有这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在这些妇女中，她没有看见一个与自己相仿的人，因而颇有些孤单和鹤立鸡群之感；她过去的小姐身分，无论如何总是存在着，把她和旁人分隔开。

在这分离的日子，天气依然晴和，只是洋面上有着从西方滚来的沉重的巨浪，预示着将要起风，人们远远看见那等待着这些人的大海，在码头外碎成了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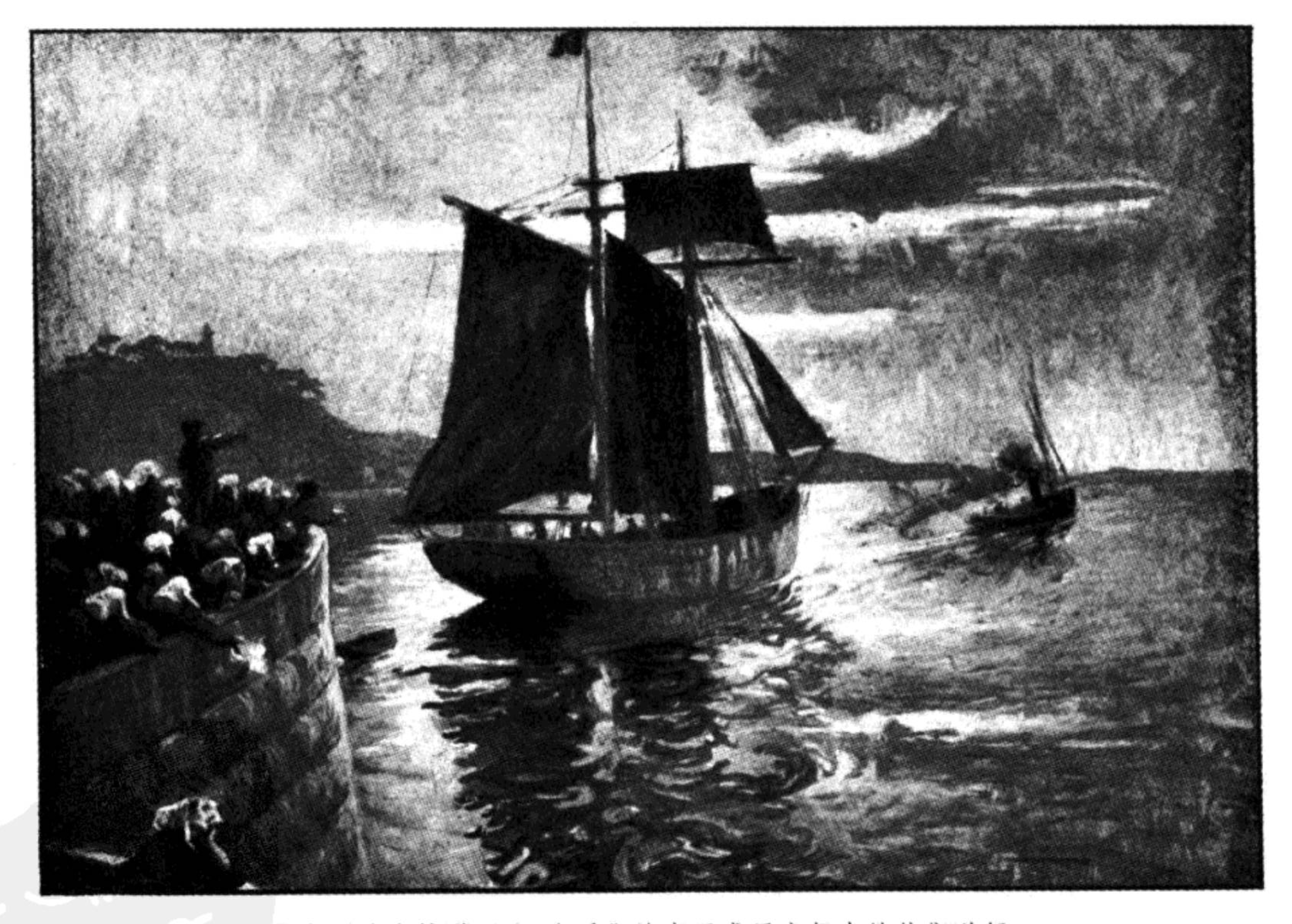
……在歌特周围，有一些女人和她一样含着满眶眼泪，显得美丽动人；也有一些人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这是一些没有感情，或者是暂时还没爱上任何人的女人。一些老妇人，感觉到死亡的威胁，哭哭啼啼地离开自己的儿子；一些情人嘴唇贴嘴唇地久久地抱吻着，人们听见有些喝醉酒的水手唱着歌寻开心，另一些却如同去受难一样，面色阴沉地上了船。

这时还发生了种种野蛮的事，有些不幸的人某天在酒店糊里糊涂地签订了合同，现在被强制送上船去，他们的妻子和警察一道催促他们。有一些由于膂力过人，人们为防止他们反抗，便预先将他们灌醉，用担架抬上船，把他们像死人一般卸在舱底。

歌特恐怖地看着他们走过，她的扬恩将和什么样的伙伴生活在一起呢？而且，这种方式表明冰岛的职业，这引起一些男人这等恐惧的职业，究竟是怎样一种可怕的职业呢？

然而也有一些水手微笑着，他们无疑也像扬恩一样，喜欢海上的生活和大渔业。这些人都是好样的，他们的容貌高贵而漂亮，如果他们是未婚的，便向姑娘们投去最后的一瞥，无牵无挂地离去；如果是已婚的，便怀着一种淡淡的哀愁和回来时变得更加富裕的希望，抱吻他们的妻子或孩子。歌特看见莱奥波丁娜号上的人都是如此，感到稍稍放心了一些，这只船确实挑选到了一批好船员。

渔船两只一列或四只一列地由拖轮曳出港口。当船儿一启碇，水手们便摘下帽子，高声唱起圣母的赞歌："敬礼，海上的明星！"码头上，女人们在空中挥着手，作最后的告别，而眼泪却在纱头巾上流淌。



班保尔码头上挤满了人，水手们的妻子或母亲都来给他们送行。

莱奥波丁娜号一开走，歌特便快步向加沃家走去。她在普鲁巴拉内那条熟悉的小径上，沿着海岸步行了一个半小时，就到了那边，那陆地的尽头，她的新家庭里。

莱奥波丁娜号要在波尔－爱旺村前的大海湾里抛锚，直到晚上才开走；他们约好在那儿再见一面。果然，他乘着船上的小艇回来了，他回来了三个小时，和她作最后的话别。

在陆地上，一点儿也感觉不到风浪，一直是同样绮丽的春色，同样宁静的天空。他们手挽着手在路上踱了一会儿，令人忆起昨天的散步，只是今晚他们不能在一起了。他们漫无目的地走着，又折回班保尔那个方向，不久就到了他们家跟前，完全不是有意，而是不知不觉回到那里的；于是他们最后又回家了一趟，伊芙娜祖母看见他们一道出现，竟吓了一大跳。

扬恩嘱咐歌特好好照料他留在柜里的种种小东西，尤其是他结婚时的漂亮衣服，要经常抖开来晒晒太阳。——水手们在军舰上都学会了这一套。歌特看见他这样充内行，不觉微笑了；其实他完全可以放心，所有他的东西都会被人怀着爱情细心地照料和保存的。

其实，操这份心对他们说来是很次要的；他们是为了说话，为了转移自己的离愁别绪才说这些事情……

扬恩讲起刚才在莱奥波丁娜号上已经用抽签的办法分定了钓鱼的位置，他很高兴抽着了最好的地方。歌特对冰岛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便又要他做些解释。

“你瞧，歌特，”他说，“在我们渔船的*船舷*上，某些部位开有一些洞穴，我们把它们叫做*钓孔*，这是为了立起一些装有滑轮的支架，我们的钓竿就从那儿伸出去。所以，在出发以前，我们就掷骰子，或在水手帽里摸号码，来分配这些洞穴。每个人占好自己的位置后，整个渔季便无权把钓竿搁在别的地方，就一直不变了。我这次的位置在船尾，你知道，这里可以钓得更多的鱼；而且，因为这地方挨着大帆支索，可以在那上面系一块布，一件防水衣，总之一小块随便什么用来遮挡的东西，就可以护住脸不受那边的雪花、冰雹之类的打击；——这是很有用的，你懂吗；遇到乌云飑的时候，皮肤可以不那么灼痛，眼睛也可以比较长时间地看见东西。”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很低，好像害怕吓跑了他们剩下的那点时光，害怕让时间更快地溜掉。他们谈话的特点和所有不可避免要结束的谈话有所不同，他们所谈的最无意义的琐事，这天似乎都变得极其深奥和重大……

在临行的最后一分钟，扬恩把妻子抱了起来，他们久久地默默拥抱，不说一句话，只是紧紧搂在一起。

他登上船，灰色的船帆展开来，吃满了从西方吹来的一阵轻风。她还能辨认出的他，正用约定的方式挥着他的无檐帽。她久久凝视着她的扬恩像影子一般在海上渐渐远去。——这还是他，一个小小的黑色人形，站在海水的蓝灰色之上，已经模模糊糊，渐渐消失在这尽管凝眸注视却仍然看不清，终至完全看不见的远离之中……

……随着莱奥波丁娜号的离去，歌特如同受磁石的吸引，跟随它沿着悬崖步行着。

不一会儿她就必须停步，因为陆地已经走完了；于是她在最后一个竖在荆豆和石块之间的大十字架下坐了下来。由于这是一个高点，从这儿看海，好像远处的海水正在上涨，远去的莱奥波丁娜号也似乎渐渐升高，非常非常小地浮在这巨大圆周的斜面上。水面有着缓慢的巨浪，似乎是水平线后面其他地方发生的可怕风暴的最后余波；但是扬恩所在的目力所及的深邃的海域，一切还是平静的。

歌特一直注视着，想要把这船的形状、帆具的影像和它的船体深深印入记忆，好在它返回时，在这同一地点等待它时，可以远远地认出来。

从西方继续涌起一些巨浪，有规则地一个接一个地滚来，一刻不停，毫不间断，反复做出无益的努力，碎落在同一些岩石上，铺展在同一些地方，淹没那同一的沙滩。这海水的沉闷的骚动，竟伴着天空、大气的宁静安详，时间一久，便令人感到十分奇怪；似乎是海床盛水太多，想要溢出侵占海滩似的。

这时候，莱奥波丁娜号变得愈来愈小、愈远，终至消失。大概是海潮把它带走了，因为今晚的风势很弱，而它却去得极快。它变成一个灰色的小斑点，几乎就要到达那尚可看见的大海圆周的边缘，从而进入那黑暗开始到来的无限辽阔的大洋的另一面。

晚上七点钟，夜降临了，船也消失了，歌特于是转身回家，虽然眼泪一个劲儿往外涌，总算还相当坚强。真的，如果他还像前两年那样，一声告别都没有就动身走掉，那该是怎样的不同，怎样更加阴暗的空虚！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柔化了；她的扬恩是那样为她所有，虽说他出发了，可她感到自己那么被他爱着，当她独自回到住所，她至少还能从这为秋天而说的“再会”中得到安慰和甜蜜的期待。

三

夏季过去了，忧郁、炎热而宁静。她窥视着初现的黄叶，初到的燕群和菊花的开放。

她托雷克亚未克的邮船和巡洋舰给他捎去了几封信；但谁也不知道这些信能否带到。

七月末，她收到他的一封信，他告诉她，写信的那天（本月十日）他身体很好，渔业也丰收在望，他那一份已经有了一千五百条鱼。这信从头至尾都是用冰岛人的朴实文体和他们的家信那种千篇一律的格调写成的。像扬恩这样养育大的人们，根本不知道怎样写出他们思索到、感觉到或梦想到的无数事物。比他受过较高教育的歌特却懂得留心这些，而且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他所未能表达的深情。在那四页信纸上，他好几次用“妻”来称呼她，似乎重复这样的称呼使他觉得快乐。而且，单是那地址上写的：普鲁巴拉内，莫昂家，玛格丽特·加沃夫人收，就已使她高兴得反复读了好几遍。她被称为玛格丽特·加沃夫人，还只有那样短的时间呢！……

四

夏季这几个月里，她干了很多活。班保尔的妇女起初说她有一

双太漂亮的小姐的手，曾经怀疑过这位突然冒出来的女工的才能，如今却看出她最善于缝制使人显得风姿绰约的衣裙；于是她几乎成了一位颇负盛名的女裁缝。

她把挣来的钱都用来装饰住所，——等待着他归来。衣橱，老旧的分层柜床，都重新修理过，上了漆，装上了发亮的金属配件；她把朝海的天窗配上了玻璃，装了窗帘，还买了一条冬天用的新被子、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

所有这些，她都不曾动用扬恩动身时留给她的钱，她将那笔钱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一只小小的中国盒子里，等他回来时好拿给他看。

夏天的晚上，她和伊芙娜祖母（天热的时候，她的头脑和精神明显好转了）一起，坐在门前，趁着日间最后的光亮，为扬恩织一件漂亮的渔夫穿的蓝毛线衫；她在领口和袖口上织了一些复杂的、镂空的精美花纹；伊芙娜老奶奶从前是个编织能手，渐渐把她年轻时的手艺回忆起来，传授给她。这是一种需用许多毛线的手工活，因为扬恩的毛衣必须织得特别大。

这时候，尤其是晚间，人们开始意识到白天变短了，某些在七月份生长极茂的植物，已经有点发黄、枯萎，路旁紫色的山萝卜在更长的茎梗上又开出更小的花；八月末的日子终于到了，一天傍晚，最先归来的一只冰岛渔船出现在波尔－爱旺村的岬角。返航的节日开始了。

人们成群地涌向悬崖去迎接它；——这是哪一只船呢？

这是萨缪尔－阿泽尼德号；——总是它最先回来。

“肯定的，”扬恩的老爸爸说，“莱奥波丁娜号也不会回得太晚；在那边，我是知道的，当一只船开始返航，其余的船也就呆不住了。”

五

他们回来了，那些冰岛人。第二天回来两只船，第三天四只，后

一星期是十二只。在这一带地方，快乐也和他们一起回来了，妻子们和母亲们都欢天喜地，酒店里也热闹非凡，班保尔的漂亮姑娘们在那儿招待渔夫们喝酒。

还有十只船没有返回，莱奥波丁娜号属于这迟归的一伙。这不会拖延太久的，歌特想到最多还有一星期（这是她为了避免失望而定下的期限）扬恩就能回到家中，便沉浸入一种甜蜜期待的兴奋状态，她把家里收拾得非常整洁，窗明几净，好接待他回家。

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没什么事可做了，而且在焦急等待中，她再想不起任何要紧的事。

又有三只迟归的船到岸了。随后又是五只。只有两只船始终没有回来。

“那么，”有人笑着对她说，“今年不是莱奥波丁娜号就是玛丽-贞妮号要捡返航的扫帚把了。”

在期待的快乐中变得更加活泼、更加美丽的歌特，听见这话也笑了起来。

六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她继续打扮得漂漂亮亮，做出快乐的样子，到码头上去和别人聊天。她说这种延误是常有的事，不是每年都有这种情形吗？啊！首先，那都是些多好的水手，而且是两条那么好的船！

然后，她回到家，晚上却开始因痛苦和焦虑而微微战栗着。

真有这种可能吗？她所害怕的事竟来得这样早吗？……难道出了什么事吗？……

她本已十分害怕，此时竟恐怖起来……

七

九月十日！……时间过得真快！

一天早晨，大地已经笼上寒雾，一个真正秋天的早晨，初升的太阳发现她一大早就坐在遇难者的礼拜堂的门廊里，在寡妇们祈祷的地方；——她两眼发呆地坐着，太阳穴像套上了铁环一样紧箍箍的。

这凄惨的朝雾已经开始两天了，这天早晨，由于有了冬的迹象，她怀着更加刺心的焦虑醒过来……这一天，这个时辰，这一分钟，比前一天，前一小时，前一分钟会多点什么呢？……晚回来十五天，甚至一个月的船，人们也是常见的。

这天早晨无疑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既然她第一次跑来坐在这礼拜堂的门廊下，重读那些青年死者的姓名。

为纪念

伊翁·加沃，殁于

诺登－菲奥附近的海面……

…………

只听海面起了一阵狂风，像是一阵剧烈的寒战，同时，什么东西如雨点般落在屋顶上：是枯叶！……有的还给吹进了门廊；院里枝叶散乱的老树被海风摇撼着，落了叶子。——冬季来临了！……

…………

在一八八〇年八月四日至五日的飓风中，

殁于诺登　菲奥附近的海面，

…………

她机械地念着，接着眼睛又从门的尖拱下望出去，在远处的海面搜寻：这天早上，海在灰色的雾笼罩下显得十分朦胧，一道带状云如同一幅巨大的丧幔悬垂在远方。

又是一阵狂风，枯枝飞舞着钻进来。一阵更猛烈的风，犹如往日

曾将这些死者播入大海的西风，竟还想来摇撼这些让活人忆起他们姓名的铭文。

歌特不由自主地一个劲儿盯着墙上的一块空处，它似乎挟带着一个可怖的顽念在等候着，她想到这地方可能不久要放上一块写着其他姓名的新牌，这念头苦苦纠缠着她，而那名字，她在这种地方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她坐在花岗岩凳上，头仰靠着石壁，感到很冷。

在八月四日至五日的飓风中，

殁于诺登－菲奥附近的海面，

年二十三岁……

愿他安息！

冰岛和它那小小的坟场在她眼前显现，——那遥远、遥远的冰岛，被午夜的太阳从下面照亮……突然，——仍是那似乎虚位以待的墙上的空处——她以一种可怕的明晰，看到了她所想到的那块新牌的幻象：一块新木牌，上面画着死人头和交叉的骨头，正中间写着光灿灿一个名字，她所热爱的名字——扬恩！……于是她猛地站起来，像疯女一般，喉头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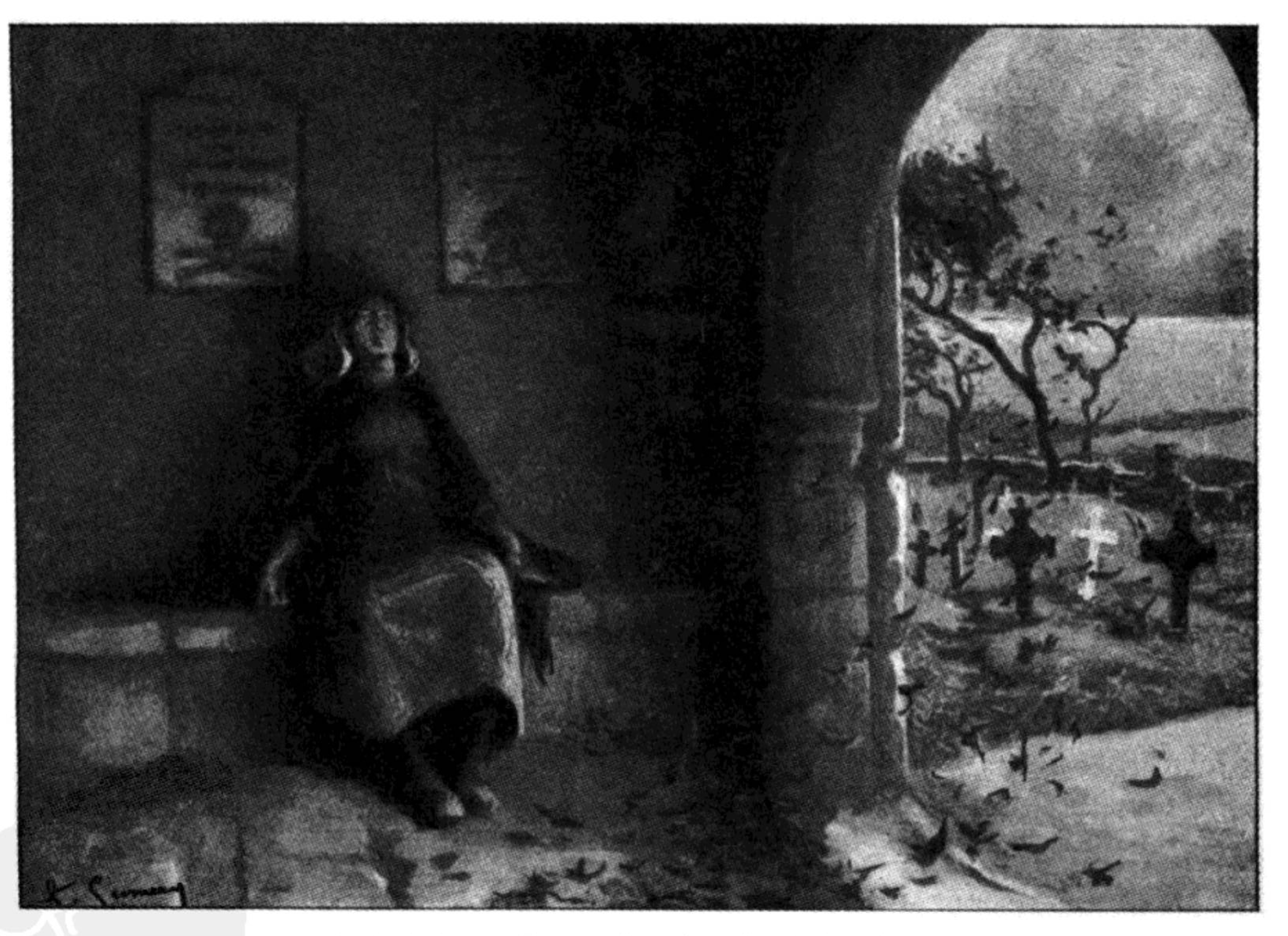
外面，大地始终笼着灰色的朝雾；枯叶继续飞舞着进来。

小径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来了？于是她站起来，挺直身子，很快地戴正了头巾，换了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脚步声越来越近，来人马上就要进来了。她连忙装作是偶然来到这儿，说什么也不愿自己像个遇难水手的妻子。

进来的恰是莱奥波丁娜号上大副的妻子芳特·弗卢里，这女人立刻就明白了歌特来这儿干什么，在她面前装假是没有用的。起初她们默不作声地面对面站着，这两个女人，越来越感到恐怖，在同样的惧怕甚至是怨恨的感觉中，她们很懊恼在这儿碰到一起。

“特雷吉耶和圣布里厄的人一星期前全都回来了，”芳特终于以一种喑哑的、似乎有些恼怒的声音冷漠地说。

她为了许愿带来一枝蜡烛。



她坐在花岗岩凳上,头仰靠着石壁,感到很冷。

“啊，对，许许愿……”歌特还不愿想到这个，不愿想到这可悲的办法。但她默默地随着芳特进了礼拜堂，像两姊妹一样并排跪下。

她们面对那海上的明星圣母，倾注全部感情做了一些热烈的祈祷，接着，不一会儿便只听见一片啜泣声，她们急骤的眼泪开始簌簌地落在地上……

她们站立起来时已经比较温柔，相互比较信赖，芳特帮助着踉踉跄跄的歌特，把她拉到怀里，吻她。

她们擦干眼泪，理好头发，掸去裙子膝盖处沾上的石板地上的硝粉和尘土，然后一声不响地各自沿着不同的道路回去。

八

今年的九月末宛如另一个夏天，只是略有些凄凉罢了，这一年天气实在好，倘若没有如此凄苦的雨点般落在路上的枯叶，人们会以为这是晴爽的六月。那些丈夫、未婚夫和情人们都回来了，到处是第二个爱情春天的欢乐……

终于有一天，两只迟归的冰岛渔船中，有一只在洋面出现了，是哪一只呢？……

很快，女人们都聚集到悬崖上，沉默而且焦虑。

歌特浑身颤抖、面色惨白地站在那儿，站在扬恩的父亲身边。

“我想一定是，”老渔夫说，“我想一定是他们！一道红色的边线，一张装着滚轴的中帆，反正是像极了；你说呢，歌特，我的女儿？”

“可是不，”他突然泄气地接着说，“不，我们又弄错了，这辅助帆桁不一样，而且他们有一个后桅支索帆。那么，这次又不是了，这是玛丽－贞妮号。噢！但肯定的，我的女儿，他们不久也会回来的。”

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黑夜每天都以无情的平静按时降临。

她继续梳妆打扮，有点像个精神失常的女人，她始终害怕自己像

个遇难者的妻子，每当别人对她露出同情和秘而不宣的神色，她便十分恼火，于是把眼睛转过一边，避免在路上遇到这种使她心灰意冷的目光。

现在她已养成习惯，从一清早就走向陆地的尽头，走向波尔－爱旺村峻峭的悬崖高处，经过扬恩的父母家时，为了不让他的母亲和姊妹们看见，她总是从屋子后面绕过。她独自一人，走向那普鲁巴拉内地方如鹿角般映衬在英法海峡上的最远的岬角，她整天坐在那儿，在一个孤零零地俯视着一望无际的海水的十字架下……

在这渔民之乡，到处都有这种花岗石十字架，矗立在突出来的悬崖上，似乎在祈求恩惠：似乎想要使那吸引着人们，且不放他们归来，尤其喜欢从中留下最勇敢和最漂亮者的神秘的、动荡的庞然大物平静下来。

在这波尔－爱旺村的十字架周围，是遍布着矮小荆豆的永远碧绿的旷野。在这样的高度上，海上的空气十分纯净，几乎闻不到海藻的盐味，却充满九月的温馨气息。

那犬牙交错的海岸，层层叠叠，远远呈现在面前，边缘呈尖齿形的布列塔尼的土地。一直延伸到海水的沉静的虚无之中。

近处，许多岩石散见于海面，但越过这些，就不再有什么干扰这镜面的光滑；大海从所有海湾的深处，发出一种柔和、轻细却无限量的声音。这是多么宁静的远景，多么温柔的深渊！正当如呼吸般微弱的和风，使秋天最后的阳光下重新开放的矮小的染木花四处飘香时，这广大的蓝色的虚无，这加沃家的坟墓，却深藏不露地严守秘密。

在一定的时辰，海水的水位下降，一块块斑点便到处扩大开来，似乎那英法海峡渐渐干涸了一样；随后，同样是慢慢的，水位又逐渐上涨，而且来回反复，丝毫不把死者放在心上。

那坐在十字架下的歌特，则一直呆在那儿，在这一片静谧中凝视着远方，直到夜幕降临，直到什么也看不见。

九

九月结束了。她不再进食，也不再睡觉。

现在，她在自己家里蹲着，两手搁在膝间，头仰靠着身后的墙壁。何必起身，又何必躺下呢；当她过度疲乏时，便和衣倒在床上。否则她就呆在那儿，一直木然地坐着；由于静止不动，她的牙齿冷得打战；她始终感到太阳穴被一个铁环紧紧箍住，感到双颊收缩，嘴唇枯干，有一种发烧的味道，有时候她从喉头发出一声沙哑的呻吟，很久，很久地，断断续续地重复着，同时脑袋碰撞着花岗石墙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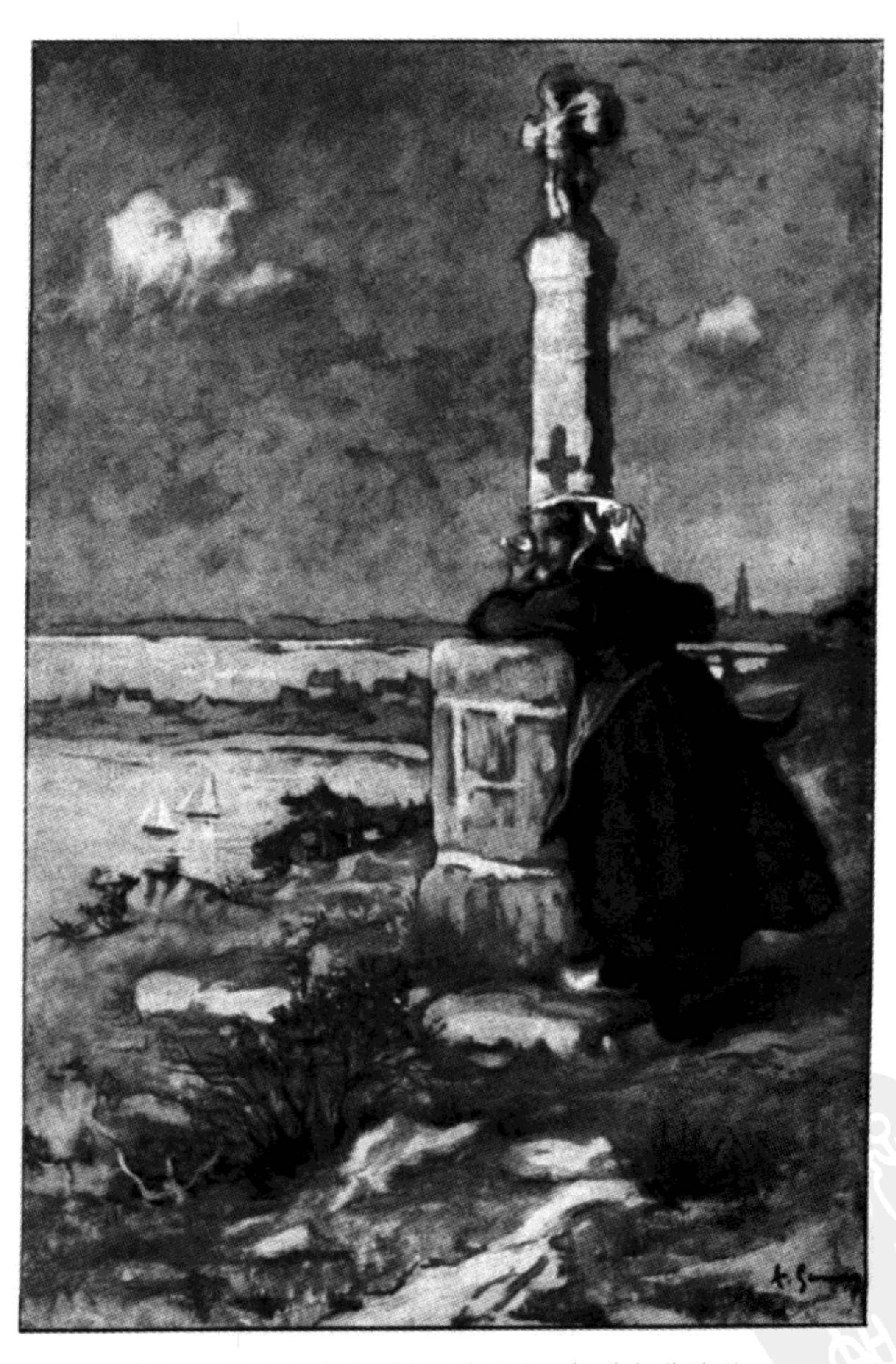
有时她低声地、温柔地唤着他的名字，对他说着绵绵情话，仿佛他就在她身边。

有时她也想到与他无关的事物，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例如为着消磨时间，瞧着那陶制圣母像和圣水盂的影子，随着光线的下落，在她的床头板上逐渐拉长。可是接着，更加剧烈的痛苦又来提醒她，她又开始发出喊叫，用脑袋去撞墙壁……

整个白天的时间，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过去，整个晚上的时间，整个夜里的时间和整个早晨的时间，也都一样。当她计算他在多久以前就该回来了的时候，一种更大的恐怖攫住了她，她再也不愿知道日期，再也不愿知道当天是什么日子。

人们对冰岛渔船的遇难，一般总能找到点迹象；或者返回的人曾远远看见这一惨剧，或者发现了难船的一块残骸，一具尸体，他们总会得到某种征象从而猜测出一切。然而关于莱奥波丁娜号，人们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不知道。玛丽－贞妮号上的人，曾在八月二日最后看见过它，说它该是往北边更远的地方捕鱼去了，以后，这就成了无法猜透的秘密。

等待，永远在等待，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果真不再等待的时刻才能到来呢？她连这个也不知道，现在，她几乎希望这个时刻很快到来。



歌特一直呆在那儿，凝视着远方，直到夜幕降临。

啊！如果他死了，至少人家应该发发善心告诉她呀！……

啊！她要看看他，看看他现在的模样，——他，或者他的遗骸！……只要那接受过那么多祈祷的圣母，或者如她一样的别的什么神灵，愿意开恩赋予她超人的视力，让她的扬恩呈现在她眼前！——他，活着，驾着船回家，或者他的尸体在海面滚动……至少可以确定他的消息！知道他的下落！！……

有时候，她突然感觉在水平线的尽头冒出一张船帆：莱奥波丁娜号渐渐近了，急急地朝岸边驶来！于是她不假思索地动弹了一下，想要站起来，跑去看看海面，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她重新颓然坐下。唉！它此刻在哪儿呢，这莱奥波丁娜号？它会在哪儿呢？无疑是在那边，被抛弃、被粉碎、被遗失在那可怕的遥远的冰岛那边……

这些，终于形成一个萦绕在心头的幻象，始终是那同一个幻象：一只裂开的、空空的难船，在静寂的红灰色的海面上摇晃；慢慢地，慢慢地，无声无息地，嘲弄似的以一种极端的柔缓，在死水般的绝对平静中摇晃。

十

夜半两点钟。

在夜里，她尤其注意所有走近的脚步声：只要听到一点儿响动，一点儿罕见的声音，她的太阳穴便颤动起来；由于过度紧张地留心外面的事物，她的两鬓变得极为疼痛。

夜半两点钟。这一夜犹如别的夜，她合着双手，在黑暗中睁大眼睛，倾听着荒原上永恒的风声。

突然，路上响起了男人的脚步声，急促的脚步声！在这样的时辰，谁会打这儿经过呢？她直起身子，连灵魂深处都抖动起来，心儿也停止了跳动……

有人在门口停住，走上了小小的石头台阶……

是他！……啊！自天而降的快乐！有人敲门了，难道这还能是别人吗？……她赤着脚站起来，这些日子以来已变得那样虚弱的她，竟像猫儿似的轻盈地跃起，张开胳膊准备拥抱她的爱人。肯定是莱奥波丁娜号在夜里到达了，就在对面波尔－爱旺湾抛了锚，——于是他，他就跑回来了；她以闪电般的速度在脑中构想了这一切。而现在，在她急于拔掉那闩得很紧的门闩时，竟被门上的钉子划破了手指……

…………

"啊！……"接着她慢慢地后退，沮丧地把头垂到胸前。她那疯女的美梦破灭了。这不过是她的邻人方代克，……到她弄明白这不过是他，而空气中压根就不曾有过扬恩的一点踪影时，她感到自己重又渐渐堕入原来的深渊，堕入原来那个可怕的绝望的渊底。

可怜的方代克道着歉说：他的女人，谁都知道，病得很厉害，此刻，他们的孩子又得了喉症，在摇篮里窒息了；因此他请她在自己跑到班保尔去找医生的时候，到他家帮忙照应一下……

所有这些难道和她，和她有什么相干？在痛苦中变得孤僻起来的她，已经对别人的困难无能为力了。她跌坐在一张凳子上，如死人一般眼睛发呆地面对着他，既不回答，也不听他说话，甚至连瞧也不瞧他一眼。这人讲的这些事，和她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他明白了一切；他猜出了为什么人家这么快地为他开门，他因自己刚才给她引起的痛苦而同情她。

他结结巴巴地请她原谅：

"真的，我不应该来打扰您，……您！……"

"我吗？"歌特赶快回答，"为什么不该来打扰我呢，方代克？"

她突然又生气了，因为她还不愿意被人看做一个绝望的女人，绝对不愿意。而且，这会儿是她可怜起他来了；她穿上衣服，跟他去了，而且有了照看小孩的气力。

到她四点钟回来倒在床上时，异常的疲劳使她睡着了一会儿。

但是那无限快乐的一刹那，已在她脑海中留下一个无论如何不能磨灭的印象；她不一会儿便蓦地惊醒过来，半抬起身子，好像记起

了什么事……有关她的扬恩的什么新事……在重新返回的一片混乱思绪中,她很快地在头脑中搜寻,搜寻究竟是件什么事……

"啊! 什么事也没有,唉! 只不过是方代克来过了。"

又一次,她重新跌入那同一深渊的底部。不,事实上,在她那郁闷而无望的期待中,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

然而,她曾感到他那么靠近,这就如同某些来自他的东西曾经回来在她周围荡漾;这就是布列塔尼地方人们所谓的"预兆";于是她更加留心地倾听外面的脚步声,预感到也许有人会来谈到他。

果然,天亮的时候,扬恩的父亲进来了。他摘去便帽,朝上抚起那和他儿子一样拳曲的漂亮白发,坐在歌特的床边。

他也一样,他内心也极其焦虑;因为他的扬恩,他漂亮的扬恩,是他的长子,是他所偏爱的孩子,是他的光荣。但他并不绝望,真的,他还没有绝望。他以一种非常温柔的态度安慰歌特:首先,那些最后从冰岛回来的人们都说遇到极浓的雾,这就有可能使船延误归期;而且,他尤其想到,他们可能中途暂时泊在费罗埃群岛,这是一些遥远的岛屿,从那儿发出的信是要很久才能到达的;四十年前他自己就碰到过这样的事,他可怜的已故的母亲当时已经为他的灵魂做了一台弥撒呢……一只这么漂亮的船,莱奥波丁娜号,差不多是全新的,而且船上的水手全都那么强壮……

莫昂老奶奶在他们周围踱着,一面不断地摇头;孙女儿的不幸几乎使她恢复了气力和神志;她料理着家务,不时凝视那挂在墙上,配着海军的锚形袖章和黑珠子花环的西尔维斯特那小小的发黄的肖像;不,自从海上的职业从她那儿夺去了她的孙儿,她再也不相信水手们能归来了;她只是由于恐惧,才在她可怜的苍老的唇尖向圣母祈祷,其实内心却对圣母怀有刻骨的怨恨。

然而歌特却如饥似渴地听着这些安慰的言词。她那双带黑圈的大眼以深挚的柔情注视这与她所爱的人极相像的老人;只要有他在那儿,在她身边,就是对死的一种预防,她于是感到比较放心而且和她的扬恩比较靠近了一些。她的眼泪默默地较为和缓地滴落下来,她在心中重又向海上的明星圣母做起热烈的祈祷。

也许由于船受到什么损坏,所以暂时泊在那儿,停在那些岛上,

这确是可能的事。她站起来，梳理了头发，稍稍打扮了一下，似乎他就要回来。既然他，他的父亲没有绝望，大概还不是一线希望都没有了。于是接连好几天，她又重新期待着。

的确是秋天了，而且是深秋，凄凉的夜早早就使古老的茅屋里一片昏暗，周围一带古老的布列塔尼地方同样也一片昏暗。

白天本身似乎也只是黄昏；无限的浮云，缓缓地移过，突然在中午把天空盖得漆黑。风声不绝，像是远处教堂里大风琴奏出的凶恶和绝望的曲调；有时它又变得很近，贴着门发出野兽般的咆哮。

她变得苍白又苍白，而且越来越羸弱，似乎衰老已经用光秃秃的翅膀触碰到她，她经常摸弄扬恩的东西，他那在婚礼上穿的漂亮衣衫，她像一个有怪癖的女人似的，把它们抖开又折好，——特别是一件保持了他身体形状的蓝毛线紧身衣；当它被轻轻地抛在桌上时，它就习惯性地显出他的肩膀和胸脯的凸起部分；于是她后来把它单放在衣柜的一层，不愿再动它，好让它更久地保留这状貌。

每天傍晚，寒雾从地上升起；她便从窗口眺望那凄惨的旷野，看着那些白色炊烟的小小羽冠，这儿那儿，开始从其他茅屋中吐出。所有那些茅屋里的男人都回来了，如同候鸟被寒冷带了回来。在许多这样的炉火前面，晚间的闲谈一定是很甜蜜的；因为在这冰岛人的故乡，爱情的回春已伴着冬天开始了……

紧抱着他们可能暂泊在小岛上的念头，她似乎又获得了些许希望，于是重新开始等待着……

…………

十一

他永远没有回来。

八月的一个夜晚，在那边，在阴沉的冰岛洋面，在一声猛烈的巨响中，他和海举行了婚礼。

和这从前曾是他的哺育者的海的婚礼——正是这海曾经摇他入

睡、把他养育成魁梧强壮的少年,随后在他长成漂亮的男子时又将他夺去,留给自己单独享用。一种深邃的神秘包围着这残酷的婚礼。自始至终,黑暗的帷幔在上空摇荡,一些晃动着、翻腾着的帘幕,张开来遮住了这节庆;新娘放开喉咙,发出最巨大可怕的声响,以掩盖人的喊声。——他,记起了歌特,他那有血有肉的妻子,便抗拒着,如巨人般挣扎着抵抗这坟墓的配偶。直到他筋疲力尽,像一头垂死的公牛般发出一声深沉的叫喊,嘴里也已经充满了水时,才张开双臂接受了新妻;他那张开的胳膊伸直着,永远僵硬了。

所有他从前邀请过的人,全体都参加了他的婚礼。全体,除了西尔维斯特之外,他,他早已离开他们长眠在一个迷人的花园内,——在遥远的、地球的另一面……

译于一九八二年

二〇〇四年修订



菊 子 夫 人



Pierre Loti

MADAME CHRYSANTHÈME

Calmann Lévy, Èditeur, Paris, 1899

引　子

海上，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约摸凌晨两点钟，天幕上缀满了星星。

伊弗傍着我倚在驾驶台上，谈论咱俩都没到过，这次是命运偶然把我们送来的国度。明天就要靠岸了，这点企盼让我们好生高兴，于是制订起无数个计划。

“我呀，”我说，“一到那儿，我就结婚。”

“哦！”伊弗淡淡地应了一声，他是那种见怪不怪的人。

“对，找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眼睛像猫儿似的小女人。自然，要挑漂亮的，身材不比一只玩具娃娃高。你可以在我们家占一个房间。这一切都将在花园的万绿丛中一所浓荫掩映的纸房子里[①] 进行。我要让它周围开满鲜花，我们就住在花丛里。每天早上，会有人在我们的住所里摆满花束，一些你从未见过的花束……”

这一来伊弗似乎对我的成家计划有了兴趣。他甚至怀着同样的信赖，听我谈及到当地寺院去许愿的打算，或者娶个什么岛国女王，和她一起幽居在迷人的湖心中一座宝石砌的房子里……

我向他描述的这幅生活蓝图，千真万确盘踞在我的脑海里。由于无聊，老天！由于孤独，渐渐地，我对这桩婚事竟到了朝思暮想的程度。主要是，我想在陆地上，在一个浓荫覆盖的角落，在林木与鲜花之中过过日子。刚刚在那让我们吃足苦头的澎湖列岛[②] ——那些没有绿地，没有树木，没有溪流，只有死亡和支那气息的炎热可怕的岛屿——生活了几个月，这一切显得多么诱人。

我们在驶离那个支那大火炉以后，已经在这个纬度上航行了很

---

① 日本民间多是木板房，壁板用纸糊成。

② 澎湖列岛曾于一八八五年被法国占领。

远。天上的星座飞快地更迭，南十字星座和其他一些南方星辰已经消失，大熊星座已升向中天，此刻几乎和在法国上空时一样高了。这天晚上，空气已比较凉爽，我们总算能较好地休息，身心舒泰地恢复了活力。这空气让我们忆起往昔的夏日，在布列塔尼海岸度过的那些夜晚。

然而，我们距离那些熟悉的海岸已经很远很远，远得可怕！……

一

天刚破晓，我们便望见了日本。

恰好在预计的时辰，它出现了，虽则距离尚远，这么多日子一直浩瀚无边的海面上，清晰地露出一个黑点。

最初不过是一连串玫瑰红色的小山包（这是日出时突起在深江① 海面的群岛）。不一会儿就看见它们背后，沿着天际仿佛悬有一层重物，如同一幅幕布垂落水面：这，才是真正的日本。渐渐地，在大团的乱云之中，明显地露出长崎山脉黑糊糊的轮廓。

我们迎风行驶，一股凉风越刮越猛，似乎这个国家想使出全副气力把我们吹得离它远远的。海、缆绳、船，都晃动起来，哗哗作响。

二

将近下午三点钟，所有这些远物都靠近了，近到将它们巍巍然的山崖和树丛一直伸到我们头顶。

我们现在驶进一条狭长、阴暗的水湾，两旁夹峙的高山，以奇特的对称形式连绵不断，颇像里面带有撑架的布景，十分壮观，却不太自然。人们也许会说，日本在我们面前张开了一道蛊惑人的裂口，好让我们深入它的脏腑。

在这道长且怪的海湾尽头，想必就是那至此尚未露面的长崎了。到处是可人的绿色。海面上那股强劲的风，忽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宁静。空气变得很热，充满花香。峡谷里响起了震耳的蝉鸣，此

---

① 深江系长崎的旧称。

岸彼岸相互应和。所有的山峦都以无数种声音飒飒作响，整个地区像不断震颤的水晶玻璃般发出清脆的声音。我们沿路与一批批大帆船擦身而过，这些帆船被难以觉察的微风所推动，慢慢地向前滑行，在那略有波纹的水面上，简直听不见它们行进的声音。它们的白帆张挂在与水面平行的横桁上，松松地下垂着，像帘子一样形成许多褶裥。造型复杂的船尾，像我们中世纪大帆船的船尾一样，如舰楼般高高翘起，在郁郁葱葱的群山组成的城墙之间，船帆给衬得如雪一般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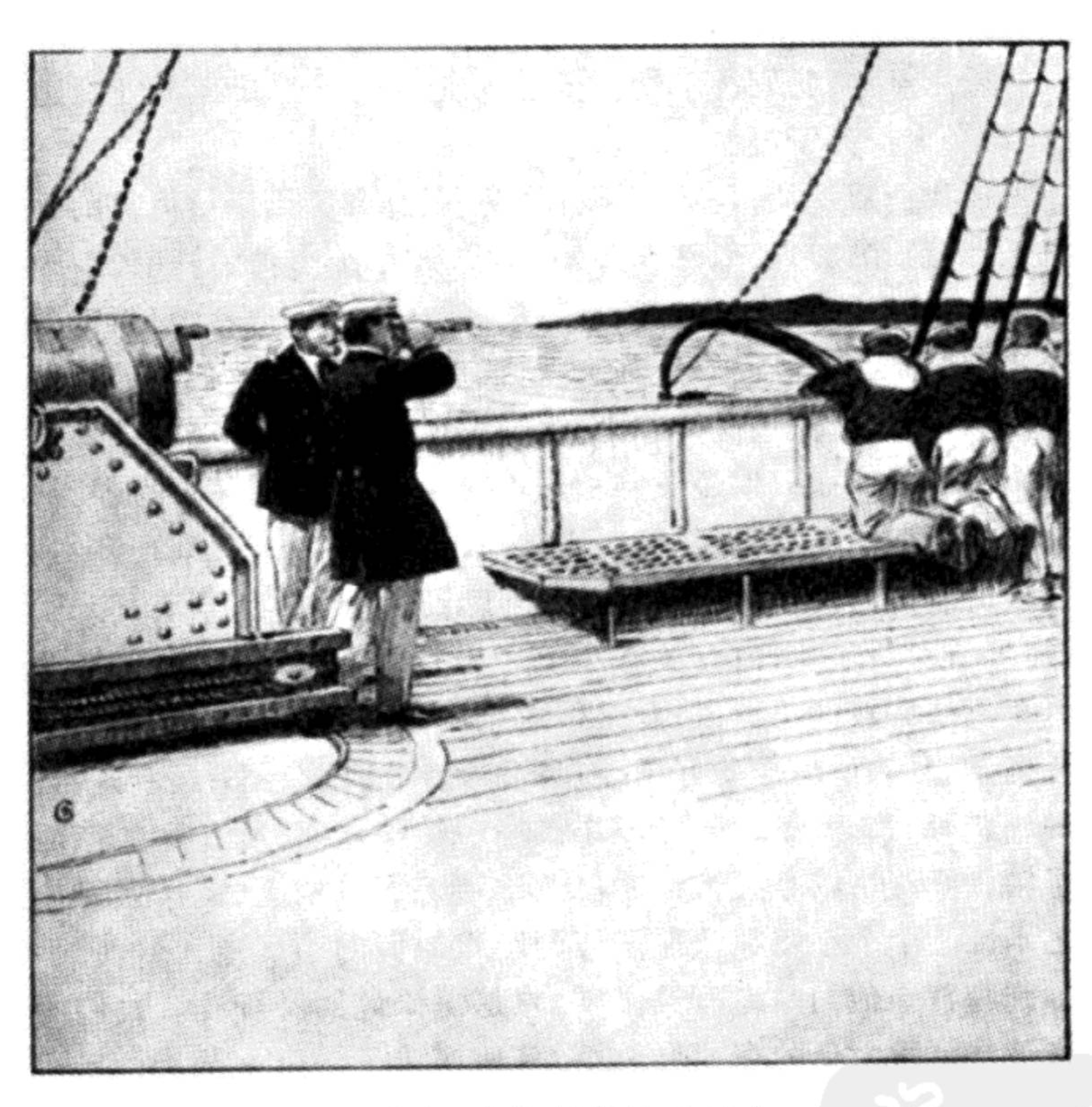
好一个碧绿苍翠、遍处浓荫的国度——日本，多么意想不到的伊甸园……

外界，那辽阔的海上，想必还是白天；而这儿，在峭壁夹岸的峡谷里，已经给人以傍晚的印象。十分明亮的峰顶之下，山麓所有因傍水而草木更茂的地方，都已隐没在暮色的昏暗里。经过的帆船，在绿叶的暗色映衬下，显得那么白，毫无声响地由一些黄皮肤的小矮人灵巧地驾驶着。他们裸着头，长发像女人一样从中间分开，梳向两鬓。在这条绿色水道中愈往里走，香气愈加沁人心脾，单调的蝉鸣愈来愈响，仿佛乐队奏出的渐强音。上面，被群山切割出的那片明亮的天空里，翱翔着一种像隼类的飞鸟，它们以人类那种深沉的嗓音，发出"吭！吭！吭！"的鸣声。悲切的呼叫由于有回声而拉长，在此情此景中显得极不和谐。

这繁茂而清新的全部大自然，都具有日本的独特性。这独特性存在于那些无以名状的奇峰怪石，也可以说，存在于某些由于太美而显得不真实的事物之中。有一些树木排列成丛，其布局之精美雅致，犹如漆托盘上的工艺品。在坡度平缓、覆盖着柔嫩草地的圆形山丘旁边，一些形状怪异的巨岩拔地而起，像人造景观一样，种种格调不同的景致都紧挨在一块。

……仔细看去，可以望见若干神秘的小古刹，通常建在俯临深渊的悬崖之上，半掩在凌空的杂树丛中。从一开始，它们就给我们这些初次造访的人某种空远的印象，让我们感到，在这个地方，天神、树怪、主管田野的古代神祇，都是陌生而难以理解的……

长崎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大为失望。它坐落在崖壁陡直



天刚破晓，我们便望见了日本。

的绿色山峦脚下,完全是一个不起眼的城市。前面,挂着各国旗帜的船只乱糟糟地泊在一起,邮轮和别处的一样冒着黑烟。码头上有一些工厂,都是到处都已见过的平常玩意儿,一样也不缺。

若是地球上到处都一个样,我们甚至不能为消遣而尝试着游历一番的话,因住在陆地上而烦闷不堪的时刻便即将来临了。

将近六点钟,我们在一堆停泊在那儿的船只中间哗啦啦地抛了锚,同时马上受到了"侵犯"。

入侵我们舰艇的,是那些极善经商、殷勤和蔼而滑稽可笑的日本人,他们满船、满艇地,像涨潮般涌来:男男女女排成一长串,络绎不绝地走上我们的船,既不叫嚷,也不争吵,个个都不声不响、面带微笑地向我们躬身行礼。面对这种态度,谁也不好意思发火。结果,由于反射作用,我们自己也微笑起来,也频频还礼。他们所有的人背上都背着小篮子、小货箱、用最灵巧的技艺创造出的形状各异的容器,包装着这样那样的商品,而且填得满满当当,撑得鼓鼓囊囊,严严实实。他们从里面掏出种种出人意料,不可思议的东西:有屏风、鞋子、肥皂、提灯、袖扣、小首饰;有关在小笼子里整天唱个不停的蝉、推动纸板风车不断旋转的小白鼠;有淫秽的照片;还有盛在碗里的热腾腾的汤或肉杂烩,一份份准备好了,随时可给船员们端上来;还有瓷器,大量的瓷花瓶、茶壶、茶杯、小罐、小碟……转眼之间,所有这些东西都开了箱,拆了包,以令人惊诧不已的敏捷陈列到地上,还排列得相当有艺术性。个个小贩都像猴子似的蹲在他们的小玩意儿后面,手一直触到脚背。他们始终面带微笑,总是深深地躬身行礼。我们的甲板在这些五颜六色的东西堆放下,蓦地变成了一个大杂货商场。水手们兴致勃勃,十分开心,在这一堆堆货物中间踩来踩去,和女商贩们调情,见什么买什么,满不在乎地把白花花的银币往外抛。

可是,老天,这些人长得可真丑!既俗气,又奇形怪状!考虑到我的结婚计划,我变得心事重重。幻想破灭了……

直到明天早上,我和伊弗都有值勤任务。抛锚后船上最初的忙乱(得把小艇放下海,把梯子和系杆推出去)一过,我们除了东张西望

就没什么可干的了。我们心想:这是在哪儿呢?在美国?在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地?还是在荷兰的新泽兰州?……

这儿有领事馆、海关、工厂,船坞里神气活现地泊着一艘俄国三桅战舰,高处有一片盖了许多别墅的欧洲租界,码头上有一些水手们使用的美国小艇。可是那边,是的,那边,在那些一般化的东西背后和更远一点的地方,在那巨大的绿色峡谷深处,有成千上万座发黑的小屋,其间夹杂着一种外貌有点异样的房子,一些涂成暗红色的较高的屋顶,疏疏落落地从它们上面凸现出来:很可能那真正的,古老的,日本的长崎依然存在……在这种区域里,说不定在某扇纸屏风后面,就有那个眼睛和猫儿一样的小妇人在暗送秋波……很可能,不到两三天(时间宝贵呀)我就娶上她了!!……嗨,反正无所谓,我再也记不清她的模样,这小妇人,那些卖小白鼠的女商贩把她的形象给破坏了,现在我真担心她和她们长得一样……

夜幕降临,船上的甲板像施了魔法似的一下子空无所有。转眼之间,那些矮小的汉子、婆娘们便合上匣子,折起带滑槽的屏风、带弹簧的扇子,谦恭地向我们一一施礼,然后离开了。

随着夜色渐浓,发蓝的暗处什么都混成一片,我们来到的这个日本,又慢慢地,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奇幻的国度。群山现在全黑了,山麓浸在水中,像是截为两半,那载负着我们的静止的水,映着山的倒影,造成了我们被倒悬在可怕的悬崖峭壁之上的幻象,星星同样倒映在水中,在臆想的深渊里,仿佛撒播着点点磷火。

接着,长崎燃起了万家灯火,整个城市通明透亮,连最偏僻的市郊和村庄都亮了。设在山间树丛里的、白天甚至根本瞧不见的下等酒吧,也投射出萤火虫般的微光。灯光一出现,很快就遍处点燃。从海湾的各个侧面,从山上到山下,无数灯火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巨大的都市如圆形剧场般作阶梯状,令人头晕目眩地呈现在我们四周。在我们脚下,静止的水中,还有另一个城市,同样灯火通明,却一直沉没在深渊中。黑夜温和而纯净,令人心旷神怡。空气中充满山里飘来的花香。弦乐声从茶舍或夜间的下流场所传出,远远听去倒也极为美妙。还有在日本永远不绝于耳的蝉鸣(在此

地甚至已成为所有音响的背景，几天以后，我们就不会再留意它了），我们倾听着，那响亮且无间歇的歌声，就像飞泉直泻的瀑布一样，总显得稍稍有些单调……

三

第二天，大雨滂沱，正是那种劈头盖脸，无休无止，毫不留情，下得天昏地暗，到处淌水的大暴雨。密集的雨点挡住视线，我们从船的一端竟看不见另一端。简直可以说，全世界的云事先约好到这个绿色的大漏斗来尽情倾泻，于是都聚集到长崎湾来了。雨一直在下，没完没了。天快黑了，雨那么大，透过散乱的水帘，还可依稀望见山麓，至于山巅，则已隐没在压顶的大堆乌云里。我们看见有些云团，似乎要脱离阴暗的苍穹，像大块的灰色布片垂在树的上方。这些云终归要化为雨水，倾盆而下。还有风，我们听见深沉的风声在山谷里吼叫。海湾的整个水面，被雨点敲击，啪啪作响，处处激起一圈圈漩涡，在剧烈的动荡中呻吟叹息，来回奔跑。

对初次登岸者而言，这天气真是太恶劣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在这样的瓢泼大雨之下，怎么去找老婆呢？

得，认倒霉吧！我梳洗完毕，对伊弗说道：

"哥们儿，麻烦你给我找条舢板来！"

伊弗见我仍然想出去溜达，不禁微笑起来。于是他在风雨里招了招手，唤来一具白木做的小棺材①，由两个在雨中光着身子摇橹的黄种孩子驾驶着，在海上一下子蹿到我们跟前。那玩意儿靠近以后，我便跳了上去。接着，一个摇橹的孩子为我打开一块形同捕鼠器的活板，我由此溜了进去，伸直身子躺在一张席上——这里面就是舢板的所谓"舱房"了。

---

① 作者用"棺材"一词，形容一种仅容一人躺下的小木船。

在这浮动着的棺材里，我刚好有卧下身体的空间，里面倒是非常干净，新松木板颜色洁白。雨水在顶盖上敲打，我一点也淋不着。我趴在这个盒子里航行，走上了入城之路。一股浪让它摇晃，又一股浪不怀好意地使它颠簸，有几次还险些翻船。从我那捕鼠器的缝隙望出去，可以自下而上瞥见我的命运所系的两个小人儿：至多八岁或十岁的孩子，长着狨猴[①]般的脸蛋，不过已经肌肉发达，像真正的（但却是小型的）男子汉；动作灵巧，像习惯于海上生涯的老手。

他们高声叫喊，大概是到岸了！果然，从刚刚打开的活板，我瞧见码头的灰色石板就在跟前。于是我钻出小棺材，站立起来；生平第一次，我踏上了日本的土地。

雨越下越大，雨水打进眼里，扎得人心里发毛，难受极了。

我一上岸，立刻有十来个怪物蹦到我面前，围着我直嚷嚷，挡住我的去路。透过妨碍视线的暴雨，一开始很难确定这是些什么，像是一种人形刺猬，各自拉着一个又黑又大的东西，其中一个在我头上张开一把大伞，伞肋很密，曲杆上都涂了清漆。他们全都朝我微笑，讨好的面孔，带着一种期待的神情。

有人告诉过我：这是一些在我面前抢生意的 djins（djins，或 djinrichisans，意思是为挣钱而拉双轮小车或推独轮车的人力车夫，按钟点或按路程收费，如同我们那儿的公共马车一样）。然而我初来乍到，仍被这突如其来的进攻，被这日本式的接待吓了一跳。

他们高高卷起裤脚，裸着的腿今天全是湿淋淋的。他们的头藏在形状像灯罩一样的大帽子里，身上披着草编的蓑衣，草的顶端全都支在外面，活像箭猪身上的刺，像是把茅屋的屋顶披在身上了。他们一直微笑着，静候我的选择。

我无缘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人，便随意登上了为我张开伞的那名车夫的小车。他为我拉下车篷，拉得很低很低，又在我的腿上张起一块油布，一直遮到我眼睛处，然后走上前来，用日语问了我一句什么话，意思想必是“您要上哪儿？老板！”于是我用日语回答：“去百花

① 狨猴，南美洲产的一种猴。

园,朋友!”

我像鹦鹉学舌般,用三个牢记在心的日本字回答他的问话,很惊讶这几个字的声音居然表达出了某个意思,而且让人听懂了。于是我们立即出发。他俯着身子向前跑,我由他拉着,一路上在他轻便的小车里耸耸颠颠,我全身遮着油布,像装进了一只匣子。我们俩一直被雨水浇着,在泥泞的土路上溅起水和泥浆。

“去百花园!”我说得十分自然,自己听见都吃了一惊。这说明我对日本的玩意儿还不像别人以为的那样一无所知。一些从这个帝国回去的朋友教过我,让我知道了不少事情。这百花园是座茶舍,一个高档约会场所。到了那儿,我可以打听一个什么勘五郎君,他既是翻译,又是洗熨工,还是个暗中拉皮条的家伙。如果我的事情进展顺利,今天晚上我就可能被介绍给神秘的命运指派给我的那个姑娘……一路上就是这点想法使我提起精神,于是我的车夫和我,一个拖着另一个,在倾盆大雨之中,气喘吁吁地跑着……

噢!这一天,从油布留下的缝隙,从我那淌着水的车篷底下,我总算瞥见了那古怪的日本!一个阴沉的,满是泥浆的,几乎被水淹没的日本。房子、牲畜和人,所有这些我过去仅仅从图片上、从屏扇和瓷器的天蓝或粉红底色上的图画中看见的一切,现实生活中却在黑沉沉的天空下,打着雨伞,穿着木底鞋,撩起衣裾,可怜巴巴地出现在我面前。

有时候,雨水太大,我只好尽可能遮严实些。在嘈杂和抖动中,我变得麻木了,简直完全忘了自己在什么国家。车篷有好些窟窿,让一些细细的水流浇到我的背上,让我想起这是生平第一次来长崎旅行。我冒着浇一身水的危险,以好奇的眼光朝外瞧了瞧:我们正在一条凄凉且阴暗的小巷(像迷宫一样,这种小巷有好几千)里跑着,屋顶上的水像瀑布般泻落到发亮的铺路石上。雨水在空中划出一道道灰色的影线,把所有东西都变模糊了。有时,我们和一位女士交错而过,这位女士被裙子缠住腿,踩在高高的木底鞋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恰似屏风上提着裙子,撑着一把花纸伞的人物。有时我们从一座佛塔门前经过,蹲在水里的石雕怪兽,正朝我扮着凶狠的鬼脸。



我一上岸，立刻有十来个怪物蹦到我面前。

这地方可真大，这长崎！我们已经撒腿跑了将近一小时，好像还没跑到头。这会儿来到了平原，在停泊场那边，真没想到在山谷里，有这么大一片坦荡的平原。

啊！要我说出自己在哪儿，我们刚才是朝哪个方向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把自己整个儿交给车夫和运气去安排了。

多么了不起的机器人，我的车夫！我见惯了中国的脚夫，可这一个完全是两码事。每当我拨开油布想瞧点什么，不言而喻，总是他首先进入画面。他裸露的双腿，呈黄褐色，肌肉发达，一腿在前一腿在后地奔跑着，到处溅起泥浆，他那刺猬般的后背，在雨中躬起。看见这辆落汤鸡般的小车经过的那些人，能猜出里面装着一个想找老婆的人吗？……

终于，我的车马仪仗停了下来，车夫微笑着，小心翼翼放倒我的车篷，不让雨水再一次灌进我的脖子。洪水泛滥暂停，这会儿不下雨了。直到这时我还没瞧见他的面孔，原来他相当英俊，与众不同。这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目光坦率，神态活泼且虎虎有生气……似乎在告诉我，过不几天，就是这个车夫……哦，不，我还不想公开道出，这可能有使菊子过早地、不公正地丧失名誉的危险……

对，我们刚才停了下来，停在一座巉峻的高山脚下。想必我们已穿越城市，很可能在郊外，到了乡间。看来是必须下车走路了，现在得沿着一条差不多是陡直的小路往上爬。在我们周围，有一些郊区小屋，被花园的围墙、太高的竹篱遮住；从外面看不见它们。这青翠的山是那么高，把我们累坏了。低低的云层，压在我们头顶，像一个就要把我们禁闭在这陌生角落里的顶盖。真的，完全看不见远方、远景，仿佛是为了更好地让我们注意到眼前这泥泞的，湿漉漉的日本内部这一小块地方的所有细部。这个国家的土地颜色很红，路边的草和小花我都不大认识。不过，篱笆里有一些旋旋花和我们那儿的差不多，我还在花园里认出了翠菊、百日草和其他一些法国花。空气里气味混杂。植物和土地的香气中，还搀杂着点别的东西，似乎有干鱼和乳香的气味混在一起，大概是从人的住所里散发出来的吧。没有人打这儿经过。居民，房屋内部，日常生活，一切概不外露。我满可

以自认为在任何一个地方。

车夫把小车停在一棵树下，和我一道登上那条陡直的小路，我们的脚在红色的泥地上直打滑。

“我们的确是往百花园走吗？”我问，很不放心地想弄清楚我的话是否被听懂了。

“是呀，是呀，”车夫回答，“就在上面，很快就到了。”

小路拐了弯，变得狭窄、阴暗，一边是悬崖峭壁，上面覆有湿淋淋的蕨草；另一边，有一座外表很糟，几乎没有门窗的大木屋。我的车夫就在这儿停步了。

什么，这座阴森的房子就是百花园？他说没错，神色很有把握。我们去敲一扇大门，门立刻在槽中滑动，打开了。露面的是两个矮小可笑的女人，已是半老徐娘了，但还存有奢望，这一点马上就能看出来。她们的衣着与瓷瓶上面的完全相符，手脚如儿童的一般大小。

她们一看见我，立即伏地跪拜，鼻子直触到地板。啊！天哪，她们这是怎么啦？哦，没什么，这不过是一种郑重其事的行礼方式。我还不习惯这一套。只见她们站了起来，殷勤地为我脱鞋(从来没有人能穿着鞋走进日式房屋)，擦干我的裤腿，摸摸我的肩膀，看是否淋湿了。

这所日本房子的内部，最先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一尘不染，洁白，冰冷，毫无装饰。

踏在那些既无折痕、亦无污渍的无懈可击的席子上，人们让我登上了二楼，走进一个大房间，里面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纸糊的墙壁，由带滑槽的隔板组成。需要除掉它们的时候，可以将一扇推进另一扇。屋子的整个一面，可以像阳台一样，完全敞开，朝向绿色的原野，灰色的天空。有人给我拿来一个黑丝绒方坐垫当坐椅，我便低低地坐在这个空空如也、近乎寒冷的房间当中。那两个矮小的女人(她们是这所房子的也是我的卑贱的侍女)，正以十分恭顺的姿态听候我的吩咐。

真不敢相信我在澎湖列岛受罪时学的几个怪词和几句话，居然

能表达出点东西。我在那边学了点词汇和语法，可自己毫无把握。然而看来情况不那么糟，她们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我首先想和那位勘五郎先生谈话，他是翻译，洗熨工和不公开的婚姻介绍人。太棒了！她们认识他，马上可以为我去找他。为此，侍女中年长的那位准备起她的木底鞋和雨伞。

接着，我要她们送上一份精制的、地道的日式小吃——越来越顺当了，她们奔进厨房，吩咐下去。

最后，我要人给我的车夫送去茶和饭。他在楼下等着我。我要……我还要很多很多，玩偶太太们，我会从容不迫地、一点一点地说出来，得容我有时间搜罗我的词汇……但是，我越瞧你们，就越担心我明日的未婚妻的长相。我承认，你们还算小巧，由于长得古怪，手很细柔，脚也纤巧，可是从总体说来，很丑陋，而且矮小得可笑；神态像古董架上的小摆设，像南美洲的狨猴，像……我也说不上像什么……

……我开始明白我来这所房子挑的不是时候。这儿正在进行某件与我无关的事情，我尴尬了。

从一开始，我就该猜到这一点，尽管她们接待我非常礼貌，——因为此刻我想起来，她们在楼下为我脱鞋时，我听见头顶上有窃窃私语的声音，显然是为了掩藏我不应该看见的事物。人们临时为我安排了我所在的这个房间，就像动物园接待参观者时，为某些野兽隔出单间一样。

此刻她们让我独自呆着，但我吩咐的事情正在照办。我支起耳朵，在四壁和席子的一片白当中，像一尊菩萨似的蹲坐在我的黑丝绒坐垫上。

纸糊的壁板后面，有一些微弱的声响，似乎有许多人在低声谈话。接着，响起了琴声和女人的歌声。在空荡荡的房子的回声中，在阴雨天气的凄凉中，这歌声显得既哀怨又相当柔和。

我承认，从敞开的阳台所看到的景色确实很美，很有点太虚幻境的意味。林木蓊郁的高山，直刺阴云密布的天空，巅端都隐没在云层里了。一座佛寺，栖在云雾之中。大雨过后，空气格外澄澈，远景极

为清晰。但天穹仍厚厚地布满了带雨的云。那些凌空的树冠上，一动不动地停驻着一些灰色的絮状大云团。所有这些类乎幻景的前面和下面，近景是一个小小的花园。两只漂亮的白猫在那儿游逛，嬉戏，在那些小型迷宫似的小径间相互追逐，一面还挥动着它们的爪子，因为地上的沙子太湿了。花园极尽雕砌造作之能事：没有花，只有假山石、小湖，以及按一种奇特的情趣修剪的小矮树。一切都很不自然，然而搭配得如此巧妙，苔藓那么新鲜，那么绿！……

外面寂然无声，我所俯临的这湿润的田野，直至那辽阔背景的尽深处，完全是一片静谧。但纸墙后面的女艺人，一直以柔和忧郁的声音歌唱着。为她伴奏的琴声奏着颇有些令人伤感的低音……

哟！现在速度加快了，甚至像是在跳舞！

管它呢！我要试试从薄薄的隔板之间往那边瞧，我瞥见一道缝，于是从这道缝望过去。

嗬！好古怪的场面：显然是长崎的一些公子哥儿们躲在这儿寻欢作乐！在一套和我这边同样四壁萧然的房间里，大约十二个人围成一圈，席地而坐。他们身穿宽袖蓝布袍，直且油腻的长发上，顶着欧洲那种圆顶帽，一张张脸呆滞，发黄，干枯，苍白。地上，放有相当数量的小炉子、小烟袋、小漆盘、小茶壶、小茶杯……所有日本宴席的小用具和七零八碎的食品，极像孩子们玩的“过家家”。在这些公子哥儿围成的圆圈当中，有三个盛装的女子，也可以说，三个奇特的幻影：她们身穿说不出名目的浅色长袍，上面用金线绣出离奇古怪的花纹；高高的发髻不知是用什么方法盘成的，上面还插着发簪和花。其中两个背朝我坐着，一个拿琴；另一个，就是那以柔和的嗓音唱歌的姑娘。像这样从背后偷眼瞧去，她们的姿势、服饰、头发、颈背……全都极为优美，可我提心吊胆，惟恐一个动作让她们朝我转过脸来，那就很可能使我眼前的幻象破灭。第三个女子站立着，在这群呆头呆脑的贵人们面前，在这些直头发和圆顶帽面前跳舞。啊，她旋转的时候多吓人呀！她的脸上戴了一只可怕的面具，状貌狰狞，惨白，活像幽灵或吸血鬼……面具脱落，掉了下来，原来是个漂亮的小仙女。大约十二至十五岁，体态婀娜，已经懂得卖弄风情，算得上是个女人了。她身穿暗蓝色绉纱长袍，上面绣了一些灰蝙蝠、黑蝙蝠、金蝙蝠……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是女人的脚步，很轻，没有穿鞋，在洁白的席子上嚓嚓地响……大概第一项服务是给我送午餐来了。我赶快重新坐下，呆在我的黑丝绒坐垫上，一动不动。

这回是三个人。三个侍女鱼贯而入，恭恭敬敬，面带微笑。一个送上小炉子和茶壶；另一个端来一些盛着糖渍水果的极精巧的小碟；第三个捧出一些玲珑别致的小托盘，里面是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们在我面前的地上跪下，把所有这些"过家家"的东西放在我的脚前。

这时候，日本给我留下了相当可爱的印象。我觉得自己完全进入了这个虚构的、人造的小世界，一个我已经从漆器和瓷器上的图画中了解到的世界。多好呀！这三个坐着的小妇人，彬彬有礼，小巧玲珑，她们的眼睛细长，梳成大大的鸡冠发型的漂亮发髻，光滑得如同上了釉；这餐在地上开的饭，从阳台望出去的景色，栖在云端的佛塔，还有那随处可见，甚至在物品中也具有的雅致。多好呀！这女性的忧郁歌声，继续从板壁后面传来。显然唱歌就是她们的营生。这些音乐家，从前我曾看见以怪异的色彩画在和纸① 上，在太大的花朵中间，眯缝着她们朦胧的小眼。这日本！在来这儿以前很久，我就已经猜测出它的模样，然而，可能，在现实中，我觉得它好像缩小了，更加矫揉造作，也更加凄凉。大概是由于乌云笼罩，由于下雨的缘故吧……

我一面等勘五郎先生（据说正在更衣，看来快到了），一面用餐。一只绘有仙鹤展翅的其小无比的碗里，盛着一种奇特的海藻汤。别的碗里，有加糖的小干鱼，加糖的螃蟹，加糖的青豆，加了醋和胡椒的水果。所有这些东西都令人难以下咽，尤其是无法逆料，无法想象。她们满面笑容地劝我吃，这些小妇人，总在笑，无止无休的，挑逗人的笑，这是日本式的笑；她们叫我按她们的方式，用那精巧可爱的筷子吃饭，指法极为优雅。我现在习惯了她们的面孔。总体上说来这一

① 和纸，原文为"米纸"(Papier-de-riz)，指一种用面包树的树髓或新竹纤维制造的高级纸，类似我国的宣纸。

切都很讲究，很接近我们的那种讲究，乍一看我还不大能领会，慢慢地可能就让我喜欢上了。

……突然，隔壁那个跳舞的女子，那个戴着可怕面具的孩子进来了，像一只被白昼惊醒的夜蛾，一只稀有的、令人称奇的飞蛾。这大概是为了来瞧瞧我。她转动着胆怯的猫儿般的眼睛，但很快就变得很随便，以可爱的牙牙学语的婴儿的那种温存，走过来依傍着我，她小巧、纤柔、优雅，还香喷喷的。只是涂抹得滑稽可笑，脸白得像石膏，两颊各有一块规规整整的圆形胭脂，涂红了的嘴唇外沿，还稍稍勾了一道边。由于颈后的细发很多，没法给颈背上粉，出于对规整的喜好，便粉刷到此为止，仿佛切了一刀似的，形成一道直线。这样一来，在她脖子后面，便有一方块天然皮肤，颜色很黄……

壁板后传出急促的琴声，显然是一声召唤！那小仙女赶紧逃走，跑到隔壁去找那些白痴去了。

就娶这一个怎么样？不用到更远的地方去寻了。我会把她当做托付给我的孩子一样看待，我就为她这模样要娶她，为这古怪而可爱的布娃娃模样。这样一来我会建立一个多有趣的小家庭呀！真的，只要娶这么个小玩意儿就行，我很难找到更好的了……

勘五郎先生进来了。穿一身美丽园或新桥① 产的灰呢套服，戴着圆顶帽和白色丝手套。表情既狡狯又愚蠢。鼻子、眼睛小得几乎看不见。按照日本礼节，他突然深深一鞠躬，双手平放于膝盖，上身与双腿成直角，仿佛这好好先生一下子折断了。他低声下气地发出一个短促的送气音②（人们在齿间咳唾沫时发出的那种声音，在这个帝国里，这个词表示最卑躬屈节的礼貌）。

"勘五郎先生，您会说法语？"

"是的，先生！"

又是一鞠躬。

我每说一句话，他都一鞠躬，犹如一个用手柄操纵的提线木偶。直到他在我对面席地坐下，才局限于深深点头，且每次都伴有咳唾沫

---

① 美丽园、新桥均为巴黎的繁华地区名。

② 指日本人常常说的"嗨！"（"是！"）。

的送气音。

"来杯茶怎么样？勘五郎先生！"

再次行礼，手势极其做作，似乎为了表示："我可不敢当；您太降尊纡贵了……也罢，尊敬不如从命……"

刚说几句话，他就猜出了我指望他办的事。

"没问题，"他回答，"我们这就办。正好一周以后，下野崎一家就到了，他们家有两个可爱的女儿……"

"什么，一周以后！您对我太不了解了，勘五郎先生！不，不，得马上办，明天办，要不就算了。"

又一次带着唾沫声的行礼，勘五郎君为我的激动所感染，开始热心地列举长崎所有待嫁的姑娘：

"瞧，本来有个康乃馨小姐，唉！多可惜，要是早两天去说就好了！那么标致，琴弹得那么好……真是无可挽回的不幸，她前天被一个俄国军官娶走了……

"啊，杏子小姐！这位杏子小姐行吗？她是出岛商场一个有钱的瓷器商的女儿，一个很贤惠的姑娘，但身价很高。她父母很宝贝她，至少每月一百元[①] 才会把她让给您。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能够熟练地记账，还能掌握和运用两千多个高深的文字。在一次诗歌竞赛中，她写了一首赞美篱笆上的小白花爱惜朝露的小诗，得了第一名。只是，她的脸蛋不太漂亮，一只眼大，一只眼小，一边脸颊上还有个坑，那是她小时候留下的毛病……"

"啊！不，够了，谢谢了，不要她。就从不那么出类拔萃，但脸上没疤的年轻姑娘中找吧。勘五郎先生，那边的姑娘怎么样？就是隔壁，身穿漂亮的绣金袍子的那几个，譬如那个戴着幽灵面具跳舞的姑娘？？或者那个歌声如此柔和，后颈如此美丽的女子？？？"

一开始他不太明白我说的是谁。后来，待他弄懂了以后，便略带嘲讽地摇摇头，他说：

"不，先生，不！这是些艺妓[②]，先生，是艺妓！"

---

① 当时一日元约合五法郎。

② 艺妓，指伊豆歌舞剧院培养出来的那些职业歌手和职业舞女。

“怎么啦？为什么就不能娶艺妓？她们是不是艺妓，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些日子，等我更熟悉日本的事情以后，也许我自己会觉得这个要求十分荒唐：真像是我说要娶个魔鬼一样……”

可这会儿勘五郎先生突然想起了个什么茉莉小姐。天哪！干吗他没马上往这儿想呢？但这肯定就是我所需要的；他明天就去，今晚就去，去这姑娘的父母那儿探探口气。他们住得离这儿很远，在对面那个小山包上，在修善寺区[1]。这是位非常漂亮的小姐，才十五岁，很可能人家要十八到二十皮阿斯特[2]一个月，条件是要给她几身体面的袍子，让她住进朝向好的、舒适的房子，——像我这样殷勤的男人，是不会做不到这些的。

到茉莉小姐那儿去吧，时间紧迫，我们这就分手。勘五郎先生明天得到我船上来，告诉我初次奔走的结果，和我商量相亲的事宜。关于报酬，暂时他什么也不收。但我会把我的衣服交给他洗熨，而且会在我的胜利号伙伴中为他招揽顾客的。

一言为定。

然后是深深地鞠躬，人们在门口给我穿上鞋。

我的车夫，利用这位碰巧遇上的翻译，求我今后继续照顾他的生意。他的车就停在码头，车号是415，用法文数字写在车灯上（在船上，我们有个415号射手勒戈埃莱克，在我那些大炮之一的左炮位当副炮手。很好，我记住了）。对常客，他的价钱是十二个苏[3]跑一程，十个苏一小时。好极了，我会经常光顾他的，说妥了。我们走了。为表示最后的敬意，送我出来的侍女们在门口俯身跪拜，而且一直匍匐在地，直到那条阴暗小径上的蕨草不再往我头上滴水[4]，我从她们的视线中消失为止。

---

① 长崎市近郊一地名。

② 皮阿斯特，法国古币名，一个皮阿斯特约相当于二十法郎。

③ 苏，法国辅币名，二十个苏合一法郎。

④ 意即小径走完，拐上较宽的路。

四

三天以后，日暮时分，在一套从昨天开始属于我的住宅里，我们，伊弗和我，正在二楼洁白的席子上踱方步，顺便丈量一下这个空荡荡的大房间。干燥的薄片地板在我们脚下格格作响，我们俩都因等的时间拖长而恼火。伊弗尽管不耐烦，劲头还比较足，不时朝外面张望。我呢，想到自己选择了，而且即将住进这所撇在一座陌生城市的郊区，高踞于山冈之上，几乎与树林相毗邻的房子，突然感到心里发凉。

跑到这么一个人地生疏、孤寂凄凉的地方住下，我这是打的什么主意呀？……因为等得心焦，我便仔细观察这所住房的细部来消磨时间。装饰顶部的细木护板图案复杂，做工精巧；组成墙壁的白色纸板上，播满需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带有羽冠的蓝色小乌龟……

"他们迟到了，"伊弗说，他还在朝街上张望。

是呀，他们迟到了，已经迟了整整一小时。夜已降临，原应带我们回船吃晚饭的小艇就要出发了。今晚只好吃日本式的夜饭了，谁知道他们在哪儿呢？这个国家的人简直毫无时间观念，根本不知道时间的宝贵。

我继续察看我那房子的细枝末节。瞧！在我们安放门把手的地方，他们在活动隔板上凿了些指尖大小的椭圆形小洞，显然是用来让人插入拇指的。这些小洞都装上了铜衬，凑近细瞧，发现这些铜配件制作之精细简直令人称奇。这儿，是一位夫人在扇扇子，另一处，旁边的一个洞里，是一枝开着花的樱桃木。这个民族的情趣有多么古怪！精心制作一件微型工艺品，却将它藏在一个插入拇指的小洞深处，而这小洞看上去只不过是一大块白色壁板上的一个小斑点。在一些不易察觉、无关紧要的小零碎上花那么多的心血，这一切却是为了能产生一种四壁空空、一无所有的总体效果……

伊弗还在张望，和安娜嬷嬷一样。他探身的那面阳台朝街，毋宁

说朝向一条两边有房屋的路，这条路往上，往上，几乎一下子消失在山上的绿树丛中，消失在茶园、荆棘、墓地里。我呢，这么个等法，真让我烦透了。我从另一个方向瞭望。我那房子的另一面也如阳台一样敞开，近处朝向一座花园，朝远处可鸟瞰山林美景，以及离我们脚下二百米处像黑色蚁群一样挤得紧紧的古老的日本长崎。今天晚上，透过暗淡的暮色——然而是七月的暮色，这些景致显得很凄凉。天上有好些卷着雨水的巨大云块，空气中大雨正在移动。不，在这个陌生的窝里，我丝毫不觉得是在自己家里。我在这儿只有远离家园、孑然一身的感受。一想到将来要在这儿过夜，我的心就揪紧了……

“噢！马上就到了，哥们儿！”伊弗说，“我相信，我确信……她来了！！！”

我从他肩上望过去，瞥见——从背影看——一个浓妆艳服的小玩偶，人们终于在一条僻静的街里把她梳妆打扮完毕，母亲也朝那巨大的腰带壳①，朝那腰部的褶裥瞧了最后一眼。一枝银制的花插簪在她的黑发上颤动。落日最后一道惨淡的光照亮了她，有五六个人与她相伴而行……不错，显然是她，茉莉小姐……他们给我带来的未婚妻……

我奔到房东梅子太太和她丈夫住的楼下，他们正在祖宗祭台前祈祷。

“她们来了，梅子太太！”我用日语说道，“她们来了，请快准备茶、暖炉、火炭、太太们用的小烟斗和吐痰用的小竹罐！快把所有招待客人用的东西拿上来！”

我听见大门打开了，于是重新上楼。一些木鞋放在地上，楼梯在不穿鞋的脚下吱吱作响……伊弗和我，我们俩面面相觑，直想发笑……

进来了一位老太太，两位老太太，三位老太太，一个接一个地露面，像装了发条似的行礼，我们也好歹凑合着还礼，明知自己行礼的姿势十分糟糕。接着进来一些不老不少的人，然后全是年轻人，至少有一打，朋友、邻居、街坊。所有这些人，一面走进我的家门，一面连

① 日本女式和服腰带系法复杂，背后有一个像板壳似的腰带结。

连相互行礼：我向你行礼，你向我行礼，我再向你行礼，你再向我还礼，我又一次向你行礼，而且永远不能你行什么礼我也还什么礼，我用额头叩地，你就把鼻子扎地板。只见所有的人，你对着我，我对着你，全都匍匐在地，谁不经过这番折腾，谁就别想坐下，于是一个个脸朝地板，没完没了地低声咕哝着客套话。

她们总算坐下了，刻刻板板围成一圈，一直面带微笑。我和伊弗仍然站着，眼睛盯着楼梯，终于，出现了我那未婚妻茉莉小姐的银花插簪、乌黑的发髻、珍珠灰的袍子、淡紫色的腰带……

噢，我的天！我早就认识她了。早在来日本之前，我已经在所有的扇面，所有的茶杯底上看见过她：一副布娃娃的神情，胖鼓鼓的小脸，一双小眼睛像用螺丝钻凿在白色和红色截然分开，以致毫无真实感的两块东西上面——这是她的两颊。

她很年轻，这是她身上我能承认的全部事实。她甚至太年轻了，几乎使我对娶她产生了顾虑。我已完全没有笑的愿望，只益发觉得心里发凉。和这个小东西共享我生活中的一个小时，绝不可能！……

她微笑着走上前来，隐隐有些得意之色。勘五郎先生出现在她背后，穿着他的灰色毛呢套服。再次行礼如仪。只见她也跪倒在地，拜见我的房东和邻居。伊弗，不娶老婆的大个子伊弗，在我背后扮出一副一本正经的可笑面孔，几乎忍不住笑出来；我为了给自己考虑问题的时间，一个劲儿地敬茶，递杯子、痰罐、火炭……

然而我失望的神情没能逃过客人们的注意。勘五郎先生忧心忡忡地问道：

"她让您中意吗？"

"不，这女孩，我不想要，坚决不要。"我低声然而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相信，在我周围坐成圆圈的那些人，差不多都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们的脸上露出沮丧的表情，后颈拉长[①]了，烟斗熄灭了。我于是责备勘五郎先生："您带她来我这儿，为什么要摆这么大的排场，

---

① 后颈拉长，说明头往下垂。

当着这么多朋友、邻居的面，为什么不按我所希望的那样，偷偷地，仿佛不期而遇似的把她指给我看。现在这样多得罪人，特别在如此多礼的人们面前！”

老太太们（无疑是母亲和姑母、婶母们）留神听着，勘五郎先生把我那些令人伤心的话淡化以后翻译给她们听。她们几乎使我感到难过。因为，总而言之是来卖孩子的这些女人，有一种我所没料到的神情，我不敢说是忠厚老实的神情（这是我们那儿的词，在日本毫无意义），而是一种麻木不仁、无知无识的神情。她们来完成一项无疑为她们的社会所认可的行动，而且这一切还真像，比我原来以为的还要像一次真正的婚姻。

“但是，我对这小女孩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勘五郎先生问，他自己也感到沮丧了。

我尽可能以奉承的方式把事情说清楚：

“她很年轻，”我说，“而且太白，她像我们法国的女人一样白，而我为了换换口味，想要个黄皮肤的。”

“但，这是人家把她涂成这么白的，先生，我向您保证，她本身是黄的……”

伊弗俯身对我耳语：

“那边，在那个角落，哥们儿，”他说，“背靠最后一块壁板坐着的女孩，你瞧见了吗？”

确实没看见，忙乱中我没注意到她，她背着光，穿着深色衣服，完全是躲闪在一旁的人那种漫不经心的姿势。事实上，这一个看上去要强得多。长睫毛，丹凤眼，这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让人觉得不错：差不多算是有表情，差不多显得有思想。丰满的两颊有一种黄铜的色调，鼻子很直，嘴唇略厚，但造型很好，嘴角十分漂亮。她比茉莉小姐年龄稍长，可能有十八岁，已经更富女性特点。她因厌倦噘起了嘴，还带点轻蔑意味，似乎懊恼来到这么一个沉闷的场合，一点也没意思。

“勘五郎先生，那边那个穿深蓝色衣服的女孩是什么人？”

“那边吗，先生？那是菊子小姐。她跟着别人上这儿来，是想看看……她招您喜欢吗？”他突然问，觉察到他办砸了的事有了其他补

救办法。

于是，他忘掉了所有的客套、所有的礼仪、所有的日本规矩，他拉着她的手，强迫她站起来，要她面对落日的光让人瞧。她呢，注意到了我们的目光，开始猜出是怎么回事，于是低下了头，有点局促不安，嘴噘得更高了，但也益发动人。她半笑半恼，想往后缩。

“没关系，”勘五郎先生接着说，“这一个也好办，她还没嫁人，先生！！……”

她还没嫁人！那么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她说给我，而说了另一个呢？这个笨蛋！……临了，那另一个大大引起了我的怜悯，可怜的小姑娘，还有她那浅灰色的袍子，她的花发簪，她那伤心的表情，还有那像是因极度悲哀而挤起的双眼。

“这事好办，先生！”勘五郎又说了一遍，现在他完全是一副下层社会拉皮条的嘴脸，完全是坏蛋的嘴脸。

只是，他说我们——伊弗和我——在谈判中是多余的，——这时菊子小姐一直低垂着眼，表明已经同意；那些亲属们，脸上表露出各种不同程度的惊诧，不同层次的期待，依然围成圈坐在洁白的席上。——他把我们俩打发到阳台上，这时我们瞧见下面深谷里迷漫着烟雾的长崎，因天黑下来而染上了黛色……

他们用日语谈了很长时间，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勘五郎先生不过是个洗熨工，法语水平很低，为了办交涉，又拾起了他们国家那种冗长的表达方式。有时，我不耐烦了，便问这位我越来越瞧不上眼的家伙：

“喂，勘五郎，快告诉我们，事情是不是办妥了，是不是快谈完了？”

“马上完，先生，马上完。”

他于是重新以他经济学家的态度，来处理社会问题。

瞧，必须忍受这个民族的拖拉作风。当黑夜如幕布一般在这座日本城市冉冉垂落时，我满有空闲带些伤感地考虑这桩背着我做成的买卖。

夜降临了，漫天一片黑，必须点灯了。

到一切谈妥，讨论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钟，勘五郎先生过来告诉我：

“说定了，先生！每月二十皮阿斯特，她父母就把她给你，和茉莉小姐价钱一样……”

这时我真的心烦意乱了：这么匆忙就做出决定，把自己和这小女子联结——即使是暂时的——在一起，和她一起住在这孤零零的小房子里……

我们回到屋里。她此刻坐在圆圈中间，人们在她头发里插了一枝花簪。真的，这个女子，她的目光有表情，几乎有一种思索的神情……

对她那种端庄稳重的举止，那种临出嫁的少女羞答答的神情，伊弗感到很惊讶，他完全想象不出结婚这样的事会是这个样子。我也没想到，我承认。

“啊！不过她是很可爱的，”他说，“很可爱，哥们儿，你听我的没错！”

这些人，这些习俗，这种场面，使他惊异不置，至此尚未平静下来。“啊，对了！”他想到写一封长信，把这一切告诉他在图旺的妻子，不禁大为高兴。

菊子和我，我们握了握手。伊弗也上前碰了碰她细嫩的小爪子。再说，我之所以娶她，他起了很大作用。若不是他向我点出她很漂亮，我根本就没注意到她。谁知道这个家将会怎么样？她是个女人还是个布娃娃？几天以后，我就可能弄清楚……

那帮亲属，点燃了他们细棍顶端那些五颜六色的灯笼，准备回去了。又是一大堆恭维，客套，鞠躬，行礼。到下楼的时候，她们谁也不下去，在某一个时刻，所有的人都跪倒在地，一动不动，喃喃地说着种种客气话……

“得往下推吗？”伊弗笑着说。（“往下推”是海员们的用语，表示某些地方发生堵塞现象时所采取的措施。）

好不容易，这些人移动了，下楼了，伴着最后一阵客套话、礼貌话

的嗡嗡声，一步一步地，声音小了下去，终于结束了。只剩下我们自己，他和我，留在这奇特的空房子里，席上还散乱地放着小茶杯，古里古怪的小烟斗和小巧精致的托盘。

“瞧瞧她们怎么走！”伊弗边说边往外探出身子。

到花园门口，又是同样的一通打躬、行礼，然后两群妇女分手了。她们用手指掂着灯笼提竿的一端，像是手拿钓竿在黑暗中钓取夜鸟，那些彩绘的纸灯笼，在柔韧的细棍顶端颤动，摇晃，渐渐远去。茉莉小姐那支不走运的队伍重新上山；菊子小姐的行列则沿着一条通往城里老街的半似阶梯，半似山羊道的小径下坡而行。

接着，我们也出门了。夜里清静，凉爽，十分可人，空中充满蝉儿们永恒的乐曲。我们还看见我那些新的亲属提着的红灯笼正在远处移动，一直朝下，消失在那巨大的深坑里，深坑的底部，便是长崎。

我们自己也在朝下走，不过是在对面一个山坡，沿着一些陡峭的，通向大海的小径朝下走。

待我回到船上，山上这幕场景在我脑海中再现时，我觉得自己仿佛闹着玩似的，在木偶戏里订了婚……

五

一八八五年七月十日

这是三天以前的事情了，

山下，在那些外表已国际化的一个新区的中心，有一座神气活现的丑陋建筑，这儿是个办理身份登记的机构。婚事就是在这里面，当着一群可笑的小生物——从前是穿着丝绸长袍的武士[①]，如今是一些穿戴紧身上衣和俄式大盖帽的警察——以奇形怪状的文字，在登记簿上签署注册的。

---

① 日本过去由武士担任行政长官。

事情在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进行。菊子和她母亲从她们家来，我从我这边去。我们的神情像是来签订什么见不得人的协定，两个女人在那些粗俗的小人物面前簌簌发抖，在她们眼里，这些人就代表了法律。

在这份天书般的官方文件中，他们让我用法文写上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然后交给我一张特别的和纸，这就是九州岛民事当局同意我和芳名菊子的女士住在位于修善寺郊区一所房子里的许可证。许可证经签署立即生效，整个我在日本小住期间，都将受到警察当局的保护。

不过，晚上在我们山上那个宿营地里，气氛大不相同，小小的婚礼又变得优雅可爱，提着灯笼的行列，盛大的茶会，还有点音乐……的确，这是不可少的。

现在，我们几乎是老夫老妻了。我们之间，已经慢慢建立起一套习惯。

菊子负责铜花瓶里的插花，相当精心地穿衣打扮，脚上套一双大趾头分开的布袜，整日里弹拨一种长柄的吉他，奏出哀伤凄凉的音乐……

六

我们家里，和一般日本居室的景象差不多：只有一些小屏风和搁花瓶的式样奇特的小几。房间深处，在一个做祭坛用的小角落，供着一尊带莲花座的镀金菩萨。

这房子，正是我到这儿之前，值夜班的时候，在我的旅日计划中隐约看见的模样：它高高栖在宁静的郊区，隐没在一片浓绿的花园当中，纸糊的壁板，像儿童的玩具一样，可以随意拆卸。各种各样的蝉从早到晚在有共鸣的古老房顶上唱歌。从我们的阳台上，令人头晕目眩地垂直看到底下的长崎，它的街道、帆船和大寺院，在某些时辰，会在我们脚下熠熠发光，像梦幻剧中的布景。

七

从外表看，这位菊子小姑娘，大家到处都见过。谁要是看过一帧目前充斥市场的那些瓷器或丝绸上的绘画，准会记得这精心制作的漂亮发式，这老是俯身向前以便再度行礼如仪的姿势，这在背后结成一块大软垫的腰带，这宽大下垂的袖子，这有点缠住小腿的袍子，上面还有一块斜裁的、蜥蜴尾巴模样的裙裾。

但是她的脸，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见过，这是相当有特色的一张脸。

再说，日本人喜欢画在大瓷花瓶上的这种女性典范，在他们国家几乎是一种例外，只是在贵族阶级中，才偶尔能发现这种涂了淡红胭脂的苍白的大脸盘，动物似的长脖和鹳鸟般的神态。这等出众的类型(我承认，茉莉小姐就是这种)是很罕见的，特别在长崎。

在市民阶层和一般百姓中，人们往往有一张更快活的丑脸，经常极为客气，总是长着那么一双勉强能睁开的太小的眼，面孔却更圆、更黑，也更有生气。在女人身上，面部轮廓常常不大鲜明，直到生命结束还保留着某些孩童的特点。

所有这些日本布娃娃，那么爱笑，那么快乐！——多少有点装出来的快乐，真的，有点做作，那笑声有时听来很虚假。然而人们照样受到迷惑。

菊子是个例外，因为她忧郁。在她的小脑袋瓜里，究竟想些什么呢？以我所掌握的日语，还不足以弄清这个问题。何况，十有八九里面什么也没有。反正，我对这根本不在乎！……

我娶她是为了给自己解闷，我宁愿看见她像别人一样，属于无忧无虑，毫无头脑的小妞们中的一个。

八

入夜以后，我们按宗教形式点燃两盏吊灯，让它们在镀金佛像面前一直燃到早晨。

我们在地上睡觉，衬一块薄薄的棉垫，每天夜晚把它摊开，铺在白席上。菊子的枕头是一个小小的桃花心木支架，正好托住她的后颈，这样就不至于弄乱那庞大的发髻，这种发型是从来不拆开的，我大概永远不会看见这头美丽的黑发披散开来的模样。我的枕头是中国式的，类似一种方方的，蒙着蛇皮的小鼓。

我们睡在一顶深湖蓝色——夜的颜色——的纱罗帐下，这纱帐用一些橘黄色带子张挂（这是些惯用的色调，所有长崎的体面人家，都用这样的纱帐），像帐篷一样将我们罩住，蚊子和尺蛾只好在它周围飞舞。

所有这一切，说起来几乎很美，写下来也像不错。然而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说不清缺了点什么，真够可悲的。

在地球上其他国家，在大洋洲风光迷人的小岛上，在斯坦布尔[1]那些死气沉沉的古老街区，词语仿佛从来不足以表达我内心的感受，我因自己没有能力运用一种人类语言深入表现事物的魅力而苦苦搏斗。

在这儿，恰恰相反，词语恰恰总是分量太重，太响亮，往往把事物美化了。我仿佛在为自己演出什么蹩脚和平庸的喜剧。每当我试图认真对待我的家庭，我就瞧见勘五郎先生——那个拉皮条的人——的形象嘲弄地矗在我面前，我的幸福是靠他促成的呀。

① 斯坦布尔（Stamboul），即土耳其海港城市伊斯坦布尔，亦即古代的君士坦丁堡。

九

七月十二日

伊弗一有空就上我们家来，一般是下午五点钟，船上的工作结束以后。

他是我们惟一的欧洲客人。除了有时和邻居礼尚往来，喝喝茶以外，我们总是深居简出。仅仅在夜间，提着那挑在小棍顶端的灯笼，沿着那条陡直的小路，下坡去长崎，到剧院、茶舍或集市上散心。

伊弗把我的女人当娃娃似的逗着玩，且一再对我说她很可爱。

我呢，我可觉得她像屋顶上的蝉儿一样惹人厌。每当我独自在家，呆在这个拨弄长柄吉他的小人儿身旁，面对那佛塔和群山的迷人景致，我真难过得想要哭出来……

十

七月十三日

这天晚上，我们正躺在修善寺郊区的日式屋顶下，——薄木板搭成的古老屋顶，被百年来的太阳晒干，一点轻微的声音就能使它像绷着皮的鼓一样震颤——在凌晨两点钟的寂寥中，一支真正的坑道猎队在我们头顶上疾驰而过。

“尼祖米！（耗子）”菊子说。

突然，这个词令我想起了从前在别处，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听到的，以完全不同的语言说出的另一个词，是在类似的情境下，在夜间

恐惧的一刻，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在我身旁道出的一个词："赛尚"。那时我们刚到斯坦布尔不久，周围还遍布危险。一天晚上，在艾尤卜[1] 神秘的屋顶下，楼梯踏级上响起一种声音，使我们不寒而栗。她也一样，那亲爱的小土耳其女郎[2]，用她可爱的语言对我说："赛尚！"（耗子）……

忆起这件事，一阵强烈的颤栗震撼了我整个身心，好似从十年的酣睡中猛然惊醒。我带着憎恨瞧着躺在我身边的大玩偶，自省在这卧榻上的所作所为，忽然感到一阵恶心和内疚。我站起身，走出蓝色的纱罗帐幕……

我一直走到阳台，停下来凝望星空的深处。长崎已在我脚下入睡，似乎睡得不怎么安稳，不怎么熟，在月光下，在微红色光辉的奇境中，还有千百种昆虫的啾喳声。我转过头，看见了身后的镀金佛像，在它面前，通宵燃着我们的守夜灯。佛像以菩萨那种毫无表情的笑容微笑着。它的存在似乎给这房间投入了无法言喻的某种陌生且难以理解的成分。在我已逝岁月的任何时期，还不曾在这样的神明注视下安睡过……

在夜间的宁静与沉寂中，我想要重新捕捉我在斯坦布尔的那些伤心的感受。唉！不，她再也不会来了，这地方太远，也太陌生……透过蓝色的纱帐，可以隐约看见那日本女人，身着深色睡袍，以一种奇特的优雅姿势躺着，后颈搁在木头支架上，头发梳成溜光的大鸡冠形。她那琥珀色的手臂，娇柔美丽，从宽大的袖中伸出，直裸到肩头。

"屋顶上这些耗子给我捣什么乱呢。"菊子自言自语地说。自然，她不明白。她以猫儿般的温存，用她的凤目瞟了我一眼，问我为什么不来睡觉，于是我转身回来，在她身边躺下。

---

① 艾尤卜(Eyoub)：即《圣经》中的约伯，此处指土耳其以艾尤卜命名的一地区。

② 即《阿姬亚黛》中的女主人公。

十一

七月十四日

法国国庆节那天，为庆祝我们的节日，长崎停泊场上旌旗招展，礼炮齐鸣。

唉！整个白天，我老是想起去年在我家老宅子里，在深深的寂静中度过的七月十四日。兴高采烈的人群在外大声喧哗，我却关上大门，谢绝一切不速之客，在葡萄藤和忍冬的浓荫下，一直坐到黄昏。我坐的那条长凳，正是从前，我儿时夏天常呆的地方；我拿着练习本，装出做作业的样子。啊！这做作业的时间，我的头脑却在别处转悠：正在旅行，在遥远的国度，在那梦中依稀瞧见的热带森林……这时节，花园里这条凳子周围，墙石的凹处，有一些黑蜘蛛之类的丑陋生物居留，它们鼻子贴在洞口，一直窥伺着，随时准备扑向那些晕头转向的苍蝇或正在闲逛的蜈蚣。我的消遣之一，就是拿一株小草或樱桃梗伸进洞里，轻轻地，非常轻地逗弄它们，受愚弄的蜘蛛以为有什么猎物来到，匆匆钻出，这时我却厌恶地缩回了手……是的，去年七月十四日，使我忆起了我那永远逝去的做翻译练习的时光和儿时的游戏。我又窥见了同样一些蜘蛛（至少是从前那些蜘蛛的后代），守候在同样的洞里。我边瞧着蜘蛛，瞧着小草、苔藓，已经沉睡了多年的记忆——小时候背靠古墙、在常春藤荫庇下的夏日生活中的千百种情景，又回到了我的脑际……在我们自己已变得面目全非时，大自然却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再现它最微不足道的细节。这样的亘古不变真是一种令人纳罕的奥秘：几个世纪之中，正好在同样的地方，覆盖上同样一些各类品种的苔藓；每年夏天，总是同样一些昆虫在同样的地方从事同样的活动……

我承认，这段童年和蜘蛛的插曲放在菊子的故事当中有些古

怪。但离奇的穿插，中断，绝对符合这个国家的情趣。无论在谈话、音乐，乃至绘画中，都有这样的情况。例如，一位风景画家画完一幅山石画，会毫不犹豫地在天空当中画一个圆圈或菱形，画一个什么框子以便表现某种不协调和出人意料：一个和尚把玩一柄扇子，或者一位女士端着一杯茶。没有比这样离题万里更具有日本特色的了。

再说，我重新忆起这一切，是为了给自己更清楚地标明去年七月十四日和今年的区别。去年今日，待在自我出世以来就熟悉的事物中间，是那么宁静；今年置身于种种异样的事物当中，则动荡得多了。

今天，三个快腿车夫，顶着两点钟的烈日，拉着我们飞跑——伊弗、菊子和我，一人乘一辆颠颠耸耸的车，连成一串——一直跑到长崎的另一端，一座直通山上的巨型石梯脚下，才把我们放下来。

这是诹访神社的石阶，用花岗岩筑成，宽得像是为了让整整一支军队开进去，其宏伟壮观和简单朴实，可与巴比伦及尼尼微的建筑媲美，与周围那些纤弱造作的东西形成了鲜明对照。

我们往上爬呀，爬呀，菊子没精打采，在她那绘着粉红色蝴蝶的黑底纸伞下，显得十分疲劳。我们一直往上走，从一些巨大的宗教牌楼底下通过，这些牌楼同样用花岗岩筑成，形态粗糙而原始。的确，这阶梯和神社牌楼，便是这个民族所能设想的惟一带点雄伟意味的东西了。它们颇令人惊诧，让人感到不大像是日本的。

我们继续往上爬。在这炎热的时刻，巨大的灰色石阶从上到下只有我们三人。在所有这些花岗岩中间，只有菊子的阳伞上画的粉红蝴蝶，投入了些许明亮、鲜艳的色彩。

我们穿过神社的第一重院子。里面有两座白瓷小塔、一些铜灯和一匹玉雕的大马。我们没有在神殿停留，就向左拐进一座浓荫蔽日的花园。它在半山腰形成一方平台，尽里面，有个童柯－茶雅，意思是蛤蟆茶舍。

菊子把我们领到这儿，我们便在上书白色大字的黑帆布帐篷（真是办丧事的模样）下面找了张桌子就座。两个满脸堆笑的阿妹忙不迭地过来招呼。

阿妹指少女或少妇。这是日本语中最美的词之一①。这个词里仿佛包含噘起的小嘴(就是她可笑又可爱地噘起的那种小嘴),尤其还包含她们那种不太端正,但却可爱的小脸。我今后会经常用这个词,在法语中我还没发现有任何一个词可与之完全等同。

日本的华托② 想必画下了这蛤蟆茶舍的风景,这片农村景色稍显雕砌,但却迷人。茶舍处在浓荫之中,在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的树穹覆盖之下,旁边一片极小的湖,里面住着几只蛤蟆。茶舍那吸引人的名字即由此而来。幸福的蛤蟆们在最小巧的人工岛中央细柔的苔藓上溜达、唱歌,人工岛上还装点着盛开的栀子花。时不时地,它们中的一个就以比我们法国蛤蟆深沉得多的歌唱性男低音③,向我们道出它的思考:“呱!”④

在这家茶舍的帐篷下,犹如置身于这座山外凸的阳台,高高悬在灰色调的城市及其藏在绿树丛中的郊区之上。我们的上下,周围,到处碧树攀缘,林木滴翠,柔嫩的枝叶,全是温带植物那种有点千篇一律的模样。接着,我们瞥见了脚下的深水停泊场,只是缩小,变斜了,在绿成一片的峻岭中间,窄得像一道可怕的凄惨的裂口,在底部,很低的地方,在那仿佛是黑色的静止不动的水面上,可以看见今天到处挂满旗帜的那些极小的,像是压扁了的军舰、舰艇和帆船。在那作为主色调的一片浓绿之中,清楚地显现出成千面作为国家标记的光彩夺目的旗帜,为了向远方的法国致贺,全都张挂起来,迎风招展。

在这五彩缤纷的旗海中,散播最多的是白底上有个红球的旗帜,它代表着我们所在的太阳升起的帝国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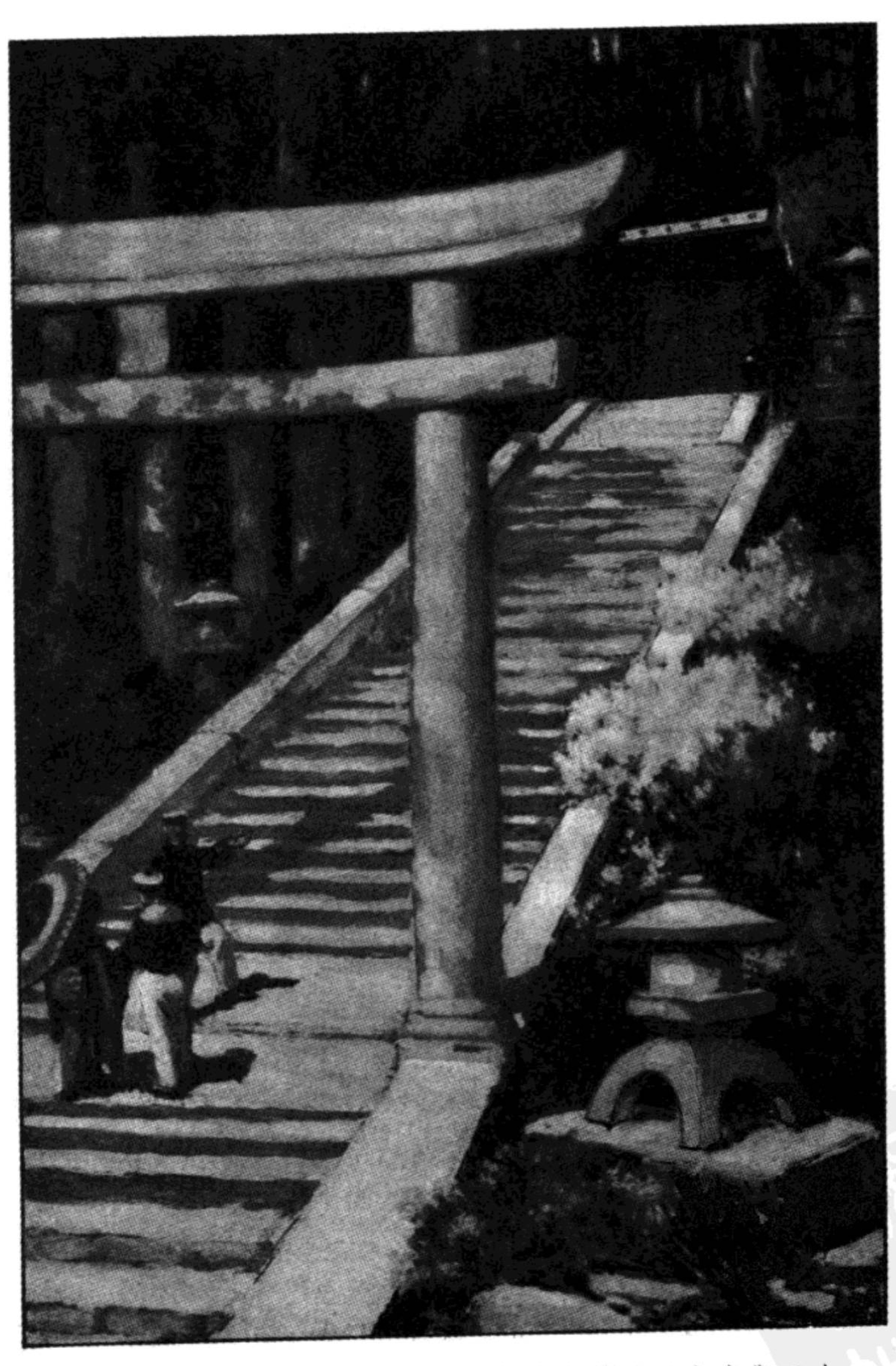
① 阿妹一词,原音“慕思妹”,按法语拼写为 mousmé,其中包含 mou(噘嘴),还与 frimousse(小脸蛋)的部分音节谐音。

② 华托(Watteau,1684—1721),十八世纪法国画家,所画人物不再是神、圣人或武士,而是转向以现实生活为题材。

③ 男中音和男低音之间的声部的旧称。

④ 蛤蟆的叫声 Couac 与法语中的“什么”(Quoi)发音相近,故曰“思考”。

⑤ 指日本帝国。



在这炎热的时刻，巨大的灰色石阶从上到下只有我们三人。

除了练习拉弓的三四个阿妹外，今天花园里几乎没什么人，周围山上一片静谧。

菊子抽过烟喝过茶后，也想练练手，去射几箭，这种运动，那时在青年女子中还很流行。射场管理员，一位好心的老大爷，为她挑选了他最好的、饰有红白两色羽毛的箭。她聚精会神地瞄准，目标是涂在一块牌子中间的圆圈。牌子上的灰色浮雕画，画的是一些腾云驾雾的可怕的怪兽。

菊子技艺娴熟，这一点肯定无疑。我们赞美她，恰如她自己所期望的那样。

伊弗平日对所有的技巧游戏都很擅长，也想一试身手，哪知命中率极低。我饶有兴趣地瞧着菊子面带微笑，做出种种妩媚的姿态，用她小小的指头矫正水手的大手，把它放在弓、弦上的合适位置，教他摆出正确的姿势……他俩从未显得如此协调，伊弗和我的玩偶，他们是那么和谐，以至于，若不是我对自己的好哥们儿有足够的信任，若不是我对这码事压根不在乎，我真的要不放心了。

在花园的静谧和群山淡然的沉寂中，下面的一声巨响突然吓了我们一跳。孤零零的一声响，强烈，有力，以金属震颤的无限延长音持续着……又是一声，更加响亮：嘭！刚起的一阵风把声音传了过来。

“日本卡内！”菊子向我们解释。

她接着射箭，那装有色彩鲜艳的箭羽的箭。日本卡内即日本大钟，钟声又响了！这是置放在我们这座山下的一只青铜大钟。噢！它的声音真响亮，“日本大钟”！待它停敲以后，人们不再听见钟声时，凌空的青枝绿叶仿佛仍在簌簌发颤，空气仿佛仍在无止无休地振荡。

我不能不承认菊子可爱，射箭的时候，为了拉满弓而上身后仰，宽大的袖子滑到肩头，裸露出她像琥珀般光滑，且稍带琥珀色泽的美丽胳膊。我们听见每一箭射出时都伴有鸟儿振翅的声音，接着是干嘣嘣的一响，中靶了，总是如此……

天黑了，菊子回到修善寺，伊弗和我，我们穿过欧洲租界回到船上，我们都有值勤任务，直到明天。这个国际化的区域，散发着苦艾酒的气味，为了庆祝法国国庆，遍处彩旗高悬，爆竹声声。一列列人力车夫，赤裸着双腿，拉着我们胜利号的水手飞奔而过，水手们边摇扇子，边大呼小叫。到处都有人唱我们可怜的《马赛曲》。英国水手生硬地以喉音唱着，速度缓慢，像唱他们的《上帝佑我》一样低沉。为吸引我们这些人，所有的美国酒吧里，自动钢琴都在弹奏《马赛曲》，只是增添了一些可恶的变奏和间奏……

啊！我想起来了，这天晚上还有一桩奇事。回来的时候，我们俩走错了路，闯进一条下等女人聚居的街道。大个子伊弗和一群日本小阿妹搏斗的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那是一群十二至十五岁的妓女，身材只齐他的腰带高，她们拽住他的衣袖，想把他拖去干坏事。他边挣脱她们的手边嚷："啊！天哪！"看见她们这么年轻，这么纤小，这么稚气，却已经这么厚颜无耻，他惊讶和气愤到了极点。

十二

现在他们有四个人了，四个我们船上的军官，像我一样结了婚，住在我这个郊区稍靠下的地段。同样是极平凡的艳遇，既无危险，亦无任何困难、神秘之处，全是同一个勘五郎牵线搭桥的。

自然，我们接待所有这些女士。

最初，有了个风铃草女士，我们那位总是满面笑容的女邻居，她嫁给了小个子夏尔·N，接着是长寿花女士，她比风铃草女士笑得更起劲，活像一只鸟儿，她是这群女人中最娇小玲珑的一个，嫁给了X。X是个金发的北方人，非常爱她，这是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一对，到我们开拔的时候，他们大约是仅有的两个要落泪的人。还有一位紫久女士，和Y大夫结了婚，最后是准尉Z，和矮小纤瘦的都姬女士配对。这位女士矮得像半统靴，至多十三岁，却已经是个妇人，一副自

以为是个人物的神气，喜欢指指点点，多嘴多舌。小时候，大人有时带我去马戏团看戏，那儿有一个什么蓬巴杜太太，一位头牌大明星，是一只装扮得花花哨哨的雌猴，那模样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位都姬女士就让我想起了它。

晚上，所有这些人通常都来约我们一道去提灯散步，如今我们已经形成一个队列了。我的太太显得比我更严肃、更优伤，也可能更高贵，我想，她可能属于一个较优越的阶层。这些朋友们到来时，她总是努力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看见所有这些暂时结合，搭配得很糟的夫妻走进来，实在觉得滑稽。那些接连行礼的夫人在本宅的王后——菊子面前，三次匍匐跪拜。

这群人到齐以后便开始上路，臂挽着臂，一个跟着一个，一直提着挂在竹棍顶端的白色或红色的小灯笼，看上去十分有趣……

必须沿着这条与其说类似街道，不如说更像陡峭的山羊小径下山；小径通向日本长崎的旧城，唉！想想吧！今晚上回到家里躺下睡觉之前，还得再爬上山，再登上所有这些台阶，所有这些让人下滑的斜坡，所有这些绊脚的石头。我们在树枝、叶丛覆盖之下，在黑黢黢的花园、古老的小屋之间朝下走进黑暗。只有些微灯光从小屋里投射到路上，在没有月亮或月亮被云遮住的时候，我们的灯笼真不是多余的。

我们终于来到山下，突然，毫无过渡地就进入了长崎，置身于一条灯火通明、人山人海的长街，人力车夫们呼啸着飞奔而过，成千盏纸灯笼在风中闪烁颤抖。离开郊区的清幽宁静，我们一下子卷入了闹市的喧嚣、躁动。

在这儿，出于礼节，必须和我们的妻子分开，她们五个人手拉着手，像一些小姑娘在闲逛。我们神情淡漠地跟在后面。从背后这么看去，她们非常娇小可爱，这些布娃娃，梳着那么漂亮的发髻，角质发簪插得那么俊俏。她们趿着高高的木底鞋，发出木鞋的难听声音，她们走路时尽力使脚尖朝里拐，这是一种时髦的、高雅的方式。每一分钟我们都听见她们那儿爆发出笑声。

是的，从背后看，她们的确娇小可爱。和所有的日本女人一样，她们有着优美的颈背。像这样成群结队的时候，尤其显得有趣。谈

起她们，我们便说："我们那些要把戏的小狗。"事实上，她们的举止中有许多这种成分。

偌大的长崎，从这头到那头，情景都差不多，那么多油灯在燃烧，那么多彩色灯笼在闪耀，那么多车夫跑得飞快。总是同样狭窄的街道，两边是同样的用纸板或木板搭成的低矮房屋。总是同样一些店铺，没有一扇玻璃橱窗，全都露天敞着。所有在那儿制作，或在那儿设摊买卖的东西，不论所陈列的是精美的描金漆器、上品的瓷器也好，旧锅、干鱼、破衣烂衫也好，都一样的简单，本色。所有的商贩都席地而坐，坐在他们的奇珍异宝或粗劣制品中间，双腿赤裸到腰际，几乎露出在我们国家必须藏起的那种部位，但却腼腆地遮掩着上半身。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小手艺，都由一些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工匠，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极原始的工具在制作。

啊！街道上这些古怪的货架，集市上这些令人称奇的小商品！

从来没有马匹、车辆从市内经过，只有步行的人，或者坐在滑稽可笑的人力车中被拉着跑的人。这儿那儿，可以散见若干从停泊场的船上溜出来的欧洲人，有的日本人（幸而还不算多）尝试着穿上欧式礼服，另一些人则满足于在本国衣袍之外添上一顶欧式圆顶帽，帽子下面露出他们那种直发的长长发绺。到处都在殷勤兜售，谈生意，讨价还价，到处都是小摆设和笑声……

集市上，我们的阿妹每晚都要买许多东西。她们像被宠坏的孩子，什么都想要：玩具、别针、腰带、花。此外，她们彼此之间还要亲切地，带着小姑娘那样的微笑互赠礼品。例如，风铃草为菊子选购了一盏设计巧妙的灯笼，里面一些中国姑娘的身影，在一种看不见的机关支配下，围着火焰无止无休地绕圈跳舞。作为交换，菊子送给风铃草一柄神奇的扇子，上面的图画可以随心所欲解释成蝴蝶在樱花上翩翩起舞，或九泉之下的幽灵在乌云中相互追逐。都姬送给紫久一只纸板做的面具，画的是财神大黑天的胖脸；紫久则以一支透明玻璃的长喇叭作为回报。真没想到，用这支喇叭竟吹出一种火鸡叫的咯咯声。总有这等离奇之极，令人骇然的咄咄怪事，到处都有叫人大吃一惊的东西；产生这些奇思妙想的头脑，转起念头来似乎往往和我们背道而驰……

我们的晚间活动在那些著名的茶舍里宣告结束。作为长崎的高消费群体之一，小侍者们现在一见我们，就带着对熟客的恭敬态度施礼。在茶舍，无非是东拉西扯地闲聊，常常是不着边际，没完没了地胡乱应用那些怪僻的词汇。在被灯笼照亮的小花园里，在那有小桥、小岛和已坍塌的小塔的金鱼池边，人们给我们端来茶、糖果和饮料。白色或淡红色的糖块里有胡椒，那滋味可真是从未尝过；奇特的饮料里搀了刨冰和冰块，带有香料或鲜花的气味。

要想忠实地叙述这些晚间娱乐，真得有一种比我们的语言矫揉造作得多的语言，还得有一种特意为此创造的书面符号，倘使我偶尔在词句中放进这些字眼，必将令读者捧腹。这些字眼有点做作，但却新鲜而优美……

聚会结束，该打道回山了……

啊！这条街，这条道，每天晚上都得再爬一次，在星空或阴云笼罩之下，用手拽着他那昏昏欲睡的小阿妹，好重新登上他那栖在半山腰的房子，回到铺在地上的卧席上……

十三

我们所有这些人当中，要数路易·德·S最为精明。他以前来过日本，还曾在这儿娶亲。而今他只满足于和我们的妻子做朋友。他是柯莫达西－塔克桑－塔凯依，即*长脚朋友*（她们因他的身材作如是说，他也的确特别高大，只是稍欠魁梧）。他的日语说得比我们好，是她们亲密的知己。他随心所欲地引起我们家庭的不和或使我们夫妻言归于好，于是他靠我们得到许多消遣。

我们妻子的这位*长脚朋友*享有这些小妇人所能给他的全部娱乐，却不用操心任何家务事。和我的哥们儿伊弗及小阿雪（我的房东梅子太太的女儿）一道，他也加入了我们这个并不协调的集体。

十四

我的房东和他的妻子，糖先生和梅子太太[1]，是一对妙不可言的人物。他们从画屏上溜下来，住进了我们楼下——底层的房间，就他们有个十五岁的女儿而言，他们俩的年纪实在有点太老了。这个女儿叫阿雪，是菊子形影不离的好友。

这两个人敬神极为虔诚，总是跪在家里的祭坛前，忙于向神灵做长长的祈祷。还不时击掌，以召回他们周围飘浮在空中的注意力不集中的神灵。他们空闲的时候，便在彩陶花盆里种植些小灌木，还有一些夜间散发出香味的奇异的花朵。

糖先生寡言少语，很少串门，裹在他的蓝布袍子里，干瘪得像一具木乃伊。他老在写(我想，大概是写他的回忆录)，用一枝以指尖握住的毛笔，在薄薄的颜色有点发灰的长条和纸上写着。

梅子太太很殷勤，巴结，贪财，她眉毛完全剃光了，牙齿极仔细地漆成黑色，以便适应一个体面女人的身份。她随时会出现在我们的居室门口，匍匐在地，为的是给我们提供某种服务。

阿雪每天总有十次不合时宜地闯进我们家门(在我们睡觉或更衣的时候)，好像进来一股可爱的青春朝气，一团调皮捣蛋的快乐，一阵生气勃勃的开怀大笑。她圆滚滚的身材，圆滚滚的脸，半是儿童，半是少女。她对我们如此友善，动不动就和我们热烈亲吻，她那厚厚的、松弛的嘴唇潮乎乎的，但很鲜嫩、红润……

十五

我们的居室整夜敞着门窗，镀金菩萨面前的灯给我们招来了周

---

① 即伊藤君和乌梅样。

围园子里所有的生物。尺蛾、蚊子、蝉，以及其他我还不知其名的种种虫子——整个昆虫世界都聚到我们家里来了。

当几只蚱蜢突然光临，几只金龟子无拘无束地在我们洁白的席上奔跑时，看着菊子告发这些虫子以回答我的愤怒的样子，实在是有趣。她一面把它们指给我看，一面一个劲儿地叫着："嗬！"她低着头，嘴噘得格外高，眼光充满厌恶。旁边有一把扇子，我们就用它把虫子赶出去。

十六

在此，我不得不承认，为了我的读者，这故事还得大大拉长……

缺少情节，缺少戏剧性成分，我至少要懂得插进一点环绕着我的花园的芬芳，插进一点太阳的温煦，树影的婆娑。缺少爱情，便搀入这远方郊区让人得到休憩的某种安宁。还要放进菊子的琴声，在这些美丽夏夜的岑寂中，没有更好的乐音，我已开始从这琴声中发现某种魅力了……

刚刚度过的七月，所有皓月当空的日子都很明亮、静穆、壮观，啊！明净清丽的夜色，美轮美奂的月儿照耀下柔美的微红的光，蓊郁的林木丛中曼妙的蓝色树影……从我们阳台这样的高处望去，这座沉睡中的城市是何等旖旎！……

天哪！这小菊子，总的说来，我不讨厌她，再说，当人们彼此既不存在肉体上的反感也没有仇恨时，无论如何，习惯最终会造成一种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十七

总是蝉声，刺耳，响亮，无止无休，夜以继日地出自日本的田野，

时时处处，从不间断，不论是白天酷热的时刻，还是夜间清凉的辰光。从我们到达的那天起，在停泊场中间，就听见同时来自两岸，来自青山组成的两堵城墙的蝉声。它回旋萦绕，不懈不怠，这声音本身，像是地球上这一地区独特的生活现象。它是这些岛屿的夏之声，是一种无意识的欢歌，总是千篇一律，经常是那种在幸福生活的极度亢奋中膨胀、升腾的调门。

对我来说，这富有地方特征意味的声音，还曾和那隼类飞鸟的鸣叫一起，迎接我们进入日本国。那些鸟翱翔在深深的海湾和峡谷之上，不时以悲怆的音色发出三声“吭！吭！吭！”，似乎痛苦悲哀到了极点，而群山则重复着它们的叫声。

十八

伊弗、菊子和小阿雪变得那么亲密，让我觉得怪有趣，我甚至认为，在家里，最让我开心的就是他们这种亲密无间。因为他们之间所形成的反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情景和极其滑稽的效应。他把水手的洒脱和他的布列塔尼口音带进了这所单薄的纸板小屋，带到这些举止做作的小阿妹们身边。高大魁梧的小伙子，声音短促而低沉，夹在两个嗓音如小鸟般的小不点儿当中。她们随心所欲地摆布他，要他用筷子吃东西，教他玩日本的“鸽子飞”游戏，还要作弊，争吵，笑得前仰后合。

菊子和他，肯定彼此喜爱，但我始终满怀信心。我不能想象，这个偶然娶来的小妻子有朝一日真会在我和这位“哥们儿”之间带来不和。

十九

我的日本家庭人丁兴旺，而且越来越多。对那些上山来拜访我

的同船军官而言，这是消遣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长脚朋友来说，更是如此。

一位可爱的岳母，完全是社交场上的女人，一些小姨子、小姑子，一些表姐妹和还很年轻的婶母、姑母。

我甚至还有一个二等亲的舅表弟，是个车夫。最后这一点，人们不大情愿告诉我。但是，在介绍的时候，我们交换了一个熟人的微笑，他是 415！

对这可怜的 415，船上的朋友们说了好些难听的话。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没权利这样说话，那就是小个子夏尔·N，他的岳母曾经是个门房，或者说差不多是个门房，她在一座佛寺看门。

我很看重灵巧和力量，我倒对这位亲戚评价挺高。

再说，他的腿是长崎最棒的。每次我有什么急事要上街，就请梅子太太派人下山去人力车站，预定下我的表弟。

二十

今天中午，天气正热的时候，我出其不意地回到了修善寺。楼梯下面，散乱地放着菊子的木靴和漆皮便鞋。

在我们家，楼上门窗总是敞开的，向阳的一面，垂着竹帘，热气和金色的光线就透过竹帘的稀疏经纬进入屋内。这一回，菊子在我们的铜制花瓶里插的是莲花，我一进门，眼光就落在这些淡红色的杯形大花盏上。

她睡着了，按她午睡的习惯，平躺在地上。

……这些花束，经菊子一摆弄，总是具有多么特别的形态啊！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一种日本式的绰约娉婷，一种我们无法给予它的精心制作的韵致。

……她趴在席上睡觉，高高的发髻和螺钿发簪成为卧倒的整个身体的凸起部分。长睡袍的下摆像尾巴一样使她柔媚的身躯变长了，她的双臂伸开成十字形，铺开的长袖像两只翅膀。她的长柄吉他

躺在她身边。

她看上去像一个死去的仙女，又像一只蓝色大蜻蜓，被打死以后，让人钉在那儿。

梅子太太跟在我后面上了楼，她总是那么热情、客气，看见菊子不曾小心在意地接待她的老爷和主人，做了一个表示气愤的动作，走过去想把菊子唤醒。

"别喊醒她，好心的梅子太太！要知道她这样子更讨我喜欢！"

我依习俗把鞋子脱在楼下，放在菊子的木靴、便鞋旁边，然后轻轻地，踮着脚尖走进屋，在阳台间坐下。

这小菊子不能永远睡着是多么遗憾！她以这种姿态出现实在非常好看，至少，她不招我讨厌，也许，谁知道呢？要是我有办法更好地弄明白她头脑里或心里想的是什么就好了……但是，很奇怪，自从我习惯了和她在一起，非但没有进一步学习日本语，反而忽视它了。我是那么强烈地感觉到，我永远不可能对这种语言产生兴趣……

我坐在阳台间，瞧着脚下的寺院、墓地、树林、青翠的山、沐浴着阳光的整个长崎，蝉儿发出最刺耳的鸣声，震颤得像是空气在发高烧。一切都平静，明亮，炎热……

然而，依我看，这还不够！世上的事物难道变了么？夏季酷热的中午，在我遥远的记忆里，还能找到更为艳丽、阳光更充足的地方。从前巴力神[①]在我看来就更强大，更厉害，可以说，这儿的一切只不过是我早年所见的苍白的翻版，一种缺了点什么的翻版。我悲哀地寻思：夏日的辉煌，难道不过如此吗？要不就是我的眼睛出了误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难道我所看见的这些还要暗淡下去么？……

……在我背后，响起一阵轻微的、忧伤的乐声，忧伤得令人战栗，这声音又尖又细，像蝉儿的歌声一样尖细，抑扬顿挫，如泣如诉，好像某个痛苦、悲哀的日本灵魂，在中午寂静的氛围中，发出柔弱的怨诉：这是菊子和她的琴，她们一道醒了……

她这一招让我很高兴，看见我在那儿，她没有忙着向我问好，却

---

① 巴力神(Baal)，古代近东许多民族，特别是迦南人(即今巴勒斯坦人)所崇拜的生生化育之神，主管万物生长，系众神之王。

要给我奏点音乐。——任何时候，我都不强制自己做出颇有些钟情于她的样子，但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淡了，特别是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然而今天，我转身向她微笑，用手势向她表示："弹吧，接着弹。我喜欢听你即兴弹奏的奇特的小曲。"这个满面笑容的民族，音乐却如此哀怨，真是怪事。可是，菊子弹奏的音乐显然值得一听……她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曲子呢？多么难以描述的朦胧，每当她以这种风格弹琴或唱歌时，她黄色的脑瓜里在想些什么，对我说来永远是神秘莫测的吗？……

……突然，砰，砰，砰！有人用枯瘦的手指，在我们楼梯的踏级上敲了三下，门口出现了一个身穿灰呢套服的傻瓜，向我们施礼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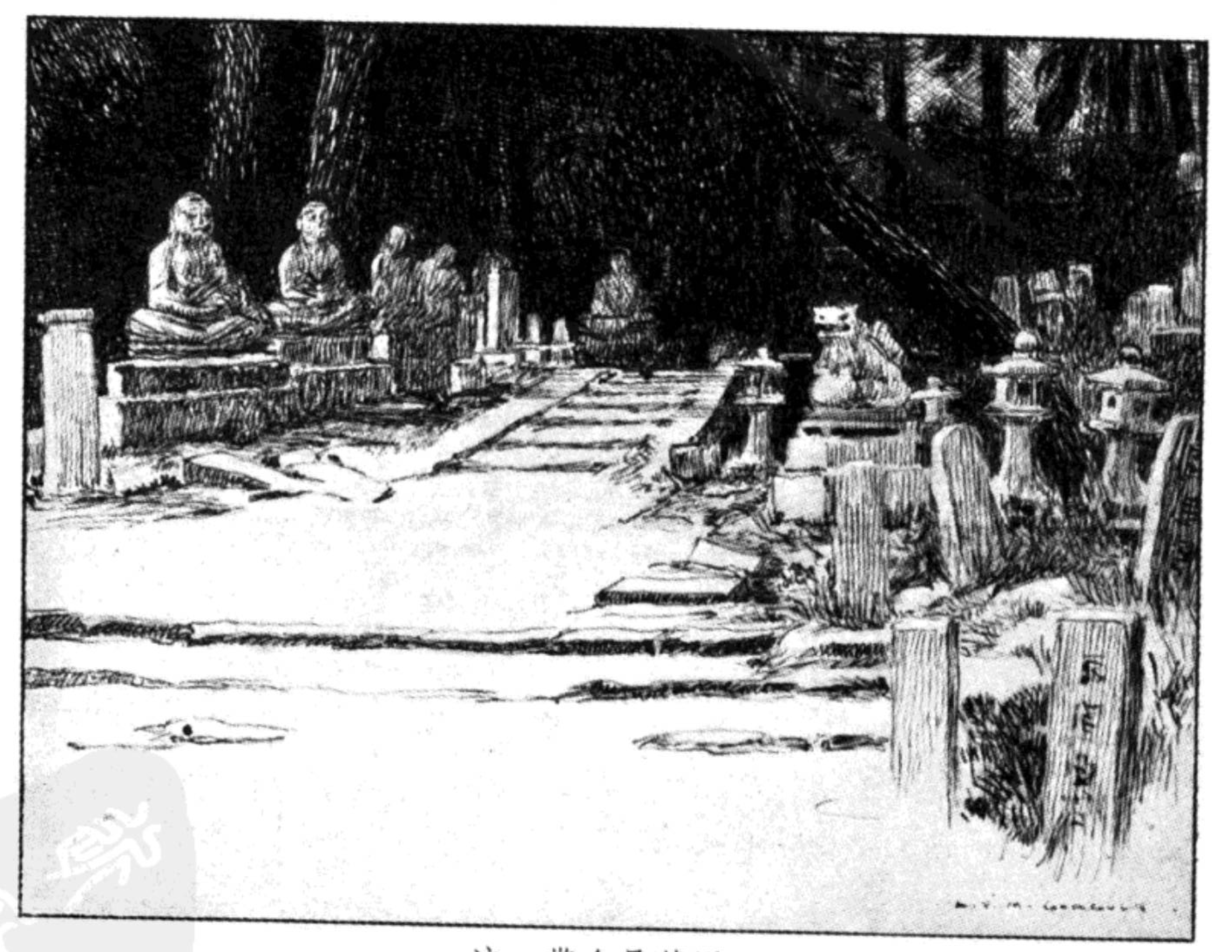
"请进，请进，勘五郎先生！啊！您来得真巧，正好在我几乎要对日本的事情产生幻想的时候！……"

勘五郎先生想要恭恭敬敬向我们出示的，是一份洗衣服的账单，还有上身的深深一躬，双手放在膝盖上，保持准确的姿势，同时伴以一声长长的、卑躬屈节的送气音。

二十一

沿着我们屋前的小路继续往上走，可见十来所古老的小屋，若干花园的围墙，然后，然后就只剩下孤零零的山、穿过茶园通向山顶的小径、山茶丛、荆棘和岩石了。环绕长崎的这些山，到处是墓地。不知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把死者送到这里。

但日本的墓地并无凄惨可怖的景象，对于这个稚气十足、无忧无虑的民族，死亡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坟墓不过是一些莲花座上的花岗石菩萨，或者一些镌有金字铭文的墓碑。它们一群群聚集在林间空地上，或者惬意地坐落在天然平台上。人们要到达那儿，通常要走过长长的长满苔藓的石阶，不时从某个神圣的牌楼下通过，这些牌楼一式一样，粗糙而简单，恰似寺院牌楼的简化。



这一带全是荒冢。

在我们家上头，山间的坟墓已经那么古老，即使在夜间，它们也不会令人害怕。这一带全是荒冢，埋在底下的死者已经化入土中。这成千上万的灰色小墓碑，这无数被地衣侵蚀的古老的小菩萨，似乎只不过是先于我们存在，而今却已随时代的神秘隐退而完全消失的一连串生命的证据。

二十二

说起菊子的饮食，那才叫不可思议呢。

从早上开始，一醒来就是两颗小小的裹糖粉的醋浸李子，再喝一杯茶便算是吃完了传统的日式早餐。楼下梅子太太那儿吃的是这个；旅馆里，人们给旅客吃的也是这个。

接着，白天是两顿安排得极为奇特的“过家家”的饭菜，这些东西在梅子太太的厨房里烹调，装在一些带盖的小盏里，用红漆托盘端上来：一盏麻雀肉、一盏嵌肉的虾、一盏浇汁的海藻、一盏带咸味的糖果、一盏带甜味的辣椒……所有这些，菊子都用她的小筷子送到唇边品尝，一面以矫揉造作的文雅姿态跷起她的指尖。每尝一道菜，她都扮一下鬼脸，剩下四分之三，然后带着厌恶的神情擦净指甲。

菜单经常变化，全凭梅子太太心血来潮，但有一样东西雷打不动，无论我们家还是别家，无论帝国的南方还是北方，那就是尾食和进尾食的方式：在那么多闹着玩似的小碟小盏之后，人们拿来一只带铜箍的木桶，大得像是为卡冈都亚[①] 准备的，里面满满装着清水煮熟的米饭。菊子满满盛上一大碗（有时两碗，有时三碗），从一只蓝色细颈瓶里倒出些用鱼制作的黑色调味汁，浇在雪白的米饭上，拌了拌，便把碗端到唇边，大口地吃起来，用她的两只筷子把米饭扒进喉咙里。

然后人们收起小杯小盏和落在如此洁白的席上的最后一点残

---

① 卡冈都亚，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中的巨人国王。

屑，——什么都不能玷污那些干净得无懈可击的席子——这顿饭便结束了。

二十三

山下，市里，有个女歌手在十字街头练摊卖唱。一堆人聚在那儿听，我们三个——伊弗、菊子和我——由此经过，也和旁人一样停下脚步。

她很年轻，有点胖，相当俏丽，她拨弄着琴弦唱起来，像煞有介事地转动着眼珠，仿佛一位名家正在演唱高难度的乐曲。她低下头，下巴收向脖颈，以便从丹田发出最深沉的音符。她让自己的嗓子变粗，发出一种老蛤蟆的嘶哑的噪音，一种不知从哪儿发出的腹语声（这是戏剧的夸张方式，是表演悲剧片段时的艺术绝招）。

伊弗向她投去愤怒的目光。

"啊！怎么搞的！"他说，"可这种声音是……（他惊讶之中竟找不到恰当的词）可这是……这是魔鬼的声音呀！……"

他几乎让这个小人儿骇坏了，瞧了我一眼，急于想知道我的看法。

加之他今天情绪不佳，我可怜的伊弗，因为出门的时候，我强迫他戴上了一种他所不喜欢的帽檐翘起的草帽。

"你戴这个挺合适，伊弗，我保证。"

"是吗？你说的，你……可我觉得，它像一只喜鹊窝！"

为岔开这女歌手和这顶帽子的烦恼，正好有一支队伍，像是送葬的行列，从街那头向我们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些身穿黑色袈裟的和尚，神态和基督教神甫相仿。随后过来的，是队列中的主角——死者，坐在一种非常雅气的封闭的小轿里。轿子后面是一群阿妹，她们笑吟吟的脸蛋藏在像是面纱般的东西下面，手上捧着做佛事用的花瓶，里面插着银纸花瓣的假莲花，这是仅限于丧礼上用的。接着是一

些漂亮太太尾随其后，她们娇媚动人，在以鲜明的色彩画着蝴蝶和仙鹤的阳伞下，尽量忍住笑……

他们走到我们跟前了，必须给他们让道。菊子突然装出一副应景的表情，伊弗发现了，忙摘下自己的喜鹊窝……

真的，从这儿经过的是死人！我把这一点给忽略了……这里面的丧礼气氛是那么少……

这支队伍将爬得很高很高，在长崎之上，在遍布坟茔的青山之中。在那儿，人们将把这个倒霉的老好人葬在地下，上面是他的轿子、他的花瓶和银纸做的花……至少，这可怜的死者将待在一个惬意的地方，享受那迷人的美景……

他们还会回来，一半真欢笑，一半假悲哀。

明天，他们就再也不想这事了。

二十四

八月四日

胜利号在停泊场上，几乎就在我的住房所栖的小山脚下，今天却开进了船坞，去修理两侧的裂缝，那是在福摩萨[①] 的长期封锁中留下的。

如今我离开家很远了，不得不乘小艇横渡海湾去找菊子，因为船坞正好在修善寺对岸。它深深嵌入一个又狭又深的峡谷，各种各样的青枝绿叶俯临其上，有竹子、山茶以及这样那样的树木。我们的桅杆、横桁、瞭望桥，像是攀挂在树枝上。

船只不再浮动的状态，给船员们夜间随时悄悄外出提供了方便，我们的水手和上面山村里所有的小姑娘都建立了联系。

这段时间的小住，这太大的自由，使我为可怜的伊弗感到担心，

① 福摩萨，即台湾。

这个消遣的地方有点让他昏头了。

此外，我越来越相信他爱上了菊子。

这种感情没有更恰当地出现在我身上，实在是莫大的遗憾，既然我已经娶她为妻……

二十五

尽管距离更远了，我仍然每天去修善寺。一到晚上，我那四个成了家的朋友就来和我会合，伊弗和那位长脚朋友也参加，我们成群结伙下山，手提灯笼，沿着老郊区的石阶和坡道进城。

夜间的游逛总是老一套，消遣的内容都差不多：在那些稀奇古怪的货架前作同样的停留，在同样的小花园里喝同样的饮料。但我们这伙人往往越来越多。先是带上了阿雪，她的父母对我们完全信赖，接着是我妻子的两位长得娇小玲珑的表妹，最后是一些女友，有时是一些十至十二岁的小客人，我们区里的小姑娘，我们的阿妹对待她们总想表现得格外有教养。

啊！晚上，在茶舍，我们背后拖带着一个多么非同寻常的小团体呀！那些无与伦比的小脸蛋，那些可笑地插在稚气而滑稽的脑袋上的小花棍！多像一个真正的女子寄宿学校的学生，在我们照管下进行晚间的娱乐活动。

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伊弗便伴送我们回家，菊子倚在我的胳臂上，像筋疲力尽的孩子一样喘着粗气，每走一步都停一停。

到了上面，伊弗便告辞，握握菊子的手，然后再一次沿着通往码头和船只的山坡下山，在一条舢板里渡过停泊场，返回胜利号。

我们借助一个暗环打开花园的门，梅子太太的盆花，排列在暗处，散发着夜间特有的甜香，我们在月光或星光照耀下穿过花园，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如果时间太晚，——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回来时便发

现所有的壁板都被细心的糖先生拉上关严(为防小偷),我们的套房像真正的欧式房间一样上了锁。

在如此这般封闭起来的屋子里,有一股混合着麝香和莲花香的异味,一种在日本,在黄色人种中常有的异味,这气味从地下或陈旧的壁板中冒出来,几乎是一种野兽的臭味。为我们睡觉而张挂的暗蓝色薄纱蚊帐,像一袭神秘的遮篷从天花板上垂下来。镀金的菩萨总是在他的长明灯前微笑。一只在我们家呆惯了的尺蛾,白天贴在天花板上睡大觉,此刻就在神灵的鼻子底下,围着两个又小又细的火焰盘旋。一只从花园里爬进来的大蜘蛛,爪子呈星形,正贴在墙上打瞌睡。——不能弄死它,因为这是晚上。"嗬!"菊子恼火地说,一面用手指把它指给我看。快,把赶虫子的扇子拿来,把它赶出去……

我们周围,万籁俱寂,几乎令人心酸。城里的全部快乐喧哗和少女们的全部欢笑刚刚结束,立刻是乡间的岑寂,沉睡着的村庄的岑寂……

二十六

每晚入夜时分,日本家家户户都响起一片拉、关壁板的声音,这是日本国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在葱茏的花园上空,从邻居的房子里,接二连三地传来这种声音,或高或低,或近或远。

恰恰在我们楼下,梅子太太那儿的壁板滑动不灵,吱嘎作响,在用旧了的槽里发出噪音。

我们的壁板滑动时声音也很刺耳,因为古老的小屋音响效果极好,为了把我们所居住的敞厅模样的屋子全关上,至少要让壁板在长长的滑槽里跑动二十次。一般情况下,是菊子承担这份很费劲的家务劳动,她经常被夹住手指,她那从未为生活操劳的小手,干起活来不那么灵巧。

之后,便是晚间的梳妆,她颇为娴雅地脱下白天的衣袍,换上一件比较朴素的蓝布便袍,同样的宽袖,同样的款式,只是拖裾短了些,在腰间,她系了一根颜色相配的细纱腰带。

高高的发髻是不容破坏的，除了那些发簪，别的无可挑剔。发簪拔下来，放进我们身边的一个漆盒里。

接着，拿起一只小小的银烟斗，入睡之前必须抽上一斗烟，这是我最不耐烦的一件事，然而还得容忍。

菊子像吉卜赛人一样，盘腿坐在一只红木制的方匣子面前，匣里装着一只盛烟草的小罐，一个小小的瓷火炉和点燃的炭，还有一个竹制的小盂，用来装烟灰和吐痰。（楼下，梅子太太的烟匣，别处，所有日本男人和所有日本女人的烟匣，全都差不多，里面是同样的一些东西，按同样的方式置放着。到处，无论贫富，这种东西都在房间当中散放于地。）

用"烟斗"一词代表这个东西实在太平淡，特别是太粗大了。这是一根细细的银质直管，顶端是一个极小的容器，在那里面只能放进一小撮切得比丝线还细的黄色烟丝。

两口，最多三口，刚刚几秒钟，一斗烟就吸完了。接着，嘭，嘭，嘭，嘭，拿烟管在烟匣边上使劲敲，使那老不肯出来的烟灰落下来。这种敲击声，到处可以听见，在每所房子里，白天、黑夜的任何时辰，像猴子的抓挠一样又古怪又急促，在日本，这恰是人类生活中最富特征性的声音……

"阿那达，诺米玛塞！（你也抽两口吧！）"菊子说。

她重新装满这可恶的烟斗，恭恭敬敬把银烟管递到我嘴边。出于礼貌，我不敢拒绝，但这烟太呛人，让人讨厌……

此刻，在深蓝色的蚊帐里躺下之前，我还要再打开两扇壁板，一扇在那条偏僻的小径一边，另一扇朝向花园平台，这样，夜间的空气就可以在我们上面流通，只是有给我们送来夜游的金龟子或到处乱窜的尺蛾的危险。

我们的房子，全是用薄薄的旧木板筑成，夜里震颤得像一把干透了的大提琴，最轻微的响动在这儿都会扩大，走样，变得令人不安。阳台上，挂着两把小小的伊奥利亚竖琴，最轻微的一阵风都会使它们像玻璃片相撞般丁冬作响，犹如小溪悦耳的潺潺流水声。外面，直至最远处，蝉儿继续演唱它们那永无穷尽的大型乐曲；在我们上面，黑色的屋顶上，可以听见猫、老鼠和猫头鹰像女巫们跳加洛普舞一样，

正进行着殊死战斗……

……再晚一点，夜间最后几小时，一股更凉的风，带着凌晨的寒意，从海上，从深深的停泊场吹来，一直吹到山上我们这里，菊子就会悄悄去关上我所拉开的壁板。

从前，她至少会三次起床抽烟：她以猫儿的姿态打呵欠，伸懒腰，朝各个方向伸展她琥珀色的胳臂和优美的小手，然后，果断地坐起来，发出孩童睡醒时怪可爱的哼哼声。接着，她钻出纱罗帐子，给她的小烟斗装上烟丝，吸上两三口这呛人且令人讨厌的东西。

然后，嘭，嘭，嘭，嘭，为倒烟灰在匣子上敲击。夜里的音响效果，使声音变得很响，在劫难逃地惊醒了梅子太太。于是梅子太太也想抽口烟，她绝对是从楼上的声音得到了启示，便在楼下以嘭，嘭，嘭，嘭作回答，完全一样，如回声般无法避免，令人恼火。

二十七

晨曲比较愉快：公鸡打鸣声，邻居拉开壁板的声音，还有几个水果贩子怪腔怪调的叫卖声，一大早就在郊区上空滑过。为迎接白昼重新到来，蝉儿们似乎唱得更欢了。

尤其是，楼下梅子太太冗长的祈祷声，透过楼板传来，像梦游人的哼哼一般单调，如喷泉的声音一般规则，且催人入睡。祈祷至少延续三刻钟，带鼻音的，急促的高音，滔滔不绝地念叨着。不时地，当疲倦的神灵不再注意倾听，祈祷中便伴有清脆的击掌声，或者是以曼德拉草根制作的两个圆盘组成的某种响板发出的尖音。这是祈祷语流的暂时中断，随即又滔滔不绝，像老山羊撒欢时咩咩叫一样，不断发出颤音……

“圣书云，净过手足，便祈求伟大的神灵天照大神① ——他是日

① 天照大神即太阳神，是日本的众神之王，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本帝国至高无上的君王——保佑，祈求所有衍生于他的已故帝王的亡灵保佑，祈求他们个人的所有祖先——直至年代最久远的一代祖先的亡灵，祈求空气和大海的神灵，隐蔽不洁之处的神灵，故乡墓地的神灵……等等……等等……”

“我尊敬您，恳求您，”梅子太太唱道，“啊！天照大神，至高无上的君王，望您永远保佑您的臣民，他们随时准备献身祖国。请允许我变得如您一样圣洁，求您从我灵魂中扫清阴暗的念头。我卑怯懦弱，易犯罪过，望驱除我的怯懦和罪孽，犹如北风把尘土带往大海。望洗净我的污点，犹如在贺茂川水里洗去龌龊。求您使我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您的光芒普照大地，立即使大地明亮，我的幸福仰仗于您，对此我深信不疑。求您保佑我们全家身体健康，尤其是我的健康，啊！天照大神！我只尊敬和热爱您……等等，等等。”

接着，是所有的帝王，所有的神灵和祖先的无穷无尽的名单。

梅子太太以她老妇人发颤的假声唱出这一切，快得几乎喘不过气，但却无一遗漏。

这祈祷听上去很古怪，到末了，不再像是人的吟唱，而像一连串巫魔的咒语流泻而出，从一个取之不尽的滚筒上源源不竭地放出来，以便在空中展翅飞翔。这祷词的离奇和念咒的持久，终于在我尚未睡醒的脑袋里，留下了宗教的印记。

每天我都在这种敬神的连祷声中苏醒，夏天的早晨绝妙的音响环境中，这声音就在我下面震颤，这时我们的守夜灯已在微笑着的佛像前熄灭，永恒的太阳刚刚升起，已经可以透过壁板上的小洞依稀看见，光线射进我们黑暗的居室和深蓝色的纱罗蚊帐，好像一支支长长的金箭。

这时辰必须起床了，沿着草上缀满露珠的小径三步并作两步地下山奔往海边，回到我们的船上。

唉！往日，是穆斯林的报时者将我惊醒，在冬季阴沉的早晨，在那被埋葬的大斯坦布尔……

二十八

菊子知道我们的婚姻不会持久，所以带来的行李不多。

她把她的袍子和美丽的腰带放进一些小小的壁橱，壁橱隐藏在我们套房的一面墙背后（北面的墙，是四面墙中惟一不可拆卸的），橱门便是一些白纸壁板，里面的格子和搁架，用精工细作的木板制成，安装的方式过分用心，过分巧妙，叫人担心里面有夹层，担心有玩恶作剧的机关。人们很不放心地把东西放进去，模模糊糊感到这些柜子会自动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不让别人发现。

在菊子的衣物中，我最喜欢瞧的，是她装信件和纪念品的盒子。这盒子用白铁做成，英国制造，盖子上有彩色图画，是伦敦附近一个工厂的产品。自然，作为异国艺术品，作为小摆设，较之她所有的其他小盒子，漆盒或镶嵌盒，菊子更喜欢它。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姑娘家写信所需的全部用具：中国墨汁、毛笔，裁成长条的、极薄的灰色纸，式样古怪的信封，人们把纸折叠三十来次以后，放进信封里，信封上还饰有风景、鱼、蟹或鸟。

盒子里那些寄给她的信上，我能认出代表她的名字的两个字：Kikou－San（菊子小姐）。我一问起这些信，她就以正经女人的神态，用日语回答：

"亲爱的，这是我的女友们的来信。"

啊！菊子的这些女友，她们有何等样的小脸呀！在这个盒子里，有她们的肖像。她们的照片贴在名片上，背后还有上野的署名，他是长崎的著名摄影师：这些小人儿被塑造成扇面风景上的优雅形象，当人们把她们的后颈安置在椅子靠背上，对她们说"不要动"时，她们便竭力保持摆出来的姿势。

读这些女友的来信让我感到十分有趣，特别是我的阿妹给她们的回信……

二十九

今晚雷雨大作，夜色浓重，连天漫地一片黑。约莫十点钟光景，我们从一家常去的时髦茶舍归来，伊弗、菊子和我，走到大街上那个熟悉的拐角，那个由此必须离开城市的灯光和喧嚣，走上漆黑的阶梯——通向我们家，通向修善寺的陡直小径的转折处。

开始上山之前，先得在那儿，在一位名叫阿清的老商贩那儿买一盏提灯，我们是她的老主顾。对这些千篇一律画着夜蛾和蝙蝠的纸灯笼，我们消费数量之大简直闻所未闻。在铺子的天花板上，成串地挂着许许多多的灯笼，老太太看见我们走来，便登上一张桌子去摘取。灰色和红色是我们习惯的颜色，阿清太太知道这一点，所以根本不去注意绿色或蓝色的。然而要摘下一只灯笼谈何容易，因为当提手用的小棍上，拴灯笼的细线全都纠缠在一起。阿清太太以愤慨的手势，表示这样浪费我们的宝贵时间，她感到何等过意不去：啊！要是这灯笼是单个儿的就好了！……但是，这些弄乱了的东西毫不考虑人的尊严。她扮了无数个怪相，甚至认为对这些胆敢害我们耽误时间的乱线绳应该给予恐吓，饱以老拳。行了，我们心里很清楚这套手腕。若说这老妇人失去耐心，我们也一样。菊子困了，一连串地打她猫儿式的呵欠，呵欠一个接一个，她甚至顾不上用手遮住嘴。她想到今晚必须冒雨爬上那么陡的山坡，不觉高高地噘起了嘴。

我像她一样感到厌倦。这图的是什么呀？我的天，每天晚上跑到这个郊区，而上头那个住所毫无吸引我的地方……

雨下大了，我们怎么办？……外面有一些跑得飞快的车夫经过，一路喊着“借光”，把污泥溅到行人身上，他们五颜六色的车灯在大雨中散射出点点火光。一些阿妹和一些上了年纪的太太由此经过，她们撩起了裙子，溅上了泥浆，却仍然在纸伞下满脸堆笑，相互行礼，让她们的木底靴在路石上咯咯作响。街上充满了木鞋的咯噔声和下雨的噼啪声。

幸好我们的穷表弟415也从这儿经过，他看见我们的窘境便停下了脚步，答应帮我们想办法：说是把车上的英国人拉到码头放下后，立刻回来帮助我们，并给我们带来眼下处境中所需要的一切。

终于，我们的灯笼摘下来了，点燃了，付过钱了。对面，还有我们每晚都要驻足的另一个铺子，即阿时太太——糕饼商人——的铺子。我们总是在那儿买点零食在路上吃。这个女糕点商非常活泼，常在我们面前卖弄风情。她在她那些饰有小花束的一堆堆糕点后面，布置了画屏般的装饰。我们在她的屋檐下边躲雨边等人，由于檐沟的水淌得急，我们尽可能紧贴她的糖果货架；白或红的糖果，很艺术地排列在细嫩、新鲜的柏树枝叶上。

可怜的415，真是我们的大救星！他重新露面，这位了不起的表弟，总是微笑着，奔跑着，任凭雨水在他漂亮的裸腿上流淌，却给我们送来两把雨伞，这是他从一位瓷器商人——也是我们的远房亲戚——那儿借来的。伊弗和我一样，一辈子不愿用这种东西，但是他接受了下来，因为这东西太奇怪了：当然，是纸做的，折褶的纸上了蜡和胶，周围还不可避免地画了一圈仙鹤在飞舞。

菊子那种猫儿式的呵欠越打越厉害，她变得娇滴滴的，想要抓住我的胳膊，好让人拽着走。

“阿妹，今天晚上，你最好让伊弗君为你效劳，我肯定这样安排对我们三个都合适。”

于是，矮小的她，吊在这大高个儿的手臂上，往上攀登。我在前面开路，提着那盏给我们照明的灯，在我那怪诞的雨伞下，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它的火焰。

道路两边，只听水流如瀑布，这场暴雨的雨水全都从山上直泻而下。这条路，今晚显得又长、又陡、又滑。一长串石阶，老也走不完。花园、房屋，层层叠叠，鳞次栉比，黑暗中，空地、树木，都在我们头上摇晃。

长崎似乎和我们一起升高了。但是那边，远处，在蒙蒙雾气中，看来有灯光在漆黑的天幕下闪烁，从城里传来一种混杂着人声、车轮声、锣声和笑声的噪音。

这阵夏雨并未使天气变得凉爽。由于暴雨季节的炎热，郊区的

房屋都像货棚似的敞着门窗，我们看得见里面的一切。家里的菩萨和祖宗的祭台前永远点着灯，而所有规矩的日本人都已睡下。在传统的蓝绿色纱罗帐下，可以隐约看见他们一家一户地一排排躺着。他们睡觉，赶蚊子，或扇扇子：日本男人，日本女人，还有日本婴儿，也在他们的父母身边，每个人，年轻的或年老的，都身穿深蓝色印花棉布睡袍，后颈枕在小小的木头支架上。

只有极少数的房子里，人们还在寻乐：隔很长一段距离，才从幽暗的花园上空传来一阵琴声，舞曲的旋律十分费解，快乐中仍透着悲哀。

此刻来到了那秀竹环绕的水井，我们已习惯了夜里在它附近稍作歇息，好让菊子喘上一口气。伊弗要我用灯光照一照那眼井，以便辨认清楚，因为这眼井标志着我们的路已走了一半。

终于，终于，瞧见我们的住房了！大门紧闭，漆黑一片，寂然无声。由于糖先生和梅子太太的细心，我们所有的壁板都关上了。雨水顺着黑色古墙的木板流淌。

这样的天气，不可能再让伊弗下山，沿着海岸转悠，寻找出租的舢板。不，今晚他不回船了，我们要他在我们家住下。再说，在我们的租约里，他的小房间早已准备好，我们马上为他收拾出来——虽然他出于谨慎加以拒绝。我们进门，脱鞋，像淋了雨的猫一样使劲抖掉身上的水，然后上楼走进屋。

菩萨面前，小吊灯已经点燃。房间正中，深蓝色的纱帐已经挂妥。回到家，第一印象极好：今晚，这屋子很可爱。由于寂静且天时已晚，它显得确有些神秘。而且，在这样的天气，回到自己家，感觉总是好的……

好啦，快去收拾伊弗的房间。菊子想到她的大朋友将要睡在她旁边，情绪极佳，振作精神忙碌起来。何况这只不过是将三四块纸壁板推进滑槽，立刻会形成另外一个房间，形成我们所住的大盒子里的一个格子。我本以为这些壁板是全白的，然而，不！它们每一块上都有灰色的单色画，画的是两只为一组的仙鹤，仙鹤按日本艺术的习惯，一成不变地保持这样的姿势：一只昂着高傲的头，庄重地抬起一

条腿；另一只在给自己搔痒。啊！这些白鹤……在日本呆上一个月，它们就让你腻味透了……

就这样，伊弗在我们的屋顶下躺下，睡觉了。

今晚他的睡意比我的来得快。因为我认为发现了菊子久久注视他的目光，以及他久久注视菊子的目光。

我让他落入了这个玩具般的小人儿手中，此刻我很担心已经在他头脑里引起了混乱。这个日本女人，我根本不把她当回事。但是伊弗……从他这方面说来可就不妙了，这会给我对他的信任带来严重的损害……

我听见雨落在我们古老的屋顶上，蝉儿沉默下来。湿土的香气从花园和山间飘进屋里。

今晚我在这个住所里感到极度厌倦，小烟斗的声音比平日更令我恼火，当菊子跪在她的盒子面前吸烟时，我发现了她的平民神情，而且是就平民这个词最坏的意义而言。

我恨她，这个阿妹，如果她把我可怜的伊弗拖下水，我可能再也不能宽恕她……

三十

八月十二日

Y 和紫久这对夫妻昨天离婚了。夏尔·N 和风铃草的家庭生活也弄得相当糟。他们和那些身穿灰色斜纹布套服的小矮人，那帮叫人无法忍受的包打听和敲竹杠的家伙——即警察——之间有些麻烦。那些家伙恫吓他们的房东（这个卑躬屈节的民族外表殷勤，骨子里却对来自欧洲的我们怀有深仇大恨），要房东把他们从家里撵出去，结果他们不得不答应住进丈母娘家里，处境十分难受。而且夏尔·N 觉得自己上当了。他对其余的也不抱幻想：勘五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这些对象，都不是什么黄花闺女，可以说，都是些生活中已经

有过一个，甚至两个轻佻故事的小女子。因而，他有点怀疑是很自然的……

Z……和都姬的日子过得也不顺当，经常吵架。

我的婚姻保持了更多的体面，却并不因此少些烦恼。我也曾想到离婚，但找不出一点正当理由来如此这般羞辱菊子。特别是，有件事阻止了我这样做：我和民事当局之间，也出了点麻烦。

前天，十分激动的糖先生、几乎晕倒的梅子太太和眼泪汪汪的阿雪小姐，一阵风似的上楼到我家。日本警察局来过人了，把他们大大吓唬了一通，就因为他们在欧洲租界之外，让一个不合体统地与日本女子结婚的法国人这样住下了。他们害怕受到追究，低声下气地说了无数客气话，为的是恳求我搬走。

第二天，我让那位长脚朋友——他的日语说得比我好——陪伴，到民事办公室去，准备在那儿干一仗。

这个讲礼貌的民族，语言中是没有辱骂之词的。人们怒不可遏时，只能满足于用贬义的你和不客气的动词变位来对待无耻之徒。我坐在办理结婚登记的桌子上，在全体目瞪口呆的小官员当中开口说话时，用的就是这种措辞。

“为了能安安静静呆在我所居住的郊区，需要给你们多少酒钱？你们这群比街上的脚夫更卑鄙的家伙！”

默默无言的愤怒，一声不响的惊愕，大吃一惊的尊敬。

“肯定的，”他们终于开口了，“我们会让正派的人安安静静过日子，我们甚至求之不得。只是，为了服从国家的法律，本该到这儿来登记姓名和与之成婚的那个年轻姑娘的姓名……”

“啊！这太过分了！事实上，三个星期以前，我已特地来过了，你们这些混蛋！”

于是我自己拿过民事登记簿翻阅，找到了那一页，上面有我的签名，旁边是菊子那小小的天书般的签名。

“喏，瞧吧，你们这些笨蛋！”

一位高级主管突然进来，这是个身穿黑色礼服的可笑的小老头，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听见了这儿发生的一切：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你们对待法国军官怎么如此无礼？”

我用比较礼貌的口吻对这个人讲述了我的情况，他则连声道歉和许愿。全体小警察都匍匐在地叩拜不止，我们神气十足，表情冷峻地走了出去，连礼都没还。

糖先生和梅子太太可以得到安宁了，再也没有人来和他们纠缠了。

三十一

胜利号暂泊船坞期间，我们远离了城市，两三天以来，这成了我不去修善寺看望菊子的借口。

然而在船坞呆着也很无聊。一清早，大批矮小的日本工人便涌上船来，他们像法国兵工厂的工人一样，随身带着放在篮子和葫芦里的午餐。但总有一种卖苦力的可怜人的味道，到处钻营打听和阿谀奉承者的味道，令人想起仓库里的耗子，他们先是悄没声儿地溜进来，慢慢往里渗透，不一会儿就发现到处是他们的人了。在船的龙骨下面，在货舱的舱底，在升降口里面，他们锯呀，敲呀地修补着。

在这暴突在岩石和茂密的绿丛之外的地方，天气热得无以复加。

在两点钟的烈日之下，我们遇上了更加离奇、更加悦目的入侵：即金龟子和蝴蝶的进犯。

好些罕见的蝴蝶，如扇面上画的一样，有一些全身黑色，莽莽撞撞向我们扑来，它们是那么轻盈，似乎那微微颤动的大翅膀整个连在一起，根本没有身体一样。

伊弗瞧着它们，十分吃惊。

“啊！”他带着孩童的神情说，“我刚才看见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它让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一只蝙蝠要和我过不去。”

一个信号员逮住了一只十分特别的，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拿来，夹在他的信号册里，好让它变干，就像人们夹花一样。

另一名水手从这儿经过，用他的军用饭盒捧着一份很瘦的烤肉，

他用一种滑稽的眼神瞧着蝴蝶说：

“你把它给我倒不赖，瞧……我会把它烧熟了吃！”

三十二

八月二十四日

我扔下我的小房子和菊子快有五天了。

从昨天起，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台风过境或即将过境)。我们夜里做好了战斗准备，固定顶桅，放低横桁，采取了所有对付大风浪的预防措施。蝴蝶不再来了，但一切都在我们头上摇晃，扭动。在群山的悬崖峭壁之上，树木折断，草儿倒伏在地，模样好不凄惨。凌厉的狂风夹带着呼啸，使它们备受蹂躏。雨中，树枝、竹叶、泥土，也一齐落到我们身上。

在这满是可爱的小物件的国度，这种暴风雨显得极不协调，似乎它用力太过，声音也太大了。

临近傍晚时分，大块的乌云滚动得飞快，以致下雨的时间变得短了，说下就下，转眼就停。于是我想去我们上头的山里，在湿漉漉的碧树丛中散散步，山茶树丛和竹林之间，有一条小径直通山巅。

……为了避开一场大雨，我躲进一座古庙的院子。古庙荒无人迹，湮没在半山腰一片枝叶阔大的百年老树林中，沿着花岗岩石阶拾级而上，穿过古怪的牌楼——和凯尔特人的巨石遗迹一样已经剥蚀了——便到了。院子里也已杂树蔓生，一片浓绿，光线暗淡，一阵暴雨落下来，还夹带着树叶和拔起的苔藓。一些花岗石怪物，以我们从未见过的姿势坐在各个角落，扮着狞笑般的鬼脸。他们的形象显示出某些无以名状的奥秘，在这风的哀号和乌云及枝叶覆盖下的昏暗中，令人不寒而栗。

当初设计这些庙宇的人们，想必和如今的日本人很不一样，他们到处建造这种寺庙，让它们充斥全国，连最偏僻的角落也不漏掉。

一小时以后，就在这刮台风的一天黄昏，仍在这同一座山上，我偶然来到一些酷似橡树的树下，它们被风吹弯了腰，树下的草丛波动起伏，东倒西歪……在那儿，我突然清晰地忆起林中大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那是二十八年前，在圣东日的利摩瓦兹树林①，我童年时代的一个三月里。

风在地球的另一面呼呼地吹，那是我在乡间第一次亲眼看见刮风。如梭的岁月飞逝而去，从那以后，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日渐消亡了……

我太经常地忆起童年，的确，我总在反复讲童年的事。我仿佛只有那个年代的印象和感受。那时我所看到或听到的最微不足道的事，都有着无限幽深，无比奥妙的内涵，如同情景的复苏，如同对往昔生活的召唤，抑或如同对来世生活的预感，在梦想之乡中对未来生活形态的揣测，再就是对各种奇迹的期待；人世与生活都将为我保留它们，等我长大成人以后再出现。好吧，我已经长大了，然而我一路上从所有这些模模糊糊隐约可见的事物中却一无所获。相反，我周围的一切渐渐越缩越小，越来越暗淡，记忆变模糊了，远景慢慢闭合，只见前面一片昏黑。我永远回归为尘土的时刻不久就会到来，我将离去，却不曾弄明白我童年时代所有这些奇迹的神秘来由。我将怀着惋惜之情离去，惋惜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是我所寻找的归宿，什么样的人是我强烈渴望且永远拥抱的生命……

三十三

糖先生用他的笔尖饱蘸中国墨汁，气概不凡地在一张漂亮的和纸上画了两只可爱的仙鹤，并以最殷勤的态度送给我做纪念。它们

① 圣东日，法国西部地区，夏朗德省沿海一带。利摩瓦兹树林是作者一个友人家的产业。

就挂在那儿，在我船上的舱房里，我一瞧见它们，就想起糖先生提笔作画时那副挥洒自如的样子。

糖先生调墨汁用的小盅，本身就是一件珍宝。它用整块的玉，刻成一个小池子，边缘雕出山石嶙峋的形态，上面还有一只小小的蛤蟆妈妈，也是玉雕的，它探身向前，仿佛要跳进糖先生蓄有几滴浓黑汁液的小池内洗澡。这只蛤蟆妈妈有四个同样用玉雕成的蛤蟆孩子，一个爬在它头上，其他三个钻在它肚皮下面嬉戏。

糖先生一生中画过许许多多仙鹤，他的确擅长表现这种成双成对的禽鸟，要是可以这样表现的话。日本人中很少有人能以如此迅速、如此潇洒的方式阐发这一主题：先画两只鸟喙，再画四只脚爪，然后是鸟背、羽毛。他一只手姿势优美地握着笔，啪，啪，啪，熟练地涂上十几下，好啦！而且总是很成功！

勘五郎先生说，——除此他就没别的话好说了——这份才能从前给糖先生帮了大忙。意思是梅子太太，似乎……天哪，怎么说呢……谁能料到，眼前这样一位如此虔诚、如此庄重、眉毛剃得如此一丝不苟的老太太……总之梅子太太，似乎从前接待过许多先生，一些总是单独来访的先生，这事颇费思索……每当梅子太太忙于接待一位客人，如果又出现一位新来者，她那机敏的丈夫为了让他等候，为了在候见厅里缠住他，留住他，会立即为他画几只姿态各异的仙鹤……

这就是为什么在长崎，某个年龄段的所有日本男人的收藏中，都拥有两三幅这种小小的，体现着糖先生的优异才能和个性特征的绘画的缘故。

三十四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

大约晚上六点钟，正当我值班的时候，胜利号摆脱它那凹陷在山

间的牢狱，开出了船坞。轮机轰隆隆一响，我们就驶进了停泊场，回到修善寺山脚下我们的老位置。雨过风息，万里无云。台风清扫过的天空格外澄澈纯净，透明到可以看清远处我们从未看见过的极细微处，似乎连漂游在空中的轻雾也被飓风一并卷走了，到处只剩下深邃、明净的真空。大雨过后，树林和山峦益发绿得如春天般辉煌、鲜润，好比一幅新洗过的油画，其色调因水的光泽而变得更明亮了。舢板和帆船，三天来一直缩着不露面，此刻都驶向海面，海湾里遍布它们的白帆，好像海鸟集体迁移，举族齐飞。

晚上八点钟，机器停了，我和伊弗上了一条舢板，这次是他拽住我，要把我带回我的家。

陆地上，有一股濡湿的干草香。皎洁的月光把山路照得很亮。我们直接上山去找菊子，我把她扔下这么久，几乎有点内疚，但没有表露出来。

抬眼看去，我远远认出了我的小屋。高高地栖在山上。它敞着门窗，灯火辉煌，她们正在弹琴。我甚至瞥见我那菩萨的金色脑袋，夹在那两盏长明吊灯灼灼发光的小火苗中间，接着，菊子也出现了，在阳台上，形成地道的日本女人的剪影；美丽的鸡冠形发髻，长长的下垂的宽袖，她凭栏而立，像是在等待我们。

我进门的时候，她有点犹豫地过来抱吻我，但温柔可爱，阿雪则奔放得多，她伸出双臂把我紧紧搂住。

我重新见到这个我几乎忘掉其存在的小屋，并没有感到不快，我惊讶地发现它还属于我。菊子在我们的花瓶里插上了美丽的鲜花，好像为了庆祝节日，她把发型梳得更大了，还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袍子，点燃了我们的灯。她从阳台上已经看见胜利号开出，盼着我们能很快回来。准备工作结束后，为了等待的时候不觉无聊，她和阿雪一道练习吉他二重奏。和我的估计完全相反，她既没有提问也没有责备。

“我们懂，”她说，“那么可怕的天气，得乘舢板在停泊场横渡那么长的距离……”

她微笑着，像一个心满意足的小姑娘，今天晚上，要否认她可爱是很困难的。



糖先生一生中画过许许多多仙鹤。

于是，我宣布马上去长崎游逛，我们要带上阿雪、菊子的两个表妹——她们正好在，还有其他的邻居小姑娘，只要她们乐意，就一道去。我们要买最稀罕的玩具，吃各种各样的点心，我们要痛痛快快乐一乐。

“我们来得真凑巧，”她们高兴得跳起来，说道，“我们来得正是时候！跳龟寺正好有夜间朝圣！全城的人都会去的。所有结了婚的伙伴刚才都已一同出发，X、Y、Z、都姬、风铃草和长寿花那一大帮，还有那位长脚朋友。她们俩，可怜的菊子和可怜的阿雪，前一阵一直闷闷不乐地呆在家里，因为我们不在，也因为梅子太太吃了晚饭就头晕和昏厥……”

阿妹们赶快梳妆打扮。菊子已经准备好了，阿雪忙不迭地换袍子，她穿上一件灰鼠色的，又求我为她系好美丽的黑色夹橘黄色缎子腰带上鼓起的结，在她的头发上，高高地插着一支银色绒球。我们点燃小棍顶端的灯笼，糖先生为他的女儿向我们表示感谢，没完没了的感谢一直把我们送出门，在门口又是俯伏下拜。在清朗柔美的夜色中，我们高高兴兴地离家而去了。

果然，底下城里是一派节日的活跃景象。街上人山人海，人群涌过，像一股缓缓流动，起伏不定，高低不平的欢乐的波浪，但统统流往同一个方向，一个惟一的目的地。人群中发出一种巨大但却轻微的嗡嗡声，盖过了欢笑和低声交换的寒暄声。到处都是灯笼……我一生中，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这么五颜六色、这么复杂又这么奇形怪状的灯笼。

我们随着人群，仿佛随波逐流，又像是被人流卷着走。一群群各种年龄的妇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特别是许许多多阿妹，都在头发上插了鲜花，或者像阿雪那样，插上银色的绒球。那些不够端正但却可爱的小脸，像初生的小猫一样细眯眯的小眼，圆而苍白的脸颊，有点松弛地垂在半张着的嘴唇边。由于她们的稚气和笑容，这些日本小女人还是挺可爱的。至于男的，有许多人戴上了圆顶帽，为的是给本民族的长袍增添点豪华气派，且使这些快活的丑类更像马戏团的猴子。他们手持树枝，有时干脆是小灌木，上面各色各样千奇百怪的灯笼——有的像虫，有的像鸟——和枝叶夹缠在一起。

我们愈向寺庙的方向行进，街道变得愈加拥挤，愈加喧闹。现在，沿着房屋支起了无穷无尽的货架，上置各色糖果、玩具、花枝、花束、面具。尤其是面具，整箱整车的面具，最多的一种画着惨白狡猾的怪脸，龇牙咧嘴地扯着死人的笑容，还有一双直挺挺的大耳朵和献给谷神的白狐的那种尖牙齿。其他面具，有的象征神明，有的象征鬼怪，全都是青灰脸色，肌肉痉挛，面目狰狞，还有着真正的毛发。任何人，甚至孩子都买了这些吓人的面具戴在脸上。人们还卖各种乐器，有许多声音古怪的玻璃喇叭，但今晚的喇叭特别大，至少有两米长，吹出的声音不再像从未听过的，倒像是在肥大的火鸡群中听见了吓唬人的咯咯声。

在这个民族的宗教娱乐中，我们不可能进入这些充满奥秘的事物的深层，我们没法说清玩笑到哪儿结束，惊吓打哪儿开始，所有这些传统和习俗积淀在日本人头脑里的东西，其源头对我们而言完全神秘莫测，连最古老的书籍也只能作些表面的，似是而非的解释。因为我们和这些人太不一样了，我们在他们的快乐和欢笑声中走过，却不怎么理解；他们所乐的往往与我们的正相反……

我们继续跟着人群走，两个两个地拉着手，以免走失。菊子和伊弗，阿雪和我，两个表妹——草莓和百日草在我们照看下，走在我们前面。

沿着通往寺庙的街道，有钱人在他们屋子里放着一列列插着花的花瓶。这个国家的所有住房都有厂棚的格局，他们那种类似货摊和讲台的门面很适于展示精美的物品：人们把门窗全部敞开，里面却张起帷幕把居室深处遮得严严实实。这些通常是白色的帘子前面和离经过的人群稍后的地方，端端正正排列着展品，让吊灯照得明晃晃的。花束里几乎没有花，只有叶子，有的柔弱、罕见，是十分稀有的品种；其他的似乎是故意从最普通的植物中选择的，却布置得别具匠心，使之高雅脱俗，面目一新：一些普通的生菜叶，一些摞起的大卷心菜，在一些绝妙的瓶瓶罐罐里，摆出非常优美的造型。所有的花瓶都是铜制的，可是，人的想像力千变万化，其构图也层出不穷，有的造型复杂、屈曲弯扭，其他大部分却轻巧、简单，但简单得那么考究，以致

在我们看来，像是从未见过的新发现，好像一切现成的概念都为形式所推翻……

在街道的一个拐弯处，我们幸运地遇上了胜利号的几对已婚伙伴——长寿花、都姬、风铃草们！你们好哇！阿妹们彼此行礼，相互表达重新会面的快乐，然后，结成一大帮，跟着不断扩充的人群，继续向寺庙走去。

街道顺着一道斜坡上升（因为寺庙总是建在高处），随着一步步往上走，在彩灯和服装的奇景之外，又增添了另一景象，即雾气朦胧的发蓝的远景：整个长崎，连同它那些佛寺、山峦和铺满月光的平静的海水，与我们同时升入空中。即令是慢慢地、一步步往上走，这景象却是突然在周遭出现，在一幅巨大的半透明的背景包围下，全部近景中都闪动着红色的灯火和五颜六色的小旗。

我们无疑已走近了，因为这儿有佛地的巨型花岗石建筑：阶梯、牌楼、怪兽等。我们几乎是被与我们一道上来的信徒们的洪流推着走，此时也就由不得我们不去爬那一长串台阶。

我们到达了寺庙的大院。

这是今晚的奇景中最后的，也是最令人惊叹的一幅图景。——既明亮又幽深，奇幻的远方为月光所照亮，上面是参天大树，祝过圣的大乔林像穹顶一样伸展着它们黑色的枝条。

我们全都坐下了，和我们的小阿妹们一起坐在院子里一家临时茶舍的饰有花环的帐篷下。我们置身于大阶梯高处的一片平台上，人群还在继续沿着阶梯往上涌。我们在一座牌楼底下，它以巨兽般的粗笨僵硬，庞然矗立在夜空之中。我们同时又在一只怪兽脚下，它向我们俯下那石头巨眼的目光，那不怀好意的鬼脸和笑容。

在这节日梦境般的背景上，牌楼和怪兽是近景中的两大主体；它们以有点令人目眩的大胆，凸现在整个蓝灰色的远景、空气与太虚之上；它们后面，长崎垂直地展示开来，在透射着无数彩色灯光的黑暗中，给描绘得不甚清晰；然后是群山在布满星斗的天幕上勾画出它们犬牙交错的轮廓：层层叠叠的蓝青色远山和半透明的峰峦。停泊场

也显露出了它的一角，很高，很模糊，很苍白，像云中的一片湖，只能从月光的反射，依稀分辨出哪儿是水，月光使水面如一块银色的台布般闪闪发光。

我们周围老有玻璃长喇叭的咕咕声。一群群彬彬有礼而又无所事事的人，如走马灯中的影子一样往来穿梭；一群群稚气的细眼阿妹，她们毫无意义的微笑是那么纯真，梳得溜光的漂亮发髻上，插着银色的假花；其丑无比的男人们，用小棍的顶端挑着鸟、虫和偶像形状的灯笼，来回闲逛。

在我们后面，庙门大开，灯火辉煌，在神明、鬼怪及宗教图腾所驻足的金光闪闪的佛堂里，和尚们排成长列一动不动地坐着。人群带着嬉笑和祈祷的嗡嗡声，紧紧挤在和尚们周围，大把地扔出捐款；伴着连续不断的声响，金属铸币滚落在地上，预先为和尚们围起来的地方，大量的钱币堆积起来，好像下了一场银和铜的滂沱大雨，把白席全都遮没了。

我们在那儿，在这个庆典中，十分的不自在，一边瞧一边笑——既然必须笑，一边用还没掌握好的语言说些莫名其妙、幼稚无知的话。不知受到什么干扰，我们甚至什么都听不见。在我们的帐篷底下，实在太热了，虽说夜里还起了点风，我们在小杯子里吃一种奇特的小冰糕，类似加香料的冰霜，或者说雪里有一种花的味道。我们的阿妹们要了些搀冰雹的甜豆，一些真正的冰雹，就像三月里一场雹子过后人们拾起的一样。

咕！……咕！……咕！玻璃喇叭慢慢吹着，声音似乎很响，但却显得费劲，而且像是闷在水里。到处响着木铃和木鱼硬邦邦的声音。我们感到自己也被裹进这股巨大的、无法解释的欢乐的热潮，这里面夹杂着——我们甚至无法估计在多大程度上——某种神秘的东西，说不上是怎样一种既幼稚又阴森可怕的东西。这些偶像散布着一种宗教恐惧，从我们背后殿堂里混成一片的祈祷声，尤其是从那用涂漆的木头做成的白狐脑袋——它不时遮住由此经过的那些人类的面孔，从那些森森然的惨白面具……我们能体会到这一点……

寺庙的花园和附属建筑内，有无数街头艺人在卖艺，他们用长竿

挑起的黑色条幅上写着白字，像灵台前的布幡一样迎风飘荡。等我们的阿妹们祈祷完毕，扔下她们的捐款后，我们便结队去这些地方。

在庙会的一座木棚内，一个男人独自出场，平躺在一张桌子上。从他肚子上突然冒出一些几乎与真人一般大小的假人，全都戴着可怕的歪歪斜斜的面具。它们说话，做动作，然后像里面空无所有的布片一般坍倒，突然又呼地一下重新站起，好像有一个机关操纵着变化，一会儿换服装，一会儿换面孔，在连续不断的癫狂中奔来跑去。在一定的时候，甚至同时有三四个出场：这便是那位躺倒的人的四肢，他的两条腿向上举起，他的两只胳臂，各穿一件袍子，假发顶在面具上。演的是这些假人手持大刀相互厮杀的场面。

其中一个老妇人的形象尤其令人毛骨悚然，每逢她那有着死尸般笑容的扁平脑袋出现，灯光就暗下来，乐队的音乐就变成一种阴惨惨的笛子的呜咽声，伴以木琴那种令人想起骨头相撞的震音。显然，这个人物在剧中扮演一种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她想必是个贪得无厌、专门作恶的老吸血鬼。她最吓人的一点，是她的影子，这影子总是按要求清晰地投射在一块白色屏幕上。一种无法解释的方法，使这影子所有的动作连续不断，如同真正的影子一样。这影子，是一只狼。在一定的时候，老妇人转过身，露出她那扁鼻子的侧面，接过人们递给她的一碗饭，于是，屏幕上便让人看见拉长了的狼的侧影，两只竖起的耳朵、它的兽嘴、嘴唇、牙齿、伸出的舌头。乐队压低了声音，吱吱嘎嘎，哼哼唧唧，抖抖索索，接着，爆出一声凄厉的喊叫，活像猫头鹰齐鸣，此刻老妇人在吃饭，狼的影子也在吃，下巴活动着，啃啮着另一个影子……很容易认出来，那是小孩的一只胳膊。

接着我们去看日本的大蝾螈——这是日本国的一种稀有动物，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则见所未见，原来是一大团冰凉的物体，动作迟缓且无精打采，像是洪水时期以前的一种试产品，一直被遗忘在这群岛的水下。

然后，是大象表演，把我们的阿妹们吓坏了，再后是杂技演员表演平衡技巧和动物展览……

我们回到修善寺家中时，已是凌晨一点钟了。

我们首先安排伊弗在他的纸板小房间睡下，他在那儿已经住过一夜。然后，经过一丝不苟的准备，抽过了小烟斗，在盒子边缘嘭！嘭！嘭！嘭！敲过以后，我们自己也睡下了。

只听伊弗边睡觉边折腾起来，他不断翻身，在壁板上踢了好几脚，发出可怕的响声。

他怎么啦！……我想，他是梦见了那个有着狼影的老妇人。菊子满脸惊诧地坐起来倾听……

突然，一个念头闪过，她明白了是什么东西让他不得安生。

“卡（蚊子）！”她说。

为了更好地让我听懂她说的是什么动物，她用尖尖的指甲在我胳臂上用力扎了一下，一面以滑稽可笑的面部表情，模仿被刺痛的人的鬼脸……

“啊！但是，我觉得这种夸张的模仿是多余的，菊子，我知道‘卡’这个词，我完全懂，我向你保证……”

她那么古怪、那么快地噘起了嘴，以致，尽管我心里一点儿不生气，明天我还是要板起面孔，这是肯定的。

瞧，我们必须起身救援伊弗，他不能老这样敲得咚咚响。走，带上一盏灯，瞧瞧他怎么啦，遇上什么事啦。

果然，正是那些蚊子，它们成群地围着他飞，房子里和花园里的所有蚊子，都聚在这儿嗡嗡作响。菊子气坏了，用手中的灯火烧死了好几只，又指着其他的对我说：“嗬！”墙壁的白纸上，到处都停着蚊子。

由于白天的疲劳，他一直睡着，但睡得极不安稳，这是可以理解的。菊子摇醒他，为了把他带到我们那边，带到我们的蓝色蚊帐下。

他任人摆布，客气了几句以后，便站起身来，像个没睡醒的大孩子似的跟着我们走。我没什么可啰嗦的，总之，在这三个人的宿地，这么小的床，得三个人分享，我们得按日本人平日的习惯穿着衣服睡觉。旅行的时候，在铁路上，最值得称道的太太们不都是这样躺在随便什么先生旁边，而没有任何邪念么？

只是为了观察，为了看一看，我把菊子枕脖颈的小木架放在了纱罗帐子当中，在我们的两个枕头之间。

于是她，非常严肃，一声不响，像是纠正我一时疏忽犯下的礼仪错误，拿起她的木架，放在我的蛇皮枕头的位置上，这样我就在当中把他们隔开了。的确，这样比较合适。噢！这当然很好，菊子是个举止端方的女人……

第二天早晨，在七点钟的阳光下，我们踏着洒满露水的小径回船，正好和一群去上学的六岁至八岁的极有趣的小阿妹同路。

蝉儿们，不用说，正在我们周围施展嘹亮的歌喉。山中芳香扑鼻，空气那么清新，阳光那么明媚，身穿长袍、梳着漂亮发髻的小女孩是那么纯真，这些花草又是那么鲜艳，我们就在这播满露珠的草地上走着……乡间的早晨和人类生命的早晨，永远是那么美，即使是在日本……

何况我承认日本小孩子的魅力，其中有一些确实非常可爱。但他们的魅力怎么消失得那么快，转眼就变成那副老气横秋的怪相、满脸堆笑的丑脸和猴子般狡黠的神态？

三十五

我的岳母毛茛太太的小园子，毫无疑问，是我今生见过的最郁闷的地方之一。

啊！在那从园子里得到一点弱光的阳台间，时间过得可真慢。毫无生气，令人疲软无力的时间，在说些杂乱无章的乏味的事情中度过，边谈还边在一些极小的罐子里吃带辣味的蜜饯。这园子就在市内，四面都有墙，巴掌大的地方，居然还有小小的湖泊、山峦和小小的悬崖峭壁，一种发绿的衰败色调，一种长毛的霉菌，覆盖着这从来不见阳光的一切。

然而，不容置疑的自然感却主宰了这个尺寸不够的微缩景点。悬崖安置得极好。不比卷心菜更高的矮小雪松，以百年老树那种屈曲变形的姿态，在峡谷上伸展着它们多结的枝条。它们的大树形态



我们正好和一群六岁至八岁的极有趣的小阿妹同路。

使视觉产生误差，改变了景观。拉开一定的距离，从屋里光线暗淡的深处望去，当人们瞥见这片相对说来较明亮的景色，几乎会自忖这究竟是不是假的。或者，更恰当地说，如果人们自己不是某个不正常的幻觉所愚弄的对象，如果这不是出了毛病的眼睛所瞥见的真正的田野，那就是从倒置的望远镜所看见的了。

作为一个对日本事物有些概念的人，我岳母的居室内部便向他披露出她是一个很讲究的人：室内光秃秃的，只散放着两三个小小的屏风、一把茶壶、一只插有莲花的花瓶，此外什么也没有。壁板上没有任何绘画，也没有上漆，但以一种变幻莫测的匠心刻下了镂空花纹，这可是非常精细的木工活，而且人们为保持这新杉木的洁白，得经常用肥皂擦洗。支撑屋架的木支柱形态各异，体现了最富才智的奇思妙想：有的式样犹如十分精确的几何图形，其他一些却有意做得蜷曲弯扭，好像缠着藤萝的老树枝干。到处都有一些小小的藏物处、小洞穴、小壁橱，以最巧妙、最意想不到的手段，隐藏在白纸壁板纯洁无瑕的统一外表下。

我想起在美丽的巴黎女人们家里看见的所谓日式客厅，摆满珍奇古玩，张挂着粗俗的绣金出口花缎，不禁暗自好笑。我向她们，向那些女士们建议，来看一看这儿情趣高雅的人的住房是什么样子，来参观一下伊豆宫中纯白色的静寂。在法国，人们有艺术品是为了享受；在这儿，是为了藏起来，贴上标签，藏在地底下，藏在一种被称为密室的装有铁栅的神秘的房间里。只是在很罕见的情况下，为了某位贵客，才打开这个难以进入的宝地。里面绝对是纤尘不染，雪白的席子，雪白的壁板，整个说来外表极其简朴，而在最最细枝末节之处，却有一种难以置信的高雅讲究：这就是日本式的对室内奢侈的理解。

我的岳母在我看来的确是个很不错的女人。要不是她的小园子引起我无法克制的忧郁感，我会经常拜访她的。她和长寿花、风铃草及都姬的妈妈毫无共同之处，比所有这些人不知要强多少，而且她风韵犹存，相当有气派。她的过去令我困惑，但由于我的女婿身份，礼貌不允许我提出太出格的问题。

某些人断言她从前曾是誉满伊豆的艺妓，后来因轻率地当了母亲，失去了风雅的观众们的宠爱。这足可以解释她女儿弹琴的才能：

她亲自向她传授了伊豆歌舞班的指法和演奏风格。

自有了菊子(她的长女,亦即她声誉下降的第一个原因)以后,我的岳母,虽然优雅却天性奔放,又有七次犯同样的错误,生下了我的两个小姨子——阿雪[1] 小姐和月子小姐,还有我的五个小舅子:阿樱、阿鸽、阿旋、阿金和阿竹。

小阿竹只有四岁,一个黄皮肤的小娃娃,一双漂亮眼睛在圆圆的脸上灼灼发光,既乖甜又快活,他只要一停止嬉笑,立刻就睡着了。在我这日本家庭的全体成员中,我最喜爱的就是阿竹……

三十六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整个白天,我们——伊弗、菊子、阿雪和我,让四个腿脚麻利的人力车夫拉着,在积满尘土、光线暗淡的几个区游逛,去旧货铺里搜寻古董。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菊子大概已经发现,从早上开始,她越来越让我厌烦,于是嘴巴噘得老高,觉得自己病了,要求今晚让她到她母亲毛茛太太那里睡觉。

我诚心诚意地表示同意,让她走了,这小阿妹!阿雪会通知她的父母,他们会关好我们的房间。伊弗和我,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度过晚上,用不着在背后拽着任何阿妹。之后,我们可以回到胜利号自己的舱房里睡觉,不必去爬高。

我们俩首先想去一家高级茶舍吃晚饭;但不可能了,到处都客满,所有的纸板套房,所有用机关,用滑槽隔出的单间,所有小花园里

---

① 和梅子太太的女儿同名。

隐蔽的角落，都坐满了日本男人和日本女人，正在吃一些其小无比的食品。许多年轻的纨绔子弟正举行精美的聚餐会，雅座里有音乐，还有舞女。

原来今天是跳龟寺大朝圣节的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前天已经看见了开头——于是乎整个长崎都在吃喝玩乐。

奇蝶茶舍也已客满，但我们在那儿人缘极佳，人们设法在小湖，在金鱼池的上方架一块活板，就在那儿，在喷泉的令人惬意的清凉中，人们给我们端上晚餐，泉水则仍在我们脚下淙淙地流淌。

饭后，我们随着信徒们再次登上大庙。

上面，仍是同样的奇境，同样的面具，同样的音乐。和前天一样，我们随便坐进一顶帐篷喝那些小而奇的，有着花香的冰霜饮料。但今晚我们是单独去的，没有那群熟面孔的阿妹，在这狂欢的人群和我们之间，她们好像是一道连接线。由于她们不在场，我们便愈加被排斥、被孤立在这群怪物的恣情享乐之外；置身于他们之中，我们似乎有一种失落感。那儿总有着青蓝色的背景，长崎为月光所照亮，水面泛着一片银光，仿佛是悬在空中的一重朦胧的幻象。在我们背后，敞开的大殿内，和尚正在佛铃和木鱼声中举行祭礼，从我们所在的地方望去，他们活像些小木偶，有的跪成一行，像一些不会动弹的木乃伊，其他的在立着神像的描金内壁面前，迈着有节奏的步子。今晚，我们没有笑，也很少说话，只觉得比第一晚获得的印象更加强烈，我们只是瞧着，力图理解……

突然，伊弗回过头来说道：

“哥们儿！……你的阿妹！……”

果然，菊子就在他身后，她几乎蹲在地上，藏在一只半虎半犬的花岗石巨兽的爪子之间，我们那不稳固的帐篷就支靠在那只巨兽身上。

“她像只小猫，用指甲抓我的裤腿，”伊弗惊喜地说，“噢！完全像只小猫！”

她躬着腰，非常谦卑地俯身行礼，她胆怯地微笑着，害怕受到不好的接待。我的小舅子阿竹的脑袋也冒出来了，在她的脑袋之上，也微笑着。她带着他，让他跨坐在她的腰部，这个小阿哥总是可爱无比，连同他的光头，他的长袍，他的丝质腰带上的那些花结。他们俩

都瞧着我们，急于想知道我们会怎样看待他们这次出游。

天哪，我一点儿也不想让他们难堪，相反，他们的出现让我很高兴。我甚至觉得菊子以这种方式回来，还想到带阿竹君来参加狂欢，实在是太好了，虽然，说实话，这副模样够平民化的；她把他捆在背后，像那些穷苦的日本女人带孩子一样……

好啦，让她坐在我和伊弗中间，让人给她端来她那么爱吃的甜豆加冰雹。然后，把漂亮的小男孩抱到我们膝盖上，让他随心所欲地吃糖果和甜食。

晚会结束，到了该下山的时候，我们也该走了。菊子重新让小阿竹骑到背上，开始上路，在重负之下，她弯着腰，身体前倾，在花岗岩台阶和石板路上，吃力地拖着她那灰姑娘的木鞋。……是的，这种姿态确实很平民化，但这是就平民一词最好的词义而言，这里面没有任何令我不快的成分。我甚至觉得菊子对阿竹君的喜爱是质朴而动人的。

何况，不能否认日本人的这一面：对小孩子的爱，以及逗他们乐，引他们笑，为他们创造有趣的玩具，使他们在幼年感到快乐的本事，还有为他们理发，打扮，突出他们身上最令人开心的模样的专长。这便是我在这个国家里所喜欢的惟一事物：娃娃以及人们善于理解娃娃的那种方式……

路上，我们遇见了胜利号的那些结了婚的朋友，他们看见我和这么个小男孩在一起十分惊讶，便拿我开玩笑，问道：

"你们已经有儿子了吗？"

到了下面城里，在通向她母亲家的那条街的拐角处，我们做出向菊子告别的样子。她微笑了，犹犹豫豫的，说是她已经痊愈了，想要回山上我们自己的家去。这可不是我计划之内的事，我承认……不过，我若拒绝就太缺乏风度了。得！先把小阿哥送回他妈妈那儿去，然后我们再在一盏从阿清太太那儿买来的新灯笼的微光照耀下，开始艰苦的攀登。

可是又遇上了另一个难题：这个小阿竹，他也要上我们这儿来！他非要我们把他一块带走不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嗨！这可不行！……

然而……节日的晚上，总不该让他哭鼻子呀，这个小阿哥……好吧！我们找个人去通知毛莨太太一声，免得她不放心。而且，由于待会儿去修善寺的小径上不会有别人，不必怕人笑话，在摸黑爬山的过程中，伊弗和我，可以轮流把小家伙驮在背上……

我本不愿今晚拽着一个小阿妹重新踏上这条路，瞧吧，为了再添一份负担，还得在背上驮一个小阿哥……多么嘲弄人的命运啊！……

由于我事先通知过，家里已经关门上锁。没有人等门，只能大声敲门。菊子于是使出全部气力高喊：

“喂！乌梅桑……桑……桑[1] ……！……”（即喂！梅子太太……太……太……！……）

我从来没听见过她的小嗓子里发出过这样的声音。拖着长声的呼唤，在夜半时分无法解释的回音中，有一种那么陌生、那么意外、那么异样的声调，竟给我一种遥远和尘世尽头的感受……

梅子太太终于出来给我们开了门，她半睡半醒，慌慌张张，头上包了一块夜里用的蓝底上有几只白鹤嬉戏的布头巾，被头发撑得鼓鼓的。她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用指尖捏着她那盏花灯的长柄，一个一个地察看我们的脸，以验明正身，可怜的太太，看见我带回的小阿哥后，还没能镇静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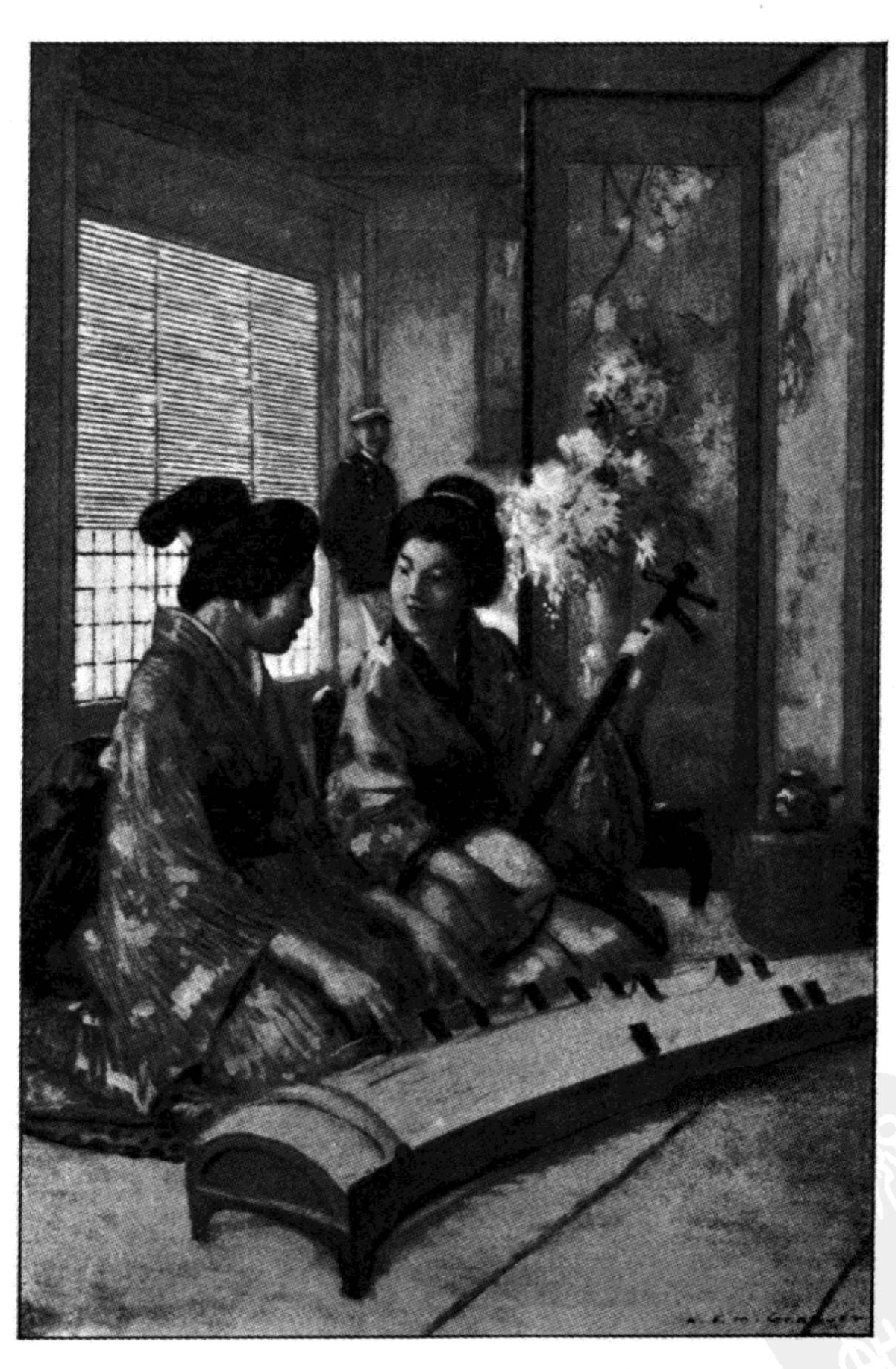
三十七

我乐于倾听的，首先是菊子弹琴，现在，我也开始喜欢听她唱歌了。

丝毫没有舞台作风，也没有演唱家们装出来的大粗嗓，相反，她的歌声总是很高，很柔和，细弱，如泣如诉。

---

① 即日语的“様”（sang），音“桑”，系对人的尊称，不分性别，译为君、先生、太太、小姐……均可。



她常教阿雪弹些朦胧的浪漫曲。

她常教阿雪弹些缓慢的、朦胧的浪漫曲，或是她自己编的，或是头脑里想起来的。她们俩都令我吃惊。她们在调好的琴弦上摸索分声部的伴奏时，每当一个音在她们的耳朵听来不够准确，总能立即调整过来，从来不因这些不和谐的和弦——奇异而又总是哀伤的和弦——手忙脚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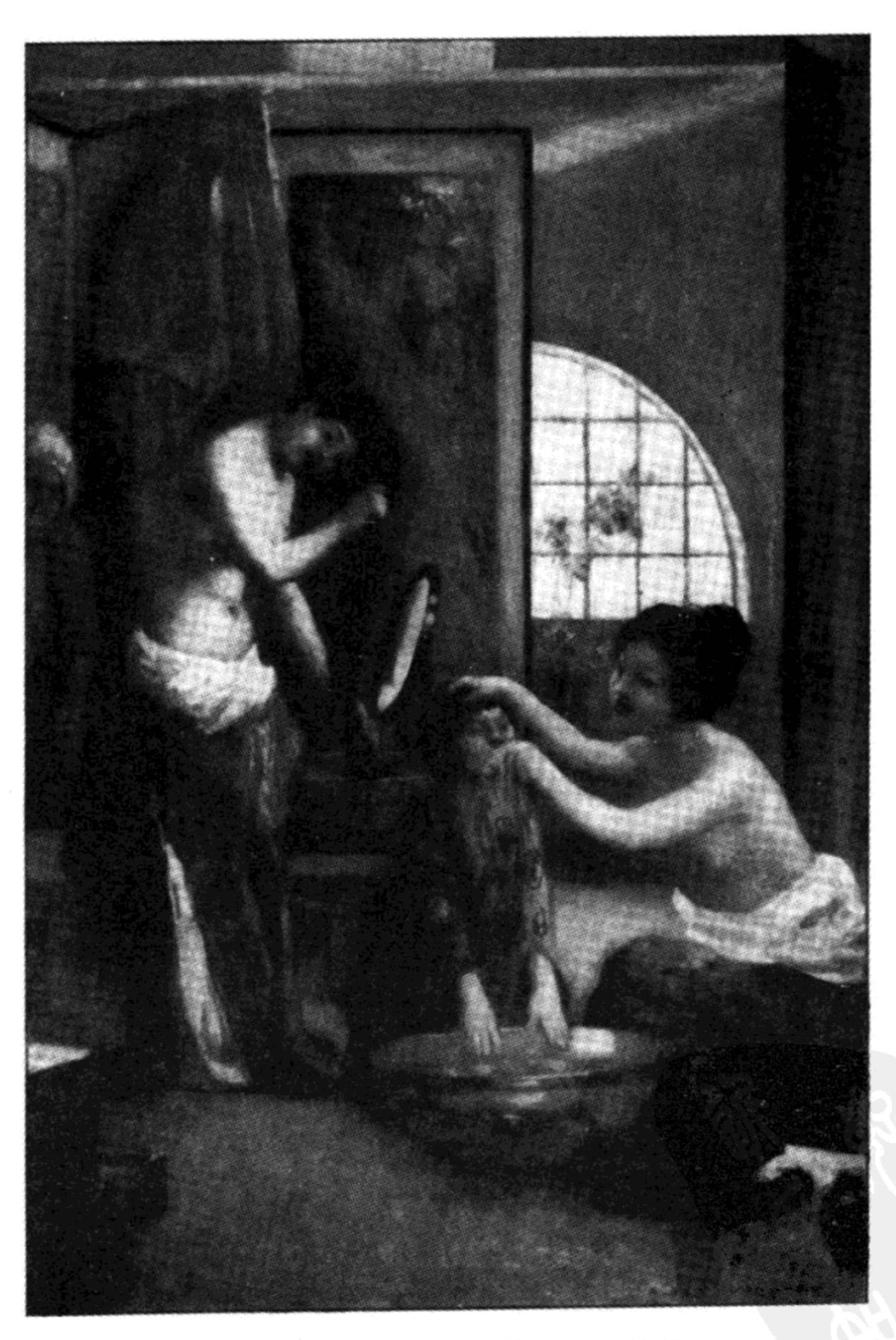
我呢，最经常的情况是，她们弹奏音乐的时候，我在阳台间，面对美不胜收的自然景色写作。我席地而坐，倚着一张雕有蚱蜢的日式小矮桌。我的墨水是中国的，墨水缸和房东的一样，用玉石雕成，边沿上刻有小巧玲珑的蛤蟆和小顽童。我写我的回忆录，总之，和楼下的糖先生完全一样！……有时候我想象自己和他类似，心中便十分不快……

我的回忆录……不过是记些荒唐离奇的小事，一些有关颜色、形状、气味和声音的细致记录。

不错，在我那单调的远景中，似乎有一整部情节复杂的小说初露端倪，好像有一系列私情将要在阿妹们和蝉儿们的小世界中形成；菊子爱上伊弗，伊弗也爱菊子；阿雪爱我；我呢，谁也不爱……这里面甚至可能有兄弟相残杀的惨剧素材，要是我们处在另一个国家的话。然而我们是在日本，由于这个使一切减弱、缩小、变得可笑的地点的作用，其结果是什么也不会发生。

三十八

在长崎，一天当中有一个时刻，是所有的时刻中最富喜剧性的，这就是晚上，约五六点钟。这时候，人们都光着身子，孩子、年轻人、老人、老妇人，每个人都坐在一只瓮里洗澡。这事在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进行，无遮无掩，在花园、在院子、在铺子里，甚至就在门口，为的是街这边和街那边的邻居之间聊起天来更方便。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接待客人，会毫不犹豫地从澡盆里出来，手上拿着一成不变的蓝色小浴巾，招呼那位上门拜访的客人坐下，并诙谐地和他答话。



一天当中有一个时刻是最富喜剧性的。

不过，阿妹们以这样姿态露面可没什么好处（老太太们也一样）。一个日本女人，如果脱掉长袍，卸去做好花结的宽腰带，就只是一个黄皮肤的小生物，有着畸形的腿和梨形的瘦乳房，不复有任何人工造就的魅力，这点小魅力随着服装一起完全消失了。

有一个时辰是既快乐又忧伤的，那就是稍晚一点的薄暮时分，天空仿佛一块巨大的黄色幕布，上面升起参差不齐的群峰和高耸的佛塔。这时候，山下，在那灰色的小街纵横交错的迷宫里，佛灯开始在总是敞着门窗的房屋深处，在祖先的祭坛和家中的菩萨面前闪烁；外面则是一片漆黑，鳞次栉比的古老屋顶，在这泛着金光的天幕上，形成了黑色的齿形花边。此刻，在这爱笑的日本之上，会抹上一种阴暗、奇特、古老、怪僻的印记，一种说不上是什么的印记，这就是忧伤的一面。至于快乐，那剩下的惟一快乐，就是这一大群孩子，小阿哥和小阿妹们，他们从作坊或学校出来，潮水一般涌进阴暗的街道。在所有这些木头建筑深深浅浅的色调中，显现出小蓝袍或小红袍的鲜艳色彩，他们怪好玩地打扮得花花绿绿，怪好玩地撩着袍裾，银色或金色的绒球插在这些娃娃的发髻上。

她们互相追逐、嬉笑，摆动着她们上小下大的宽袖子，这些十岁、五岁，甚至更小的小阿妹，已经和夫人们一样梳起高高的、尊贵的鸡冠形发髻。啊！这些妙不可言的娃娃多么可爱，在这暮色降临的时刻，他们穿着太长的袍子，欢蹦乱跳，吹着玻璃喇叭，或者为了放一只怪模怪样的风筝而拼命奔跑……所有这些日本孩子，生下来就有些异样，而且注定随着年龄增长愈来愈厉害，他们从小就有一些奇特的娱乐和古怪的喊声，他们的玩具总有点阴森可怕，很可能会吓坏其他国家的孩子。他们的风筝做成吸血蝙蝠的式样，还有一双鬼鬼祟祟的巨眼……

每天晚上，在那些阴暗的小街里，充溢着这种天真的、孩子气的快乐，但也怪僻到了极点。所有这些在空中迎风飞舞的，往往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人们根本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

三十九

这个小菊子,总是穿深色的衣服,这一点在此地倒真成了与众不同的标记。她那些朋友——阿雪小姐、都姬太太和其他人,都喜欢穿些五颜六色的衣料,在发髻上插些鲜艳的绒球;她却穿海军蓝或青灰色的衣服,系着色调不引人注目的黑色镂空宽腰带,而且从来不在头发上戴任何金黄色的角质发针。如果她出身名门,就会像盖戳似的,在袍子的后背中心绣上一个小白圈,当中还有点什么图画,一般是一片树叶;这就相当于她的纹章。真的,为了具备一个上流社会女子的仪表,她也就只缺这么个背上的小纹章了。

(在日本,那些色调丰富,铺金撒银,绣有种种怪物的浅色漂亮袍子,对上流女子来说,是存在家里,留待某些重大场合才穿的,否则就是为演戏,为舞女和妓女准备的。)

和所有的日本女人一样,菊子在她的长袖子里收藏着许多东西,袖子里面的口袋完全不露痕迹。

她在里面放置信件,某些写在薄薄的和纸上的乐谱,由和尚们写的护身符,尤其是一大堆光滑柔软的方块纸,派作最料想不到的用途:擦拭茶杯,握住浸湿的花梗,或者,在需要的时候用来擤她那可笑的小鼻子。(擤过以后,她立即把用过的纸片揉成一团,带着厌恶的神情把它扔到窗外……)

在日本,最有身份的人都以这种方式擤鼻涕。

四十

九月二日

一个偶然的机会为我们赢得了一种出奇而罕见的友谊,即与跳

龟寺住持们的友谊，上个月人们就是在这个寺庙举行了隆重的朝圣活动。

此时这儿周遭的落寞寂寥，不亚于节日晚上的热闹拥挤。在白天，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晚上看上去虎虎有生气的宗教器物，竟是些死气沉沉的破烂。为岁月所磨损的花岗石阶梯上空无一人，颜色和金漆已蒙上尘土的豪华牌楼下也不再有人通过。要到达寺庙，必须穿过好几个一层层排列在山坡上的荒凉院落。好几道雄伟的大门，一级又一级，越来越高地凌驾于城市与人间的喧嚣之上，进入了布满无数坟茔的寺庙辖区。所有的石板，所有的围墙上，都长满苔藓和墙草。陈年古物的灰暗色调，像一层厚厚的尘土遍布各处。

第一个偏殿里，供着一尊带莲花座的大佛，这是一座十五至二十米高的全身偶像，高踞于巨大的青铜底座之上。

终于，有着两根传统立柱的最后那座牌楼矗立在面前，寺院的两个门神，一左一右地站着，像野兽一样，各自关在一个装有铁条的笼子里。他们摆出愤怒的姿态，举起拳头作打人状，脸上还带有冷笑和凶狠的表情。他们身上满是用嚼碎了的纸做的小球，人们隔着铁栏杆把它们扔进去，它们便像白色的斑点一样，粘在他们巨大的肢体上。这是信徒们为平息他们的怒气，向他们递送祷词的一种方式。这些祷词是由虔诚的和尚们写在柔软的小纸条上的。人们从两个假人中间通过，进入最后那个院子。我们那些朋友的住房就在右首，对面是佛寺的大厅。

铺着石板的院子里，青铜高脚灯台高得像小塔，几株百年老铁树，新长出一簇簇碧绿的羽叶，多层的叶茎，如巨型多枝烛台的枝条一样，以繁复的对称形式排列。大殿的正面完全敞开，殿堂既深且暗，金色作底的内壁不大清晰，愈到暗处，就愈看不见了。最靠里的部分，立着菩萨们的坐像，从外面，可以模模糊糊瞥见他们双手合十作冥想状的姿态。他们前面是祭台，摆着一些极精致的金属花瓶，里面挺立着几束茎梗细长的银色或金色的莲花。我们一进门就闻见棍香的美妙香气，那是和尚们在神灵面前不断点燃的。

我们的和尚朋友家里（进去向右拐），要想让人领进门总是很麻

烦的。

一个属鱼类，但却有角和爪的怪物，被铁链拴住，高悬在他们的门上。最弱的一阵微风就能让它摇来摆去，轧轧作响。人们从它下面经过，走进第一个又高又大，勉强照亮的大厅。在那儿，一些涂金的偶像、钟，以及种种不可思议的圣器，在各个角落闪闪发光。

几个小修士或唱诗班儿童模样的孩子，不大好客地走上前来，问我们要干什么。

当我们向他们解释，我们想要受到接待，看看谁能出来见我们时，他们惊讶到极点。

“松尾君!! 道田君!!”他们连连地说，“噢! 不，没办法见到他们:他们在休息，或者，在静修。奥里玛斯! 奥里玛斯!”为了让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边说边双手合十，比划着跪拜的样子。(他们在祈祷! 深深地祈祷!)

我们坚持，益发大声嚷嚷，我们脱了鞋，摆出拿定主意非进去不可的架势。

最后，松尾君和道田君来了。他们从那边，从寺庙清静的内室走来，身穿黑色袈裟，脑袋剃得溜光，面带微笑，亲切和蔼，连声道歉。他们向我们伸出手，我们便赤着脚——像他们一样——跟随他们穿过一长溜铺着洁白无比的席子的空房间，一直走到他们神秘的住宅深处。厅室一个连着一个，彼此之间仅用竹帘相隔，竹帘编织得极为精致，用木球和红丝线制作的螺旋形流苏卷起。

所有的内部装修都使用同样的新鲜黄油色木料，以极度的准确精工细作而成，没有丝毫装饰，没有任何雕刻;一切都像是全新的，不曾动用过的，似乎从来没有被人类的手触碰过。在这有意造成的光秃无饰中，隔相当一段距离就有一只精致的小矮几，其镶嵌之美妙，令人叫绝。这些矮几用来置放古老的青铜人像，或者插花的花瓶。墙上挂了几幅名家的写意画，是用中国墨汁在裁得整整齐齐的灰色长条纸上模模糊糊地洒泼而成，但用做画框的仅仅是一根小棍。此外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椅子，没有坐垫，没有家具。这是刻意追求的简朴，虚无做成的高雅，难以置信的洁净无疵的顶点。

此刻，我们随着和尚们，在一间连着一间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走

着，想起在法国的家里，小摆设实在太多了，我们突然对那种过分的充盈和堆砌产生了反感。

这伙悄无声息不穿鞋走路的人停步和就坐的地方，完全处在半明半暗之中，是一个朝向一片人工景点的内院阳台，颇像一个井底，这是个地洞般的园子，到处突兀着压顶的高山，仅从上面得到一线朦胧的微光。这倒可以冒充自然天成的大峡谷，在那儿可以看见山洞、巉峻的峭壁、激流、瀑布和小岛。那些树木，不知用了什么日本办法，都变得十分矮小，它们结节的蜕皮的枝干上，长着极小的树叶。暗绿陈旧的总色调，和这儿的整体十分协调，这地方肯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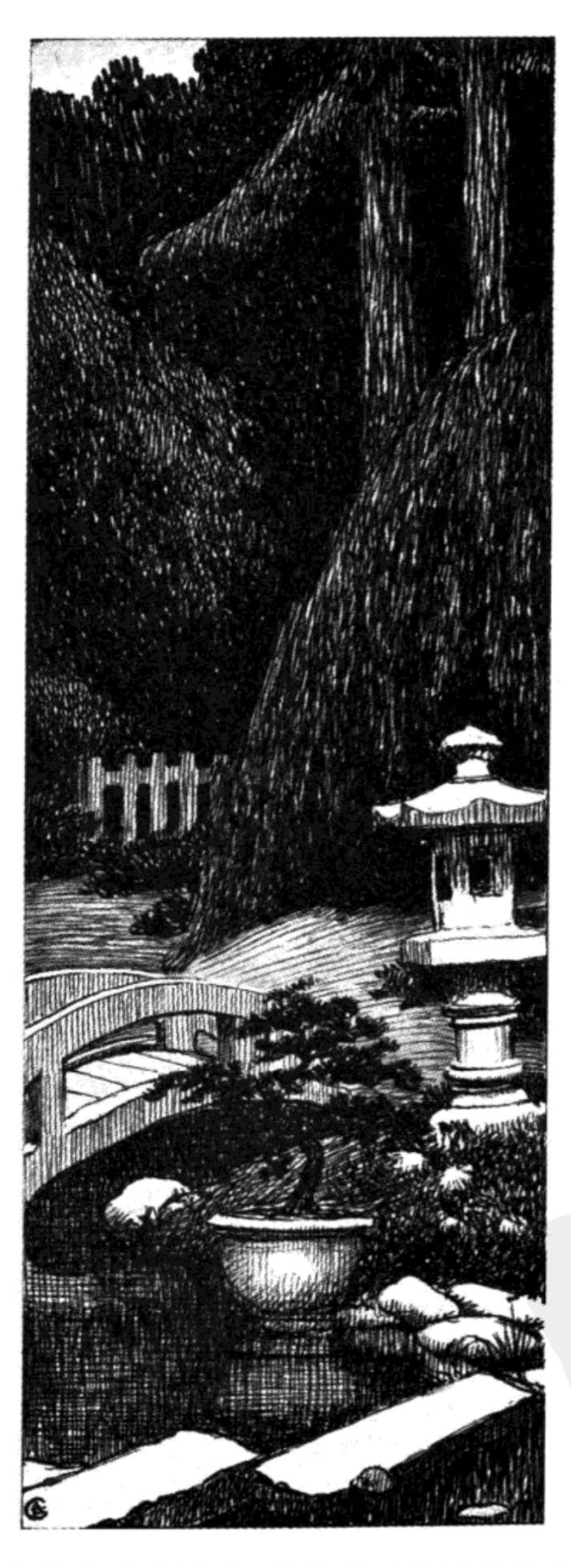
一群群金鱼在清凉的水中游来游去，一些小乌龟(很可能是会跳的)在花岗石小岛上睡觉，石头的色调和它们的背壳十分近似。

甚至有一些不知从哪儿来的蓝色蜻蜓，甘冒掉进水里的危险，轻轻抖动着翅膀，停在那些极小的睡莲上。

我们的和尚朋友，虽然有一点教士的油滑，却是由衷地笑着，是那种老实孩子的笑。他们身材肥胖，面颊丰满，剃着光头，他们什么都不忌，而且相当爱喝我们的法国酒。

我们东拉西扯地聊天。在他们的小瀑布平静的流淌声中，我大着胆子在他们面前用生硬的日语说话，成功地尝试着运用动词时态，诸如：愿望式，让步式，假定式等等。他们一边闲聊，一边应付宗教事务，例如给附近的下属佛寺下达盖有复杂印章的指令，或者用毛笔写些治病的小祷词，好让离得远的病人嚼成小团。他们像女人一样，用又白又胖的手扇扇子。当我们品尝了本地出产的各种带有花香的饮料后，他们又让人拿出一小瓶本笃会或查尔特勒修道院的甜烧酒。他们对西方同道酿制的这些酒评价很高。

他们到船上来拜访我们时，为了看我们带插图的报刊——例如《巴黎生活》——上那些世俗的图画，不惜在他们的扁鼻子上架起大圆眼镜。图片上出现女士们时，他们甚至怀着某种程度的殷勤，让手指慢些翻动。



这是个地洞般的园子，到处突兀着压顶的高山。

他们的大寺庙里不时举行壮观的宗教仪式，如今我们在那儿已属被邀请之列。锣声中，他们在那些偶像面前按规定的仪式入场，二十或三十个身着盛装的主祭，跪拜，击掌，灵活地走来走去，很像一种神秘的四组舞舞步……

哎！这神殿徒然盖得这么高大、昏暗，这些偶像徒然装饰得这么富丽堂皇……在日本，从来只能有勉强算得上伟大的东西。在一切事物的深层，总存在一种无可救药的小气，一种令人发笑的东西。

而且，总有妨碍人沉思冥想的听众，我们总能从中发现若干熟人，有时候是我的岳母，有时候是一个表妹，有时候是昨天卖给我们一只花瓶的瓷器商人。非常可爱的小阿妹们，装模作样的老太太们走进来，带着她们的烟盒，颜色涂得极刺眼的阳伞，还有她们轻轻的叫唤，她们的屈膝礼。她们唠唠叨叨，相互恭维，蹦蹦跳跳，要她们保持严肃实在是天底下最困难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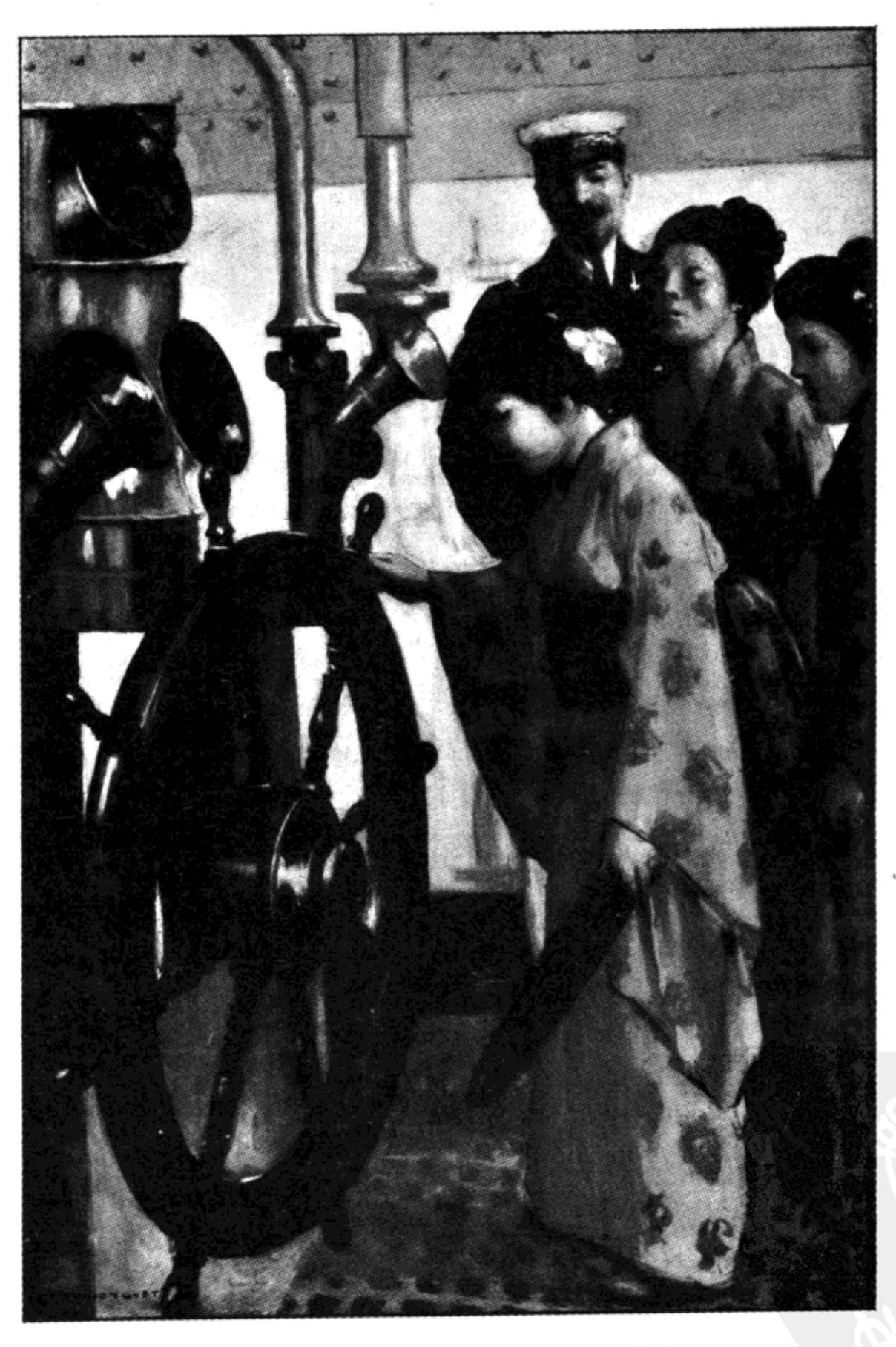
四十一

九月三日

今天，菊子第一次到船上来看我。她由梅子太太陪同，后面还跟着我那最年轻的小姨子——阿雪小姐。女士们的举止非常庄重，非常有教养。

我的舱房里，供着一尊很大的菩萨，在它面前有一个漆盘，里面放着我那忠实的水手从我衣服里收罗到的零钱。梅子太太从神秘主义的角度领会，以为自己在一个真正的祭台面前，便以全世界最认真的态度，向神灵做了一段简短的祈祷，然后，拉开她的钱袋（按习惯，这东西放在她背后，和她的烟荷包及小烟斗一起，系在鼓起来的腰带上），边行礼边在盘子里放下虔诚的捐献。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菊子一直神态严肃，但临到要走的时候，她不愿没看见伊弗就离开，便以一种特别加以掩饰的固执要求见他。



菊子由梅子太太陪同，到船上来看我。

我把伊弗找来，他对待她显得很温柔，以致这一次我感到真的有点烦恼了。我寻思这结局是否够糟糕的，迄今还是模模糊糊担心的事，不久就要发生了……

四十二

九月四日

今天在一个死气沉沉的老区，我遇见一位绝妙的阿妹，她穿着极为雅致，在残垣断壁的阴暗背景上，显得格外清新。

这儿是长崎的尽头，是市内最古老的地段。这个地区有一些百年老树，一些有着华丽的高屋顶的菩萨庙，或阿弥陀庙，或弁天神庙，或观音庙。花岗石的怪兽坐在阒然无声，石板缝中长满杂草的院子里。这人烟稀少的地区，有一条河床很深、河道很窄的激流穿过，河面上架有一些拱桥，桥上的花岗石栏杆已被地衣侵蚀了。一切的一切，都安排得并古怪地装扮得如同最古老的日本画里的一样。

我在中午最热的时候经过，要不是在寺庙里，从敞开的窗户看见很少几个和尚——神殿或墓地的看守——在深蓝色蚊帐下睡午觉的话，真是一个人也见不到。

突然，这个小阿妹出现在我面前，在这些长满苔藓的拱桥之一的桥拱顶端，位置比我稍高一点。太阳正强，光线充足，在黑糊糊的古庙和阴影的衬托下，她以光彩夺目的仙女丰姿显现出来。她一只手按住袍子，使之紧贴小腿，以便显得更苗条。她那有无数褶裥的圆形阳伞，被阳光照得透明，在她奇怪的小脑袋周围形成一个镶着黑边的又红又蓝的光环。一棵正开花的粉红色月桂，从桥上的石缝中长出，伸展在她近旁，同样沐浴着阳光，在这年轻姑娘和开花的月桂后面，全是暗色的陪衬。

在那又红又蓝的漂亮阳伞上，一些白色的大字组成了这样的题词：*云啊！请止步，好瞧着她走过。*——这种东西在阿妹们中很时



突然，这小阿妹出现在我面前。

兴，人们教我认识了这些字——的确，为了这个小妙人儿，这个如此理想的日本女人，停下脚步是值得的。

然而，很可能不必停留太久，也不至于被她勾住，这可能又是一个骗人的玩意儿。显然和其他人一样是个大玩偶，放在货架上的大玩偶，除此什么都谈不上。一边瞧着她，我甚至一边寻思，菊子若穿上这样一件袍子，站在这同一个位置，有这同样的亮度和太阳造成的光轮，也会产生同样迷人的效果。

因为菊子，她是挺可爱的，这一点已不容置疑了……我想起来，昨天晚上，我就很赞赏她。那是在夜里，我们如平常一样在茶舍和集市上逛了一圈以后，和几对与我们差不多的夫妻一起打道回府。别的阿妹，头戴刚刚要人为她们新买的银球，玩着玩具，让人搀着手走；她呢，说是累了，半躺在一辆人力车里跟在后面。我们在她旁边放着扎好的大花束，打算回去插在我们的花瓶里，——迟开的鸢尾和长梗的莲花，都是节令最晚的花，从它们已能感到秋的降临。真美呀！这个日本女人，懒洋洋地坐在小车里，在这些水生的花朵中间，在偶尔与我们交错而过的灯光照耀下，她会染上种种不同的色彩。如果我来日本的前一天，有人指着她对我说："你的阿妹将是从这儿经过的那个人，"我肯定会为她着迷。然而不，在现实生活中，我并没有着迷。同是一个菊子，始终是她，仅仅是她，这个由勘五郎代办所给我提供，从外表到思想都很娇弱的博人一笑的小尤物……

四十三

在我们家里，饮用水、沏茶的水和日常洗濯用的水，都储存在一些白瓷缸里，瓷缸上的图画画的是一些蓝色的金鱼，被一股急流卷人乱蓬蓬的水草当中。为了让水更清凉，这些瓷缸都露天放在梅子太太的屋顶上，正好在容易取用的地方，从我们外突的阳台那儿，一伸胳膊就行了。对附近那些口渴的猫而言，这真是天赐的恩惠。美丽的夏夜，在月光下，经过墙头上的殷勤追求或长时间的独自冥想之

后，放有我们那些彩绘瓷缸的屋顶一角，便成为它们的最佳约会地点。

伊弗头一次打算喝那儿的水时，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

“噢！”他惊讶地回答，“你说是些猫！这算弄脏了吗，这个？”

在这一点上，菊子和我，我们都和他看法一致，我们觉得猫不属于嘴唇肮脏的动物，我们不在乎喝它们喝过的水。

对伊弗来说，菊子也一样，“这不脏！”他常常用她用过的小杯子喝水，有关嘴唇方面，他将她列入猫这个级别。

唉！这些瓷缸是我们家每天都得操心的大事之一，晚上，待我们游逛够了回来，缸里总是没有水，殊不知我们爬坡爬得口干舌燥，加上一路上为消磨时间吃了阿时太太那些蜂窝饼。简直没法使梅子太太、阿雪小姐，或他们的年轻女用人代代[1] 小姐具有白天把它们装满的先见之明。我们回得晚的时候，这三位女士都睡了，我们只好自己忙活这桩事。

于是，必须重新打开已经关上的门，穿上鞋到花园里汲水。

由于菊子特别害怕在黑暗和昆虫的鸣声中独自走进树丛，我只得和她一起去井边。

为了这件事，我们得点盏灯，得从一夜又一夜在我们的小纸橱里堆积起来的收藏中找一盏。这些从阿清太太店里买来的灯，我估计，没有一盏是蜡烛没燃尽的。得！干脆，拿到哪盏是哪盏，再在里面那个铁尖嘴上插根新蜡烛。菊子使出全身力气往上插，蜡烛裂开，碎了，阿妹的手指被扎，噘起了嘴，哭丧着脸……这是每晚无法避免的场面，它使我们在暗蓝色蚊帐下就寝的时间整整推迟一刻钟，这时屋顶上的蝉儿正在我们上面演奏更富嘲弄意味的音乐……

这一切事情，若是和另一个——我所爱的另一个人在一起时发生，会让我非常开心；而和她一起，只令我极不耐烦……

---

① “代代”在日语中系“年轻姑娘”之意，这个名字在日本很常见。

四十四

九月十一日

八天过去了，相当平静，这几天我什么也没写。我相信，我慢慢适应了我的日本家庭的一切，适应了他们怪僻的语言、服装和面孔。三个星期以来，欧洲的信件不知在哪儿出了差错，再也不来了。跟往常一样，这倒给往事蒙上了一层遗忘的薄纱。

因而，每天晚上，我都忠诚地上山回家，有时在繁星满天的美丽夜空下，有时在暴雨倾盆之际。每天早上，梅子太太的祈祷声在传声性能极好的空气中飘荡时，我便醒来，沿着草上满是露水的小径返回船上。

搜寻古董，我认为是日本这个地方最大的消遣。在那些卖古玩的小铺子里，我们坐在席上和老板喝上一杯茶，然后自己在那些柜子、盒子中翻寻，那里面堆藏着种种千奇百怪的旧货。做交易，讨价还价很费事，常常要花好几天工夫，而且是边笑边谈，正如人们彼此都想戏弄对方时那样……

我的确把小这个形容词用滥了，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但怎么办呢？在描写这个国家的事物时，真恨不得在每行文字中把这个词用上十次。小，柔弱，娇小，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日本就全包含在这三个词里面了……

我所购买的东西，都堆在山上我的纸木结构的屋子里。然而，那屋子当初如糖先生和梅子太太所设计的那般光秃秃的时候，日本味更足一些，现在却有好几盏佛灯模样的灯从天花板垂下来，有许多小几和许多花瓶，而男女神佛的塑像简直和佛寺里的一样多。

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神坛，梅子太太在它面前，总要以她那老山羊般抖抖索索的声音，哼哼唱唱地做一番祈祷：

“啊！天照大神，请洗净我的罪孽，如同人们在贺茂川水里洗净污秽的东西……”

可怜的天照大神，洗去梅子太太身上的污秽谈何容易！多么费力而不见成效的劳动！！

菊子也信佛，晚上就寝前有时也做祈祷，只是已瞌睡得不行，她在我们最大的一座涂金偶像前击掌，祈祷。但一旦祈祷完毕，她那随之而来的微笑，却像是对菩萨的孩子气的嘲弄。我知道她也崇拜祖先，其相当华丽的祭台设在她母亲毛莨太太家里。她请求他们降福，赐给她财富和智慧……

谁能弄清她对神灵和死者究竟是什么看法？她有灵魂吗？她认为有灵魂吗？……她的宗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杂烩，既有自古以来便有的，由于对远古事物的崇敬而流传下来的多神崇拜，又有较近的，中世纪时由中国圣僧从印度传来的虚无观念。和尚们自己都给弄糊涂了，在一个瞌睡得要命的阿妹头脑里，还得插进点孩子气和小鸟的轻浮，这一切能变成什么呢？……

两件无关紧要的事，使我和菊子稍稍亲近了些(时间一长，关系很难不密切起来)。

头一件事是：有一天，梅子太太给我们拿来她风流的青年时代的一件纪念品，一把透明得出奇的金黄色角梳。这种梳子插在鸡冠形发髻的顶端是很雅气的，稍稍插进去一点，梳齿露在外面，仿佛在保持平衡。她把梳子从一只漂亮的漆盒中取出，像人们检测宝石的水色[①]一样，用指尖把它举到眼睛的高度，眯起眼，透过梳子观看天空——夏日晴朗的天空。

“瞧呀！”她对我说，“这才是你该送给你太太的珍品呢！”

我的阿妹给大大地迷住了，这梳子的质地多么透明，形状又多么别致，简直令她赞叹不已。

最让我喜欢的，是那只漆盒。盒盖上有一幅出色的嵌金图画，表现的是大风天气里一片稻田的近景：可怕的狂风把稻秆吹得倒伏在

---

① 指宝石的光泽和透明度。

地、弯弯扭扭，稻穗乱成一团，这儿那儿，在那些被摇晃的茎梗之间，可以依稀看见稻田里泥泞的土地，甚至还有一些小小的水洼——这便是涂了清漆的部分，一些极小的金片好像在里面浮动，如同稻草在混浊的水中浮动；大约需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的两三个小虫，紧紧攀附在草茎上，看样子十分害怕，而这整个画面不过如女人的手掌般大小。

至于梅子太太的梳子，我承认，我对它本身毫无兴趣，觉得它毫无价值却很昂贵，我故意装聋作哑，菊子于是伤心地回答：

"不，谢谢！我不要，拿回去吧，梅子太太……"

与此同时，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很成功地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看来他已经不爱我了……难为他又有什么用。"

立刻，我买下了她所渴望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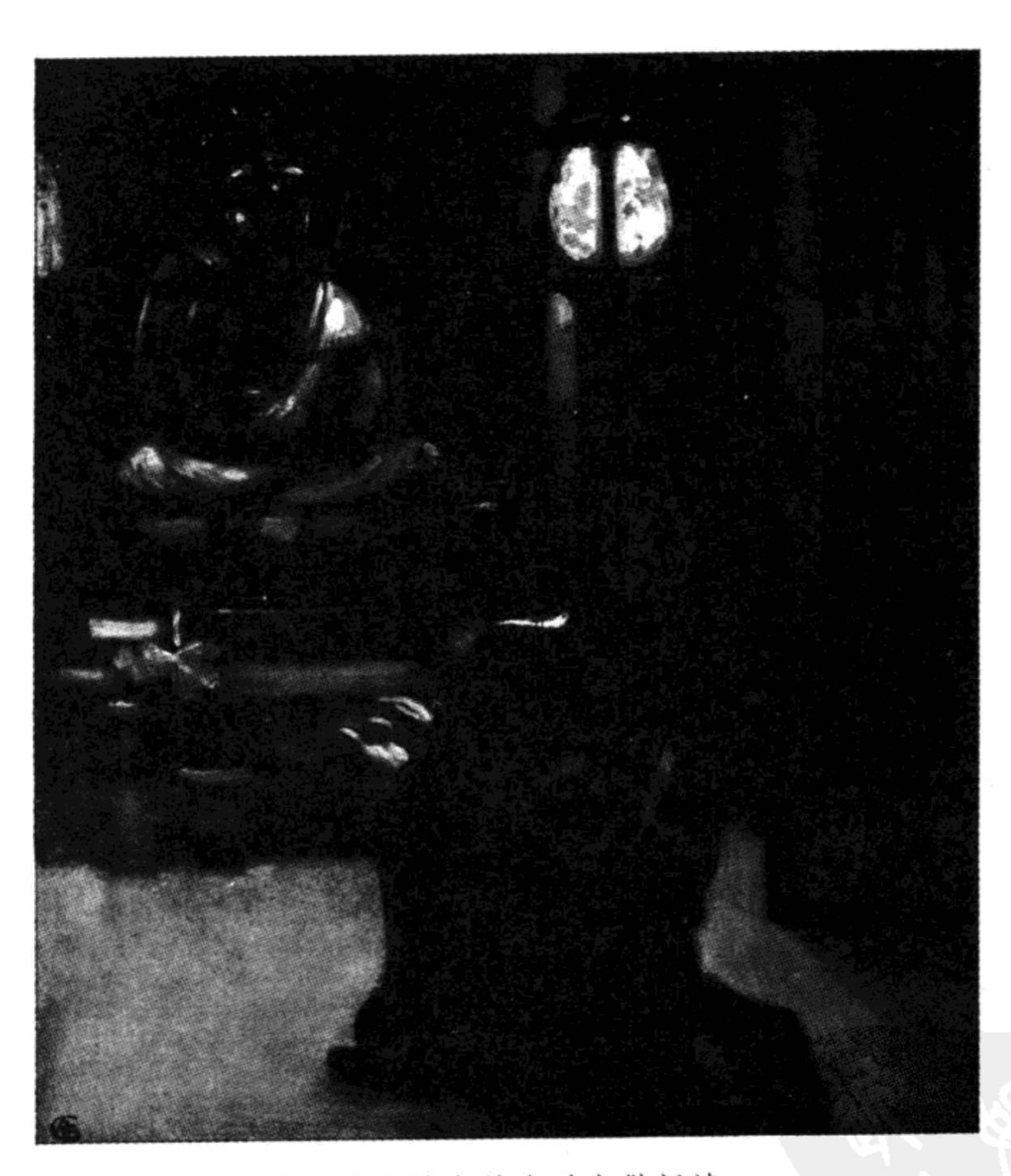
以后，到菊子变成梅子太太这样的丑老太婆，和梅子太太一样涂着黑牙，虔信宗教时，会轮到她向未来一代的某个美人兜售这件旧货……

……另一次是：我患了头疼——太阳晒的，我躺在地上，头枕我的蛇皮枕头休息。由于眼花，我仿佛看见那敞开的阳台，那翱翔着怪诞风筝的傍晚尚有亮光的天空，都像绕着圈似的旋转，听着那填满空气的有节奏的蝉鸣，我觉得自己也在痛苦地震颤。

她跪在我身边，试图用日本的办法治愈我，她用她的小手指用力按我的太阳穴，还使劲转动，似乎想用旋螺钉的动作，把手指插进太阳穴。这件累人的劳作使她变得满脸通红，却在我身上引起一种真正的舒适感，一种类似服用鸦片后舒适得飘飘然的感觉。

接着，她想到我可能会发烧，又担起心来，想要让我吃下在她手指中搓成一个小团的灵符，那便是写在和纸上，被她珍藏在一只衣袖夹层里的……

行，我一本正经地吞下了这符箓，为的是不伤害她，不动摇她那小小的可笑信仰……



菊子晚上就寝前有时也做祈祷。

四十五

今天我们去见那位大名鼎鼎的摄影师，伊弗、我的阿妹和我，准备合影留念。

我们要把照片寄回法国。伊弗想到他妻子看见菊子的小脸夹在我们俩当中该多么惊讶，已经在微笑了，他寻思该怎样向她解释：

“我的上帝，我就说这是你的一个熟人，就这样！”

在日本，有一些摄影师和我们那儿的完全属一个类型，只不过这是些日本人，住在日式房屋里。今天将受到光顾的那一位，就在那有着许多百年老树和阴暗庙宇的老郊区——就在那儿我巧遇一位漂亮女子——深处做他的营生。他的招牌上写着好几种文字，镶贴在一面墙上，这墙傍着那条从葱茏的山上直泻而下的小小激流。激流穿过一座座有百年历史的石头拱桥，两岸种有纤细的竹子和鲜花盛开的粉红色月桂。

在这往昔的日本，一个摄影师竟住在这样的地方，实在令人诧异，令人不解。

我们来得不凑巧，恰好今天他门前排起了长队。一长列人力车停在那儿，等待着由他们送到这里，且将在我们之前照完相的顾客，车夫们赤着上身，露出刺在身上的花纹，头发一丝不苟地从中间分开，盘成发髻，他们闲聊、抽烟，或者在河水里凉快凉快他们肌肉发达的双腿。

一进门的院子是地道的日式风格，有一些灯笼和矮树。但人们在那儿摆姿势照相的摄影室和巴黎或蓬图瓦兹的一样好，椅子是用“老橡木”做的，甚至还有一些旧软垫、石膏柱子和纸糊的悬崖峭壁。

此刻正在照相的是两位有身份的女士（看得出来，她们是母女），她们利用路易十五式的小道具，摆出画册上的姿势。我还是头一遭从这么近的距离观察这个国家的贵妇人，这极为特殊的族类：贵族阶级的长脸，肌肉松弛，毫无血色，因扑了太多的粉而颜色发青，嘴唇用

纯胭脂红涂成心形。此外，还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优越感，甚至在我们面前都端着架子，尽管我们不是同一种族，观念也大不相同。

她们以明显的蔑视目光打量菊子，虽说她的服饰和她们的同样高雅。我呢，我不厌其烦地观察这两个造物，她们像若干我从未见过且无法理解的事物一样深深吸引着我。她们柔弱的身躯，以异国的风度摆好了姿势，隐没在僵硬的衣料和鼓起的腰带里，腰带的两端像疲倦的翅膀一般下垂着。不知为什么，她们令我想起一些稀有的大昆虫。在她们衣服上古怪的图案中，有一些东西类似夜蛾身上的暗色花纹。特别令人感到神秘的，是她们那细长且上挑的、勉强能睁开的小眼，还有那仿佛透露一种冷漠而含糊古怪的内心思想的表情。——那是一个对我们完全封闭的思想领域。我一边凝视着她们，一边想：我们和这个日本民族距离多么远啊！我们属于多么不同的种族啊……

接下来得让几个到得比我们早的英国水手先照相，他们穿着白麻布服装，做过一番精心打扮，容光焕发、肥肥胖胖、脸色红润得像小糖人，他们傻里傻气地倚着列柱，摆开姿势。

终于轮到我们了，菊子从容不迫、有模有样地摆好姿势，按照高雅的方式尽可能把脚尖朝里。

从人们拿给我们的底片上看，我们颇像一个可笑的小家庭，排成一行站在一家照相馆前面。

四十六

九月十三日

伊弗今晚比我早三小时就没事了。按我们安排值勤的办法，这是常有的事，逢上这种日子，他便先上岸，到修善寺去等我。

我用望远镜从船上观察他，瞧着他在山间的绿色小径上攀登，他步履轻快地走着，几乎在跑，多么像是急于去会见这个小菊子啊！

约莫九点钟，我到家的时候，我瞧见他在我的房间中央席地而坐，上身赤裸着（我承认，此地，这种打扮在家里并不算越轨）。在他周围，菊子、阿雪、女用人代代小姐，正忙着用一些画着仙鹤，主题滑稽的蓝色毛巾为他擦背……

"噢！天哪！他干什么事了，竟热到这种程度，竟成了这副打扮？"

他告诉我，在我们家附近，山上稍高一点的地方，他发现了一处演武场，于是在那儿参加比赛，直到天黑。他和一些双手持刀，像猫一样蹦来蹦去，按他们国家的套路要刀的日本人比试，用他的法国武术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于是人们对他肃然起敬，给予他极高的礼遇，给他递送一大堆冰冻的小饮料。所有这些都促使他大汗淋漓……

"啊！太棒了，"但我心中并未释然……

他很高兴度过了这样的黄昏，打算今后每天都去消遣一番，他甚至想到要带几个徒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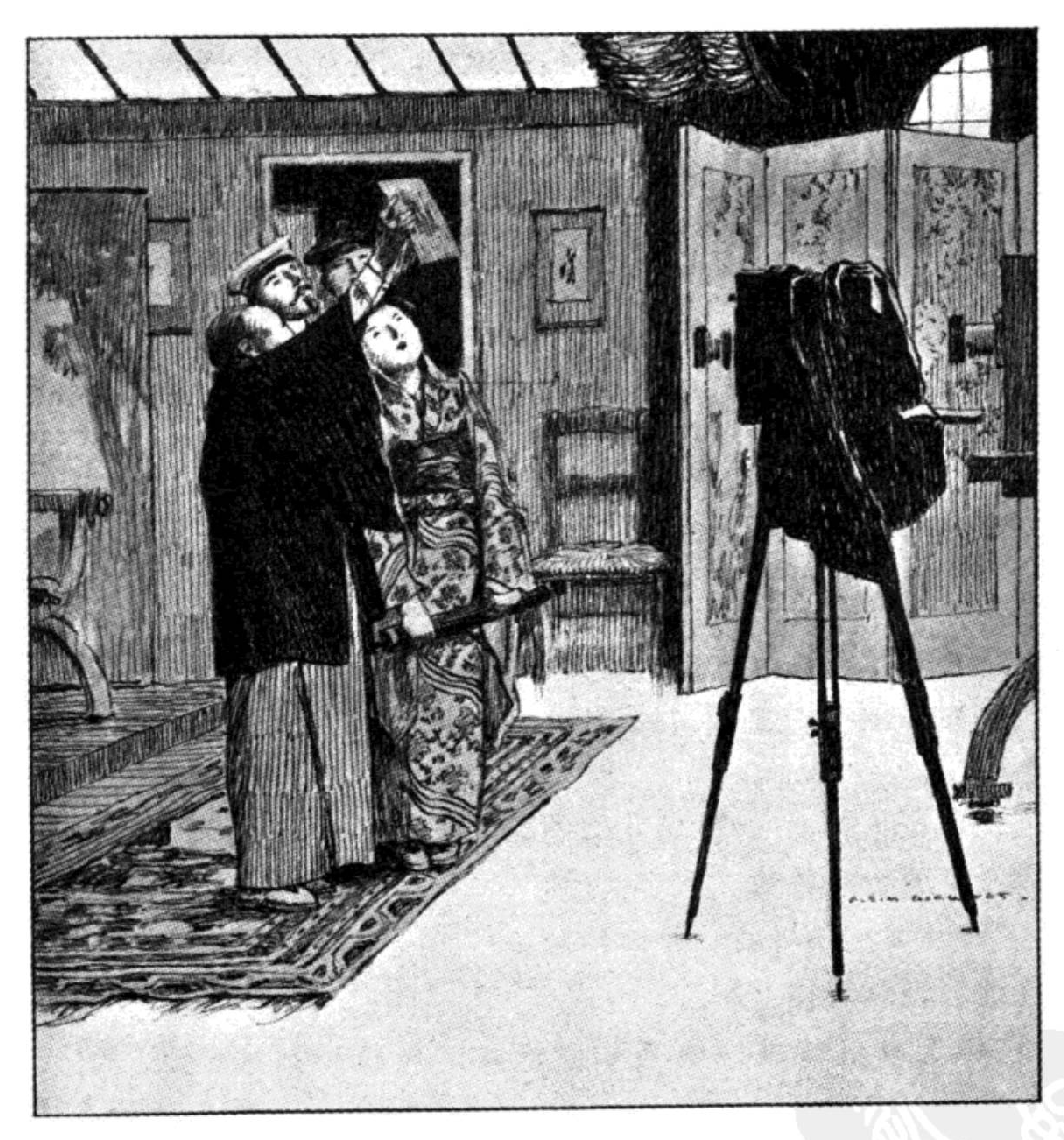
一旦他的背擦干，那三个阿妹和他，便一齐玩起了日本的"鸽子飞"，事实上，在所有的关系中，我不能期望有更好、更天真无邪的关系了。

夏尔·N和他的妻子风铃草女士，突然在十点钟光景闯到我们家。（他们在我们附近迷了路，后来在黑森森的树丛下瞧见我们的灯光，便上来了。）

他们想去蛤蟆茶舍消磨晚上余下的时间，还想拽着我们和他们一道去那儿喝果汁冰霜。这家茶舍在城市另一面的半山腰上，诹访神社的花园里，从这儿去至少得一个小时。可他们还是坚持，说什么这样纯净的夜色，这样明亮的月光，从寺庙的平台上，定能看到一片极美的景色。

"极美的景色，这一点我没说的，可我们要睡觉了，我们……"最后，算了，还是跟他们走吧！

我们在下面大街上，在阿清太太门前雇了五辆人力车，阿清太太为我们这次远征挑选了一些大圆灯笼，模样像一些装饰着水母、海藻



从人们拿给我们的底片上看，我们颇像一个可笑的小家庭。

和绿色鲨鱼的大红球。

到我们上路时，已将近十一点钟了。市中心的几个区里，本分的日本人已经关闭了他们的小铺面，熄了灯，拉上了木制壁板，推上了纸糊的窗框。

稍远一点，近郊的老街上，所有的店家早就关门闭户了。我们的车在漆黑的夜里滚动，我们向车夫嚷着："阿雅古！阿雅古！"（快！快！）他们拼命跑着，发出轻轻的喘息，像一些兴高采烈、快乐得不知所以的动物。在黑暗中，我们五个人，一个紧挨一个，像一阵暴风雨席卷而过，在不大接缝的古老的铺路石上猛烈地颠簸，那些不太亮的红球灯笼，一直在竹子把手的顶端跳动。间或有几个日本人，头戴夜间的蓝布头帕，打开窗子瞧瞧是些什么冒失鬼，这么晚还在外面疯跑，弄出这么大的响声，有时，我们经过时投射的一线微光，给我们照亮了蹲在佛寺门口的一只石头怪兽的可怕笑容……

终于，我们到达了诹访神社的山脚，撇下车夫和小车后，我们开始登上那巨大的、今夜杳无人迹的阶梯。

菊子总是有点故意做出小女子娇滴滴的模样，摆出被娇惯的、多愁善感的孩子的姿态，夹在我和伊弗之间，倚在我们俩的胳膊上，慢慢往上爬。

长寿花正相反，她像鸟儿似的蹦蹦跳跳往上攀登，为了好玩还给没完没了的台阶数数。

"*希托兹！弗塔兹！密兹！约兹！*"（一！二！三！四！）她边说边接连地轻轻蹦着往上爬。

"*伊茨兹！穆兹！纳那兹！雅兹！科科诺兹！*"（五！六！七！八！九！）

她把重音念得非常重，似乎想使这些数字显得更加古怪。

在她漂亮的黑发髻上，一支小小的银翎毛闪闪发光，她的侧影细腻、优雅，还极其奇特。在我们所处的黑夜里，只看见她那差不多是丑陋且没有眼睛的面孔。

真的，今晚菊子和长寿花看上去像小仙女，那些小个子日本女人，在某些时候，借助风雅的怪诞和奇巧的安排，就会产生这样的

效果。

花岗石的阶梯，空旷巨大，在夜空下全部呈灰色，在我们面前，似乎高高地逃遁而去；而回头看时，却又似乎在我们背后深深地，令人眩晕地滚入无底深渊。在这延伸着的，过分延伸的斜坡的台阶上，我们必须通过的宗教牌楼投下了黑色的阴影，这阴影，似乎在每一级台阶的凸起处折断，整个影子如扇子般折成规则的折痕。牌楼孤零零地叠立，一座一座层层叠起，它们令人惊叹的外貌既极端简朴，又是罕见的考究。它们线条明晰地显现出来，但却具有庞然大物在月光下产生的模糊幻象。它们那些拱起的下楣，两端翘起，成为两只令人不安的角，一直伸向群星闪烁的远方的蓝色苍穹。像是想通过这些尖角，向神灵传送它们的底部在附近布满坟墓和死人的土地上听来的信息。

我们这小小的一群人，此刻被抛入这巨大的坡道之中，我们缓缓前行，半为头上苍白的月色，半为手中的红灯所照亮，这些灯笼，一直在长长的提手顶端摇来晃去。

神社周围万籁俱寂，我们愈往上走，甚至昆虫也渐渐不再出声，一种夹杂着宗教恐惧的虔敬之情渐渐感染了我们，同时一股更强的寒气在空中散布开来，让我们感到了凉意。

到了上面，我们走进那置有玉马和瓷塔的佛院时，竟感到有些惶恐。由于有围墙，里面更幽暗了，我们的光临似乎打搅了空气的精灵和有形的象征——被月亮的蓝色反光照亮的怪兽、怪物——之间的不知什么秘密会谈。

我们向左拐，钻进花园平台，走向我们今夜的目的地蛤蟆茶舍。我们发现它已关门。——我早料到了，在这样的时刻，肯定已经关门，熄灯……在门口，我们一齐把门敲得震天响，用最温柔的音调呼唤我们认识的每个服务员小姐的名字：阿明小姐、阿星小姐、阿露小姐、阿菊小姐。没有人应声，别了，加香料的果汁冰霜！别了，加冰雹的甜豆！……

在射击场的小屋前，我们的阿妹们，忽然一下子跳到旁边，吓得魂不附体，说是地上有一具尸体。果然，是有个人躺在那儿，我们借

助红灯笼的微光小心翼翼地察看现场，因害怕死人而尽可能伸长灯笼的把手：闹了半天这不过是射击场的老看守，七月十四日那天，他曾为菊子挑选了那么好的羽箭，此刻这好老头正在睡觉，发髻有些散乱，他睡得这么香，如果打搅他实在太残酷了。

去，到平台边缘去瞧瞧脚下的停泊场，然后我们就回家。

今夜，停泊场是一道阴森可怕的大裂口，月光照不到那儿，一个巨大的罅隙，仿佛一直开裂到地心深处，那里面闪烁着船上的灯火，好像坑穴中汇聚了大群的萤火虫。

四十七

时间已是夜半，凌晨两点钟，我们的守夜灯仍在静静的佛像前燃烧，不过已经有点奄奄一息了……菊子突然把我弄醒，我定睛瞧她：她用胳膊支撑着抬起身子，脸上是紧张恐怖的表情，别出声！她不敢说话，只向我示意：有人走近了……有什么东西……在往上爬……多么不祥的来访呀？连我也一样，我也害怕了，我很快感觉到面临某种巨大的尚未经历过的危险，在这孤零零的地方，在这我还未能深入其存在及其奥秘的国度。想必是极为恐怖她才钉在那儿一动不动，吓得半死，她是知道……

看来，是在外面，是从花园过来的。她用颤抖的手指出那东西就要从阳台、从梅子太太的屋顶爬上来……真的，我们听见了轻微的声音……它靠近了。

我试探着对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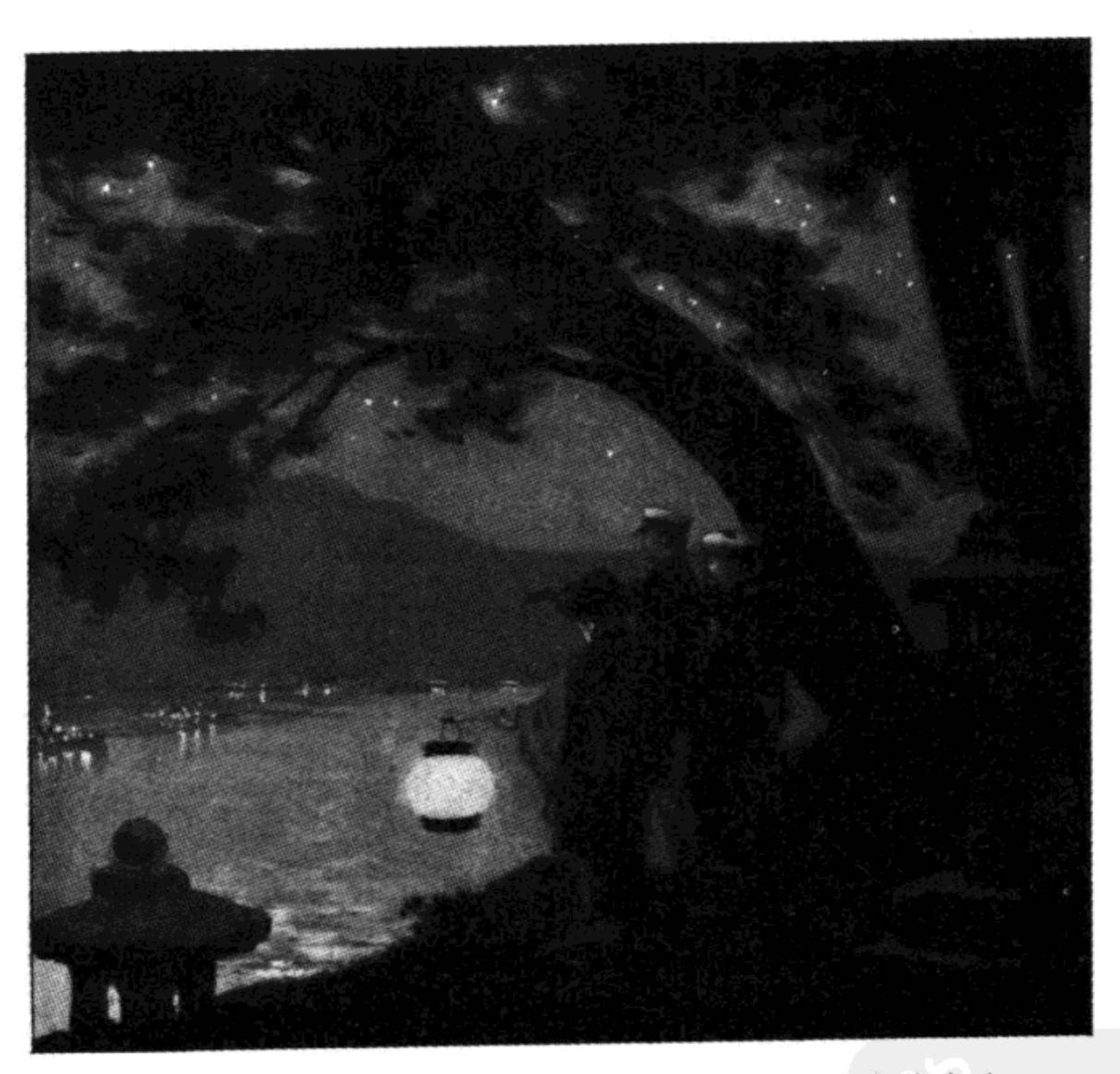
"是讷柯君吗？"（是猫先生吗？）

"不，"她说，仍然惊恐不安。

"是巴凯莫诺－萨玛？"（是鬼魂先生吗？）我在日本已经养成使用敬语的习惯。

"不！！是多罗博！！"（是小偷！！）

"小偷！啊！谢天谢地！"比起精灵或死者来访——正如刚才我



停泊场里闪烁着船上的灯火，好像汇集了大群的萤火虫。

从睡梦中惊醒时以为的那样，我更喜欢来者是小偷。小偷，也就是说，好歹是活着的人，和日本人一样，大概有着滑稽可笑的面孔。我甚至一点也不害怕了，现在我已经定下心来，我们马上可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因为此人肯定在梅子太太的屋顶上折腾，他在上面走动……

我打开一扇壁板，仔细瞧。

除了一片宁静、清朗、美丽、为皎洁的月光所照亮的广大空间，我一无所见，整个日本都在蝉儿的响亮歌声中入睡了，今夜它极为迷人，外面的空气也极为甘美。

菊子躲闪在我肩膀后面，倾听着，颤抖着，探出脑袋，睁大她那惊恐的猫儿似的双眼，察看着花园和屋顶……不，什么也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是疏疏落落有些线条生硬的阴影，一眼望去还真说不清是些什么，但这不过是墙面、树枝的投影，而且令人放心地纹丝不动。在这月光赋予万物的朦胧中，一切都像是凝然不动、岑寂无声。

什么也没有，哪儿都没有。不过是猫先生在作怪，要不就是猫头鹰太太，夜间在我们家，声音给那么离奇地放大了……

我们仔细拉上壁板，非常谨慎当心。然后点燃一盏灯，下楼看看是否有什么人藏在角落里，一道道门是否都已关好，为了让菊子放心，我们要在住宅里到处转一圈。

我们踮着脚尖，一起走遍了这座房子所有的隐蔽去处。这房子，尽管薄薄的壁板上糊的纸还很新，从房基上判断，却应当是很古老的了，那些小酒窖上覆盖的梁木已经被虫蛀蚀，存放粮食的柜子有一股陈旧和发霉的气味，一些极隐秘的暗处，堆积着数百年的尘土。深更半夜，在追踪小偷的过程中，所有我过去没留意到的这一切，都显露出其恶劣的面目。

我们蹑手蹑脚穿过我们房东的套房。这会儿是菊子拽着我走，我则任她领着。房东一家在他们的蓝色纱罗帐下排成一行睡着，他们的祖宗祭台前燃着的守夜灯照亮了他们。哟！他们排列的次序显然会招人闲话，啊！先是阿雪小姐，睡姿十分优美，然后是梅子太太，张大嘴睡着，露出一口黑牙，从她的喉咙里断断续续发出一种声音，活像母猪在哼哼……啊！这梅子太太，样子多么讨厌！！再后，是糖

先生，暂时一动不动。最后，在他旁边，排在最后的是他们的女佣，代代小姐！！！……

纱帐在他们身上投下了海水色的反光，让他们看上去像一些浸在养水生动物的玻璃缸中的人。这些佛灯，这些供奉着神道的奇怪象征的祭台，给这幅家庭画面染上了一重虚假的宗教气氛。

谁不怀好意，谁自取其辱，但是这个年轻女佣，她为什么不睡在女主人身边呢？我们家，在楼上接待伊弗的时候，就注意到以更合体统的方式，安排我们在蚊帐下的位置。

我们最后察看的一个角落总算让我有所领悟。这是一处低矮而隐秘的阁楼，在它的门背后贴着一张早被遗忘的很旧的宗教画：乘坐在云和火焰上的千手观音和马面观音，两个都带有幽灵般的笑容，十分吓人。

我们一打开门，菊子便往后一闪，发出一声恐怖的叫声。要不是我看见一个灰色的小东西，悄悄地、飞快地从她身上蹿过，旋即无影无踪，我真要相信小偷就在这儿了，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一个搁板上吃米，慌乱中，竟跳到她的脸上……

四十八

九月十四日

伊弗把他的银哨子掉到海里了。可他驾船时绝对少不了哨子。于是我们在城里整整跑了一天，在菊子和她的两个妹妹——阿雪小姐、月子小姐带领下，去买另一只哨子。

在长崎这可是很难找到的东西，想用日语解释清楚尤其困难，一只航海用的哨子，有固定的形状，弯弯的，顶端有个小球，以便使长官发布命令的强音和颤音变得更加抑扬。一连三个小时，人家把我们从一个铺子打发到另一个铺子。他们做出完全听明白了的表情，用铅笔在丝光纸上为我们写下某些商店的地址，我们想必会万无一失

地在那儿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于是我们满怀希望出发，跑去受一次新的愚弄，我们那些气喘吁吁的车夫已经弄得晕头转向了。

人们很清楚我们要的是某种能发声，能发出乐音的东西，于是给我们拿出各种形状的、最意想不到、最稀奇古怪的乐器：诸如尖音刺耳的小笛，唤狗的哨子，喇叭之类。人们给我们出的主意总是越来越离奇，以致最终只能引起我们哈哈大笑。在最后一处地方，一个日本老眼镜商，看上去十分精明，十分干练，他到铺子后面去找，然后给我们拿来一个从沉船上弄来的汽笛。

晚饭以后，最重大的事是，正当我们风雅的游逛结束，走出茶舍，准备回程时，意外地遇上了瓢泼大雨。正巧我们今天人多，邀了好几位阿妹同游。老天爷连个招呼都不打，突然像打翻了水罐似的下起雨来。雨一落下，我们的队伍立刻溃散。阿妹们一面四散逃跑，一面像鸟儿般轻轻叫唤，她们逃进商店的门洞，跑到人力车的车篷底下。

不多一会儿，店铺都急急忙忙关了门，街上湿淋淋、空荡荡，几乎一片漆黑。纸灯笼淋湿了，浇灭了，好可怜的样子。我发现自己不知怎的，在一个外突的屋檐下，紧贴着一面墙，只有我的表妹草莓小姐单独和我在一起，她因为漂亮袍子给淋湿了，正在哭呢。这个城市在我眼里突然显得一片凄凉，在一直不停的雨声中，一切都溅上了泥浆，承溜里的水声，在黑暗里发出小溪流般的轻声呻吟。

暴雨很快就结束了。小阿妹们像小耗子一样，纷纷从她们躲藏的洞里钻出来，互相寻找，互相呼唤，每当她们招呼远处的什么人时，她们的细嗓门总有一种拖长的、忧郁的、异样的声调：

“喂！月子……子……子小姐！！”

“喂！长寿花……花……花……太太！！”

她们互相呼喊那些古怪的名字，在变得寂然无声的夜里，在夏天大雨过后湿润的空气所形成的回声中，这声音无限地拉长着。

终于，她们全都互相找到了，聚齐了，这些眼睛细细，头脑空空的小人儿；我们全都淋得落汤鸡似的重新爬上修善寺。

伊弗第三次睡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蓝色纱帐下。

半夜刚过，我们楼下就响起一阵嘈杂声，原来是我们的房东去远处一座慈善仙子的庙里进香回来了（梅子太太固然信奉神灵，却也敬重这位据说十分关照她的青年时代的仙人）。转眼间，我们看见阿雪小姐像箭一般地冲上楼，用一只精美的小托盘送来一些祝过福的糖果，是在那边寺庙门口专为我们买的，必须马上吃掉，以免失效，我们还没摆脱半睡眠状态，便一面连连道谢，一面吞下了这些又甜又辣的小东西。

伊弗睡得很安静，这次既没用拳头敲壁板，也没用脚踢。他把表挂在涂金的佛像的一只手上，为了在佛灯的照耀下，整夜都能看见钟点。他一大早就起身，问道："我昨夜安静吗？"他急急忙忙穿上衣服，惦记着集合点名和值勤。

外面，想必已经天亮了。年深月久，我们的壁板上已有了一些小洞，早晨的光线就从这些小洞射进我们的房间，房间仍按夜里的格局关闭着，光线在空气中划出一条条模糊的白道。过一会儿，太阳升起时，这些白道会延长，且变成美丽的金色。蝉儿已开始奏乐，公鸡也已打鸣，梅子太太转眼就要开始唱她那神秘的歌。

此时菊子，出于对伊弗君的礼貌，点燃了一盏灯送他。她穿着夜里的睡袍，把他一直送到楼梯底下，我甚至仿佛听见他们分手时亲吻的声音……我知道，在日本这不算什么，这是常有的事，人们已习惯了。不论在哪儿，头一次走进别人家，就可以抱吻随便哪些个小阿妹，任何人不会对此说长道短。但，不管怎样，伊弗是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和菊子单独相处，他应当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为他们常常单独一起呆在家里的那些时间感到不安，我甚至想到，今天我要，并不是侦察他们，而是坦率地对伊弗说出来，以便做到心中有数……

……楼下，突然，啪！啪！两下清脆的击掌声，这是梅子太太在提醒伟大的神灵。立刻，她的祈祷声响了，带着鼻音的假声，滔滔不绝，尖锐刺耳，就像一只闹钟，时辰一到，就响起那毫不留情、令人恼火的铃声，就像控制机械声音的弹簧一松开，声音便源源而出一样。

"……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啊！天照大神，在贺茂川内洗净

我的污秽……”

这奇怪的、不再像出自人类的颤音，分散和改变了我的想法，在这睡醒的时刻，它几乎很清晰……

四十九

九月十五日

开始有风声了。从昨天起，就模模糊糊听说要派我们去中国，去北京湾。正式命令下达前两三天，此类传闻不知怎的总会不胫而走，传遍全船，而且从不会错。我那小小的日本喜剧，最后一幕会是怎样的呢？结局会如何，离别是何等样的情景？对我的阿妹或我来说，临到这一去不复返的时刻，会有一丝哀伤吗？心中会有一点难过吗？我无法预料，伊弗和菊子的告别，又将如何呢？这一点我尤其关心……

什么都还没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这种还是那种方式，我们在日本的小住快结束了。可能就因为这一点，今晚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投以更友好的一瞥。六点钟左右，我值了一整天班以后，回到了修善寺。太阳已经西斜（就要失去光辉），落日的余晖，以它金红色的光线穿过我的房间，照亮了菩萨和插在古花瓶里的扎束得十分古怪的花。五六个小布娃娃——我的女邻居——正在和着菊子的琴声跳舞玩耍……今晚，我想到这个住宅，这个指挥着跳舞的女人，所有这些都是属于我的，便觉得真有其令人着迷之处。总之，我对这个国家曾经不大公正，此刻，我的眼睛仿佛睁开了，看得更清楚了。我的一切感官似乎突然发生了奇异的变化，我突然觉察到且更好地理解了这些无穷无尽的可爱的小东西，在它们中间我看见了柔弱的风韵和对形式的刻意雕琢，构图的怪诞和对色彩的精心选择。

我躺在如此洁白的席上，菊子殷勤地给我拿来蛇皮枕头，那些笑吟吟的阿妹，头脑里还保留着刚才中断的节奏，以有韵律的步子，跑

过来环绕在我周围。

她们那脚趾分叉的短统袜无可指摘，不会弄出一点声响，她们走过的时候，只听见布料的窸窣声。我觉得她们看上去都很可爱，她们那种玩偶的神情此刻很讨我的欢心，我相信自己发现了给她们带来这种神情的东西：不仅仅来自她们呆板的圆脸以及与眼睛离得太远的眉毛，而尤其来自她们过分肥大的袍子。袖子那么大，好像她们既没有后背，也没有肩膀，她们纤巧的身体消失在宽大的衣服里，衣服飘飘荡荡，好像包在没有身体的小偶人身上；好像，要不是它们在她们的半身处被宽宽的丝腰带拦住，就会自己滑落到地上。这说明他们对服装的理解与我们完全不同。按我们的理解，服装就该尽最大可能显出真的或假的体形……

而且，我多么欣赏这些由菊子按日本艺术插在花瓶里的花：莲花，圣洁的大花，淡红色带有脉络的花瓣，是瓷器那种粉红色，盛开时像阔大的睡莲，含苞时像长长的淡色郁金香，它们那种柔和而有点令人慵懒的香气，和空气中时时处处都存在的阿妹们那种黄种人，日本人的难以形容的气味混在一起。九月间迟开的花，在这个季节十分稀有、昂贵，益发高高地挺立在茎梗上。菊子给它们留下了海藻般暗绿色的水生大叶片，还夹杂一些柔弱的芦苇。我瞧着它们，不无嘲讽地想到我们法国的卖花女用花边或白纸所捆扎的那些菜花模样的大圆花球……

一直没有欧洲的来信，谁的信都没有，似乎一切都被抹去、被改变、被忘却了……我现在完全适应了这个小不点儿的日本，我自己也缩小了、变做作了。我感到我的思想变得狭窄，趣味倾向于仅仅会引起微笑的小巧玲珑的东西，我习惯于精巧的小家具，习惯于在玩具般的小桌上写字，用极小的碗用餐，习惯了这些席子毫无瑕疵的单调，习惯了这些白色壁板的如此精工细作的朴实无华。我甚至丢掉了西方的偏见。今晚我所有的念头都飘浮不定，远远逝去。经过花园的时候，我殷勤地向糖先生问好，他正在替他的矮树和那些畸形的花儿浇水。梅子太太在我看来是一位值得称道的老妇人，她的往事也没什么说不过去的地方……

我们今晚不出去游逛。我想就这么躺在我现在躺的地方，听我的阿妹弹三味线①。

直到现在我总是写成“吉他”，为的是避免人们责备我滥用外来词，但无论是吉他或曼陀铃都不能确切说明这种薄薄的有着这等长柄的乐器，它的高音比蚱蜢的声音还要细弱，从现在起，我要称它为三味线。

我还要称我的阿妹为吉库，吉库－桑这个名字对她说来比菊子更好，菊子准确地译出了它的意思，却没能保留那古怪的谐音。

于是，我对吉库，我的太太说：

“弹吧，为我弹琴吧，我要整晚呆在这儿听你弹琴。”

她看见我今晚如此亲切，好不惊讶，唇上几乎漾起一道带有几分得意和倨傲的皱痕，她稍稍忸怩了一会儿，才以图画中的姿势坐下，抬起她颜色暗淡的长袖，开始奏乐。最初几个音符轻轻地、迟疑地微微作响，在宁静的空气中，在炎热和染上金光的暮色里，和昆虫在室外演奏的音乐混在一起。一开始，她缓慢地弹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似乎她记不太清楚，仿佛后面的曲谱迟迟想不起来。其他那些小姑娘傻笑着，并不注意听，只遗憾她们的舞蹈给打断了。她自己也心不在焉，脸色阴沉，似乎是为尽义务而弹琴。

后来，渐渐地，渐渐地，乐声强烈起来，小阿妹们都在倾听。音乐变得急促，带有激越的颤音。她的眼光不再像是玩偶那样毫无意义的了。音乐变成风声，变成假面人可怕的笑声，变成令人心碎的呻吟、呜咽……她那瞪大的瞳仁在自己的内心里注视着难以表述的日本艺术。

我躺着，倾听着，眼睛半闭，睫毛不由自主沉重地下垂，我从睫毛中间瞧着，从高处瞧着一轮巨大的红日在长崎逐渐下沉。我产生了一种被忘却的忧郁感，一种从过去的生活，从地球上所有其他地方消逝的忧郁感。夜幕降临时，在这日本的一角，在这郊区的花园当中，我几乎感到是在自己家里，这种感觉却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

① 三味线，即日本的三弦琴，亦即前文所说的长柄吉他。

五十

九月十六日

……晚上七点钟。我们不打算再下山进城，像那些规矩善良的日本市民一样，我们要呆在郊区。

穿上居家的便装，我们去附近走走，伊弗和我，一直走到演武场，它离我们不过几步路，就在我们的小房子上面，几乎与我们新辟的花园接壤。

此刻演武场关着门，一个小阿哥坐在门口，极为恭敬地向我们解释，时间太晚了，那些武术爱好者们都走了，得明天再来。

晚间这么美，这么柔和，我们于是呆在外面，漫无目的地沿着小径闲步。小径继续向上，隐没在山上的荒僻地带，一直通向山顶。

我们走了一个小时——完全是信步而行，眼看已爬得很高，在最后一抹微光下，俯瞰无限辽阔的远景，我们来到一个孤零零的凄凉的所在，在遍布乡间的佛教墓地中央。

我们和几个迟归的劳动者擦肩而过。他们从田间归来，背上背着茶捆。这些农夫，外貌有点粗野，有的半裸，有的穿蓝布长袍，他们经过时都向我们恭恭敬敬地行礼。

这高处没有树，只有茶田与坟墓相间，坟墓不过是些古老的带莲花座的花岗石菩萨小塑像，或者闪耀着残余的金字碑文的古老墓碑。特别是，我们周围还有一些未耕作过的空地，有悬崖和荆棘。

再也没有人经过，光线也暗了下来，我们休息了片刻，接着该是下山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旁边，有一只带有把手的白木箱，一种轿子似的东西放在新翻动过的土地上，还有一些银纸做的莲花和一些还在燃烧的炷香，显然有什么人恰在今晚埋到了这底下。

我想象不出这个人的样子。日本人活着的时候那么滑稽可笑，实在难以设想他们在后来的宁静和庄重中会是什么面目……不管怎样，我们离这个死人远点吧！我们会吵醒他的，他太新鲜，给我们的印象也太强烈了。走吧，去坐在别处，坐在随便哪个古老到里面除了尘土以外已经一无所有的坟头上。在这个高度，我们俩还在明处，而山谷里，底部已经消失在阴影中，我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我要和伊弗谈谈菊子。多少是出于这个目的我才要他坐下，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既不伤害他，又不显得可笑。再说，这儿清新的空气和脚下壮丽的景色已经教我平静了许多，使我以带点蔑视的怜悯眼光看待自己的怀疑和他们的事……

我们首先谈到动身去中国或法国的命令，这是早晚要下达给我们的。不久我们就得告别这轻松且差不多算是有趣的生活，离开这偶然让我们驻足的日本郊区，还有这花丛中的小房子。伊弗对这些东西的留恋比我更甚，我很理解这一点。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间歇还是他那艰苦生涯中的头一次。从前，由于军阶低，他几乎从来没有在异国上过岸，真不比洋面上的海鸥与陆地接触多。而我却任何时候都备受优待，在各种各样的地区，都享受到与这儿大异其趣的小住房，对它们的回忆，至今还萦回脑际。

为了观察，我冒险对他说：

"离开这个小菊子，你可能比我还要难过吧？……"

我们俩之间一阵沉默。

这以后我走得更远了，干脆破釜沉舟：

"你知道，总而言之，要是她真的讨你喜欢……我就不至于娶她了。她不算我的妻子，总之……"

他瞧着我，非常吃惊：

"不算你的妻子，你说的？——不！不是这么回事……确切地说，她正是你的妻子……"

我们俩之间，从来不需要多说，从他的声调，从他善良而坦率的微笑，我现在已经完全心中有底，我理解他短短的一句"确切地说，她正是你的妻子……"中包含的全部意思。如果她不是我的妻子，他就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了，尽管他心里会有内疚，因为他已经不是单身

汉，不像从前那样是个自由人。但是，他把她看做我的妻子，那么，她就神圣了。我以最完整的方式相信他的话，我真的如释重负，真的快活起来，重又找到了往日那个正直善良的伊弗。我怎么会接受当地这种使人变得气量狭小的影响，以致对他也产生怀疑，且让自己怀有这等庸俗的忧虑呢？……

我们再也别提她了，这个布娃娃……

我们在那儿呆到很晚，一面谈些别的事，一面瞧着脚下的峡谷、山峦，以及那些渐渐变暗乃至消失的巨大谷底。高高地呆在这个位置，在空气纯净的露天，我们仿佛已经离开这个小小的日本，已经摆脱它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小小烙印和那已经开始牵掣我们的小小羁绊。

从这样的高度望去，世界上所有的国度都变得相类似了，它们失去了由人和民族所打上的印记，由那些在下界麇集攒动的小粒子所打上的印记。

如同从前在布列塔尼的荒原，在图尔旺的树林，或者如同在海上值夜班时一样，我们谈到一些人们在黑暗中容易想到的东西，诸如幽灵呀，亡魂呀，子孙后代呀，来世呀，死亡呀……

这个小菊子，我们把她完全忘了！

我们顶着满天星斗回到修善寺时，远远听见她弹三味线的乐声，使我们记起了她的存在。她正和她的学生阿雪小姐在一起，练习某支夜曲的二重唱。

由于从对可怜的伊弗的荒唐怀疑中解脱出来，我感到今晚情绪极佳，在毫无阴暗心理的情况下，我打算好好享受一下在日本的最后时日，尽可能地乐它一乐。

我们躺在凉快的席子上，倾听两个阿妹奇怪的二重唱：一种缓慢而哀伤的单调旋律，从两三个高音开始，然后降下来，每一段都往下降，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方式，直至变得十分庄重低沉。乐曲始终保持缓慢的拖腔，但渐渐增强的伴奏颇像远处的风声。最后，当通常十分柔和的小姑娘嗓子发出低沉、粗嗄的音符时，菊子那只在震颤的琴弦上蜷曲着的手便狂热地挥动起来。她们俩都低下了头，努起下

唇，为了用力发出这些令人惊奇的低沉的音符。正是这时候，她们的小细眼睁开了，仿佛在这木偶的外表下，揭示了某种可以说是灵魂的东西。

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比以往更有别于我的灵魂，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和她们的思想距离之远，不亚于和一只鸟儿变化无常的观念或一只猴子的幻想之间的距离。我感到，在她们和我之间，存在着一个神秘而可怕的无底深渊……

另一阵音乐，从室外远处传来，暂时打断了这两个阿妹为我们弹奏的乐曲。

这是在山下，长崎，我们下面的深谷里，突然响起了锣和弦琴的声音。我们跑去俯身在阳台间的栏杆上，好听得更清楚些。

一个狂欢的行列走过，“在妓女们的街区”，阿妹们肯定地说，同时轻蔑地撇了撇嘴。不过从我们所居住的高度，在朦胧的星光照耀下垂直地望去，这妓女的街区倒像很清白。合奏的声音涤除了罪恶，从深渊的底部一直上升到我们这儿，听去稍稍有点发闷、模糊、神奇而迷人……

……声音渐渐远去，消失了……

两个小朋友于是回来坐在她们的席上，重新奏起她们忧伤的夜曲。由无数蟋蟀和蝉组成的一支不引人注意的乐队以颤抖的声音为她们伴奏。在日本所有的土地上，这无边无际的颤音，老是无休无止地平静地鸣响着。

五十一

九月十七日

午睡的时候，明天出发的命令突然下达了，去中国芝罘（北京湾里一个可怕的地方）。这是伊弗跑到我房舱里喊醒我对我说的。

“我今晚无论如何要设法脱身上一趟岸，”就在我挣脱睡意的时

候，他说，“哪怕仅仅是为了上去帮你搬家……”

他从我的舷窗往外瞧，把头朝向修善寺方向的绿色山巅，朝向我们那所音响极好的古老的小房子，一重山恰把它遮住了。

想帮我搬家，这是他的好意。但我相信他也一心想要和他的日本小朋友们告别，说真的，我不能因此责怪他。

他果然在我没有介入的情况下脱了身，得到允许在今晚五点钟操练完毕后外出。

至于我，我当即乘一条出租的舢板出发了。

中午太阳当顶的时候，在蝉儿的鼓噪声中，我登上了修善寺。

小径上荒无人迹，植物都因炎热而发蔫了。

然而，长寿花太太却在那儿散步，在这阳光正强的时候，一柄圆形的大纸伞荫庇着她纤巧的身体和细嫩的小脸，伞的肋条很密，上面涂着五颜六色的怪诞色彩。

她远远认出了我，像平日一样满脸堆笑地赶到我面前。

我向她宣布了我们开拔的消息。高高噘起的嘴抽紧了她那孩子气的面庞。怎么，她伤心了，真的吗？……她会哭出来吗？……不！不！这种表情忽然转化成一阵笑，无疑有点神经质的笑，但很出人意料，令人困惑不解。生硬、清脆的笑声，在这燥热的小径的静寂中，像一些假珍珠跌落在地。

噢！好啊，这是一桩即将毫无痛苦地斩断的婚姻！这个轻率的女人和她的笑声让我不耐烦了，我转过身子，继续走我的路。

上面，菊子正躺在地上睡觉，房子的门窗完全敞开，山间的和风穿室而过。

恰好今晚我们要举行茶会。按照我的吩咐，已经到处摆满鲜花。花瓶里仍然插着莲花，美丽的粉色莲花，我想，这次是夏季最后一批花了。想必是在大寺区那边专售鲜花的店里定购来的，它们得让我花掉许多钱。

我轻轻摇了几下扇子，惊醒了满脸惊诧的阿妹，我告诉她我要走

了。想看看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她坐起来，用小小的手背擦了擦沉重的眼皮，然后瞧着我，低下了头，某种像是悲伤的感情在她眼中闪过。

这点小小的伤感，大概是为了伊弗吧。

消息传遍了整座房子。

阿雪小姐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楼，两眼含着小娃娃的半包眼泪。她以她厚厚的红唇亲吻我，总是在我脸颊上留下一个圆圆的湿印。接着很快地从她的大袖子里抽出一方面巾纸，擦去偷偷淌下的泪水，擤了擤她的小鼻子，把纸揉成团，扔到街上一个过路人的阳伞上。

梅子太太跟着露面了，她心神不定，情绪低落，接连做出越来越沮丧的各种姿态。这个老太太，她怎么啦？她干吗这么靠近我，我转身的时候，她竟然妨碍了我的动作？？……

这最后一天，我剩下要干的事真是奇特，那就是乘人力车跑街。到古董商、供应商和打包工人那里去。

然而，在人们来弄乱我的屋子之前，我还要抓紧时间把它画下来……如同过去，在斯坦布尔时那样……我在这儿所做的一切，可真像是对我在那边所做一切的辛辣嘲讽……

但这一次，并不是我依恋这所住宅，而仅仅是由于它既可爱又古怪，这幅画将很有保存价值。

于是，我找来一张图画纸，坐在地上，倚着我那雕着蚱蜢的小桌子，立即画起来。这时，三个女人在我背后，挨得很近很近，聚精会神地以惊异的眼光追随我的铅笔的移动。她们从来没有见过按实物写生，日本的艺术都有一定之规，因而我的画法让她们很感兴趣。可能我没有糖先生画他那些可爱的仙鹤时的准确敏捷的技艺，但我所掌握的透视法的某些概念却是他所缺乏的，而且人们教过我如何使事物酷似其本来面目，不让它们有过分雕砌、做作的姿态。于是，三个日本女人对我的速写画之逼真惊叹不已。

她们一边轻轻发出赞赏的叫声，一面随着物体的形状和阴影在我的纸上成为黑色并开始显现，相互用手指出那些物体。菊子以一种新的兴趣瞧着我：

“阿那达，以西邦！”她说。（直译是：“你第一！”意思是：“你真棒！”）

阿雪小姐的评价更高了，她热情冲动地嚷道：

“阿那达，巴卡里！”（“你是惟一的！”意思是：“世界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所有其他人都比不上你，他们全都不值一提。”）

梅子太太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她的感想也不比她们少，她的模样无精打采，她的手动不动轻轻触碰我的手，这些甚至使我肯定了这样一个想法，即她刚才那种情绪低落的神态使我产生的想法：显然，我这个人唤起了她那年龄已过却依然浪漫的幻想。我将由于未能更早地理解她的心意而带着惋惜离开此地！！……

如果说她们——这些女士，对我的绘画感到满意，我自己可并不这么想。我把所有东西都很精确地照搬了，但总体上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平淡，一般化和法国味的成分，这是不好的。形似而非神似，我自忖是否没能更好地按日本方式使配景变形，没能更好地把事物已经很古怪的线条夸张到不可能的程度。而且这画出来的住宅缺乏它单薄的神态和干燥的提琴那种音响。在描绘壁板的铅笔线条中，没有表现出它们经过精工细作的那种精致细巧，也没有表现出它们的极端古老，无懈可击的清洁和蝉儿的震颤——它们似乎在几百个夏季里把蝉鸣声都存储在它们干燥的纤维之中了。它也没有人们在这儿感受到的，远在郊区，高高栖在树丛之中，凌驾在所有城市中最古怪的一座城市之上的印象。不，所有这些都是画不出来，表现不出来的，是无法明言，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我们的邀请已经发出，今晚我们还是得举行茶会，一次告别茶会，因此，我们得尽可能办得风光些。再说，组织一次盛会正是我结束异国生活的一种方式，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我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有我们的常客，还有我的岳母、亲戚，最后，是本区所有的阿妹。但是，出于日本式的精细，我们这次没有邀请任何欧洲朋友，甚至没有那位*长脚朋友*。只有伊弗一个人来了，人们还把他藏在一个角落，在花儿和一些艺术品后面。

在最后的暮色和最早的星光中，这些女士们挟带着她们可爱的礼节到场了。不一会儿我们的小屋就挤满了跪着的小妇人，她们的细眼隐隐含着笑意。只见所有精心梳理的鸡冠形发髻都像光滑的乌木一般发亮，柔弱的身躯消失在过分宽大的衣服的褶裥里。衣服在小小的隐没不见的后背上都稍稍敞开，露出优美的颈窝，似乎随时要掉落下来。

菊子有点忧伤，我的岳母毛莨太太仪态万方地在这群人中热情周旋。人们点燃了小烟斗。不一会儿听见一阵嘁嘁嚓嚓的窃笑声，这本身并不表达任何意思，但有一种讨人喜欢的异国音色，接着开始了一阵嘭！嘭！嘭！干脆，急促，一齐在漆得极精致的烟盒边缘上敲，一些形状各异的托盘上，依次传递一些加香料的糖渍水果。接着端上来一些半只鸡蛋大小的透明瓷杯，人们给太太们斟上几滴盛在玩具般的茶壶中的不放糖的茶，或者是一点萨基(盛在一些雅致的长颈小瓶里的让人发热的清酒)。

好几个阿妹轮流即兴演奏三味线，另一些用尖声尖气的调子唱歌，还边唱边跳，像一群癫狂的蝉儿。

梅子太太，再也掩藏不住克制了太久的使她心旌摇曳的感情，她对我温情照料，关怀备至，求我接受了一大堆可爱的纪念品：一张画像，一只小花瓶，一座萨摩[①] 出产的月神小瓷像，一座象牙雕的绝妙人像。我微微颤栗着跟随她到一些黑暗的小角落，她把我引到那儿，为的是单独把这些礼物送给我……

将近九点钟，伴着一阵丝绸的窸窣声，来了三位在长崎十分走红的艺妓：阿贞小姐、橙子小姐和阿春小姐，她们是我按每人四个皮阿斯特的价钱请来的，在当地，这是极贵的价钱。

这三个艺妓正是我刚到达时的那个雨天，我曾隔着百花园薄薄的壁板听她们唱歌的那几个小家伙。但由于这个时期以来我已经大大地日本化了，今天她们在我眼中也已大大贬值，已经不那么奇特，

---

① 萨摩，日本地名。

一点也不神秘了。我有点把她们当做听我调遣的江湖艺人看待，曾经想娶她们中的一个的想法，现在只会令我耸耸肩，正像从前勘五郎先生那样。

阿妹们的呼吸加上灯火的燃烧，屋子变得格外热。莲花的芳香因而也益发浓郁，填满了那变得十分滞重的空气，人们还闻到茶子油的气味，那是女士们为使头发富有光泽而大量使用的东西。

橙子小姐，那个娃娃艺妓，那个小不点儿，那个嘴唇用笔勾了金边的娇小玲珑的姑娘，踏着优美的舞步，戴着假发和一些用木料、硬纸板做的极古怪的面具，她有一些年老的贵妇人面具，都是名家署名的珍贵作品。她还有一些华贵的长袍，裁成古代的式样，其拖裾下摆装有一个僵硬的衬垫，以便使服装按要求做出某种预先设计好的、不自然的摆动。

此刻，阵阵薰风穿过房间，从一个阳台吹往另一个阳台，把灯火刮得摇摇晃晃，吹落了那因人为的炎热而发蔫的莲花花瓣，它们从所有的花瓶上一片片坠落，把花粉播撒在客人们身上，它们宽宽的粉色花瓣很像乳色玻璃球的碎片……

压轴的精彩节目，是三味线的三重奏，曲子既长又单调，艺妓们以急促的 pizzicado① 法演奏，在琴弦的最高处，快速地弹拨。简直像那从树木、花草、古老的房顶、古墙及一切去处传出的无穷无尽的昆虫之歌——这便是日本声响的基本成分——的集中体现，也许可以说，是它的改编曲，它的强化……

十点半钟。节目演出完毕，招待会也结束了。全体最后一次嘭！嘭！嘭！小烟斗便装回它们带格的盒子，系在腰带上。阿妹们都起身准备上路。

人们在小棍的顶端点燃了一大批红色、灰色或蓝色的灯笼，没完没了地打恭行礼以后，客人们便四散在小径和树丛的黑暗之中。

伊弗、菊子、阿雪和我，我们自己也下山进城，送我的岳母、小姨子和年轻的婶母睡莲太太回家。

---

① 意大利文：弹拨。

因为我们也想最后同游一次我们经常光顾的游乐场所，去奇蝶茶舍喝点果汁冰霜，去阿清太太店里再买一次灯笼，到阿时太太店里吃几块告别蜂窝饼。

我努力使这次开拔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使自己动动感情，可惜收效甚微。这日本，如同当地那些小个子好男人和好女人，肯定缺乏不知什么素质，人们可以暂时拿他们寻开心，却毫不依恋他们。

回程中，当我和伊弗及两个阿妹再一次登上我无疑不会再见到的修善寺的小路，可能有一丝伤感潜入了这最后一次漫步。

但这是一切行将结束且不可能复归的事物所必然伴随着的一种伤感。

此外，对我们而言，这平静而辉煌的夏季也结束了，既然明天我们就要在中国北方迎接秋天。唉！我开始计算自己还能期待几个青年时代的夏日。每次一个夏季溜走，到那堆积着往事的黑暗的无底深渊中去追寻其他那些逝去的事物时，我的心情总是变得更加忧郁……

半夜，我们回到家，开始打点行装，这时候，长脚朋友正好心地替我在船上值班。

夜间的搬迁正飞快地悄悄进行，伊弗提醒我们注意要“以多罗博的方式”（小偷的方式）行动；他通过和阿妹们的接触，居然学到了一点日语皮毛。

包装工人按我的要求，晚上已经送来好几个双层、分格的可爱的包装箱，好几个用日本一种撕不破的纸制造的纸袋，这些纸袋可以自己合上，用绳（同样用纸制造）扣住，这都早已用巧妙的办法做好了安排。在日常琐事上，所有最聪明最适用的这类东西，日本这个民族是无可匹敌的。

往包装箱里装东西是件有趣的事，所有的人都投入了。伊弗、菊子、梅子太太、她的女儿和糖先生。招待会的灯烛还在继续燃烧，灯光下，人人都在打包，裹卷，捆扎，干得很快，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

阿雪虽然心情沉重，干活时仍挡不住要夹进孩童的大笑声。

梅子太太泪流满面，不再克制自己，可怜的太太，我真的非常遗

憾……

菊子心不在焉，默默无语……

多可怕的行李！十八个箱子或包裹的菩萨、妖怪、花瓶，还不算我那些最后带上的，捆扎成束的莲花。

所有的箱笼都堆在人力车上，这些车从太阳落山时起就租来了，它们等在门口，车夫们就在草地上睡大觉。

今夜星光灿烂，美妙无比，我们在三位伤心的女士伴送下，提灯上路了。沿着在昏暗中十分危险的陡坡，我们向海边走去……

车夫们绷紧了他们肌肉发达的双腿，使出全身气力顶住背后的压力。这些满载的小车如不加以控制，就会自己太快地滚下去，带着我那些最珍贵的宝物跌入空谷。菊子在我身边走着，以一种温柔可爱的方式向我表示，她很遗憾那位长脚朋友不曾答应替我值勤值到明天早上，否则今晚我就可以在家过夜了。

“听着，”她说，“明天白天，起航以前，来和我告别，我要到晚上才回我妈妈家，你还是到山上去找我。”

我答应了。

她在某些拐弯处停下脚步，从那儿可以垂直看到整个停泊场：黑色的水，平静无波，反射出无数远方的灯火；而那些船只，形状像鱼的一动不动的小东西——这些用于到别处去，到远方去的小东西，用于忘却的小东西，从我们所在的位置望去，似乎也在熟睡。

她们就要折回去，这三位女士，因为夜已经深了，再往下，码头上的外侨居住区在这种时辰不是很安全的。

分别的时候到了。对伊弗——他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而言，是和他的阿妹朋友作最后的道别。

我对伊弗和菊子的别离充满好奇，于是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结果却是以最普通、最平静的方式进行的，丝毫没有梅子太太和我之间难以避免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在我的阿妹身上，我甚至发现一种淡漠、洒脱，使我感到十分困惑。真的，我简直弄不明白了。

继续朝海边走下去时，我暗自思忖：看起来她的伤感并不是为伊

弗了……那么，是为谁呢？……接着这句话又从我头脑中闪过：

“明天白天，起航以前，来和我告别，我要到晚上才回我妈妈家，你还是到山上去找我……”

日本是个美妙的地方，今夜，天气凉爽，舒适可人，菊子刚才十分可爱，一路上默默地伴送我……

我们到达胜利号时已将近两点钟了。租来的舢板被我那些箱子塞得满满的，吃水很深。长脚朋友向我交了班，我值勤得值到四点钟，那些值班的水手，还没怎么睡醒，在黑暗中站成一串，把这些易碎的行李传递上船……

五十二

九月十八日

我原打算今早多睡一会儿，补一补昨晚欠的觉。

但是，刚八点钟，三个面目独特的人，在勘五郎先生带领下，深深鞠着躬出现在我的舱房门口。他们身穿深色图案饰有缘子的长袍，头发很长，额头很高，面孔如那些过分专注于艺术的人那样毫无血色。他们的发髻上，十分潇洒地歪戴着一顶英国式的平顶狭边草帽；他们胳膊下挟着装有草图的纸板夹，手上拿着水彩盒、成捆的铅笔和极小的尖刀，只见锋利的刀尖正闪闪发光。

即使在刚被吵醒的惊愕中，我也一眼就看清了他们的整个形象，猜出了来和我打交道的是何许人。

“请进，”我说，“文身师傅先生们！”

这是长崎市最负盛名的几位专家，两天以前我就约他们了，当时还不知道要出发，既然他们来了，我就得接待。

由于在海上和其他地方经常接触一些原始的造物，我对文身产生了可悲的爱好。像带走那些奇珍异宝一样，我也想带走日本文身

艺术——其手法之精细简直无与伦比——的一个样品。

他们的图样册在我桌上摊开，由我自行选择。那里面有适合于人的各个不同部位的奇怪图样：有些标记是适于胳膊和腿的，有些玫瑰花枝是适于肩膀的，有些怪模怪样的大鬼脸是放在后背中间的。为了满足某些顾客(如外国海员中的水手们)的喜好，甚至还有一些武器盔甲、美洲纹章和有套环图案的法国纹章，救世主在群星之中，一些格雷万① 的女人像给描在有趣的报纸上！

我看中的是一个极罕见的红蓝两色的怪物，约两指长，刺在我胸膛上与心脏相对的另一边，效果必佳。

经受了一个半小时的不适和痛苦。我平躺在我的小床上，把自己交给这几个人摆布，我绷紧肌肉，以忍受他们无数次隐隐然的刺扎。偶尔稍稍出血，使图案在一片红色里变模糊时，艺术家之一便赶紧用嘴唇来止血，我知道这是日本办法，是日本医生处理人或畜的伤口时常用的方式，因而没有提出异议。

一项如石雕一般精巧细致的活计正在我身上慢慢进行，几只瘦骨嶙峋的手以平稳、熟练的动作在我身上耕耘。

作品终于完成了，文身师傅们以满意的神情后退几步，以便更好地端详，他们宣称这活做得漂亮极了。

我敏捷地穿上衣服动身上岸，以充分利用在日本的最后几个小时。

今天天气酷热，是九月份太阳最毒的日子之一，树叶已开始发黄，使这九月的来临带上某种忧郁的色调。早晨是比较凉快了，但早晨一过，仍然光照很强，暑气逼人。

像昨天一样，太阳正当头顶的时候，我沿着空无一人，只有光与静的小径，登上我那高高的郊区。

我悄没声地打开小屋的门，蹑手蹑脚，小心翼翼，生怕惊动梅子太太。

楼梯下面，洁白的席上，有一些小木鞋和小便鞋——它们总是散放在这过厅里——旁边，还有一套正待搬运的行李，我第一眼就认出

---

① 指素描画家 A·格雷万(1827—1892)于一八八二年在巴黎创建的蜡人馆。

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优雅的深色袍子，细心地叠好，包在一些蓝色包袱里，四角拢起打着结。当我看见这些包裹之一露出存放信件和纪念品的盒子——这里面，上野为我拍的照片，如今和那些小阿妹们不同的小脸存放在一起——的一角，我甚至相信自己感受到一种短暂的悲哀。那长柄的曼陀铃，装进了一个杂色丝绸套子，也已整装待发。这倒颇像某个茨冈人的搬迁，或者毋宁说，令我想起了儿时一本寓言书中的某张版画：那只整整一夏天都在唱歌的蝉儿去敲邻居蚂蚁的门时，背上背的正是同样的装备和长长的三弦琴。

可怜的小行李！……

我踮着脚尖上楼，听见上面我房间里的歌声，便停住了脚步。

这正是菊子的声音，歌声是快乐的！我狼狈不堪，十分扫兴，几乎后悔又回来这么一趟。

歌声里还夹杂着一种无法解释的声音：叮！叮！银铃般的声音，十分清脆，好似将银币用力掷在地板上。我很清楚这房子的共振往往夸大了声响，在中午的静寂中和在夜间的静寂中都一样。但无论如何，我得设法弄明白我的阿妹会干些什么。叮！叮！她在玩丢圆片，还是在玩跳蛤蟆，抑或是玩掷硬币猜正反面的游戏？……

这些都不是！我相信我已猜中了，我像印第安人那般小心翼翼，更加轻手轻脚地往上爬，想要最后给自己一次吓她一跳的乐趣。她没有听见我进来，在我们那间空荡荡、白生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大房间里，照射进明亮的阳光，飘进了和煦的清风和花园里的黄叶。她独自坐着，背朝着门，身穿上街的服装，身旁放着她那粉色的遮阳伞，准备好去她妈妈家。

地上，摊着所有我昨晚按协议给她的那些美丽的皮阿斯特。她正以一个老兑换商的灵巧和技能，捻摸、翻弄它们，将它们往地上掷，拿一柄行家的小锤，使它们在她身边有力地发出丁丁声，一面唱着不知什么鸟儿的浪漫曲，大概是她兴之所至随便哼出的……

好极了，我的婚姻的最后一幕图景，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富于日本特色！我直想笑……我是多么天真，昨夜她走在我身边时说的几句好听话，被凌晨两点钟的寂静和夜的全部魅力所美化的一句体贴

话，几乎让我上了当。也罢，既非留恋伊弗胜于我，亦非留恋我胜于伊弗，在这个小脑袋瓜里，在这颗小小的心里，什么事也不曾发生。

我将她瞧够了的时候，便喊了她一声：

"嗨！菊子！"

她转过头，发窘了，因被人看见自己正从事这项工作而满脸通红。

然而她大可不必如此慌乱，因为我为此反而感到高兴，害怕让她伤心几乎使我有点难受，我倒更喜欢这次婚姻如它开始时一样，像闹着玩似的结束。

"你这个主意好，"我说，"谨慎一点总是必要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心怀鬼胎的人，极善制造假币。你快在我走之前检查完，如果里面有假的，我很愿意给你调换。"

但是不，她不肯在我面前继续干这件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在那儿等着，她有太多传统的、既定的礼貌，太多的礼仪，太多的日本规矩。她以总是穿着洁白袜套（大脚趾分开的）的小脚，轻蔑地将席上那一堆堆白色的皮阿斯特远远推开。

"我们租了一条密封的舢板，"她说，想改变一下话题，"我们，风铃草、长寿花、都姬、所有我们这些妇女，打算一道去看你们的船起航……你坐下，我求你待一会儿。"

"待下来，真的不行。我得进城买好些东西，你瞧，我们已经接到命令，所有的人三点钟都得回到船上，参加出发前的总点名。再说，我宁愿梅子太太还在睡午觉的时候溜走，你知道，我害怕又被她喊到小角落，引起某些别离时的伤心场面……"

菊子低下头，没再说什么，看见我决心要走，便起身送我。

她跟在我后面，既没说话，也没弄出声音，我们下了台阶，穿过阳光普照的花园，园中的矮树丛及畸形的植物，和屋子的其余部分一样，在炎热中似乎昏昏欲睡。

出门的时候，我停步作最后的道别，菊子脸上那伤感的噘嘴又出现了，比往日任何时候都噘得厉害，这无非是应应景，但很得体，如果不是这样，我会觉得受到冒犯的。

好吧，小姑娘，我们作为好朋友分手吧！甚至，只要你愿意，我们

就吻别吧！我娶你是为了消遣，可能你并没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但你付出了你所能够付出的东西，你小小的身体，你的屈膝礼和一点儿音乐。总的说来，在你的日本同类中，你已经够可爱的了。谁知道呢，也许今后我有时候会间接地想起你，当我忆起这美丽的夏季，这些如此美丽的花园，以及所有这些蝉儿的合奏时……

她俯伏在门槛上，额头碰地，只要那条我将由此一去不复返的小路上还能看见我的身影，她就一直保持着这表示最高礼仪的姿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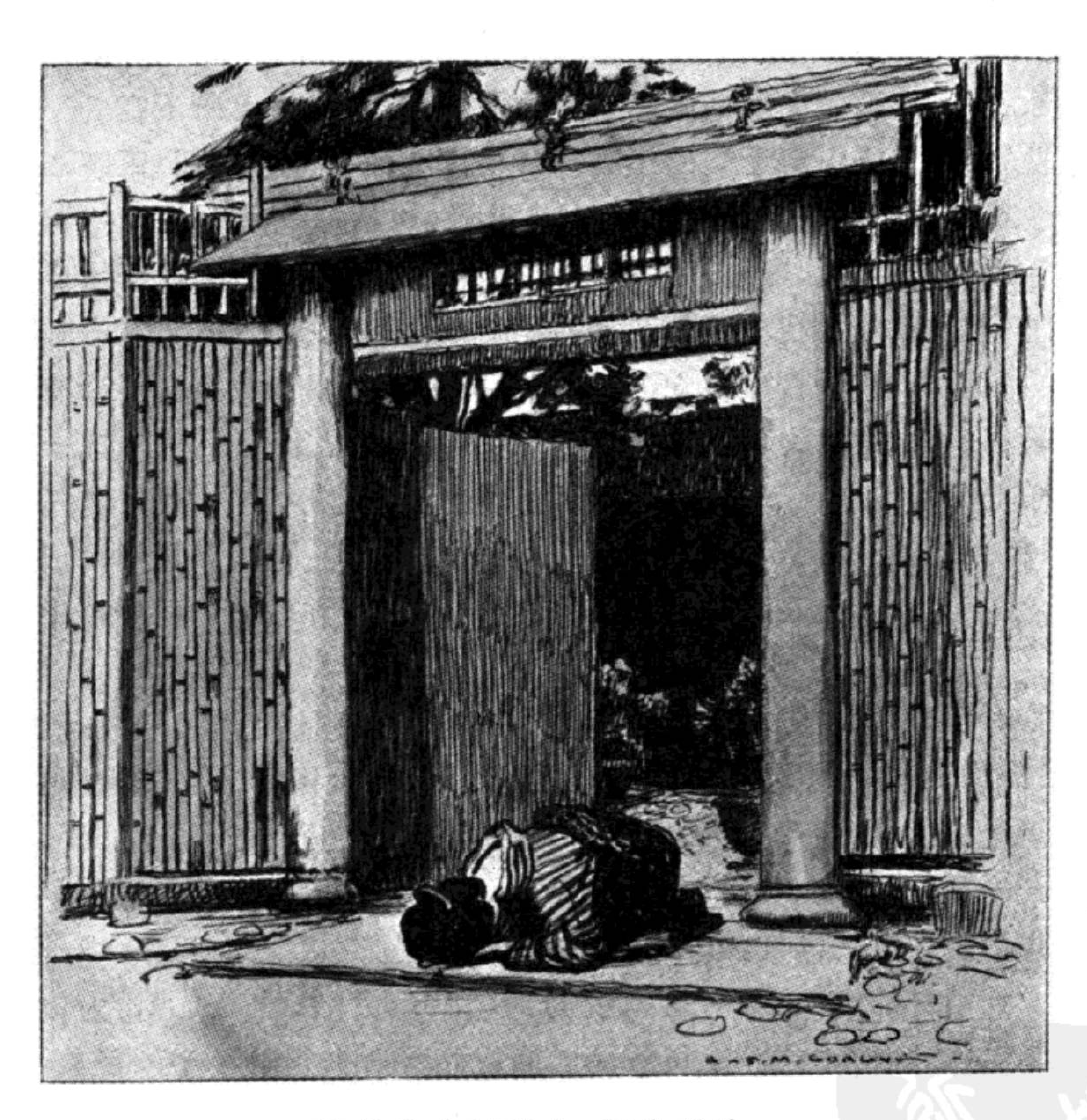
在渐行渐远中，我又回头看了她两三次，但这纯粹是出于礼貌，为了恰如其分地回报她最后一次圆满的行礼……

五十三

我刚进市里，就幸运地在大街拐角遇上了我的穷亲戚415。正巧我需要一个快腿车夫，于是登上了他的小车。再说，临出发的时候，在我的家庭成员之一陪伴下作最后的采购，对我也会是一种安慰。

由于没有午休时间跑街的习惯，我还不曾见过这座城市的街道在这令人想起热带国家的沉寂和闷人的光照下，如此不堪日晒之苦，如此落寞无人。在所有店铺前面都张挂着白色帐幔，上面点缀着一些浅淡的黑色图案，诸如龙、标记、图腾之类，其怪诞中总透着某种说不出的神秘。天空太亮，光线也太强、太不留情，长崎从未显得如此衰朽、破旧、千疮百孔，尽管表面上糊着崭新的纸，尽管涂得花花绿绿。这些内部如此洁白无瑕的木头小屋，外部却已发黑、蚀损、脱榫，蹙眉挤眼扮着鬼脸。仔细观察之下，到处都是鬼脸：无数古玩店铺面上，咧着嘴笑的丑面具在扮鬼脸；瓷人、玩具、偶像，扮着残忍的、鬼鬼祟祟的、怒气冲冲的鬼脸；甚至建筑上，宗教牌楼的中楣，成千个佛寺的屋顶，——其屋角及人字墙歪歪扭扭——也像是仍有危害的老猛兽的残骸，都在挤眉弄眼地扮鬼脸。

这些东西所具有的令人不安的强烈表情，与真正的人脸之几乎



她俯伏在门槛上，额头碰地。

毫无表情恰成鲜明对比,我们一路瞥见的这些小矮人,脸上带着傻笑,在他们敞开的小屋的半明半暗中,耐心地从事他们精巧的手艺。跪在地上的工人,用一些难以辨识的小工具雕刻着可笑或下流猥亵的象牙制品,这些令人称奇的美妙货架,在某些欧洲收藏家中,引起了对日本的前所未有的重视。无所用心的画师,在漆器、瓷器上一挥而就地画些熟记在心或几千年的传统输入他们头脑中的图画;技艺娴熟的画匠,画些类似糖先生笔下的那些仙鹤,或者无所不在的小小悬崖峭壁,抑或无穷无尽的小蝴蝶……这些面孔毫无表情,眼睛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画师中的最微不足道者,也精通这种轻松且似神来之笔的艺术绝招。这种艺术一步步渗入法国,在我们这个模仿成风的时代,已经成为我们廉价艺术品制造商们的重要财源。

我不知道,是否由于我即将离开这个国度,由于我和它不再有任何联系,不再有家,且脑子已有点转向别处,总之我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把它看得这么清楚。而且比平时更觉得它又小,又旧,血气已衰,精力耗尽。我意识到它那种完全过时的古老,那么多世纪形成的僵化,不久它就会在可怜的滑稽可笑中,在与西方新事物的碰撞中消亡。

时间流逝,各处的午休渐渐结束,大街小巷又活跃起来,在烈日下,挤满了花花绿绿的阳伞。丑陋的人流开始移动,——简直是无法接受的丑陋,这身穿长袍、头戴圆顶帽或狭边草帽的小丑人的人流——重新开始做交易,重新开始为生存而斗争,在此地,这斗争如同我们工人区的同样激烈,且更加锱铢必较。

到动身的时刻,我对这礼貌周到、勤劳、灵巧、惟利是图,为体质的孱弱、传统的小气和无可救药的装腔作势所损害的小个子民族,从内心只能找到稍带嘲弄意味的微笑……

可怜的表弟415,我有理由器重他。他是我那个家族中最优秀,也最没私心的人。我们的采购结束以后,他将车停放在一棵树下,因我的开拔十分动感情,想把我一直送上胜利号,以便在将我带走的舢板内照应我最后采购的一批物品,并亲自将这些东西搬进我的舱房。

离开日本之际，惟独对他，我才发自内心地握了握手，而没有暗中窃笑。

毫无疑问，这个国家也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在那些单纯的、从事体力行当的人们中，有着更多的奉献精神和更少的丑恶。

起航是在傍晚五点钟。

沿着船边，停着两三条舢板，阿妹们在那儿，藏在狭窄的船舱内，从极小的窗洞瞧着我们，由于那些水手，她们半遮半掩地躲在扇子后面，出于礼貌，我们的女人想要再看我们一眼。

还有其他一些舢板，上面一些不认识的日本女人参与了我们的起航。这些女人，一直站着，头上撑着饰有黑色大字和五彩云霞的阳伞。

五十四

我们慢慢地驶出绿色的大港湾。一群群女人消失了。那多褶的圆伞的国度，渐渐在我们背后闭合。

大海展现在面前，广阔无垠，空旷无色，从而使过于精细、小巧的东西得到了调节。

葱茏的群山，可爱的岬角渐渐远去，整个日本便以如画的山崖、奇异的小岛而告结束，在那些岛上，树木都排列成林，可能有点做作，但却非常俏丽……

五十五

一天晚上，在海面，黄海的中央，我在船舱里偶尔看见了从修善寺带来的莲花，它们支撑了两三天，现在已枯萎了，可怜巴巴地，在我的地毯上撒下了它们粉色的花瓣。

我保存过那么多跌落在尘埃里的凋谢的花朵，都是我临出发的时刻，零零散散从世界各地拾来的。这种东西我保存了那么多，以致变成了标本集，成为支离破碎的、可笑的收藏品。然而，不，我没有收起这些莲花，虽然它们是我在长崎度夏最后的活生生的纪念品。

我把它们拿在手中，然而带着某种敬重；我打开了我的舷窗。

从烟雾弥漫的天空，有一线青色的微光泻至水面，一种发黄的晦暗阴沉的暮色垂落黄海，我感觉出我们已经开往北方，秋天临近了……

我把它们——可怜的莲花——扔进无垠的大海，一面为给了它们如此凄惨和巨大的墓地——与日本的相比——而表示歉意……

五十六

啊！天照大神，在贺茂川的水中洗净我在这次婚姻中的罪孽吧……

补　　遗

一八八五年九月十六日，星期日，长崎

从前一天起，我就决定和伊弗一起到泷之观音寺去，那是一个朝山进香的地方，位于离此地六七法里的树林里。

早上十点钟，我们顶着已很炽热的太阳，乘人力车上了路，外带一支精选的替换队伍，我们每人有三个车夫，还有若干扇子。

不多会儿我们便出了长崎，大队人马在堆绿叠翠的山中滚动，往上，一直往上。我们先是随着一条既宽且深的激流前进，那河床中的一堆堆花岗岩石，像史前的糙石立柱般耸立着，有些是自然天成，有些却系人工设置，石柱似是而非地给打凿成神灵的模样，在那飞花碎玉的流水和万绿丛中，我们瞧见它们兀立着，有时是普通的山岩，有时却像灰色的幽灵，有胳膊有脸，但都是些未加工的毛坯。日本人不会让大自然保持自然，哪怕在这荒僻的角落，他们都得给它打上某种雕砌造作的印记，或者把它装扮成可怕的幻影和鬼怪。

我们一路颠簸，摇晃着，飞快，飞快地向前滚动，即使是在陡坡上，车夫们的双腿也毫不懈怠，我们一直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往上走。

在这默默无闻的树林中，居然有一条架有电报线的，堪与法国道路媲美的漂亮道路，委实令人感到意外。

将近中午，正值骄阳似火之时，我们在路边一家茶舍歇脚，这家茶舍服务周到，且有浓荫覆盖，透着山间的凉意。一股淙淙作响的清泉，直引入室内，看上去似乎奇迹般地出自一只竹制花瓶，然后流入一个小池，池中清澈的水下，存有一些禽蛋、水果和花。我们吃的红瓤西瓜，在泉水中浸凉了，竟有果汁冰霜的味道。

继续上路。

现在到达了城墙般环绕长崎的群山高处。不一会儿我们就会望见山那边的地方。此刻我们在高山地带奔跑，只见遍处皆绿，醉人的绿。蝉儿到处演奏它们响亮的乐曲，阔翅的蝴蝶在草地上翩翩飞舞。

然而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不是热带地区那种炎热闷人的永恒的稳定景象，而是温带地区夏日的辉煌，是一年一度在春季萌生的植物那种更为鲜嫩的绿；是秋季会死去的那种长且柔的杂草；是如同我们国家的那种季节性的较短暂的魅力；是我们乡间九月灼热的下午那种可人的倦意。这些树林，高悬于山坡之上，远看颇像欧洲的树林，简直会把它们当成我们的橡树、栗树和山毛榉。这些屋顶盖着茅草和灰瓦的小村庄，一簇簇散见于山谷之中，也与我们的十分类似，竟让我们感觉不到已远离祖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确切表明这儿是日本，而此情此景却让我想起阿尔卑斯或萨瓦的某些阳光普照的风光。

只是到了极近处，那些植物才令人惊讶，几乎全是没见过的；飞过的蝴蝶太大、太奇特；香味也很异样。而且，我们像在欧洲一样，用眼睛在这些远远瞥见的村庄里寻找教堂和古钟，却哪儿也没找见。在道路的隅角，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耶稣受难像。不，守护在这乡间的宁静之上，在这中午默默的困倦之上的，是一些无法理解的神灵，他们和西方的神灵没有任何亲属关系……

到达第一座峭壁的巅峰后，我们看见山的另一边，展现着一片广阔的平原，平坦得像一片绿茸茸的大草原，远处有一处海湾，那里的海却像是一潭死水。

车夫们说，我们得沿着面前这些曲曲弯弯的小路，下到平原，穿过去，再翻越挡住我们视线的，尽头那些山包。

这下可把我们吓坏了，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寺庙竟那么远……该怎么办今夜才能回去呢？

到了陡峭曲折的小路下面，我们在高大的乔林里休息了一会儿。树荫下有一座供奉谷神的花岗石古庙，外表阴郁惨淡。祭台上，一些

坐姿呆板的白狐，凶恶地龇着牙咧着嘴。林中树下，一道道清澈的涓涓细流轻轻流淌，树上的叶子寂然不动，色浓如墨。

一群搬运工，有男有女，也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凉快的地方歇脚。这吵吵闹闹、稚气十足的一群，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蓝布衫。他们当中有一些很标致的阿妹，同样以运货为业，有着结实的胯骨和晒成赤褐色的面孔。他们至少有五十来人，都把货物装在长竿尽头的篮子中：这是一支运输队，一支由人组成的货运队。在九州岛的一些路上，常会遇上很多这样的队伍，这儿既不走马也不通车，也不像那个已很开化的大岛本州似的有了铁路。

横穿平原时，休息过来的车夫们撒开腿，拖着我们跑得飞快，他们一件件脱去碍事的服装，把汗水浸湿的衣服放在车厢内我们的脚下。

正午的太阳，高悬于万里无云的中天，在强烈的光照之下，我们就这样穿过一片无垠的稻田。有着春天般鲜嫩色泽的单色稻田，全靠肉眼难辨的无数小水道维持，在我们周围，如同铺展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一样，空旷而单调，一色的绿，犹如天空一色的蓝。

道路一直很漂亮，出人意料的电报线继续沿着路边延伸，像我们那儿一样挂在电线杆上。周围远山环抱，隐隐地笼着一层日间的薄雾，越来越像欧洲的景色，——例如伦巴第的平原，它那单色的牧场和无际的阿尔卑斯山。只是，这儿天气更热。

我们第三次休息的地点在平原尽头，一条激流岸边，一个大村村口的一家茶舍里。

我们的车夫为恢复体力，让人端来几盆米饭，以类乎女性的优雅动作，用筷子吃了起来。人们聚在我们周围。一大群阿妹，带着礼貌的好奇，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不一会儿，当地所有的娃娃都来围观了。

在这些黄皮肤的娃娃中，有一个格外引起我们的怜悯，这是个患水肿病的孩子，长着一张温和美丽的脸，他双手捧着赤裸着的鼓胀的小肚皮，肯定过不久他就会送命的。

我们给了他一点日本零钱，可怜的小家伙快乐地笑了，朝我们投

来感激的目光，然而今后他不可能再看见我们，他无疑即将回归到日本的地下。

这个村子的房屋与长崎的相仿，也用木板、纸板筑成，也有着同样一尘不染的席子。沿着大街有一些店铺，出售各式各样有趣的小东西和许多杯、盘、茶壶。但绝无我们乡间那种粗笨的陶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细瓷的，且饰有清淡优雅的图画。

我们跨越了另一串较低的丘陵。来到另一片平原，上有稻田，还有一些长满芦苇和莲花的水渠。我们的车夫已经逐步脱光衣服，此刻已是赤身裸体了。汗水在他们黄褐色的皮肤上流淌。我的一个车夫，来自以文身师著称的尾张县，全身文满了精细得出奇的图画。他那均匀地涂成深蓝色的肩膀上，刺上了光彩夺目的粉红色牡丹花环和精美的图案。一个服饰华丽的太太占据了他后背的中心位置，这个特殊人物的绣花衣裳顺着他的腰部往下，一直垂到他那长跑者结实的臀部。

我们的车夫在另一条激流的岸边停下，微微喘息着，请我们下车。前面的路不能走车了，只能踏在石头上涉水过河，并沿着马上就要深入山林的小径继续步行。

他们中的一个留下，负责看守车辆，其余的跟随我们走，为我们充当向导。

不一会儿，我们就在浓荫之下，在山崖、树根和蕨草之间的一条林中小径上攀登。隔好长一段距离会冒出那么一尊古老的花岗石偶像，已经蚀损了，长满苔藓，十分难看，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已走在通向佛寺的道路上……

……在这树影密织的小径里，对往事的回忆突然令我心潮激荡，这突如其来、令人肠断的感觉，绝非言语所能形容。这无边无际的树丛下的绿色的幽暗，这太繁茂的蕨草，这苔藓的芬芳，以及我前面这些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男人，所有这一切，蓦地带着我穿越时间和空间，将我送至往日十分熟悉的大洋洲法塔华岛的大丛林……自从离开那甜蜜的海岛，我常在我曾经徘徊人生的不同国度，体验到这种痛

苦的联想，像一道闪电使我一惊，迅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仅仅给我留下一丝隐痛，且亦转瞬即逝……

然而，忆起这太平洋列岛难以形容的迷人风光，我总不由得产生内心骚动，可能早在我今生之前，这种骚动就已埋藏在思想的深层。每当我试图谈到它，便感觉遇上了一个不大容易理解，对我来说甚至是深奥莫测的命题……

再往前走，在山中更高的区域，我们钻进了一座日本雪松的大乔林，这种树的叶子稀疏细长，色泽很暗，它们是那么密、那么高、那么细、那么直，简直像一片巨型的芦竹田。一股冰凉的急流，在灰色石块的河床内，哗哗地在树荫下流淌。

终于有一些石级在我们面前出现，然后是第一道牌楼，由于年深日久，已经变形。我们走进一处封闭在峭壁之间，长满杂草的类似院落的地方，那儿有一些巨石凿成的神像；梳着高高的发髻，面孔上长着地衣，像举行会议一样端坐成行。

接着是第二道牌楼，用雪松木做成，造型复杂，带有尖角。左右两边的铁栅笼内，分别立着所有寺院门口不可或缺的两尊门神：一红一蓝两个魔怪，仍然试图以他们已被蛀蚀的年代悠久的胳膊作威胁状，以他们始终不变的愤怒姿势吓唬人。他们身上布满许多写有祷词的嚼碎的纸团，都是进香者经过时扔给他们的，他们身上、脸上、眼睛里，到处粘着这些东西，使他们看上去益发可怕了。

第二进院子封闭得更严，和第一进院子一样，是一片荒凉颓败的景象。这是那种僻静凄清的院落，内有花岗石神像和坟茔。我们一进去就听见不露形迹的瀑布在哗啦作响，好像是地下水在奔腾。信徒们每年仅在一定的时候到这儿来，两次朝山进香之间，杂草有充裕的时间侵袭那些石板，尽可能高地长出一簇簇绿色的羽冠去寻求太阳。殿堂坐落在深处，有悬崖绝壁俯临其上。从崖壁垂下的藤本植物，盘根错节，犹如满头乱发一般。

中国、安南、日本，都习惯于像这样把寺庙藏在某个地方，在树林当中，在井一般的深谷的半明半暗处，甚至在阴暗发绿的岩穴里；或者大胆地将它们掷于深渊之上，让它们栖在荒无人烟的最高的高山之巅。远东地区的人以为，神灵都乐意呆在奇特而罕见的位置。

佛堂的入口锁上了，但是，隔着门上镂空的铁条，可以看见里面有几个涂金偶像，静静地坐在古老的红漆宝座上闪闪发光。

就寺庙本身而言，它没有任何出奇之处。它和日本乡间所有的寺庙相仿，处处都有点雷同。它的特异性仅仅在于所处的位置：它的背后，几乎紧挨着它，谷地突然终止，为陡直的山崖所封闭和阻塞；寺庙的墙壁和周围险峻的崖壁之间，一个隐蔽角落里，刚才听见的瀑布带着永恒的巨响直泻而下，一个阴森可怖的水池，像是冥府的深潭，麦束状的水柱从高处冲进浪花翻滚的水窟，猛烈地晃荡奔忙，在黑色的峭壁之间溅起大堆的白沫。

我们的车夫迫不及待地跃入冰凉的水池，游泳、潜水，在巨大的淋浴龙头下，边玩边轻轻发出孩子般的叫声。我们瞧着眼馋，也脱去了衣衫，像他们一样跳进水里。

冷水的刺激使我们惬意地恢复了活力，后来我们在岸边石头上休息的时候，接待了一次意外的来访：一只可怜的老猴和它可怜的老伴（即看守庙门的和尚和他的女人）从一扇小边门出了寺庙，走来向我们施礼。

按照我们的要求，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他们那种“过家家”的晚餐，有米饭和一些在瀑布中截捕的、小得几乎看不见的鱼。他们将饭菜盛在细巧的蓝色小碗里，用雅致的漆托盘端上来，我们和车夫一起坐在哗啦作响的水潭面前，在清凉的雾气和小水滴中，分享我们的斋饭。

“我们离家多么远了啊！”伊弗突然堕入遐想。

啊，对，的确，是这样，他所思考的，是如此明显的事实，一眼看去，真和拉帕利斯先生[①] 在他那个时代所作的思考同样深刻。但我理解他向我表达的这种感觉，因为，在同一时刻，我也像他一样感受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比起早晨在胜利号，我们这儿离法国又远了

---

① 拉帕利斯(1470—1525)，法国贵族，于一五二五年战死在疆场，传说其人天真质朴。“拉帕利斯的真理”意谓“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事实”。

许多许多。只要待在自己的船上，在那载着我们旅行的房子里，毕竟还在本国的面孔和熟悉的事物当中，这一切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甚至在诸如长崎这样的大城市，因为有交通往来，有船只，有水手，也不会形成相距无限远的概念。然而在这种与世隔绝的荒僻去处的静谧中，尤其是像现在这样正当太阳西斜之时，人们会惊骇地意识到，已经离开家园很远了。

刚休息了一个小时，又该起程了。车夫们在那么凉的水里获得了新的气力，跑起来速度更快了，他们像山羊一般跳跃着前进，害得我们在车厢里也蹦跳不已。

穿过同样那些平原，同样那些稻田，同样那些急流和村庄；只是在黄昏时分看去，它们显得更凄凉了。趁着晚间凉快，纷纷从洞中爬出的无数灰色螃蟹，在我们前面的路上奔逃。

到了将我们与长崎隔开的最后一道山的山脚下，天已全黑了，我们于是点燃了灯笼。

我们的车夫一直裸着身子，以全速奔跑，丝毫不知疲倦，一面还喊叫着为自己鼓劲加油。

夜间气候温和，不冷不热。上面群星闪烁，下面布满不易辨明的点点萤火：萤火虫藏在高高的青草下，黄萤像火星一样在竹林中飞舞。蝉儿们自然在演出它们的夜曲大重唱，随着我们登上环绕长崎的林区，它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所有这些碧绿的草丛，所有这些凌空的树木，在白天颜色是那么鲜艳，现在却变成漆黑一团，有一些伸向我们的头顶，有一些则消失在我们脚下的深渊里。

我们常遇到成批的旅行者，俭朴的步行者，或者乘人力车的上等人，所有的人都手执顶端点着灯的小棍，这是些白色或红色的大球，上面绘有五颜六色的花鸟。我们所在的这条路是九州岛和内地之间的交通要道，即使在夜里也是很热闹的。我们的上面和下面，在那些幽暗曲折的道路上，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五彩缤纷的灯光，在树枝之间颤动。

约莫十一点钟，我们在山头一家茶舍将就着歇了歇脚。这是一家破旧寒酸的旅店，无疑是给卖苦力的人，给搬运工们提供服务的。那些快要睡着的人们，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小灯和小炉子，为我们烧茶。

他们给我们把茶端到阳台上，在凉爽的露天，在发蓝的黑暗之中和星空之下。

于是伊弗又一次体验到“远离家园”的孩童感受，在那有飞泉直下的黑色水潭处，他已经领略了一次，此刻他又说道：“我们在这儿多没着落啊！”于是他推算出刚才太阳离开我们时，正好在图旺的特雷默莱刚刚升起，今天正巧是九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去年今日，我们俩去橡树林，在风笛声中参加了赎罪日的朝圣……从去年的赎罪日以后，沧海桑田，又不知有多少事情发生和变化……

我们回到长崎时已过了半夜，但因诹访神社有宗教庆典，茶舍里还满是人，街上也还亮着灯。

山上，我们家里，菊子和阿雪还在等我们，她们已经躺下，但睡得很警觉。

我们把从树林里采来的一束罕见的蕨草浸入梅子太太屋顶上的蓝花水缸，然后在纱罗帐下沉沉入睡了。

艾 珉

译于一九九四年

二〇〇五年修订